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机 秘 档 案

—第二次大战盟军最高司令部内幕揭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机密档案——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章 勾心斗角

艾森豪威尔官运亨通

英国人恶作剧地把美军派去守卫蒙哥马利的后方

史迪威写道：“上帝啊，他疯了！”

巴顿像许多演员一样虚荣得要命

第一节 一个英国人给艾森豪威尔写信：我并不欢迎你

二战初期，英国被击败了，蒙受奇耻大辱还被赶出了敦刻尔克，他们被迫撤出北非，几乎被赶到了开罗的门口。在 1944 过去三年多中，他们获得继续生存的机会每个星期都在减少。

但是，英国人还是支撑过来了。并且，从 1944 年 1 月他们再也不会孤单了。在东方，苏联红军向德国陆军发起了反攻，并在斯大林格勒将它彻底击败了。在西方，在大西洋沿岸，从英国领土源源不断地开来了由精神饱满的年青士兵组成的军团。美国人蜂拥而至北爱尔兰和英格兰。伦敦由于他们的到来而变得喧闹起来，为他们饱满的活力而感到震动，为他们的到来而高兴，但是更急于看到他们继续前进。

同时，在这两个同种民族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神经质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新来者招致英国人怨恨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他们漫不经心的态度、他们的富有，还是他们在英国人的地盘上那种行事方式？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原因使美国人对英国人感到寒心——是十八世纪屈辱力殖民地的怨恨还未消失、而暴发户的那种不安全感又加深了这种怨恨呢？紧张关系深深地来源于两个民族的特性和过去，这些需要付出代价。在即将来临的巨大危险面前，他们结成了盟友，但更多的是出于需要而不是喜爱，联盟的道路是艰难的。

那年冬天，美国人像浪潮一样涌入英国，每个星期开进拥有一万三千至一万五千人的一个师，伦敦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而在年青的美国大兵方面，他们则从未见过像伦敦这样的城市，房屋低矮扭曲，房顶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烟灰。警察头戴一种奇特的防护帽，机关职员皆戴圆顶硬礼帽，行人衣着显得单调、刻板——谁也不看谁一眼。使他们最力震惊的也许是，这些在美国道路上横冲直撞的好汉们，突然发现他们在截然相反的交通走向的车流中无能为力。

妇女也充斥伦敦的每个角落。她们涌入伦敦是为了帮助战时官僚机构的职员们，有一位美国士兵惊奇地写道，这些英国妇女毫无顾忌地在公共场合叼着香烟，说话时烟灰不断抖落到地上。英、美之间在这一方面互相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从索霍区到海德公园，伦敦的夜生活确实十分迷人，整个城市的气氛几乎是无忧无虑的，纳粹最后一次对英国首都的轰炸已过去两年了。

然而近几个星期以来，盟军的高级军官一直在制订有史以来最惊人的军事行动，即用武力返回欧洲大陆。他们对日趋严重的威胁看得很清楚。高空侦察机在法国西北部已经拍摄到一百多处经过德军伪装的建设工程。有一些盟军军事理论家认为这些工程都是纳粹一种异想天开的欺骗行为，是纳粹为了逃避盟军轰炸其城市和工厂而设下的圈套。不然的话，难道是阿道夫·希特勒获得了一种能决定战争胜负的秘密武器？从派遣的特工人员和俘虏那儿获得的关于研制无人驾驶飞机和远程火箭的说法是互相矛盾的。显然，那些巨大的工程都是为导弹搞的。离这些工程不远处的几个大型供给基地已经得到确认，所以这些工程并不全是伪装的。

照片分析人员可以从照片上看出，正从卡车往这些设施里卸材料，精确的计算表明这些设施正瞄准着伦敦、南安普敦，甚至纽约。一些特工人员密报说希特勒已经研制出一颗原子弹。

在华盛顿辛勤工作着的美军的密码破译人员窃听到的德国和日本的密电表明，希特勒正等待着一种令人可怕的东西的出现。他们从 1943 年 12 月窃听到的一份密电中得知，希特勒的参谋长、西线总司令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陆军元帅向日本武官证实，的确存在这种武器。两星期之后，密码破译人员窃听了柏林给各地德国空军武官的一份秘密通报，向武官们保证“用于报复的装置”并未受到盟军轰炸的破坏。由于这种令人担心的研制导弹的消息只有为数不多的上层人士知道，因而只是伦敦的官方机构开始撤退。

正当这种令人不安的撤退工作开始时，有一位将军从华盛顿起程来这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得知他将指挥全部盟国军队进行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的消息仅仅四十天之后便赶来这里。

就在艾森豪威尔抵达伦敦的那一天，英国已驻有八十七万美国人，当时流行的笑话是，如果氦气障碍气球被曳下来的话，那就是说美国人的绝对重量将使不列颠岛沉没。他们挤满了首都的每一角落。富丽堂皇的饭店成了美国军官的官邸，并配有高效率的自动餐厅和像格罗夫纳大厦的威罗小吃部颇有名气的快餐，尽管英国人一再批评为了冷冻食品而浪费燃料，这个小吃部照常供应酥松的美国面包和冰淇淋。

英国人的牢骚数不胜数。英国人不给小费的地方而美国人却给许多，例如给理发师，这使英国人抱怨不已。在海德公园高级住宅区，到处可以听到带有牛津腔的讥讽声，责怪该死的美国佬使英国子身撑持到 1941 年 12 月。英国人中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美国佬是吹牛客，只靠吓唬人和吹牛皮显示自己，只会像在卡塞林（突尼斯一地名，1942 年美军在此处吃了大败仗。）那样打败仗。艾森豪威尔为了证明英国人和美国人能像一支部队一样战斗，在地中海奋斗了两年。但是英美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感难以消除。

艾森豪威尔抵达伦敦数天之后，一个英国人写的一封语意尖刻的信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信中写到，“亲爱的先生，我个人欢迎你到英国来，但同时我并不欢迎你担任盟军总司令一职，因为我认为应由蒙哥马利将军或是亚

历山大将军担当此任。记住我们已经打了四年仗了。我们的军队进行了一些艰苦卓绝的战斗，尤其在非洲，我们把隆美尔追逐了一千多英里远，一直把他赶出了非洲……”艾森豪威尔看完之后不由微笑起来，他口述了一封谦恭有礼的复信。在信中，他同意选择任何一个担任此职都会比他强。他补充说：“然而，我希望你能同意这一点，只要大不列颠和美国把此责任交付与我，我别无它愿，只能尽力效劳。”

美国人无偿地从英国人通过血泪换得的经验教训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英国科学家把他们一些最宝贵的发明送交美国同行研制，其中包括雷达磁控管，定时引信和原子弹，现在，英国的战斗指挥官们又向美国人示范如何在各种不同条件下进行战斗。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结盟——英国的智能和经验被用于强大的美国工业和人力资源之中。但是联盟只有顺利地发展下去，才能最终战胜德国。过去的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约翰·潘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顽固地坚持美军高级指挥系统的独立性，但无人可以否认，正是任命费迪南德·福煦元帅担任盟军的最高统帅，才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把一切都改变了。艾森豪威尔拒绝在这一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他直率地对一位极端仇视美国的美国指挥官说：“如果你或其他任何人公开批评英国人，我发誓将降你的职，并把你遣送回国。”艾森豪威尔成为值得英国人信任的朋友之一，还从来没有一个美国人能望其项背。

艾森豪威尔是美国人的典范。他性格开朗、热情，极为率直，总是咧嘴微笑，他的讲话通俗易懂而又富有特点，他看起来就像是他爱不释手的低级趣味的美国西部小说中的人物。他特别爱吃鸡汁蘑菇和玉米片粥。然而在这种纯朴的背后却藏着精明和韧性。

艾森豪威尔的经历是闪烁耀眼的。他 1915 年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又继续深造于堪萨斯的利文沃思堡的陆军参谋学院。关于他在这一时期的情况，他当时的同学，现在他手下指挥第九军的辛普森回忆说，“他当时乐呵呵的，很容易与人谈得来，在一班人中他是最棒的。”另一位同学米勒将军说道，“如果你想知道有关军事方面的一切事情，或者其它大部分问题以及艾克周围发生的事情，问他便是了。”艾森豪威尔努力工作，成绩突出。他以全班最好成绩从利文沃思堡毕业。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把他作为得力助手带到菲律宾。艾森豪威尔与麦克阿瑟一起呆了九年，发现自己并不喜欢他。后来在战时他对自己的参谋人员开玩笑说：“我甚至不愿用一个乔治·马歇尔去换五十个麦克阿瑟。”然后他又纠正自己的说法，说道：“见鬼，我都说了些什么？即使仅仅一个麦克阿瑟，我已经毫无办法了！”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陆军司令乔治·马歇尔将军把艾森豪威尔召到华盛顿接受经过慎重考虑的任命，这使知道他才干的人毫不感到惊讶。艾森豪威尔同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上尉提升到准将的潘兴一样，官运亨通。像这种情况常常会引起一些资格更老的军官的抱怨，但对艾森豪威尔的新任命却毫

无异议。当乔治·马歇尔让他负责战争计划处时，没人认为他不该得到这个职务。艾森豪威尔保持谦恭有礼的态度，使自己在军队外部默默无闻。当他的照片刊登在《生活》杂志上时，文章标题把他说成是D.D.厄森比恩上校。

虽说他不孜孜追求盛名，但他珍惜荣誉。首要的是，他希望自己洁白无瑕。他深为关注的是他的行为不仅要诚实，而且要让后人看到这一点。在登陆西欧之后，好莱坞要为他拍部关于他的生平的电影。他愤慨地给他妻子玛米写信说：“我个人非常强烈地坚信，利用深受重托的公职来赚钱，这也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我可不能沾这个边，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不管怎么说，我们决不需要发这个财，受穷总有很多乐趣。”

艾森豪威尔对荣誉准则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就在战争结束前夕，一辆美军列车载着德国俘虏穿越德国。在列车到达终点后，人们打开车门时发现在塞得满满的车厢里有一百三十个俘虏因缺乏良好的通风而窒息死亡。艾森豪威尔命令监察长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四天之后他通过美国驻瑞士伯尔尼的使馆向德军高级司令部就这一前所未闻的事件表示他的歉意。他在电报中说，“如果发现美军人员由于疏忽而犯罪，他们将获得相应的惩罚。最高统帅本人对这一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已采取步骤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温斯顿·邱吉尔对同一事件的反应将会是不同的，可是英国首相与他久称不厌的“艾克”之间的关系，由于互相敬慕仍能以诚相见。从他们首次见面直到邱吉尔逝世时为止，他们的关系一直如此。艾森豪威尔在邱吉尔的葬礼上发表了赞美邱吉尔的演说，后来他写道：“他的一些微瑕是可以理解的，而他的美德是伟大的。”

他们首次见面是在1942年，珍珠港事件之后仅仅几个星期，当时邱吉尔正在美国访问。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命令当时只是一名上校的艾森豪威尔到白宫谒见邱吉尔首相。邱吉尔回忆说：“艾克来了两次，第一次是引见‘美国之鹰’我总是这么称呼马克·克拉克将军；第二次是引见比德尔·史密斯。”艾森豪威尔上校使温斯顿产生出顽童般的想像。

多年之后，俩人还不时愉快地回忆起他们战时的友谊。他们俩人之间，始终相互信任，双方从未说过刺耳的话或甚至产生过不敬的念头。艾森豪威尔对邱吉尔的进取性的观点十分了解，并在进行战略分析时把它看作是一种要素。在邱吉尔方面，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出任何能制造对立的建议。相反，当艾森豪威尔作为盟军最高统帅抵达伦敦时，邱吉尔告诉他，如果他对任何一个英国指挥官不满意，将应他的要求立即解除该指挥官的职务，不管其军衔和职位如何。从那时候起，艾森豪威尔便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邱吉尔了：他是郑重其事的，并非戏言。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保持英美之间合作的协调成了一项神圣的任务。

对于英国人来说，自从他们在1940年被德军逐出欧洲大陆以来，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要同盟国一起返回欧洲大陆的决心一直是不言而明的。在日本人

突袭珍珠港以后仅仅三个星期，邱吉尔便匆忙赶到美国，即便在那个时候，他也谈到了欧洲的解放。在 1943 年 1 月举行的卡萨布兰卡英美首脑会议上，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就已经下令开始进行攻下欧洲大陆的准备工作的。在伦敦建立了一个联合的作战计划班子，这个班子后来被称为盟军最高统帅联合参谋部。最高统帅尚待任命，但参谋长的人选却已经有了，他就是英国将军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

任何进攻计划都必须考虑到将实施这一战斗行动的英美战地指挥官的素质，这将是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且最残酷的一仗，也是首次与大规模集结的纳粹德国军队迎头相撞。摩根的参谋部制定的计划设想用三个师，大约四万人的兵力在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海岸登陆。

在一个时期里，伦敦与华盛顿的目标曾是完全一致的。那时美国人还很虚弱，而英国人则军事力量强大并且忙于作战。但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重大的战略分歧便出现了。这些分歧将影响到以后所发生的一切。1943 年 8 月在魁北克作出的决定使这种分歧第一次表现出来了。那项决定是由一名美国人来指挥被称之为“霸王”行动的进攻欧洲大陆的作战，因为美国最终将提供大部分兵力。由于邱吉尔的原意是要让帝国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指挥这个行动的，所以那项决定在蓓尔美尔俱乐部（英国著名军界人物聚会场所）是很不受欢迎的。

只有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加拿大人之间毫不犹豫的充分合作，“霸王”行动才能获得成功。但自从英美部队在同一个狭长的战场上作战的（突尼斯战役）以来，英美军队之间的争斗就愈演愈烈了。在基层，美国士兵与英国人之间滋长了一股强烈的敌对情绪。在上层，英国军官对双方作风上的差异感到惊讶，尤其对美军指挥官喜欢搞女人感到困惑。一名英国军官说，“我们没有美国人的那种原始需要来证明我们是男子汉”。而美国人在英国人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的态度面前显得局促不安。英国人似乎总是棋高一着。一个叫本·索布里奇的上校在 1943 年独立纪念日的一番话概括了美军的态度。他说：“我们应该庆祝 7 月 4 日（美国国庆日），这是我们打败英国人的唯一记录，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什么运气了。”

那一年在突尼斯，当英美军队为进攻西里而作好一切准备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战区指挥官艾森豪威尔曾试图使双方的激动情绪冷却下来。但美国第七军军长乔治·巴顿却嘲弄了他的这种作法。一次在与战区副指挥官埃弗雷特·休斯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巴顿曾指责艾森豪威尔太糊涂，“在战场上过于亲英”。巴顿说：“我曾告诉艾克，总有一天会有记者回到美国捅你一家伙，说你与英国的合作是接着他们的调子行事”。休斯本人对英国人也是疑心重重。他在日记中提到巴顿受到很大的限制，只能过问计划的制订，不能过问其他。在日记中他还猜测说：“我怀疑英国人是否要把他排挤走？”后来巴顿向休斯抱怨两名高级英国将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和伯纳德·蒙哥马利。上帝，我希望把他们的自我中心忘掉一会儿。”

第二天他又写道：“巴顿真是恨死了英国佬”。

紧接着在西西里打的那一仗是一个典型的盟军协同作战不当的例子。美国人被当作初出茅庐的新手，不能在战役中委以主要任务。英国人恶作剧似地把美国第七军派去守卫蒙哥马利第八军的后方——巴顿愤慨地说到了这一点——而第八军则在岛上胜利进军大出风头。亚历山大解除了克拉伦斯·许布纳的指挥职务，理由是他对于其英国参谋人员来说，美国味太浓了。英国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令人愤怒的消息。这条消息说巴顿的第七军坐在西西里的松树底下大吃葡萄。双方都是剑拔弩张，毫无克制。有一段时间，盟军双方互射的火力要比它们从纳粹军队那儿受到的火力还要多。在战役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英国人受挫，伤亡惨重，于是巴顿幸灾乐祸地给休斯写了一张便条“我们的表兄弟们被揍得鼻青脸肿”。

巴顿似乎把蒙哥马利视为他的真正的对手，而不是纳粹在西西里的指挥官汉斯·胡贝。汉斯·胡贝头发灰白，只有一个胳膊，是曾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老将。他当时指挥纳粹部队穿过西西里向墨西拿撤退。蒙哥马利的正式表态是美国兵都是“棒小伙子”。但对美国人来说，蒙哥马利则是一个漫画人物。在下雨天，蒙哥马利让人打着伞上阵。他吹毛求疵，按步就班，而且无可救药地迟钝。巴顿在西西里给了蒙哥马利点颜色看看。他的部队绕着这个岛的另一边迅速行动，抢在英国人之前攻入了墨西拿。这件事对缓和紧张关系毫无益处，蒙哥马利气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巴顿吹嘘说，艾森豪威尔认为巴顿首先攻入墨西拿一事毁掉了蒙哥马利的全部事业。不管怎么说，从此以后，他们之间就结下了仇。

就由于进攻欧洲大陆的这一天的来临而产生的一些紧迫问题进行磋商，全世界伟大的领导人们，现在都来到地中海这个野心激烈争斗的场所。罗斯福和邱吉尔希望在会见斯大林之前能解决他们自己之间的分歧。现在英国人是最弱的一方。他们的人力资源已经枯竭。到1944年1月，美国的武装人员将达一千一百万，而且每天还有人应征入伍。相比之下，英国只有四百五十万兵力。一次在船上开会时，罗斯福对马歇尔将军说：“我们派往英洛兰参加‘霸王’行动的兵力很快就要与整个英国在英格兰的全部兵力一样多了”。马歇尔纠正了他的说法——美国在那儿的军队人数已经超过英国军队了。空军司令阿诺德将军插进来说：“到1944年6月1日，我们将拥有一万二千多架作战飞机，而英国却只能有八千架左右。”

所以邱吉尔就不得不接受罗斯福和斯大林加在他头上的任何条件了。然而邱吉尔及其助手们却仍不甘心。1943年11月14日他们乘一艘战列巡洋舰从普利茅斯出发，决心把“霸王”行动推迟，以便在这一段时期对地中海实施一些他们认为是更有希望的作战行动。他们争辩说，自从魁北克会议以来，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意大利人已被击败，苏联军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盟国如重新协调其战略，无需付出多少代价，就能战胜德人。而这些胜利会确保“霸王”行动容易获得成功。由于美国人对英国的“拖后腿”，英国人

非常恼火。他们觉得，美国人的“拖后腿”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盟军的成功和对战争的部署。

在他们的战舰快要到达地中海会合地点时，英美两方的参谋人员都在各自商讨如何智胜对方。在马耳他，英国的参谋长们和邱吉尔共商日程。邱吉尔的头号高级将领艾伦·布鲁克爵士明显地感到，真正的麻烦正在酝酿之中。当时，邱吉尔正躺在一张大床上，他患了感冒，而且牢骚满腹，疑心重重。他把准备对可恶的美国人发表的长篇演说对其手下的高级官员先讲了一遍，这篇演说谈到美国人的口是心非和英国近期在爱琴海的损失。他就是不能让美国人在大西洋英国一侧的战略问题上有任何发言权。邱吉尔告诉布鲁克，他打算对美国人说，“如果你们在地中海不与我们合作，那么在英吉利海峡我们也将不与你们合作。”布鲁克听了这句话心里一惊。他预计邱吉尔如果这样说，美国人就会扬言要把他们的主要力量用于太平洋地区。邱吉尔满不高兴地说：“那么，我将回答说，如果你们愿意那样做，那就请便了。”布鲁克在日记中以厌恶的口气指出邱吉尔这样做，势必发了脾气害了自己，这种策略是不大可能成功的。

几乎就在邱吉尔出发的同时，美国总统也雁着战舰离开了普利茅斯停泊地点。他们的目标与邱吉尔的截然相反，他们希望能按照原来的协议，使“霸王”行动在5月1日或在这之前得以实施。他们根本不想为了满足英国人帝国式的心血来潮在意大利或巴尔干地区陷进去，更不用说多德卡尼斯群岛或土耳其了。罗斯福指望得到斯大林的支持挫败邱吉尔的野心。罗斯福打算向斯大林表明，他是东西方向之间的“一个诚实掮客”。

苏联人又怎么样呢？当斯大林和他的两名最高级军事和外交顾问在数天之后飞抵会议地点德黑兰时，怀有何种高深莫测的动机呢？后来的事实表明，斯大林去那儿只是为了和藹地了解情况，宽厚地微笑，获得别人的承诺，然后就返回莫斯科，一点也没透露他自己有什么计划和意图。德黑兰会议之后，布鲁克承认斯大林有一个能力极强的军事头脑。布鲁克写道，“斯大林在他所有的发言中，从来没有出过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他在估计形势的时候有十分敏捷和准确的洞察力，总是能看到形势中包含的各种因素，从来也没有过任何疏漏。”在这方面，斯大林远远胜过罗斯福和邱吉尔。连希特勒有一次也十分敬佩地谈到斯大林说，“那个人是从数百年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这一点对于英国人是十分危险的。

在“依阿华号”战舰向东航行的六天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舰队司令的船舱里进行商讨。他们是很特殊的一伙，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美国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再过几天就满六十五岁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太平洋战区。哈普·阿诺德将军是个无忧无虑的飞行员，每天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写日记上。马歇尔将军是美国的第一号军人，他十分严厉、行事果断、作风廉洁。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内部分歧。在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即：必须挫败英国人对“霸王”行动的顽固态度。英国人似乎想从“霸王”

行动以及“铁砧”行动中脱身，被称为“铁砧”行动的计划是准备用两个师的兵力与“霸王”行动同时在法国南部登陆。英国人显然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想在巴尔干地区、希腊各岛，甚至在挪威进行作战。参谋长联席会议刚刚收到英国人的一封令人扫兴的电报。在电报中英国人拒绝把英国的重型轰炸机中队交给被任命为“霸王”行动的最高统帅的美国人指挥。这似乎证实英国人临阵退缩了。“依阿华号”的另一位显要的乘客、罗斯福的白宫参谋长威廉·李海海军上将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应当完全放弃“霸王”行动。

但是随着这艘九百英尺长的战舰不断向东驶去，马歇尔又开始担心可能放弃“霸王”行动的倒是英国人。他的计划人员预言英国人可能会宣称，如果在巴尔干发动进攻，那么在5月1日之前就能把德人从这一地区驱逐出去。马歇尔极力劝说罗斯福制止邱吉尔的野心：“我们实施‘霸王’行动已在英国准备了一百多万吨的物资。如果在巴尔干采取行动，我们将会倒霉吃大亏，战争也将大大拖长……我想指出的是，对‘霸王’行动的安排和准备工作涉及面极广，向西一直延伸到了落基山脉。英国人为了在一个几乎没有通讯联络的国家中发动军事行动而可能抛弃‘霸王’行动”。正如布鲁克预言的那样，马歇尔扬言说：“我们可以说，如果英国人建议那样做的话，我们将把我们所有的部队从这儿撤出，转到太平洋地区去”。

罗斯福几乎完全没有听见马歇尔讲的话。他手中玩着蓝铅笔和一幅地图，画着拟议中的德国境内的分界线。

他们在阿尔及尔换乘飞机，艾森豪威尔在这里迎接他们。这位战区司令官仍然带着微笑，不过他并没有多少值得高兴的理由。他已经到达了他军事生涯的顶点，现在他正在打点行装，奉命去取代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位置。世人皆知马歇尔已被罗斯福选中来指挥“霸王”行动。这个选择确实再适当不过了：作为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做了出色的工作，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创建了一支强大的陆军。

此外，艾森豪威尔对马歇尔充满感激之情。正是马歇尔在1942年6月把艾森豪威尔从五角大楼挑选出来并把他派往伦敦。在伦敦，艾森豪威尔理所当然地被任命来指挥1942年和1943年的几次大的进攻，如进攻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战役。确实，他不具备战斗激情，但是他有在可能遭受非议的时候做出勇敢决定，并被证明是正确的更为成熟的激情，到了华盛顿他就可能不会有那种紧迫感了。他的海军副官把他此时的内心想法与一个竞技状态很好的橄榄球员相比。当比赛正要达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教练却把他撤下来命令他到球场外边去呆着，于是他本能地产生了反抗情绪。

艾森豪威尔搭总统座机跟他们一起飞往突尼斯。“大老板”的旅行是要保密的，尽管罗斯福那浅顶软礼帽，叼烟嘴的扬扬得意的的样子，以及他那著名的罗靳福外观使他很轻易暴露身份。

参谋长们的飞机的航线取道飞越险峻的凯塞林要塞上空。九个月之前，

德国的隆美尔元帅在这里发动了一次猛烈的反攻、使美国部队大为丢脸。

此后，他们沿着滨海地带继续飞往开罗。在基督教世界出现之前很久，这里就战事频繁。就是在这一千五百英里长的战场上，隆美尔和蒙哥马利不顾沙漠的酷热和骤雨，猛烈地相互攻击。这些参谋们着了迷地俯视着现代战争在大地上勾画出的错综复杂的图案——密布的炸弹坑，德国人整齐的战壕，英国人的散兵坑，隆美尔在阿拉曼部署的地雷区的信号架，以及已经有一半被贪婪的沙子吞没了的散乱的铁丝网。有些地方，他们看到了坦克驶过的车辙以及它们勾画出的戏剧性的几何图形。从这儿可以看出战场的突然变化迫使大批装甲部队转移，留下了烧黑了的各种车辆和毁坏的枪炮的残骸。它们身上一层又一层英国、美国和纳粹的战争标志表明它们已易手多次。过去，这些战争机器曾使看到它们的人都着了迷，而现在它们失去了活力，在秋天夕阳的照耀下，在沙漠中投下了长长的黑影，显得奇特，却有一种凄凉的美丽！

最后，他们飞到了苍翠的尼罗河谷的上空。在他们下面展现出村落、城镇。他们下榻于开罗八英里与古金字塔相对而立的梅纳旅馆。原来在这儿住的旅客都已被迁离。在旅馆周围建起了三平方英里的安全区，围上了铁丝网，部署了高射炮，安装了探照灯，构筑了碉堡和炮台。美国驻伦敦大使，文静而有修养的约翰·怀南特在旅馆非正式地向新到达的人们简单地介绍了情况。他彬彬有礼地消除了马歇尔关于英国人对要取消“霸王”行动的疑虑。但是他又说，英国人将反对给进攻大陆的行动定下一个最后的日期。怀南特解释说：“英国人认为，他们在海上占有压倒优势，他们与美国一起又在空中占有压倒优势，可是德国人在地面作战中仍然强于英美……至于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行动方面，英国人对纳粹拥有良好的从东到西的交通线有着深刻的印象。因此英国人怀疑仅靠轰炸是否就能阻止德国人获得足够的兵力增援。”怀南特还补充说：“英国人仍然支持‘霸王’行动，但是希望能肯定在实际登陆之前就使德国人的抵抗有相当的削弱。”

联合参谋长会议在开罗开了会。联合参谋长会议是英美两国制定战略的负责人的联合机构，其成员经常与邱吉尔和罗斯福一起进餐。邱吉尔和罗斯福到哪儿去都是乘坐帕卡德牌防弹车，前后四周都是骑摩托的警卫和乘吉普的手提轻机枪的士兵。在英方的人员中，美国人不认识的只有新上任的海军大臣、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而对其他人，即艾伦·布鲁克爵士，查尔斯·彼特尔爵士和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就像对几百码以外的金字塔上的白石灰石一样的熟悉。

在会议上和吃饭时，预料之中的分歧表面化了。正如预期的那样，邱吉尔仍然坚持在东地中海地区发动一些新的进攻，如果1月份攻陷罗马，他希望能在2月份攻占希腊的罗得岛。他还希望大力支持巴尔干地区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牵制了敌人二十个师的兵力。然而他们从什么地方去搞到坦克登陆艇呢？这种船的船舱要很大，舱门开船头，四十辆坦克可以通过舱门直接

驶上海滩。意大利、印度、法国南部战区和太平洋地区都将急需这种船只。最重要的是，“霸王”行动也急需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使用这样的船只。在一次会议上，英国人提出了从缅甸转移坦克登陆艇来的可能性，这使联合参谋长们几乎要大打出手。当时在场的“尖酸的乔”史迪威将军曾写道，布鲁克火冒三丈，金海军上将怒气冲天，以致于金上将几乎要爬过桌子扑向布鲁克。史迪威写道：“上帝啊，他疯了！我但愿金狠揍他一顿”。但是开罗是英国人控制的领土，因此布鲁克是会议的主席，维持住了秩序。

总而言之，邱吉尔想要打消5月1日这个实施“霸王”行动的最后期限。马歇尔看了看他，然后对他的同事说：“首相是希望把‘霸王’行动推迟五至六个星期以便加快在地中海的行动。”邱吉尔回击说：“我愿意支持‘霸王’行动，但同时我也希望‘霸王’不要变成暴君。”

另一个老问题，即最高统帅的权力问题更加复杂起来。该职务的头号候选人马歇尔在军事领导人中已经大为显赫起来。罗斯福想要马歇尔指挥包括地中海在内的整个欧洲战区。邱吉尔出于英国在政治上的原因反对这样做。他坚持任命的司令官只指挥“霸王”行动。罗斯福认识到在这一点上他将不得不让步。他看到，这一限制使得这一职务权限缩小，对马歇尔来说就太小了，他认为如果让马歇尔只接受部分战区的指挥权，就与马歇尔的身份不相称了。因此很可能必须让另一位将军来指挥“霸王”行动。

在11月25日感恩节那天，罗斯福邀请英国人到他的别墅参加传统的火鸡宴，罗斯福亲自为大家切开火鸡。然后大家都来到联合参谋长会议的大会议室。屋子里已经安了一部留声机，喇叭中传出舞曲音乐。英国首相的女儿萨拉·邱吉尔是在场的唯一女性，邀她跳舞的人使她应接不暇。她的父亲邱吉尔邀请罗斯福的军事秘书沃森将军作为他的舞伴，踏着华尔兹舞步绕过了罗斯福的沙发。在这以后的英美参谋人员的各次会议的气氛仍旧是不友好的。根据哈普·阿诺德的日记，第二天联合参谋长会议开会“几乎要吵起架来了”。布鲁克事后也在日记中承认，他与马歇尔像“大吵大闹了一场”。屋子里非常闷热，双方的火气都很大，分歧是实实在在的而且不是一时的。

艾森豪威尔尤其不同意英国的地中海战略。他建议向意大利的波谷发动进一步的进攻，然后沿着地中海海岸挥师向西，攻入法国，为“铁砧”行动铺平道路。他说：“这些对‘霸王’行动的最终胜利将会有巨大的影响。英国人相信，只要在地中海使用最大的兵力，只要苏联人能继续目前的推进，只要代号被叫做‘水平轰炸’的空中攻势大力持续下去，德国人就将在春季以前被击败。他们是十分真诚地相信这一点的。因为从战俘中获得的情报表明德国士兵的士气无疑正在低落。

在这个简明扼要的分析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战略问题没有解决：缺乏登陆艇，这将是件很伤脑筋的事。11月27日，英美双方人员，带着比原来更大的分歧，一起飞往伊朗。

伊朗被苏联和英国及美国的部队分割驻防。当地人把他们视为旅游者，

在乱哄哄的市场上出售的波斯毛毯和铜制器皿的价格比纽约闹市区的还要高三倍。

英国和美国飞机降落时，德黑兰机场上已经布满了苏联的保安部队，从机场到首都一路上都布置了骑兵，每隔五十码一个，互为紧邻的英国和苏联大使馆。由英籍印度警察和苏联警察层层包围。为了更加安全起见，邱吉尔说服了罗斯福，让他从三英里外的美国公使馆的下榻处搬到了苏联公使包宏大院里一座方方正正像盒子一样的楼里去住。邱吉尔心绪烦躁，身体也不好。他得了肺炎，嗓子也哑得快说不出话来了。

第二天，罗斯福会见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霸王”行动的命运尚在未定之时。如果英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军事上坚持在地中海另搞一套的话，盟军也许会丧失在欧洲的主要机会。邱吉尔会因美国人后来对他的作用的评论感到十分痛苦。或许他已经忘却，或许是他太不愿意追忆此事了。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美国已有这样的传闻，说是我使劲阻挠了……‘霸王’行动，说我妄图让盟国大举进攻巴尔干，或在东地中海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以匪有效地把‘霸王’行动扼杀。”当然，这个辩解中的关键字眼是“大学”和“大规模”。但是即使是他所要发动的战役是小规模的也将把为使“霸王”行动成功而需要的坦克登陆艇全部用光。李海海军上将对此看得很清楚。他指出，“在两件事中我们只能做一件，要么实施‘霸王’行动，要么进攻意大利和罗得岛”。罗斯福仍然十分怀疑英国在地中海东端的动机。他评论说：“我们已经认识到英国人把地中海视为一个英国统治下的地区”。罗斯福私下里对他儿子埃利奥特说：“问题是，首相对战后及战后英国的地盘考虑得太多。他怕让苏联人变得过于强大。也许苏联人真会在欧洲变得强大起来。这是不是坏事还要取决于很多因素。”

斯大林在前一天抵达，这是他自十月革命以来首次离开自己的国家。他穿着一套浅棕色元帅服，裤腿上有两条红道，两个特大号金色肩章上各有一颗红星。他只佩戴一枚勋章。一位英国军官说，斯大林浓密的头发和铁灰色的胡子使他显得很有魅力，几乎有一种威武的气质。斯大林身材不高，但看上去有军人风度并且如他的名字一样强硬——斯大林在俄语里的含义是钢人。11月28日在苏联使馆，斯大林会见了罗斯福和邱吉尔，他们三人头一次围着一张桌子坐着。这三个人加在一起。是四亿人的主宰，但是此时此刻，他们却写不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来。艾伦·布鲁克爵士指出：“总统先生发表了一篇极为糟糕而无益的讲话。尔后，会议开得越来越糟……我们在那儿坐了三个半小时，会议结束时，把各项计划搞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混乱不堪。”

第二天，斯大林提出了最为重要的问题：“‘霸王’行动将由谁指挥？”他本人对任命准一事并不想发表意见，但他的确想知道将由谁指挥，并坚持一定要知道这一行动的确切时间。盟军毕竟还期望与‘霸王’行动同时在东线也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势。斯大林坚决不同意把这一战役拖延到1944年5

月之后。他担心英国人会进一步后退，而且他很可能想功阻他们对巴尔干的进攻。在他们就要分手的时候。斯大林从会议桌子对面用眼睛扫了一下邱吉尔，挑战似地说：“我想就‘霸王’行动对首相提出一个直接了当的问题，首相及英国的参谋人员巨的赞成‘霸王’行动吗？”邱吉尔开始含糊其词，最后他回答说赞成。

罗斯福对邱吉尔的表现印像不佳，英国首相看上去身体虚弱、脾气乖戾并怀有偏见。他对他儿子说：“马歇尔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他瞪着眼睛瞧着首相，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说有一位美国将军是温斯顿不能容忍的话，那便是马歇尔将军，不消说这是因为马歇尔将军是正确的。”邱吉尔像一只发狂的鹰，似乎是一头扑向地中海东端，寻找可以攫取的东西，先是攻占多德卡尼斯群岛，然后是罗得岛，最后把注意力集中于土耳其——他想拉土耳其站在同盟国一边，作为英国向德国发动进攻的空军基地。罗斯福后来告诉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说他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扭转了邱吉尔的方向。他说：“我为‘霸王’行动作了艰巨的斗争，由于斯大林的帮助，我最终获得了胜利。”

就邱吉尔而言，罗斯福满不在乎地与斯大林默契配合伤害了他。他听说这两人举行了私下会谈之后，他十分担忧，唯恐罗斯福也许在煽动斯大林来对付他。因此他私下与苏联的领导者展开激烈辩论，试图消除斯大林的疑虑。斯大林警告邱吉尔说苏联的生存有赖于“霸王”行动，“如果1944年5月不用不发动，那么红军就会认为全年都不会有什么作战行动了”。他的部队对战争已经感到厌倦，如果“霸王”行动推迟，他们就不会再坚持下去了。斯大林或许是故意夸大其词，但是对西方列强来说，斯大林与希特勒讲和的前景并不是件值得庆贺的事。

英国首相急忙向斯大林保证说他对“霸王”行动充满信心，但又补充说，他担心的是驻扎在法国的三十至四十个德国师足以把盟军赶出法国。邱吉尔说：“我担心的并不是登陆，而是登陆之后的三十天、四十天或者五十天之内将要发生的事情”。

与此同时，英美双方的参谋长在英国公使馆开会。参加的有三位陆军上将、三位海军上将和一位空军上将。在他们统率之下的部队共有一千五百万兵力。他们争论的焦点再次落到了登陆问题上。马歇尔指出，在地中海的坦克登陆艇中已拨出六十八艘用于‘霸王’行动，然而此外仍然有足够的登陆艇来运载一万七千名士兵和一千五百辆战车。建造六十八艘登陆艇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因此这些登陆艇如果不能及时抵达英国，“霸王”行动就不得不推迟三个月。那样的话，“霸王”行动就根本搞不成了，因为到那时冬季就要来临了。11月30日他们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霸王”行动推迟到6月1日实施。与通常的情况一样，这是若干个方案之间的折衷。

11月30日是邱吉尔六十九岁生日。他坚持在英国公使馆宴请斯大林和罗斯福。这是邱吉尔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他对自己制造的这种场

面十分高兴：接待斯大林和他身材魁伟的武装警卫，斯大林和罗斯福分坐在他的左右两侧；他们俩人都不得不笑容可掬地向英国人表示友好。斯大林再次询问：“‘霸王’行动将由谁指挥？”邱吉尔朝马歇尔将军点了一下头，但又补充说总统还没有最后决定。

宴会上有欢乐也有愤懑。美国人是欢乐的，而英国人则感到愤懑。一位美国人在为艾伦·布鲁克爵士祝酒，布鲁克说英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最大的牺牲。在这之后，显然大为动怒的斯大林，指责布鲁克将军的反苏情绪。布鲁克坐在那儿瞪着眼睛，气得脸色发紫，然后站起来冷冰冰地回答斯大林说：“您一定记得今天早上，我们在讨论迷惑敌人的掩护计划时，邱吉尔先生说：‘在战争中，诚实必须有谎言相伴随’……我要说，元帅，您曾受过假坦克和假飞机的迷惑，而现在您又未能看到我对红军所抱有的真正友好的情感”。

斯大林装出对这个生硬的回答给他印象颇深的样子。他说由于这是一场使用机器的战争，而大部分机器是美国生产的，所以谁在为盟国赢得战争的胜利是很清楚的。阿诺德在日记中着实对斯大林恭维了一番，说斯大林“无所畏惧、才华横溢、思想敏捷、能言善辩、不讲情面——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关于英国人、关于首相和布鲁克的既幽默又尖刻的评述，表明了他对他深信不疑的事情上的勇气。”这位美国空军司令觉得大概以前准也没有对英国首相或布鲁克这样不客气地讲过话。邱吉尔最后一个致祝酒辞。斯大林绕着桌子转了一圈，与每一位军人碰杯，却不理外交官和文职人员。阿诺德写道，“历史写成了，但是怎么写的呢？”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一位精明过人的政治家。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尔的司令部中等候总统从德黑兰及第二次访问开罗归来。他感到孤寂，常想发火，他那屡战屡胜具有陆海空作战丰富经验的地中海战区司令部即将解散一事，使他心烦意乱。家庭方面的事也增添了他的烦恼。当他的妻子玛米来信天真地请他到商店给她买些东西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勃然大怒。他回信说：“可能你难于理解，我不能像许多别的人那样有时间去商店闲逛”。在外出一个星期之后，他于12月1日回到了他的司令部。他急切地在信函中翻找玛米的来信，可是根本没有。他责备她说：“我希望你不是在雷诺寻欢作乐。可是如果你不是这样忙得不可开交，那你究竟为什么不写信呢？”在同一封信中，他小心翼翼他说：“我听说了各种提到的关于我的职务可能变动的谣传，我对此一无所知——究竟会如何很快就可可见分晓，不过我反正是什麼也不知道。”

事实上他已猜到正在搞什么名堂：马歇尔将担任指挥“霸王”行动的最高统帅，而他将接替马歇尔的职务。他对于在五角大楼蹲办公室的职务并不热心。在12月初的一个晚上吃饭时，他自己的工作班子的一名成员问他们是否将跟他一起去华盛顿。他脸色阴沉，怒气冲冲地嚷道：“没有必要。如果我不得不回华盛顿，那么反正在六个月之内我就会被抬到阿林顿公墓去的。”

他在几个星期之前曾打电报给马歇尔，其中表示如果他被调任其他职务，他要求把他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也带走。但是没有回音。

他觉得十分孤独并且毫不掩饰地非常想家。他渴望见到玛米，并由于她一直没有回信而仍感到心焦。他与玛米已经离别十八个月了。12月4日，在他等候罗斯福到达的时候，他再次给她写信说：“我非常想念你，关于指挥官变动的等等谣传到底会有什么结果，我确实不知。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的确希望在最近能见你一面。我知道我的脾气已经变坏了——任何一个经历了我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人都会变的。但至少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爱你！我但愿能见到你，哪怕是一个小时也好，能让我告诉你这种爱是多么强烈！”

12月2日，英美两国领导人从德黑兰回到开罗。在此后的三天中，他们忙着和参谋人员交换意见。12月3日，英国人获悉罗斯福提出要在三天之内离开开罗，感到大吃一惊。布鲁克写道，“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他们提出要坐飞机上天溜之大吉了，把与会议有关的所有重大问题统统悬而不决地扔在这儿。”布鲁克认为，这似乎是他从未见过的最糟糕的不择手段的做法。会议的结果是英国人的失败。12月6日双方的参谋长向邱吉尔和罗斯福递交了最后报告。他们在报告中宣称，“‘霸王’行动和‘铁砧’行动是1944年压倒一切的作战行动。这两个作战行动必须在1944年5月实施。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得做任何可能损害这两个行动的事情。”显而易见，邱吉尔在巴尔干采取行动的打算就这样完结了。

罗斯福在最近这几天中对许多问题都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考虑。但是在与邱吉尔谈话时，只有一次他回到那最后一个尚未解决的中心问题：“霸王”行动将由谁指挥？12月6日，在他们驱车前往金字塔参观时，罗斯福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提到他已经意识到他不能让马歇尔将军离开他身边。罗斯福问道，如果他任命艾森豪威尔来指挥“霸王”行动，邱吉尔有什么想法？

马歇尔已经知道了这个决定。两天前他曾对哈普·阿诺德谈过这一点。阿诺德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与总统共进午餐。‘霸王’行动不归他指挥了，指挥权落到了艾克的手里。”后来罗斯福曾对亨利·史汀生讲过他与邱吉尔共进午餐的情况。“你知道。”史汀生点头表示同意。但是罗斯福又继续说，在他与马歇尔单独在一起吃午饭时，他再次向马歇尔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让马歇尔自己选择：是继续留任陆军参谋长呢还是去指挥“霸王”行动。马歇尔很巧妙地表示他不愿进行选择。他回答说，这是应由总统本人作的决定。罗斯福担心艾森豪威尔顶替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职务是不合适的，因为艾森豪威尔对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并且还可能处理不好与国会的关系。因此总统决定把马歇尔继续留在华盛顿。

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决定。它与斯大林和邱吉尔已表示的愿望都背道而驰。也跟史汀生和罗斯福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的明确建议大相径庭。这个决定不是对艾森豪威尔的偏爱，而是对马歇尔的一种赞扬。总统曾对马歇尔说：“如果你不在国内，我就觉得我夜不成寐。”马歇尔当时六十三岁，在他手下工作的将军们对他几乎是奉若神明。1939年希特勒进攻波兰的那一天，马歇尔就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并成为四星上将，那时候，陆军和空军总数还不到

二十万人，而战争结束时，马歇尔使他的部队兵力增加到了八百多万人。马歇尔是一位才智过人，对自己有着铁一般的纪律约束、秉性坦荡诚挚的将军。在这一点上，就是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将领也相形见绌。然而他的孤僻却带来很多问题。甚至罗斯福对他也敬畏三分，罗斯福感到他不能直呼其名而一定要以他的姓来称呼他。这使他们的关系难以变得更为亲密。罗斯福曾通过中间人向他暗示，他想以“乔治”来称呼他，马歇尔对此泼了冷水，他说：“那完全不符合我的性格”。

罗斯福告诉邱吉尔他打算任命艾森豪威尔时，邱吉尔叼着雪茄点头表示同意。那天晚上八点十分，他们在最后报告上签了字，定了下来。哈普·阿诺德在日记中极其满意地指出，“这是我们所见过的批准得最快的最后报告”。在最后一次会议结束的时候，马歇尔为罗斯福起草了一份给斯大林的电报，回答了苏联领袖在德黑兰一直关心的问题。电文内容是：“已经决定立即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行动。罗斯福。”

艾森豪威尔在12月6日听说罗斯福已经从开罗回来。12月7日他飞往突尼斯市，下午三四点钟在那儿迎接总统座机的到达，他把总统引进一辆正在等候的小汽车里。在车上，罗斯福转过头对他说：“嗯，艾克，‘霸王’行动将由你指挥”。

第二节 美国参谋说：蒙哥马利是一个混蛋

1944年元旦的第二天，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骑着马在他的马里兰庄园的冻土上绕了一圈回到家里之后，看见桌上有一份马歇尔将军打来的电话的记录：新任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已悄然返回华盛顿。在他飞往西部的堪萨斯的曼哈顿去见他年迈的母亲之前，艾森豪威尔想拜会陆军部长。史汀生欣然同意并把约会时间定在第二天下午。

关于陆军部长，美国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曾评论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华盛顿最有战略眼光的军事专家是一个当过律师的七十五岁的老人。”史汀生酷爱骑马和打网球，对高尔夫球也十分入迷，即使大雨滂沱也要上阵，因此以他的年龄来讲，史汀生仍然是雄风未减。他喜欢参加在布拉格堡举行军事演习，观看在155毫米和105毫米大炮和机关枪的火力掩护下步兵团的“进攻”。“战争是一切之父”，阿道夫·希特勒喜爱引用的这句格言，也可见之于史汀生的私人日记。所以艾森豪威尔乐于向这位不仅是军事部门最高的文职人员也是一个深谋远虑将领的史汀生请教便不足为奇了。由于害怕纳粹的特务随时都可能发现他，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只能偷偷摸摸地行动。他取下了制服上标志着军衔的将星，坐一辆由穿着便服的士兵驾驶的普通轿车，每次进入五角大楼新建楼都是走一条秘密通道。他于当日下午五时到达部长办公室。在喝茶时，史汀生一直对他讲述美国研制炮兵火箭的情况，史汀生几天前曾在阿伯相试验场亲眼见过试验。史汀生还警告他，如果没有像在南太平洋的塔拉瓦进行海战时提供了确凿的情报那样进行可靠的侦察，这次战役就可能成为一种陷阱。史汀生发现艾森豪威尔“非常容易激动”。史汀生详细地告诉艾森豪威尔，他如何劝说罗斯福总统减少对戴高乐将军及其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的敌对情绪。艾森豪威尔轻松地回答说，他已经使戴高乐高就范——这个法国领导人已经同意美国人所有关于武传有北非的法国师团的计划。艾森豪威尔认为，罗斯福把戴高乐看作是一个讨厌的权迷心窍的人，他必将改变这种看法并最终承认戴高乐的全国解放委员会在目前代表法国。那天晚上，艾森豪威尔是马歇尔在阿利比俱乐部举行晚餐舞会上的贵宾，阿利比俱乐部位于华盛顿商业区河对岸一个非常僻静处，甚至没有什么人听说过这个地方。马歇尔在想要把他的战地指挥官介绍给国会领导人和其他美国显贵时，就经常利用这个处所。艾森豪威尔乐呵呵地和他的主人一起迎接来客。客人中有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伯恩斯，三位参议员，史汀生以及他的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和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出席晚餐的还有有影响的金融家和慈善家伯纳德·巴鲁克和一些将军们，其中有哈普·阿诺德、布里恩·萨维尔和约瑟夫·麦克纳尼。他们吃得非常随便，围着一个大椭圆桌子吃着蒸牡蛎，边吃边把牡蛎壳扔到一个大木碗中。马歇尔鼓动每一位将军谈谈他们所执行的军事行动的情况，艾森豪威尔开始时只是认真地听着其他人的谈话。约瑟夫·柯斯林所率领的第二十五师在瓜达卡纳尔岛和新乔治

亚岛干得非常出色，他作了一个特别精彩的发言。他生性坚韧，老带着丰爱尔兰人那种幽默转换微笑。后来艾森豪威尔汇报了有关地中海战役的情况，他一共谈了二十五分钟。在他谈完之后，大家都站起来为他、为马歇尔、为罗斯福干杯。

数天后，在西弗吉尼亚的自硫磺泉的军人休养所，艾森豪威尔夫妇碰上了柯林斯夫妇。他们和艾森豪威尔夫妇一样，住在位于一片古老的栎树林中的白色别墅里。艾森豪威尔惊喜地叫起来：“嗨、乔！我真不知道你呆在这里，我听说你将要来和我们一起。”这是柯林斯第一次听说他即将被派往欧洲战场。艾森豪威尔告诉他将担任军团指挥官。出于保密，他们没有深谈下去，直到柯林斯到英国向艾森豪威尔报到之前他们也未再见过面。

艾森豪威尔陪着玛米一起飞往堪萨斯，在那儿与他的兄弟米尔顿呆了一天一夜，他们八十二岁高龄的母亲乘车从阿比林附近的牧牛人小镇来看望他们。一位即将指挥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人物在出发接受严峻考验之前回归故里，玛米不像他那样兴致勃勃，可能是因为艾森豪威尔对眼前的事情太着迷了，她意识到他的思想离她太远，这也可能由于传来一些有关她的丈夫与现已成了他的司机的漂亮的英国这姑娘的闲话所致。他们之间似乎发生了一些事情。对艾森豪威尔来讲，这几天对他是不够紧张的。在与玛米分别之后，艾森豪威尔在一封信中向她道歉说，“我对残的回家之行极为兴奋，尽管事情看起来使人有点心烦意乱。我猜想这只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太长了，在我们能够再次真正地互相谅解这前，我已经上路了。”

艾森豪威尔1月10日回到华盛顿时收到蒙哥马利从伦敦拍来的一封电报。蒙哥马利报告说他已和英国的海、空军指挥官严格地审查了“霸王”作战计划，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扩大最初进攻战线。在第一次进攻时就应投入五个师。但蒙哥马利认为只有把用于“铁砧”行动的登陆艇拨给“霸王”行动使用，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铁砧”行动应该降低成一次佯攻。艾森豪威尔读着“如果我们不把‘铁砧’行动变成一次佯攻，那么我认为我们将失去迅速获胜的机会”这些话时，他几乎能听见蒙哥马利于哑的声音。蒙哥马利要求艾森豪威尔向联合参谋长会议表明自己的观点，他最后说道，“请你参加这场争论并争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艾森豪威尔回电说，他同意只在最后万不得已时才放弃“铁砧”行动，“我们不能不看到‘铁砧’行动将给‘霸王’行动带来的好处。”他强调，“铁砧”行动将是牵制德军防务的重要手段。他补充说：“此外，还有一些考虑不仅仅是出于军事方面的原因，这些考虑已经引起我的注意，必须权衡这些考虑的得失。”实际上，“铁砧”行动是苏联人提出来的，西方领导人欠斯大林的情太多，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是无法放弃这一行动的。

艾森豪威尔去白宫谒见罗斯福总统向他致意时，发现他患了流行性感冒正躺在床上。他被人引导去见这个伟人。罗斯福倚靠在枕头上，叼着那支有名的长烟嘴吸烟。艾森豪威尔被罗斯福憔悴不堪的样子吓了一跳，仅仅在五

个星期之前，罗斯福还风尘仆仆地从开罗赶到突尼斯，而现在他却像一棵枯于了的柳树。西方世界的一位主要领导人现在都已彼病魔缠身的老人。罗斯福弹去落在床上的烟灰，示意艾森豪威尔坐到一把椅子上，和他谈起在德国战败之后他关于瓜分德国的计划。他说：“我赞成把德国的西北部划给美国。”

艾森豪威尔反对任何这样一种计划。他从谈话中得知，罗斯福总统设想美军将呆在欧洲很长一段时间。无疑俄国将获得东德和巴尔干地区，而英美则将获得那条线以西的一切，艾森豪威尔希望在盟军控制的地区仍将由一个盟军指挥官统一领导。

午餐之前，他再次赶去会见亨利·史汀生。他发现陆军部长的办公室里聚集了一大堆人，除了史汀生本人以外，还有几位将军和政府的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博士。一位负责军械的将军带来了一种新型坦克的蓝图，这种坦克可以安装多管火箭发射架。另一位将军在讲述为进攻欧陆的需要而要制造水上坦克的计划。艾森豪威尔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后来布什谈起他们担心纳粹在火箭研制方面会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此外火箭头还可能带有毒气甚至情况比这更糟。艾森豪威尔苦笑着承认，“你说的使我感到恐惧。”但确实如此。这种害怕秘密武器的尚未为人所知的破坏力的恐惧感，逐渐侵入了艾森豪威尔的心绪中，并成为一场使他难于安眠的恶梦。

德国人在意大利打得很顽强，盟军进展不大。艾森豪威尔秘密地告诉史汀生，他与温斯顿·邱吉尔讨论了准备在意大利北部的安齐奥组织一次渡海进攻。史汀生评论说：“他（邱吉尔）出于政治原因要发动这场进攻是不容置疑的。”艾森豪威尔对此却深有怀疑，因为这场战役将耗尽“霸王”行动急需的登陆艇。但是邱吉尔从开罗来到了马拉喀什，想恢复他的健康。在那儿他仍然感到软弱无力，并且由于意大利战役陷于僵局，他自然无心返回伦敦。他需要有好消息告诉英国人民。他需要立即对安齐奥展开进攻，因为他需要夺取罗马。

那天下午，将军们再次与史汀生讨论了这一令人冒火的问题。陆军部长说道：“当然，邱吉尔指望尽快实现这一计划……（但是）‘霸王’行动已经把登陆艇数降到了最低限度。”

为了保密，艾森豪威尔于1月13日像一个被悬赏缉拿的逃犯一样偷偷溜出了华盛顿。

十天后，在纳粹德国，一位脸上老是带着笑容腰挂长刀的矮胖日本军官被领到阿道夫·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希特勒的思想可能还停留在其它地方。他刚刚获悉盟军就在那一天在靠近罗马德军防线的后方的安齐奥登陆，当时为了把盟军驱入海中，爆发了一场拼死的战斗。

希特勒的访问者是日本天皇派驻第三帝国的大使大岛广。他是希特勒觉得可以信任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希特勒一贯认为把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告诉日本人是安全的，这是因为纳粹秘密情报人员曾报告说日本人的密码是无法破译的，这还因为日本人是君子，他们不会在战略秘密上出卖盟友。

在他们长时间的谈话中，希特勒告诉大岛说“至于现在对付第二战场的问题，不管在什么时候或在什么地方开战，我已经作好了应急的准备。我们在芬兰有七个师，在挪威有二十师，在丹麦有六个师，在法国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有六十二师……我已经集结了大量的装甲师，其中包括四个党卫队师和戈林师。但是海岸线如此之长，对我来讲要在某个地方阻止某种形式的登陆是极不可能的……”他继续说道：“就我个人而言，我倒很想看看英美是如何发动进攻和建立第二战场的。”

大岛问：“阁下对他们可能在哪里登陆有什么看法？”

希特勒承认：“老实说，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当然在多佛尔海峡沿岸最有可能，但是在那个地区登陆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困难是巨大的，我认为敌人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他提醒日本大使说：“自然，我刚才告诉你的一切是极为机密的，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制订有大量的计划……此外，别忘记我们将共同反对英国，我们这样做将主要依靠火箭大炮。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我们还准备了二千架快速轰炸机。昨天晚上我们首次真正地轰炸了伦敦，通过所有这些（手段），我相信我们慢慢地能重新夺得主动权，把握住我们的机会，再一次腾出手来对付俄国人。”

在听大岛讲了一会之后，希特勒带着满意的微笑补充说：“我个人认为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我计划在今年秋天使整个局势改观。”

大岛从柏林给东京发了一封冗长的电报，报告了这次谈话的情况，电报共分六个部分。盟军在印度的监听站收到了电报并用无线电发往华盛顿的被称为“魔术”的秘密情报中心，专家们在这里利用计算机和缴获的密码把电文破译出来。经过七天时间，电文全被破译并被译成英文，在范围极小的核心圈子中传阅。

五角大楼从这些截获的秘密电文中获悉，希特勒正准备对英国实施某种形式的秘密攻击，他也为击败盟军的进攻采取了极为周密的防御措施。就是这些被侦听到的电文，连同英国秘密情报组织“超级机密”截获的那些秘密情报，在战役开始时都将成为艾森豪威尔的武器库中最有力的秘密武器之一。他可以在纳粹采取对策之前就能掌握纳粹的行动方案，因此他可以充分对敌人采取欺骗行动并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宽敞的C—54飞机载着艾森豪威尔越过大西洋，经过梦境般蓝色的百慕大，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到达苏格兰的普雷斯特韦奇。浓雾笼罩着整个英格兰，无法再继续向南飞往伦敦了。有一列专车在等候他，专列有一节是他的私人车厢，叫“刺刀”。他以赞赏的目光打量着辛德尼·宾厄姆上校为他布置的车厢，富丽堂皇的办公室，沿壁摆着几把华丽的椅子、沙发、写字台、电话机和桌子。然后他坐了下来，准备南行。

艾森豪威尔曾要求在伦敦下会见任何人。他事先已打电报给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我极不希望蒙哥马利将军到车站来，因为他肯定会被认出来。”

几个月来，奥马尔一直就在伦敦，与参谋人员一起制订“霸王”计划。

艾森豪威尔的一位英国军事助手驾车把他从伦敦车站送往伦敦最高雅的地区：五月市。他的住所“海斯宅邸”原打算作为市政厅，在贝克利广场附近，距离他的司令部仅几分钟的路程，他的司令部设在洛罗夫纳广场的一座红砖大楼里。“海斯宅邸”是由一位脾气古怪的老太太建造的，她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一切东西都会飞进来打中她。因此，直到第四层楼的每个窗户上都装有铁栅栏。艾森豪威尔的助手曾命令每天晚上都把这些铁栅栏上锁，但艾森豪威尔对伦敦的情况很了解，他认为总有一天他不得不仓皇地“逃出”屋子。因此，他命令除第一层外，楼上的窗户都不必上锁。屋子里的一切设施，包括壁炉，他都喜欢。看着炉膛中闪动的火苗，会使人感到很兴奋，而且，可以随手把烟头扔进去。1942年在多尔彻斯特他曾经真正地享受了一次烧得很旺的炉火。他希望在这里耽搁不要超过十天，因为他要把盟国远征军的最高统帅部移到乡间的苏塞克斯去。艾森豪威尔素来非常讨厌大城市，任何一个比堪萨斯的阿比林大的城市他都讨厌，因为他是在那座不大的城市中长大的。

艾森豪威尔的工作十分繁重，不管他多么拼命地工作，要看的东西仍高高地堆在他的办公桌上。更讨厌的是，他的胃病最近一直不断地发作，很使他恼火。像平常人一样，他还有着自己的烦恼，比如，他还不知道如何支付1944年的税款——他刚刚设法用他所有剩下的现金把1943年的税款打发了过去。1月23日，他这样写信给他的妻子玛米，“如果我能把上一星期的详细帐目给你看看，你就会觉得我多么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狼狈不堪！”

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主任欧内斯特·特克斯李上校，已经把将军的私人助手们——将军称之为“公务家庭”——用他的B—17“空中堡垒”接到了伦敦。艾森豪威尔见到他们很高兴。圣诞节时，他就从阿尔及尔写信给玛米，为他能否留住他们感到担忧：“我不知道对于我曾经依靠过的一些人该怎么办，例如和米基一起住在我房子里的那些黑家伙和听差的，如果我必须在伦敦的某个旅馆暂住一时的话，这些小伙子就会失业的，尽管我以后不需要他们。”后来，他还是得到了许可，继续留用他们。艾森豪威尔的英国副官是从西西里就一直跟随他的陆军中校詹姆斯·高尔特。他是个高大的苏格兰卫队军官，他的一身制服，既华丽，又俗气，以致于陆军妇女队的一位司机琅尔利·哈格雷夫把他错当成了外国人。哈里·布彻是将军可信赖的好朋友，他原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官员，现在是将军的海军副官，负责管理将军的日记和杂务。艾森豪威尔还留用了他的勤务兵，一个美籍爱尔兰的军士长，迈克尔·麦基奥，1943年3月应征入伍之前一直在普拉渣旅馆当招待。迈克的父亲四年前去世了，现在他把艾森豪威尔当作自己的父亲，他的这种真诚的感情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如一。从非洲同来的还有将军的黑人厨师——他所称的“黑家伙们”——以及他的裁缝迈克尔·波普军士。他还带来了马蒂·平内特上尉，作为他的私人速记。他对比德尔·史密斯说：“我让一名陆军妇

女队军官担任这项工作，她的工作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其他几名妇女队员分别担任了办公室的工作。还有一名英国妇女——她是艾森豪威尔的“年轻的女司机”，这是罗斯福的秘书沃森“老爹”给她的称呼。凯·萨默斯比早在两年前就为艾森豪威尔工作过，因为英国运输部门的姑娘们要比那些美国人更熟悉伦敦错综复杂的街道和广场。

在艾森豪威尔的私人助手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他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作为一个管家和“打手”，他必需能够毫无情面地把一个不能胜任工作的多年老朋友解职。个人在战场上的英雄行为并不是谋取这个职位的重要条件，不过这个职位也需要相同的英雄气概。在西西里，巴顿将军迷惑不解地发现比德尔·史密斯瑟缩地躲在一条壕沟里，原来这是美军的一个155毫米炮兵连在开炮；而史密斯误认为是敌人的炮火打过来了，他急忙跳进沟里，直到人们告诉他没有危险他才爬了出来。巴顿饶有兴味地回忆到，“当我回来时，他仍旧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史密斯四十九年前生于印第安纳波利斯州，是一个无子女、性格冷酷、面部表情僵硬的陆军少将。他的妻子，如一位将军在日记中描写的那样——风姿绰约。1942年9月他在英国为艾森豪威尔工作之前，先后担任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的秘书。他是一位过分殷勤的人，他树敌胜于交友，但他并不在乎。而艾森豪威尔对他并不惧怕。如果问起对比德尔·史密斯的印象，埃弗雷特·休斯曾用这样的词来形容他：老奸巨滑。

当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最高统帅后，他马上派比德尔·史密斯到伦敦调查由盟军最高统帅联合参谋部摩根将军负责制订“霸王”计划的情况。像史密斯一样，摩根是个参谋人员，他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一个神枪手，他被认为是亲美派。在联合参谋部工作的一位美方参谋长雷·巴克很高兴地用一个例子证明了英国和美国人是相互理解的。在他们刚开始合作时，巴克和摩根各自从自己的上衣上取下一颗钮扣，交换钉在自己的制服上——这是亲密友好的象征。摩根领导的联合参谋部设在诺福克大厦。诺福克是一座乔治亚式的现代红砖大楼，位于皮卡迪利大街南面的圣詹姆斯广场上，大约雇佣了三百人。每天早晨，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和一些南非人从大楼门口进进出出，他们之中包括传令兵、办事员、打字员、文印员、制图员和翻译。联合参谋部的决策者尽管在他们的领章上分别别上“U.S.”符号或王冠符号，但在外表上都没有什么不同，而唯一不同³¹的是他们在工作时间上的细微差别。如美国人喜欢在上午九点开始工作，而英国人到了十点，还见不到他们的影子。美国人的下班时间是下午五点，而英国人则是六点。

在艾森豪威尔到达伦敦以前，巴克和摩根的工作是没有规律的，他们通常是在英国的某一个部里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然后乘汽车到格罗夫纳广场和美国人进行讨论，接着弗雷迪·摩根就会这样说：“今天早晨我想到陆军部去见布鲁克。”他们俩人工作很努力，很晚才结束，在晚上八点或八点半时，他们与其他的两三十军官一起回到诺福克。他们通常在晚上十点或十一点

时，步履艰难地穿过实行灯火管制的街道，回到他们的宿舍。一路上，他们不时会被一个个法国妓女拦住。摩根说道，以她们的年龄来看，她们像是在敦刻尔克战役之前就从欧洲大陆逃出来了。

艾森豪威尔开始把摩根的工作人员合并到他自己的司令部里。他与英国和美国的将军们开了一个又一个马拉松会议，他企图弄清联合参谋部都做了些什么。1月16日，他到达后的第一天，召见了摩根将军以及战区副指挥官J.C.H.李将军和奥马尔·布雷德利，与他们一起讨论由联合参谋部负责制订的“霸王”作战方案。这个方案提出，在5月上旬，由三个师首先在法国沿岸发动进攻，然后把作战力量再逐步增加到英国和加拿大十五个师，美国二十个师。艾森豪威尔是在夏天偶然听到这个方案的，并且同意蒙哥马利的观点，在第一次攻击中必需从先前提出的三十师扩大到五个、甚至六个师。但是在缺乏登陆艇和海军炮火援助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很困难的。

艾森豪威尔在几个星期前已派蒙哥马利到伦敦进行勘察，然而这一行动引起了通常容易出现的问题。蒙哥马利习惯在公共场合发表词藻华丽的演讲，引起了联合参谋部人们不必要的注意，也引起了安全感很强的摩根的极大不满。蒙哥马利一到，就对美国军队宣布，他将成为联合地面部队的总指挥。他以他那难懂的，发音不准的腔调说道：“几天前我从意大利回来，接受英国和美国军队的指挥权，而艾森豪威尔将军是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他让我在战斗中负责指挥美国第一军。”他的夸夸其谈在即将发稿之前被新闻检查员删掉了。在第二天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被要求证实：在将要发动的进攻欧洲之战中，蒙哥马利将军是否将担任地面部队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说仍已者不应“语无伦次”。

邱吉尔很窘迫地指示他的工作人员：“送给将军们和其他高级指挥官的关于演讲的规则，看来应该重新拟定了。”

计划规定，地面部队首先在英军第二十一集团司令部的指挥下作战，也就是说由蒙哥马利指挥。对于这个将军的任命，是阿伦·布鲁克将军对付艾森豪威尔的选择而作出的。艾森豪威尔在他自己得到任命五天之后告诉布鲁克，他想任命亚历山大而不是蒙哥马利。然而布鲁克说服了邱吉尔，最后还是由蒙哥马利担任此职。12月28日，蒙哥马利不胜感激地从意大利写信给布鲁克：“亲爱的布鲁克，我非常感激你提拔我指浑在英国的陆军。这个职务很重要，我要尽全力来证明你的选择是正确的。现在要做的事太多了，而时间又很有限。我一到伦敦，就马上去看你……”

蒙哥马利并不很受其同僚的尊敬。一个美国参谋说：“他不是一个很机智的人，也没有什么背景，他是一个混蛋，他是靠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他孤朋寡友，对人冷淡，目中无人，他得到不列颠皇家军队所能授予的最高职位乃是命中注定。他和艾森豪威尔对照鲜明：冷漠、不为女性动心，服饰特别，不被他的部下所谅解。他使自己周围有一群风华正茂的参谋给他谋略。他渴望荣誉，追求名声。他的态度，他那圆润的嗓音，他的傲慢自大和他那

贪婪的权力欲，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西点军校将军们的怒火。一位美国指挥官被蒙哥马利的行为所触怒，他在与蒙哥马利共同参加一次会议之后，写道：“蒙蒂给了我一个仅值五分钱的打火机，我想肯定是有人送了他一盒，他才给了我这个。”他的粗鲁是臭名远扬的。有一次，一位美国将军被要求到蒙哥马利的指挥所去见他，他手下的英国副官，是个戴着单片眼镜的、精明的年青陆军中尉，对他说：“将军，我希望您最好别叫我进去报告，请您原谅我，我的上司是个很古怪的家伙，如果我去报告，他很可能叫你等上一个小时才见您。”

甚至在那些善于克制的英国人中，只要一提到蒙哥马利的名字，他们通常会鄙视地撇撇嘴。马耳他总督哥特勋爵，轻蔑地笑着对比德尔·史密斯说：“与蒙哥马利打文道，你必须记住他不是真正的体面人。”

在非洲沙漠与“非洲军团”进行的长期作战中，蒙哥马利一跃而成为新闻界的风云人物。在那以前，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将军。自从敦刻尔克战役以后，他甚至没有指挥过一个分队。自从他在阿拉曼沙漠之战获胜后，他又指挥了几个进程缓慢的战役。这些战役进行得有条不紊，但非常缓慢，看来总想给大家一种印象，蒙哥马利是战无不胜的，即使是以让隆美尔的军队逃脱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但事实是，这些战役通常是靠英国人屡败屡虞好不容易才获得胜利的一或正如他自己本人在1943年9月给陆军大臣的信中所说的：“我们并不总是获得成功的，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把战役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伟大之处。”

作为一个主教的儿子，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说教。他在一份广泛分发给英、美军将领的文件中，武断地说：“一个聪明的指挥官，从来没费神去读什么文件和信件，他也不会因为处理军中的事务而熬夜；晚饭后，他会聪明地回到自己的帐篷或车子里，以便有时间来静静地思考。”

对蒙哥马利来说，战争是场运动比赛，在比赛中，强队取胜。在他发布的文件、战地命令和声明中，他都大量引用了许多体育方面的词汇，他还虔诚地引用了许多《圣经》中的话。他天生就很傲慢无礼，在为制订“霸王”行动的指挥官们而举行的一次晚宴上，他竟然大言不惭地宣布，尽管他只是个客人，他也不允许别人抽烟。陆军部的官员们说到蒙哥马利的思想是如何浅薄，他如何不厌其烦地以非常简单的语言重复他的命令，以便使他的部队能清楚地理解。陆军副国务大臣埃里克·斯皮德爵士以明显厌恶的口气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军人的话，他会在广告业上很有成就的，”

善于自我克制的英国高级指挥官对自己同僚的妒忌和忿懑，在对蒙哥马利的评价中流露了出来。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他现在是盟军最高统帅部中文森豪威尔的副手，慢吞吞地对一位美国将军说：“军官之间互相指责是很不好的，虽然我也这样！”他引用亚历山大描述另一位将军的话：“作为一名军人，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伙夫。”特德补充道：“这个评论对蒙哥马利非常合适。他是一个能力一般、无足轻重的小人，他自己大造舆论，

认为自己是拿破仑式的人物。遗憾的是，他根本不是。”

然而，蒙哥马利的敌人，不论是纳粹还是美国人，对他的评价却并不很刻薄。在1945年5月5日的审讯中，德国陆军元帅冯·龙德施泰特倒把蒙哥马利说成是英国最伟大的将军。“他在利比亚、突尼斯、意大利证明了这一点，从登陆西欧日以来，他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乔治·巴顿恐怕是美国人中对他抨击最烈的，甚至也称赞了蒙哥马利。在1943年与他的一次会见后，巴顿写下了这样的评价：“蒙蒂是个强有力的、然而很自私的人，但却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我认为他是一个比亚历山大强得多的领导人，正像亚历山大担心的那样，他总是自行其是。”四个月之后，巴顿在日记中自吹道：“我认为我在任何时候都能胜过这个蠢货。”

艾森豪威尔每天从海斯宅邸步行几分钟到格罗夫纳广场的盟军最高统帅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正在占用马歇尔的办公桌，但不像他和马歇尔都希望的那样在城里。马歇尔的秘书弗兰克·麦卡锡上校曾经深信不疑：他的上司将担任最高统帅，他早就把马歇尔的办公桌和办公用品从五角大楼运到伦敦来了。现在这些东西又不得不再运回去。

1942年，艾森豪威尔曾去过一两次伦敦，而只剩玛米一人留在华盛顿时，玛米曾对她丈夫的勤务兵说，她有一种预感，艾森豪威尔在这场战争中将要成为潘兴那样的人物，潘兴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美国远征军在欧洲作战。现在，她的预感成为现实。

艾森豪威尔的伦敦之行，在英国引起了一阵骚动。尽管伦敦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和核心，但是与战争发生关系的主要是在走廊里和俱乐部里——官员和平民在这里聚会讨论战略问题。艾森豪威尔从阿尔及尔来到伦敦，看上去像个精力充沛的战区指挥官。热衷于冷嘲热讽的观察家们期望从他脸上看到一种不能担负重任的表情。在伦敦，美国人出现在英国人自己的故土家园，这里有他们的议会、外交部、陆军部及近在咫尺的唐宁街十号，美国《时代》周刊驻伦敦办事处主任C·D·杰克逊写信给他的上司、《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说他观察到将军突然出现在伦敦，引起了一番混乱：“大批的人一直在不信守制订计划，由于一些心理上的影响，要把这些计划付诸行动看来还十分遥远，现在人们又重新忙乱起来了，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把这些计划落实下来，确实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这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和后勤供给方面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一到伦敦，就拜访了几位老朋友，他很乐于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寻求他们的支持。其中之一的海军大臣安德鲁·坎宁安。许多在北非的英国指挥官觉得艾森豪威尔缺乏作战经验，因而不适合担任北非的最高指挥官。坎宁安作为驻阿尔及尔的英国海军指挥官，他不遗余力地向大家讲明，艾森豪威尔能够胜任。在圣乔治旅馆庭园内，有两座别墅，艾森豪威尔和坎宁安各往一处，他们的友谊从此发展了起来。他们经常在一起打乒乓球，而他们的球技是不相上下的。艾森豪威尔喜欢坎宁安那种粗了然而又富于人情

味的性格。

早在阿尔及尔，英美两国工作人员就开始为使英军和美军能够成为一支和睦的联盟军队作出努力，这需要相互理解。有一次，一个美国哨兵由于不小心而误杀了英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士兵，这个美国士兵由于非预谋杀人被判刑十年。艾森豪威尔则害怕英国人认为这样判刑太宽大了，但坎宁安反而安慰他道：“一个年青人刚刚死去，如果另一个人的生命也这样白白毁掉的话，将令人遗憾。”艾森豪威尔因此把十年刑期改为九十天，后来，他把这个小伙子送到前线，让他在战斗中赎罪。

1943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坎宁安海军上将命令鸣礼炮四十八响，在军舰上挂起彩旗并举行了其他的活动来庆祝这一天，然而这显然违反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规定。艾森豪威尔一直感到洋洋得意，直到坎宁安向他粗声粗气地说：“我只不过是在为我们成功地摆脱了一个全部是反抗者的国家而庆祝。”坎宁安最感得意的，用来表示不满的一句话：“未免太有点暴发户的味道了。”一天晚上，坎宁安把他的信号主任带到海湾的一块平台上，欣喜地注视着那景色诱人的阿乐及尔港湾。看了一会儿后，他鼓励信号主任说出他的感想：“说说看，你认为怎么样？”信号主任回答道：“我刚才正在思考，首长，我现在明白你说暴发户的味道是什么意思了！”

就是这位海军上将，在1943年10月接替了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担任在历史上威振一时，现在仍旧强大的帝国海军大臣。他的一位情报参谋，后来描绘了他那吓人的面孔：“他那紫红色的脸膛上，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那时候，他的下眼皮很松。松得就像翻过来了一样，似乎搭到了他的颧骨上，里面的红肉都露了出来。他的这双眼睛，特别像一种猎狗的眼睛。我相信，他后来肯定缝过眼皮。”不管是不是猎狗，坎宁安海军上将确像一只老海狗。英国参谋部的一位助理秘书，塞德里克·普赖斯这样评价说：“在智力上，他不如其的新同事们。阿仑·布鲁克和波特尔是第一流的参谋人员和出色的指挥官，与其说坎宁安是个参谋官员，不如说他是个指挥官”普赖斯补充道：“像其他伟大的指挥官一样，如蒙哥马利，他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觉得，由委员会来指挥战争，不但令人讨厌，而且对他来说很陌生。”

.37.

那天艾森豪威尔还和英国的参谋长——阿仑·布鲁克爵士谈了话。布鲁克对艾森豪威尔担任“霸王”计划的指挥官感到不悦，本来这个职务是委任给他的，现在他与艾森豪威尔产生了矛盾。在除夕，比德尔·史密斯曾硬要布鲁克把地中海战区三名最优秀的参谋抽调回英国，他们是汉弗莱·盖尔、J.F.怀特莱和肯尼恩·斯特朗。这样做则削弱了地中海战区智囊的力量，因而布鲁克很婉转地回绝了这一要求，并对史密斯说，“你可以相信，我会考虑他们的各种要求的，你不要在幕后操纵。”听到这儿，这位美国将军愤然夺门而去，边走边说：“你根本就不与我合作。”事过之后，比德尔·史密斯不得不向艾森豪威尔道歉，艾森豪威尔则认为，正如他的副官哈里·布

彻所记下来的，很可能是战争使史密斯心烦意乱，布彻写道，“我认为确实如此。”

比德尔·史密斯对待阿仑·布鲁克爵士的态度在艾森豪威尔脑中敲起了警钟。第二天早晨，他在诺福克把一百二十名主要官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宣读了禁令，他对他们说，他希望他们把头脑中关于某个官员某个国籍的想法和词句都彻底消除掉，他下达了以下的要求：“一旦我们的计划制订出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对它充满信心，不管在当初制订时，你们是如何争论不休和疑虑重重，而且你们应该传播这种信心，任何缺乏信心的表示都是失职的行为。”

这段话的含义是，任何违反这一规定的人都将从他的班子革职。这也确有例子可举：一次，他听到一个军官对另一个参谋使用了“那个英国混蛋”这个词，他立即命令把那个军官遣送回国，倒不是因为他使用了这混蛋这个名词，而是因为用了“英国”这个形容词。

在艾森豪威尔到达伦敦的最初几个星期里，他一直处于另外一种苦恼之中。这是一个男人在三角恋爱中常经受的那种苦恼。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他回到美国后异常钟爱的妻子——玛米，另一个是非常恬静，身材苗条的爱尔兰女兵——凯·萨默斯比——她当过他的女司机。

玛米肯定一度狐疑满腹。早在阿尔及尔，萨默斯比的身份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现在，在伦敦也是如此。在艾森豪威尔许多拜访者的日记中都提到她的名字，特别是在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乐的好友和助手埃弗雷特·休斯的未公开的日记中，她的名字曾多次被提到，好心的女朋友们可能曾向玛米探问过，当她的丈夫由一个迷人的女人驾驶，穿行在欧洲的首都和战场之间时，她是怎么想的。玛米的妒忌油然而生，在她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不知不觉地流露了出来。她那充满敌意的语气使他受到很大的震动。整个事件肯定影响了他的健康，并无疑使他的想像力受到了损害。当沃森提到凯·萨默斯比时，把她称为“女司机”，在他说这个词时，不但含有讥笑的语气，而且对她的驾驶技术也不无讽刺。

蒙哥马利在那些英国官员中，恐怕是最不为女色所动的，然而对这一事件也饶有兴味。1948年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据他所知：“你那位年轻的司机兼秘书在美国写了一本书。”无疑为了取乐，他向艾森豪威尔索取一本。艾森豪威尔怒气冲冲地回信说，“至于说到萨默斯比夫人的书，我还没有读过，而且也不知道能从哪里搞到。如果我碰巧在什么地方找到这本书，我一定把它寄给你。”

凯·萨默斯比是在十年前从贫困的爱尔兰移民到英格兰的，她当过配角演员和模特儿。1942年6月，她开始为艾森豪威尔工作时，她正等待着离婚。在北非她和艾森豪威尔在一起，并同第二军团的罗伯特·阿诺德上校订了婚，1943年1月8日，上校和她双双正式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出现。但几个星期之后，工作人员则发现是他们的将军和她一起四处走动。有时，他们一起

到前线去；有时，他们与布彻和埃弗雷特·休斯四人一起打桥牌，他俩经常赢牌。休斯是个体格粗壮性情暴躁的将军，他对这些女司机从不动情，特别是自从她们之中的一个人对他厉声喝斥道：“虽然我们应替你们打开车门，但你们这些将军必须与我们合作。”在这之后，他对她们就更无兴趣了。萨默斯比的同事们对她的好运充满醋意。茫然失措的.39.休斯在他的日记中草草写道：“埃尔斯佩思·邓肯跑到我的房间里，她气忿地对凯和艾克的事大喊大叫，她预见了一桩丑闻，声称她是替凯打掩护的人。她要离开她。我让她继续和凯呆在一起，也许凯能够帮助艾克赢得这场战争。”几天之后，休斯把过于爱激动的邓肯小姐解雇了。写道：“我不能容忍一个女司机，我需要一个男的。”

许多观察家认为在与英国改善关系方面，艾森豪威尔有些过于热心了。但这位爱调情、有魅力，三十四岁的凯·萨默斯比显然和别人想的不同。休斯和大家一样对他们的友谊感到好奇。1942年底，卡尔·斯马茨将军在阿尔及尔他那豪华的别墅举行了一次宴会，出席的人有艾森豪威尔、坎宁安和马克·克拉克。宴会之后，休斯迷惑不解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喝得太多了，宴会散后，他与艾森豪威尔在一起坐了一会儿，他写道：“在谈到凯时，我不知道艾克是不是在为她辩解。他说他和凯的关系，无非是想握住她的手，送她回家，但并不想跟她睡觉。特别是考虑到姑娘在伦敦的名誉，他确实为她辩解得太多了。”

凯·萨默斯比宣布她的未婚夫已提出要同她结婚，艾森豪威尔也已予书面批准。这一来使得那些有关他们暧昧关系的传闻烟消云散。婚礼原订在6月举行，真遗憾，在举行婚礼的前两个星期，这位未来的新郎，变成了已故的上校军官，他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凯又回到了艾森豪威尔的生活中。

一次，休斯和布彻到艾森豪威尔那里吃午饭。休斯很惊奇地扬起眉毛看看他的最高统帅被其司机兼女秘书从桌边叫走时的情况。休斯写道，他与艾克一起原定在7月3日为纪念独立日举行一个宴会，“但凯仍然心绪不佳。”艾森豪威尔的诚友休斯，一直为如何了结此事而伤脑筋。他悄悄地让自己的妻子凯特去问玛米，是否愿意到北非来。几天之后，在8月19日凯特答复道：“如果受到邀请，玛米愿意来。”然而却没有发出任何邀请。

事态继续按其自然规律发展。1943年较晚的时候，艾对凯的感情稍微冷静了些。那年秋天，关于他要回到五角大楼接任马歇尔的参谋长一事传说纷纭，看来这是逃脱这个女人摆布的唯一机会。在五角大楼，有关国籍的规定是不能破坏的。作为一个英国公民，她不能在那里继续为他工作。10月间，休斯把艾对解决这件事的建议记了下来：“艾克想让我把凯锁在车里一起带走。”

比别人对“帕卡德”事件的结局更感兴趣的休斯补充说：“他根本不想担任美国军队的参谋长。”10月14日，休斯为艾克举行了一个生日宴会，并送了他一瓶法国名产甜酒，如她所说，为的是使凯高兴（在后来艾森豪威

尔给玛米的信中，他以戏弄的口吻对这个宴会进行了一番描绘：德克斯·李请来了空军上将特德夫妇、在参谋部办公的陆军妇女队的布里格斯上尉、我的司机兼秘书凯·萨默斯比，还有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英国军官——戈尔特上校。再就是李本人和其他一、两名年轻的参谋军官)。在10月10日的晚上，艾森豪威尔让休斯坐在凯旁边。休斯猜到了他朋友的用意何在。“我看艾克要转变了。”在关于最高统帅即将启程回华盛顿的一份材料上，休斯写下了这句话。

艾森豪威尔由于出乎意料地被选为“霸王”战役的最高统帅而产生的喜悦被一种突然产生的，然而深深隐藏的懊恼所抑制，他认识到，他根本没有把凯·萨默斯比完全摆脱掉，眼前刚刚出现的希望又破灭了：他将再次指挥一个联合战区，而凯看来可以很合情理地与他一起调动，事实的确如此。

在年底，当艾森豪威尔回到五角大楼开会时，显然他与玛米会有一场不愉快的会面，不愉快的原因已经广为流传了。不管他对凯·萨默斯比一时的感情如何，他对玛米是很感激的，他手下的所有军官都知道这一点。一次，艾森豪威尔给巴顿打电话时说：“我的美国头头今天早晨要来看你。”尽管巴顿将军完全知道他指的是马歇尔将军，仍嬉皮笑脸地问道：“玛米什么时候到达？”（后来，巴顿很直率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男子汉不能伺候两个主人。”）

艾森豪威尔对玛米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刚一离她前往伦敦，就开始思念她；一路上，他不停地捎信给她，一到伦敦，他就给她发了一份电传。然而她却音讯全无。她事先告诉他，她打算在阿肯色的温泉休养所住两、三个星期，然后到得克萨斯去。但艾森豪威尔在伦敦得到的消息却说她那儿都没有去，仍旧留在小石城。她的行踪这样含糊不清、令人费解，艾森豪威尔觉得她的去向不清是对他的惩罚。他甚至在一种不能自拔的情绪中工作了三个星期，他仍然不停地给她写信，他在一封信的结尾伤心地说：“我说的是真话，我是这样地爱你，当我说‘请你保重’我是非常认真的。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我每天都盼望着战争的结束，这样我就可以回到你身旁。”

尽管他不喜欢使用钢笔，但给玛米写信时，他总是亲自动身，他毫无拘束地称她为“心爱的人”，向她保证他的爱情。他不停地变换着口气说着同样的事：“你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可爱的女人，我是多么幸运啊！”但在工作繁重时，他不得不向秘书口述他的文件，而打出来的信的内容就变得很生硬了，信总是以一般的书信格式“亲爱的玛米”开始，以“永远是你的艾克”结尾。特别是在听到某个信使将要离开时，他会马上写一张条子给玛米：“一旦你收不到我的信，请你不要着急……上帝知道我的信并不重要，但我确实爱你。我喜欢更经常、更清楚地写信告诉你，我爱你，不管怎样，这都是实话。”他的信都是忠实的、充满柔情然而又是千篇一律的，这些信都反映出他当时的矛盾心情，他在叙述这些琐事的同时，又在作出关系到百万人的生命的重大决策，然而这些军事秘密是一点都不能在信中透露的。

艾森豪威尔清楚地意识到他的信件要受到美军保密局那些军官的检查，他尽量寻找一些普通的话题。他以很大篇幅描绘了他的狗——特列克，是根据他家乡的名字起的。“我的这只小狗出过一次事，但没受什么伤害，还很滑稽。它坐在车前的位子上，想爬到车窗上去，我想它是想美美地贪图一下车外的风光。但不小心失去了平衡，一下掉了下去——我正坐在后排右边的座位上，看得很清楚——它的脚碰到了地面，很精彩地完成了一个四点降落的动作，但由于用力过猛，前冲力推着它不停地向前翻滚，就像一只滚下山的桶……当它最后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真是丑态百出，耷拉着耳朵，拖着尾巴，它的外衣上粘满了尘土……我花了一番功夫，才把它恢复到原来那可爱的样子。”

1944年1月18日，温斯顿·邱吉尔从马拉喀什回到伦敦，从他离开伦敦到开罗的德黑兰已有两个月了。参谋们在帕丁顿迎接他。邱吉尔决定放弃从摩洛哥发动进攻的计划，使阿伦·布鲁克如释重负。布鲁克将军所称的“向四面八方发出的大批特急电报导致了彻底的混乱。”首相的身体状况很令人惊慌。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在那天写道：“我刚刚见过首相，他看上去挺好的，但也露出了衰老的迹像。”那年，邱吉尔已七十岁了。

第二天，邱吉尔和他的参谋们在一起开了两个会，长达四小时。“我们一事无成。”布鲁克在他的日记中气愤地写道。这并不足为奇，在辩论中，邱吉尔是不会被轻易糊弄的。他会笑着说：“我所需要的是，经过通情达理的讨论，照我的意见办。”“霸王”计划仍使他犹豫不决。众所周知，邱吉尔以为了自己的事业涕泪纵横而闻名，而如今，当他想到可以用外国人的生命为代价来避免英国的牺牲时，他不禁流出了真正的眼泪。这就是为什么他愿意加强巴尔干各国游击队的力量，而不愿选择“霸王”计划的原因所在。哈普·阿诺德军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写道，当讨论到进攻欧洲时，邱吉尔以悲伤的口气说道：“在英吉利海峡上将漂浮着三十万英军的尸体。”

1943年7月，在伦敦为五角大楼进行实地调查的阿尔伯特·魏德迈准将警告在华盛顿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霸王’计划，首相正在为英国在此行动中不承担义务而寻找体面的途径。”在此之后，邱吉尔对这一行动的看法稍有改变。受到这份报告的影响，五角大楼那些制订计划的人们猜测，英国人的主要目的仍想把美国的作战力量引诱到地中海。他们猜测得过了头，他们甚至在一份文件中这样说：“1944年不会发动‘霸王’战役。”他们戏剧性地作出结论：“余下来的美国各种资源应尽快投入到太平洋。而在英国集结起来的兵力决不会用来对西欧发动军事攻势，而是打算用来作为一个大骗局和作为一支占领军，这个结论是确定无疑的。”

摩根的美国同事，巴克将军受到了邱吉尔悲观主义的影响。他说：“他看到了英国青年一代的毁灭。在诺福克大厦我们向他汇报情况时，他摇着头说，‘夜里我惊醒了，看见我们许多优秀青年的尸体在英吉利海峡漂浮着。’他认为也许能有一个代价低些的办法，他一直提议在地中海这个薄弱环节作

战。”

由于英国人最初不赞成采用“霸王”计划，史汀生部长则在夏天给罗斯福的信中首先提出由马歇尔担任这一行动的指挥官。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用马歇尔的地位，向首相和他的参谋长们施加压力，而罗斯福在开罗时武断地选择了艾森豪威尔，他的这一改变，使史汀生目瞪口呆。

如果主张“太平洋第一”的美国海军将领们不再在这一问题上固执己见的話，那么现在则该由艾森豪威尔在“霸王”计划这一问题上设法取得邱吉尔的支持了。21日他与首相共进午餐。后来，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报告说，邱吉尔似乎有心支持他，然而他又几次三番提到他的顾虑：尽管他竭尽全力来加强这一努力，但登陆欧洲时战役将再次出现欧洲战争的危机。艾森豪威尔告诉马歇尔：“各界人士都深信无疑，我们正陷入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危机之中，在这一危机中，所下的赌注是无法估量的。”

设法使参加战斗的指挥官们团结一致，仍是一个问题。艾森豪威尔清楚地知道，要想使英、美双方的观点统一起来决非易事。美国人现已在太平洋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他们使用大规模的海军炮火削弱敌人的滩头工事，然而看来英国人还不打算在“霸王”计划的初次攻击中使用他们的海军炮火，更重要的是，在战役之前，他们没有任何打算把其战略轰炸机交付盟军最高统部的愿望。1月21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指挥官们列队走进诺福克大厦一百二十号房间，出席艾森豪威尔担任最高统帅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上述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如果没有这些身穿剪裁合体的军服，袖子上镶着金边的军人出席，这可能是一年一度的国际财团例会。但空军上将、陆军上将和海军上将正在对一次冒险行动的后果进行讨论，这一行动悬系着进攻部队数十万人的生命和整个欧洲的未来，与艾森豪威尔坐在一起的是他的副手，口叼烟斗、彬彬有礼的阿瑟·特德爵士和参谋长沃尔德·比德尔·史密斯，在他们对面的是坐得很整齐的英、美军队司令官们。

蒙哥马利躬身站了起来，即刻宣布说，首先由他率领的三个师对希特勒的欧洲堡垒进攻的计划是“不可行”的。他执意坚持至少要有五个步兵师、一个空降师。另外，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他们不打算在两个人造港长时间停留的话，这些军队应迅速占领瑟堡。这两个被叫做“墨尔伯里”的大型人造预制港，将作为临时防波堤而从进攻的滩头阵地上拖开沉入海底。蒙哥马利对这一行动的设想是：“应该由美军占领瑟堡，然后向卢瓦尔港和布雷斯特挺进，与此同时，英国和加拿大混合部队将对付来自东方和东南方的敌人的主力。”他的建议意味着，主要中心道路应由他们控制，然后把装甲部队放到这些中心道路之间或一侧，最后，把他们部署在适当的位置。蒙哥马利直截了当地宣布：“如像现在计划的那样，我并不认为‘霸王’计划是一个稳妥的行动。”

“霸王”计划的海军指挥官，海军上将伯特伦·拉姆齐爵士接着发言，他年已六十，并有一双不辞劳苦的参谋人员所具有的敏锐的眼睛。他是1940

年敦刻尔克撤退的设计者，自从北非登陆以来，他一直是所有海上进攻的幕后策划者。他是一位陆军准将的儿子，在十五岁时就参加了皇家海军。他特别擅长于把已准备就绪的部队运送过海。他现在所说的，只是对使用“墨尔本”港的疑虑。他认为仅在七天内就想把它们修建起来的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这关系到要把一百万吨重的建筑材料拖过英吉利海峡，他提醒他的同僚们注意，其中一些大的建筑结构每个就有六、七千吨重。他接着说，登陆艇的情况更令人泄气。如果把“霸王”计划推迟到生产出足够的登陆艇再进行，那么单从月光的情况来考虑的话，最好的时机是6月初。

这意味着，他们总共四个月的时间来作这些准备。这需要对一百万英美军队进行训练、装备、交代任务、吃饱、上船、登陆，并把他们准时运到规定的滩头阵地。这还需要一连几天之内，天气都必须晴朗，正像艾森豪威尔所说的那样，赌注是巨大的。

第三节 巴顿性格暴躁、罗曼蒂克而且与众不同

1944年1月26日，一架来自阿尔及尔的飞机降落在苏格兰的普雷斯特韦奇。飞机刚刚降落不久，在伦敦的艾森豪威尔总部的一位秘书桌上的电话便响了起来，电话里传出一阵尖厉、傲慢的声音：“我是巴顿，我到底住哪儿？”

对巴顿来说确实没有什么好消息。不仅他新接手指挥的第三军的司令部将设在柴郡——英国中部最潮湿、最沉闷的郡之一——一座透风的老式英国式宅邸中；而且他自己，尽管在作战方面足智多谋，却没有被邀请参与制订“霸王”计划，甚至他的部队，也不会战役中参加主要战斗。

那天晚上步入艾森豪威尔在伦敦的办公室的那个怪物，身着贵族服装，然而却不修边幅，虽然在他一生中，他的衣服都是由最好的裁缝制作、由技术最高的男仆为他烫熨的。他的脸呈砖红色，前额给人的印象很深刻，头发是银灰色的。如他对自己所称的，他是个出言不逊的“驯狮人”，一个狂妄自大的急性子，他无休止地追求女性，然而又深恐被他的妻子发觉。他于1895年11月11日生于加利福尼亚。在对墨西哥的讨伐中，他当过潘兴将军的副官，也就在那里，他与前西点军校的同班埃弗雷特·休斯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休斯没有发表的私人日记中，对巴顿的性格也确有一些罕见的记述。他看起来残暴，然而休斯却发现，巴顿满有人情味的寻求他的友情。休斯写道：“对他所需要的，我总是予以满足。”

巴顿那双机警的、富有表达力的蓝眼睛，曾在1940年7月亲眼看到了美国装甲部队的诞生，他曾指挥过第二装甲师的王牌第二装甲旅。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吃香的版权所有者：在1941年7月，他的照片就登在《生活》杂志的封面上，他头戴一顶钢盔，下巴上系着钢盔带，手上带着戒指，斜背在肩上的枪套里插着手枪，脚踏一双也是擦得锃亮的骑兵靴。1942年11月，他指挥了北非的海上登陆。败在隆美尔手下的卡塞林战役，是美国军队所蒙受的最大耻辱，在这一惨败之后，休斯劝说艾森豪威尔把突尼斯的第二军团的指挥权交给巴顿，巴顿指挥了战果辉煌的突尼斯战役，而在这一战役中，巴顿认为自己受到呆头呆脑的英军将领们的掣肘。之后，他指挥第七军发动了对西西里的海上进攻。

巴顿性格暴躁、罗曼蒂克而且与众不同。他富有，爱出风头，不敬仰上帝，然而他又为这三点而感羞耻，竭力想把它们从早期杂志上登的他的自传中抹去。他会这样解释：“我认为靠祖先的遗产发财本身是无能的表现。”他很乐意把自己与亚历山大大王和世界历史上其他一些伟大的军事家相比。他爱戏弄人、粗俗、机智、骄傲自大。他的嗓门很尖——如一个人所形容的那样，就像在一辆快速公共汽车上安上自行车的圆铃一样。他具有美国漫画人物的声音，但无疑是凯撒的身体。他一边用这种声音唱着圣歌和士兵歌谣，一边用一支戴着镶嵌着蛇的戒指的手指敲击着钢琴来打拍子。

巴顿时墨西哥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有一种在加利福尼亚权贵中流行的偏见。在海外作战的经历，使他增加了对阿拉伯人的厌恶。1943年5月，他毫不加掩饰地说：“他们像癞蛤蟆一样令我厌恶。”对西西里人也是这样。他对他的参谋说，他怎么也不明白阿拉伯人怎么能够和动物同往在一个茅舍里。到达西西里之后，他又说，他更不能明白的是动物怎么能跟西西里人一起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然而这都是在他见到波兰犹太人之前说的。在这之后，他们也成了他的笑柄。他的妻子也和他同样讨厌犹太人，她在描述罗斯福的一个外交顾问小阿道夫·伯利时说：“他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口音很重的犹太佬”。

然而和这些情绪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的是乔治·巴顿对英国人的憎恶。这种憎恶情绪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在他的心中滋生，又从他心灵的哪个黑暗角落流露出来的呢？作为一个英国将军，要想得到巴顿的赏识，他必须是出类拔萃的。即使这样，他得到的赏识也是暂时的、有保留的和充满妒意的。而蒙哥马利将军吸引住了他。巴顿写道：他身材“短小、机警，同时又自负得惊人，他似乎是我在这场战争中所遇到的最优秀的军人”。但当他看到蒙哥马利正得到他梦寐以求的荣誉和恭维时，他固有的对英国的憎恨便冒了出来。1943年4月11日，当巴顿看到突尼斯的胜利果实正落到蒙哥马利手中时，他在日记中破口大骂：“这些该死的英国佬和受他们愚弄的所谓的美国人，我敢打赌，在这件事上，艾克肯定什么也不会管的。我倒宁愿受一个阿拉伯人的领导，我认为阿拉伯人也不过如此。”

巴顿感到不可容忍的是艾森豪威尔对英国人的唯唯诺诺。早在1942年8月在伦敦时，他就在日记中怒气冲冲地写道：“很明显，这里的美国军官都是亲英派，甚至艾克也不例外……我决不、决不亲英。”在地中海战区的指挥官中，他发现自己一点也不喜欢亚历山大，他是一个对人冷淡，与人疏远的人，他是那样的平静和过于谦逊，在有关战术问题的争论中他没有支持巴顿，而是个中立者。巴顿说道：“他的脑袋小得异常，这很说明问题。”

乔治·巴顿对政治或战略问题都不太懂。从理论上来说，战争并不是为了战地指挥员个人荣誉而战，而是为了达到政治上未能实现的目的。巴顿藐视这一格言。1943年4月，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这场战争中与英国联结在一起是非常糟糕的。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一直在为英帝国的利益而战，为战后的打算而战。现在大家根本就不管是不是为了赢得战争本身而战。”

他从德军坦克指挥官那儿发现许多证明他战术上的才智的地方。他读了海因茨·古德里安在1939年写的关于在战斗中运用坦克的一篇有预见性的文章，这篇文章，进一步确定了他关于在战斗中设下大规模使用机械化部队的陷阱这一见解。他创立了自己的格言：“战斗的时间越短、死伤的人就越少，因此官兵的自信心和战斗热情就越高。要想进行一场短时间的战斗，坦克必需迅速、但不是仓促地前进……应大规模使用机动部队，并加以有力领导。他们必须能够知难而上，勇于冒险。”

巴顿是个典型的军人。他是一个才能非凡的演说家，像不多的几位指挥官一样，他能够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与其他军官相比，他更善于使用激烈的语冒在五分钟内煽起战士们的情绪，斗志昂扬地去作战。他在1943年6月对第四十师讲道：“战争是人类最壮观的竞赛，在竞赛中，人可以为己所欲为。在战斗中，强者胜、弱者亡。”他对古代军事史的精通，给那些年轻、单纯的士兵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能够从（公元前216年的）坎内战役以及在二十一个世纪之后的康布维战役中总结经验教训，精神分析学家如果能洞察他的大脑的话，一定会被他那杀气腾腾的黠武思想所强烈吸引。他是个有创造性的，善于革新的人，他经常在他住所为如何提高他的官兵们作战技能、战斗质量以及他们的装备而苦思冥想。他毫不理会别人的冷嘲热讽。自己为坦克兵设计了一套服装——夹裤、铜扣和橄榄球式的头盔——为此，他还亲自当了这套服装的模特儿，登在报纸上。然而这一设计从未被采纳过，他的野心大得难以置信，他知道要实现这种野心就必须周密思考。一次，他写信给地面部队指挥官莱斯利·麦克奈尔的中校参谋，向他提一些建议，又有点怯生生地补充说，中校也许愿意向麦克奈尔提一提这些建议。他告诉中校：“在提建议时，千万不要说出我的名字。”后来，他又写了几封他明知会引起军队信件检查员注意、然而却可以通得过的信，称赞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是历史是最伟大的将军之一。

与德军元帅隆美尔一样，他喜欢乘轻型飞机低低地飞越机场。另一与隆美相同的是，他懂得宣传的作用：他知道使敌人胆破魂飞的神话的威力。他给第二装甲师起了个绰号：“车轮上的地狱”，称之为“人类头脑所发明的最强有力的攻击力量。”他说他的战术是：“声东击西。”

他自信得出奇。1942年，在一次对指挥官进行考核的演习之后，他写道：“和他们相比，我是个天才——我认为我确实是个天才。”日记是表达一个人的内心活动最安全的地方，在进攻西西里的十个星期，他这样写道：“陆、海、空三军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官。问题是，我们缺少性格坚强的指挥官。我有能力胜任这一职务，而实际上也许我会被任命担任此职。我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我并不觉得自己了不起，而认为别人一无是处。人，即使是所谓的伟大人物，也是非常软弱和怯懦的。他们太温和了。战争是简单、干脆和无情的。因此需要一个既简单又无情的人把战争进行到底。”六个月后，他又写道：“当我想到我的工作的伟大，意识到我成为我现在这样一个人，我惊呆了。然而又想到谁还能像我一样出类拔萃？据我所知，还没有这样一个人。”

巴顿不怕任何男人，但却独怕一个女人：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他写了许多质朴无华而又情意绵绵的信给她。“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你了。”1944年2月他写信给她：“在最近一封信中，你的唇痕使我特别动情……我爱你，想念你，但遗憾的是这不是你呆的地方。”他对女性是非常爱慕的——尽管为他写自传的马丁·布卢门桑后来措词谨慎地写道：“除了他的家庭成员，”

他对其他女人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当然，对于一些跟随巴顿和其他美国指挥官转战西北欧的许多陆军妇女队员和红十字会的女护士，可以完全把她们说成是“男性的”。当巴顿谈到“调集尽可能多的兵力抢先赶到那里时”，他指的并不总是军事原理方面的问题。

他的语言是无与伦比的。他认为无论对什么人讲话，都要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他说：“不尊敬上帝，你就不能指挥好军队。”他声称他是信教的，而且，他像蒙哥马利将军一样，经常以“上帝”的名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许巴顿真信上帝，至少他能背诵许多赞美诗。他有时感情很脆弱——一次，他从一个死去的朋友头上剪下一缕头发，寄给了他的遗孀。同时，他又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他军中的一名老兵在听到一声枪响后俏皮地说：“这就是巴顿将军在对艾克说些什么机密的话。”

艾森豪威尔给巴顿下结论说，他有一种“非凡而又残酷的推动力”。他如同赶马球赛中的马匹一样，驱赶着他的军团。1942年11月，“为了鼓舞其他人，他竟然脚踢吓得失魂落魄的士兵。他自己则是非常勇敢的，他深知在士兵面前以身作则的威力。”他藐视敌机的扫射，如果他的纵队，因遇到敌人的布雷而不能前进时，巴顿则像在北非的隆美尔一样，亲自穿过停止前进了的运输车队和坦克车队，不慌不忙地走过敌人的布雷区，以此来鼓舞他的部队。他坚信，命运之神是不会让他倒下的。

事实上，巴顿也担心受怕。当敌人开始炮轰时，他数着自己的脉搏，如果脉搏增快了，他就严厉地责备自己，他知道人是听不到打中自己的炮弹嘶嘶声的，因此，他有意锻炼自己的反应力。在敌人的炮弹越顶而过时，他的眼皮甚至连眨都不眨。当炮弹就在附近爆炸时，他仍旧谈笑自若。当其他军官对这种场面感到惊恐时，他却感到一种暗暗的开心，他在写给比阿特丽斯的信中写道：“一个人必须能像演员一样会演戏。”

巴顿像许多演员一样，虚荣得要命。如果说他确实惧怕什么的话，那就是自己的衰老，怕自己年龄太大而不能在国外作战了。他竭力在人们面前表现出身体健康和精力充沛的样子，在穿越大西洋去北非的一路上，他长时间地呆在自己的船舱里，双手紧抓梳妆台，原地不动地跑了四百步。他不但是个击剑能手，还是骑马冠军。尽管他已经五十九岁了，为了锻炼身体，他常沿着海滩跑步、练单杠，一边做引体向上，一边数着下巴碰到杠上的次数。他看不起那些过于肥胖的人，并深为自己的体形而骄傲，如他多次写道：“我仍旧像少女那样苗条。”他拒绝喝酒，因为自从一次在夏威夷玩球惨败之后，他变得一喝酒就眼泪横流。尽管如此，他偶尔还喝点香槟。他也不喜欢抽烟。总之，他是个有教养的人，他阅读了许多经典著作和军事文献（对于他这样一个阅读广泛的人来说，很奇怪的是，他经常把一些简单的单词给拼错了），但同时，他又是易变和喜怒无常的。

1943年冬，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这件事使艾森豪威尔感到恼火，同时使得他决定在对法国的进攻中不让巴顿指挥一支军队，在此事件中，

巴顿的喜怒无常又一次显露了出来。事实是骇人听闻的：1943年8月3日，在西西里指挥第七军的巴顿，视察了第十五军后方医院，当他正在伤员中巡视时，他突然看见一个未负伤的士兵，一个从印第安那州米沙瓦加来的二十六岁的二等兵。这时，巴顿已经视察了许多医院，这些医院中伤员的伤情是令人恐怖的，在一个医院中，他看到一名伤员的头顶被掀掉了一半，在其他的医院中，他看到有的伤员的四肢被炸掉了。按照后来的官方报告，他询问这个二等兵在这些真正因战斗负伤了的人们中间干什么。二等兵回答说：“我感到很恐怖，我再也受不了了。”巴顿吼道：“你是个十足的胆小鬼。”他把他臭骂了一顿之后，命令他出去。可二等兵没动，因此巴顿用手套扇了这人一记耳光，一把扯住他的衣领把他拎了起来，接着把他踢出了收容伤兵的帐篷。

8月10日，一个星期之后，又发生了另一事件，这次是在第九十三军后方医院。接见了六个伤势明显的伤员之后，巴顿不加解释地把另一个因发高烧而被接受住院的病人给打发走了。然而，他的光落在一个缩成一团、不住发抖的二等兵身上。

“我感到害怕。”这个人抽噎道。

巴顿对他大叫道，“你说什么？”

“我害怕，我再也受不了炮轰了。”

根据两天之后的负责官员的报告，巴顿怒斥道：“你害怕了，见鬼！你他妈的不过是个胆小鬼，你这个狗娘养的。”他扇了那个人耳光。“不许他妈的再嚎了。我不想让这些负了伤的勇士看着你这个杂种在这里哭喊。”

他冲这人的头部狠击一拳。一个护士不禁抽噎起来，她马上被带走了，巴顿对医院里接待他的官员大叫道：“是你收留这个黄杂种的吧，他总装病，我不允许这些没有勇气上战场的狗杂种把医院塞满。”

一大群护士和伤员从病房出来聚在外面，弄不清巴顿为什么在叫喊。巴顿又转向这个二等兵，尽管他浑身抖瑟不停，他还是尽量立正站好。巴顿说：“回到前线去，你也许会阵亡，但你必须到前线打仗去。如果你不去，我就让你靠墙站着，命令执法队把你枪毙。”他一边伸手掏他那枪柄上嵌着珍珠的左轮手枪，一边补充说，“我本该亲自打死你，你这个该死的、哭鼻子的胆小鬼！”

开始，他的好友企图把这一丑闻掩盖过去。首先收到指控信的军团司令奥马尔·布雷德利告诉了巴顿的好朋友，战区副指挥官埃弗雷特·休斯后，休斯也没作什么表示。然而整个西西里很快就传开了，记者蜂拥到艾森豪威尔身边。休斯在他的长篇日记中写道：“艾克说记者们掌握了许多关于巴顿的材料，他们急不可待地想把它们公布出去。”

在这个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命令北非战区的监察官赫伯特·克拉克森上校调查这一事件，但名义上只把他此行说成是“检查士气”。克拉克森会见了下级军官和士兵，他留心尽量不让高级军官听到他们的交谈，他向士兵们

询问了有关他们吃饭、穿衣及香烟定量的问题。记下了他们的怨言，然后话题很婉转地转向了他们的长官，他向士兵征求对他们的意见。他发现传闻遍及整个部队，士兵们对他们的巴顿深为不满。9月16日，他回到阿尔及尔，在休斯的协助下，开始写他的报告。

遵照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巴顿很不情愿地向第二个挨打的士兵道了歉。他在日记中伤心地写道：“一个军长不得不向那些逃兵们说话，以此安慰上边大人物的胆怯，这不公平。”8月22日，他向两个医院的工作人员作了言词刻毒的讲话。他毫无悔悟地说，“你们都目睹了这一事件，其结果是不幸的。”开始，巴顿蛮横地对监察官说，他以冷酷的行为“治愈”了两个人；后来他又推翻了这个说法——他说，“他看到过一些伤势严重的人，而一看到这些‘神经症’患者，就使得我怒气冲天。”

克拉克森中校的报告是这样开头的：“许多士兵憎恨他们的领导对他们个人使用亵渎和粗俗的字眼。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许多士兵已对巴顿将军失去尊敬了。”然而有一个现象却深深打动了克拉克森：在巴顿直接领导下的部队，例如第二装甲师的士兵仍旧热爱巴顿，并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克拉克森对休斯叹息道，他认为巴顿完蛋了。然而休斯却不同意，他说服道：“巴顿虽是个花花公子，但他是个不错的指挥官。”最后，克拉克森也表示同意他的意见。然而巴顿在地中海战区的所做所为无疑损害了他作为军官和体面人物的形象，克拉克森在他的结论中说，在时机紧迫的情况下，巴顿已使许多非常复杂的军事策略获得了成功，作为杰出的军事领袖，他的形象并没有受到损害，而士兵们仍愿意跟随他作战。

9月21日，打人事件后的一个半月，艾森豪威尔与休斯及他的工作班子里的其他人一起共进午餐时，他们讨论了这件事。问题是，大家劝告艾森豪威尔，应立刻将此丑闻告诉马歇尔将军。艾森豪威尔没有听从这个明智的主意，而决定把报告锁在他的保险柜里。休斯在日记中写道：“艾克把有关巴顿的报告封起来存了档，”因此休斯在文件上批注道：“艾森豪威尔将军于1943年9月22日看了这份文件，他指示把这些文件封存在监察官的秘密档案里。”

11月，舆论界喧嚣沸腾了起来。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报刊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播发了巴顿在医院里打了一名士兵这则消息后，其它报纸也相继忙起来。纽约《太阳报》在第一版以三栏的篇幅刊登了这一事件，并在“殴打士兵”这一标题下登了巴顿的照片。巴顿的名字出现在所有报纸的大字标题中，然而并不是以他所喜欢的形式出现的。纳粹从柏林广播说：“当医院里的人员对巴顿的行为进行干涉时，他抽出手枪，但他立即被解除了武装。”德国人宣布巴顿被解除了职务。艾森豪威尔与新闻检查处主任阿瑟·麦克里斯特上校讨论了这一事态的发展。休斯从办公室传播的小道消息中——他的女朋友、陆军妇女队的队员J.P.那里得知了这件事的后果。她说：“新闻记者从麦克里斯特那儿听说乔治完蛋了。”艾森豪威尔的新闻机构做了力所

能及的努力挽救巴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约翰·戴利宣称巴顿已向当事者多次道歉、认错，在某种情况下，他已获得了其部下的极大谅解。艾森豪威尔也认为事态到此结束了，然而却不是这样。马歇尔的副手，约瑟夫·麦克纳尼将军要求艾森豪威尔对此作出完备的解释、比德尔·史密斯草拟了一份使休斯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及缓和这一事态的答复，因此不致使他的朋友遇到太多的麻烦。

巴顿说他为他对艾森豪威尔的不尊重行为深表歉意——巴顿曾说艾森豪威尔像他手下的许多军官一样非常妄自尊大。巴顿在长达两页的信中，把艾森豪威尔在非洲指挥的战役与他刚读过的《伟大的诺曼人的征服》一书中看到的战役相比，他说：“在作战方面，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诺曼人在制订方案方面非常细心、谨慎，他们总是进攻，不愧为登陆作战的能手，在一次残酷的进攻中，身穿盔甲的骑士实际上起了坦克的作用。”巴顿天真地说道，然而所有这些都和艾森豪威尔的辉煌战绩比较起来是很微不足道的，“诺曼人最值得称道之外是他们虽然人少，却敢于冒险。”他接着说：“您再次击败了他们……我想，我所写的听起来不是一派胡言，就是阿谀奉承，但那不是事实。”

“霸王”行动的军事集结在继续进行，许多熟悉的面孔都从军官食堂中消逝了。许多有名的军官也从地中海战区消失了，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辗转曲折地经直布罗陀飞往伦敦。1943年下半年，罗斯福总统从德黑兰归来的途中，在西西里见到了艾森豪威尔和马克·克拉克。巴顿也在那里，情绪非常低沉，艾森豪威尔告诉他关于“霸王”计划的情况，并许诺说：“在这一战役中你仍指挥军队，”这使巴顿感到无比的高兴。他好像已经看到他的第七军在法国作战了。但是紧接着他却被正式解除了指挥权。1月2日，休斯在他的日记中扼要写道：“巴顿已失去了他的第七军，他于一点十五分到达，扒在我的肩膀上哭了起来。”雅各布·德弗斯将军在三天之后以战区新指挥官的身份到达阿尔及尔，在与休斯交谈时，他判断说：“乔治·巴顿完蛋了。”

1944年初，巴顿前往英格兰接受艾森豪威尔在“霸王”行动中为他争得的指挥权时，他已经很明显地变成了一个感情非常脆弱的人。在打人事件之后，人们仅能用十足的妄想狂这个字眼来描绘巴顿。他执意认为，不管怎样，他不该受法律处罚，他受到的指责是不公正的，新闻报道应对一切负责。巴顿在9月份写信给他的妻子，顾影自怜地说：“人应该穿上锁子甲以防被刀刺入。”而在这位主宰五十万士兵命运的将军身上还有一些其他令人困扰的性格：刹那间的欣喜、喜怒无常、暴躁和稚气。在整个战役中，他心中逐渐滋长了一种对其同僚的秘而不宣、但又不可抑制的妒忌，如马克·克拉克将军、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他们对他们有种极端的恐惧，害怕他们超过他。他要求比阿特丽斯把她所能得到的关于他们的一切剪报都寄给他，他诅咒他们的胜利。他希望这些人都死掉。他在1943年10月6日的日记中透露：“我希望克拉克会出点什么事。”

对像“霸王”行动这样一个盟国联合行动来说，最致命的是巴顿不顾一切的反英情绪。早在1942年，他就怒斥了艾森豪威尔对英国的卑躬屈膝。在突尼斯的一段时间，他的日记则成了他对他的总司令发泄怨恨的场所。1943年4月他写道：“在我看来，艾克正在扮演一个角色，我觉得他几乎完全被英国人愚弄了。但他根本不讲实话，他不过是只鸚鵡——一个肚子里塞满棉花的玩偶。而英国人则在海、陆、空军进行操纵，他们不仅在军事上，同样在政治上把我们当作傻子一样耍来耍去……布雷德利、埃弗雷特·休斯、鲁克斯将军和我，也许还有更多的人，都感到美国正被出卖……我很严肃地向休斯要求把我解职，以示抗议。但休斯说，他和我还有一些其他官员必须坚持到底，挽救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

他非常藐视英国人的作战能力，他认为他们的作战方法是十分陈旧的，他们的行动慢得要命。在西西里，巴顿在日记中发泄了他的愤怒：“我们的行动比英国人要快一倍，我们能够比他们更沉重地打击敌人，但为了挽救不列颠的威望，第三十军团必须包围敌人，现在我认为他们是被缠住了，我们的进攻方式一直就比英国人的那种停止、集合、重新开始的作法高明得多。”由于巴顿这种激烈的反英情绪，致使艾森豪威尔把远在巴顿之下，非常年轻的布雷德利捉到巴顿之上。布雷德利先是指挥担任强攻的一个军，然而指挥集团军（此外，布雷德利是乔治·马歇尔的得意门徒之一，而艾森豪威尔很清楚讨好哪一边）。

1944年1月26日在伦敦，巴顿咔嚓一声立正，向艾森豪威尔行了一漂亮的军礼之后，最高统帅告诉他（“请你注意，这是让你试试”）他已被任命指挥第三军——预定即将从美国到达的霍奇斯的全班人马，它的任务是支援布雷德利的第一军，布雷德利的军队将是穿过滩头阵地的先头部队，他们还要突破敌人的防线——然而这正是巴顿渴望得到的任务；巴顿的第三军将及时赶到，与第一军会合后再继续向前挺进。巴顿对于“支援”先前的比他低的布雷德利并不高兴，但这一回他保持了沉默。巴顿的沉默，鼓励了艾森豪威尔，他趁机数落他，要他不要操之过急，以避免轻率行动。巴顿向他保证说，他会格外注意发脾气的场所。他说：“下次再发火时，我决不会选择医院了。”

艾森豪威尔邀巴顿一起吃晚饭，同座的还有凯·萨默斯比，他的海军副官哈里·布彻，他的英国随从参谋吉米·冈特和陆军妇女队的一名上尉。巴顿接受了邀请，后来他在日记中尖刻地写道：“艾克表现得非常低下，他处处炫耀自己——每当凯在场时，他总是这样。他还批评了（J.C.H.）李将军的轻浮虚荣。而他——艾克——比李更过之无不及。”巴顿自己则表现得很谦卑。艾森豪威尔的一位副官记载那天的情况道：“他是个阿谀奉迎的能手，他能够成功地把他与艾克的分歧转变成他对最高统帅的见解的谦恭的唯诺。”当话题转到巴顿十分精通的历史方面时，巴顿向他的头头保证说，任何人要想与艾森豪威尔的观点辩个高低，都是愚不可及的。“特别是你现在

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艾森豪威尔怒视巴顿，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巴顿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之间的这种有悲喜剧味道的关系不断增长，发展是曲折，但牢不可破。艾森豪威尔在西点军校比巴顿晚毕业六年，而到北非之前，从各方面来说，他都不如巴顿。他以前从未听到过激烈的枪声。巴顿认为他很软弱，当然，他没有这么说。巴顿在他的日记中总结道：“艾克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粗鲁，但他优柔寡断，他不是个现实主义者。”1942年在直布罗陀与艾森豪威尔见面后，他嘲讽地观察到：“艾克居住在一块大岩石中央的一个洞中——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艾森豪威尔有一种嗜好，他喜欢用 flak 这样的外国字，甚至用英国字 petrol 来称呼汽油，tiffin（印度英语：午餐）这样的英文字。巴顿对此极为反感。一次，他懊恼地对巴顿说：“前几天凯和我一起骑马出去，一个士兵对我们很无礼。”巴顿写信给比阿特丽斯，惊奇地说道：“他告诉我他只是瞪了那人一眼。”1943年5月巴顿在写给她的另一封信中说：“老艾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捉摸不透他，但我开始感到他很自卑。”

乔治·巴顿是不会被说成这样的。他认为自己是个天才。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在他的论文《论自由》中写道，天才和怪癖的界线是十分费斟酌的。然而巴顿使艾森豪威尔不费力地认识到他的天才和怪癖。1943年中，当他不过是一名军团司令时，一次写信给战区最高指挥官。他在信封上写了“Sir·德怀特”。在这封信中，巴顿非常狡猾地挖苦了英军指挥官们在名字之后缀以贵族头衔的古怪习惯，同时他还不加掩饰地抱怨哈里·布彻错把他称为一个装甲师的师长，巴顿在信中很刻毒地补充说：“请你注意这件事，即布彻把你叫作三英寸高的人（其实叫做有三瓶酒海量的人更贴切些），以你现在的年龄，他对于你能否成为国父而感到怀疑。”巴顿在此信结束时，不无打趣地写道：“虽然我不想自荐，但是我应该非常乐于履行军事法庭庭长所应尽的职责，在此法庭面前，你无疑会把他送来，或者当他的辩护人。不管处于哪种地位，我敢向你担保，都能定罪。”

巴顿时艾森豪威尔始终感到很茫然，困惑不解，但最终仍对艾森豪威尔着迷。这不仅仅是对艾森豪威尔的名字写成“天命”（Di-vineDestiny），这不仅仅是对艾森豪威尔全称的缩写字头所玩弄的小把戏（艾森豪威尔姓名全称：Dwight .D .Eisenhower，恰好与 Di-vineDestiny 的缩写相同：D .D .），艾森豪威尔也确实是他的命运主宰者，尽管他犹豫不决，软弱、爱发怒、胸襟狭窄、不善词令，但他仍然是盟军最高统帅，这一点，巴顿是决不能够忘记的。

1944年的战争，已经发展成一场战略轰炸机之战了。由英美两国飞机制造业竞相生产、用装甲钢板及合金材料制成的、威力无穷的“空中强盗”，在这一年充斥于欧洲的上空。这些轰炸机的那种高度复杂的性能，大大增加了它们的指挥官口述命令的难度。

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对重型轰炸机的研制工作，已经进行近十年

了。目前，这种轰炸机已发展成具有对方圆若干英里的城市进行狂轰滥炸的性能。这些轰炸机都涂成了黑色，因为它们经常在夜间出没于森林上空。英国人从这些飞机上看到了一种力量，如同当年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从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伟大发明——栎木多层大帆船上看到的那种力量一样，凭借这种力量，英国人可以把他们的意愿强加在倔强的外国人身上。不过，起步较晚的美国人，总结和吸取了英国人的经验和教训，他们大胆地决定，在白天飞入敌人的上空。这时，他们视野开阔，能够辨明攻击目标，进行准确投射，而为致胡乱投弹造成浪费。因此，美国的轰炸机组能够熟练地对那些清晰可辨的小型目标——如滚珠轴承制造厂和飞机发动机制造厂这类工厂，进行准确无误地轰炸。在如何进行轰炸这一问题上，英美两国所持的截炸不同的观点，导致了两国指挥当局之间的激烈斗争，两国将领之间的纠纷层出不穷。双方都藐视对方，同时又暗暗地钦佩对方。两支军队都各有自己自视甚高的指挥官，他们对如何赢得这场战争各持己见。

自艾森豪威尔抵达伦敦起，企图控制战略轰炸机的幕后斗争就加剧了。1943年开罗会议决定：轰炸机部队应在以下方面享有最高战略先权，既应通过“联合轰炸机攻击”的有效行动，逐步摧毁和打乱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彻底摧毁敌人的通讯线路，从物质上有效地削弱德国空军的作战实力。决定还强调说：“所有这些，是实施“霸王”行动的一个“先决条件”。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和美国空军积极响应这一决定，他们使敌人的城市在雷鸣般的爆炸声中抖动，在凄凉的警报声中撕裂，在一场熊熊大火之后，化为一片废墟。为希特勒制造神奇武器的工厂，现成为一堆正在氧化、生锈的破钢烂铁。但现在又出现了新的轰炸目标——希特勒那令人恐怖的秘密武器。因此，1943年11月，邱吉尔的内阁要求美国人像轰炸敌人的战斗机制造厂一样，首先轰炸德国的秘密武器工厂及其发射场地。

与此同时，英国轰炸机指挥官阿瑟·哈里斯爵士，在给邱吉尔的一封密信中，向他吐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揭示出所谓轰炸机决定一切的精神状态的极端顽固性。他向邱吉尔保证，他的一些重型轰炸机中队可以用把希特勒帝国的首都夷为平地的方式，来赢得战争。他在信中写道：“如果美国陆军航空队能与我们联合作战的话。我们可以把柏林彻底破坏掉。这样做虽然会损失四百到五百架飞机，但可以使德国人输掉这场战争。”12月，他在给空军部的信中自吹，仅靠他的“兰开斯特”夜间轰炸机，就能在三个月内迫使德国人投降。这样一来“霸王”行动就没有什么必要了。但其他人对轰炸攻势的前景持不同看法。因此，一场激烈的冲突在这些将领之间爆发了。

阿瑟·哈里斯·说话温和，没有架子。他在整个空军中以屠夫哈里斯著称。他的这个名字，不知是对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对敌人进行的疯狂屠杀的影射，还是对他的飞行员所遭到的惨重伤亡而言，这就无法作出定论了。但从战争开始以来，他的飞行员已有四万人阵亡，这比整个英国陆军同一时期全部伤亡人数还要多。他从来没有视察过他的轰炸机基地，更不用说亲自

率机执行任务了。他在海威克姆附近的一个地堡指挥作战。海威克姆是伦敦郊外的一个村镇，以出产山毛榉木而闻名。哈里斯的勇气也别具一格。他常说，别的将军在一年之中不过拿他的军队冒一、两次险，而他，哈里斯，则是日夏一日地在每天晚上使他的整个前线处于危险之中；他的军队是唯一的一支仅在一夜之间就可输掉整个战争的军队。

作为一名空军上将，与一名陆军四星上将同级，但是他把自己的影响力放在他与邱吉尔已经建立的密切关系上。邱吉尔赞同哈里斯对敌人城市进行狂轰滥炸的主张。这是一场长达两年夜间轰炸。目前这一轰炸已沿着德国人的边境扩大到欧洲的其他国家，不管怎样强力要求他改变主张，哈里斯总是顽固地使人们认识到他心爱的轰炸机所应负的使命，1944年的秋天，他面临着一个极为暗淡的前景，由于敌人的主要城市都遭到了严重破坏，他那狂轰滥炸的战略不久就将没什么意义了。他提出，他最好还是继续对其他的城市进行轰炸，这个建议无疑要遭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强烈反对。他们会这样指出，这样做很可能会使盟军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同样还会使许多平民无辜地死亡。

哈里斯和同他的职位相当的美国空军中将卡尔·斯巴茨都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他们都深信，使用重型轰炸机可以使登陆西欧成为不必要之举。斯巴茨指挥美战略空军，他指挥的“空中堡垒”和“解放者”通常在白天从许多在英格兰东部和南部草地上开出来的跑道上起飞。他的脸像一根生了锈的铁钉。他不修边幅，因而经常受到美军将领中那些衣着考究有贵族气派的人（像乔治·巴顿）的嘲笑，说他仪容不整，有时还不刮胡子。一次，艾森豪威尔命令他纠正其飞行员敬礼的姿势，斯巴茨回答说，只要他们能干好工作，他才不介意他们是如何行礼的呢，他非常喜好英国军械工人的手艺，因此，他购买了一支特意定做的410式手杖枪。他喜欢经常饮波旁烈性威士忌。他还是一个打扑克的能手，他把艾森豪威尔的私人秘书一个个击败，他们每个人至少要输掉六百美元。他讲起话来直言不讳，他不喜欢长时间坐在办公桌旁。1943年3月，他坐在一架受到猛烈攻击的轰炸机机首中执行了一次任务，他的机尾射手击落了两架敌机。

他把艾森豪威尔当作英雄崇拜，而艾森豪威尔也很器重他。一年之后。1945年2月，艾森豪威尔和奥马尔·布雷德利一起，评价卡尔·斯巴茨是他的军官中最出色的一员，称他是一名“有经验、有能力的空军指挥官，为人忠诚，善于合作、谦虚、忘我。”他们之间的相互尊敬，早在北非战役时就建立起来了。那时，为在北非建立第十二航空队，身在英格兰的斯巴茨，慷慨地把第八航空队中最出色的飞行员抽调了一部分出来。他深知搞好与各方关系的重要性。他十分殷勤地搜集了一些印有美国空军空袭后破坏景象的照片和新闻稿，（对“空袭”这一词，他坚决反对使用，他只把这些行动看成是日常的主要战斗）。他把装有这些照片的相册分送给阿诺德、邱吉尔、斯大林和英国国王。他与一些有用处的美国人交往，如当时的美国航空摄影侦

察队服役的罗斯福总统的儿子埃利奥特。他当然还结识了许多有权势的英国人。

斯巴茨和哈里斯都是轰炸机部队的负责人，但他们都缺乏他们自己所希望拥有的那种发号施令的权威。正像任命海军上将伯特伦·拉姆齐爵士在“霸王”行动中担任海军指挥官和任命蒙哥马利将军在这一行动的起始阶段统率全部地面部队一样，也同样任命了隶属于最高统帅和他的副手的空军指挥官。马洛里爵士是英方提出的在登陆西欧行动中担任空军指挥官的人选。然而，这支军队中并不包括战略轰炸机。战略轰炸机的任务和它们的指挥官为其争得的独立性来说，战略空军是另一支部队。马洛里自被任命伊始，就冒失地发起争夺战略轰炸机指挥权的攻势。毋庸置疑，斯巴茨和哈里斯都拒绝交出这一权力。他们的理由是，到目前为止，马洛里仅仅指挥过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而一个战斗机指挥官对战略轰炸机的“奥秘”又精通多少呢？另外一个理由是，在需要对什么样的目标进行轰炸这一问题上，众所周知，他与他们的观点截然不同。

抛开这些不说，马洛里是个不易相处的人。他于1892年生于柴郡，是个牧师的儿子。他曾经在哈勒伯里学校、马格达莱纳学院和剑桥受过上等教育。他的圆脸上，有两撇剪得很整齐的小胡子，他那双酷似长毛垂耳狗的眼睛，充满感情。他刚一搬进在伦敦郊外的斯坦莫尔的新司令部，就开始制订空军在“霸王”行动中的任务了。而他为轰炸机制定的任务，则是争论的焦点，他提出，包括战略空军在内的联合空军，应在“霸王”行动前九十天把法国和比利时境内的铁路系统彻底摧毁。为了帮助他制订计划，他组织了一个研究委员会，包括英国一些最有学识的人，其中有人类学教授索利·朱克曼。他曾经在一群缚住四肢的山羊中投放炸弹，以此来调查炸弹爆炸对平民造成的威胁。现在，为了支持马洛里，朱克曼转而同意攻击铁路系统这一观点。他推断说，铁路系统如同任何其他的神经系统一样，任何一部分受损，都会影响到整体。而这对其他轰炸机指挥官来说，听起来真是太轻巧了。

在绝望之中，斯巴茨和哈里斯求助于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副手阿瑟·特德爵士。特德是个爱抽烟斗，外貌英俊的空军上将。他身材细长，彬彬有礼。他至今统治地中海战区的盟军空军，一般来说，他不喜欢英国陆军，特别不喜欢的是蒙哥马利将军，他永远不能原谅蒙哥马利，因为他把北非阿拉曼之战中特德统率的空军的全部功勋窃为己有。一次，吃午饭时，人们偶然听到特德以讽刺的口吻说到“军队现代化的时候”，一些军官猜测，特德的真正目的是想自己担任最高统帅。

但艾森豪威尔喜欢特德，斯巴茨也如此。早在北非，这三个人之间的友谊就建立起来了。1943年，特德的女友玛丽·特·塞顿·布莱克夫人来到了阿乐及尔，他们之间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地增进。

玛丽是一位“高头大马”型的金发碧眼的比利时女郎，她在指挥部所有工作人员中以“上峰”这个译名著称。当特德和她结婚时，所有的人都对此

大吃一惊。埃弗雷特·休斯在他的日记中惊呼：“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离开休斯回英格兰之前，休斯写道：“特德和‘上峰’说他们要来喝茶，并向我道别。”他很轻蔑地给“上峰”加了一个新的称号：“特德夫人！”

1944年1月11日，特德飞往伦敦担任最高统帅的副手这一职务。也就是说，他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第二号人物。他允许二名记者搭乘他的飞机回英格兰。后来，其中一人向英国军事专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闲扯到这次飞行中的一些事。利德尔·哈特在他的日记中，以震惊的语气写下了他得到的情况：就在他们从北非起飞之前，一辆载重量为三吨的卡车满载货物开到了机场，里面有各种家具、酒类、各种美味食品，几筒橄榄油。这些都是特德夫妇买下的，他们不惜违反大英帝国的各种规定，打算把这些东西私运回英国去。

1944年1月，特德以艾森豪威尔的副手的身份抵达伦敦，许多重大问题也随之而来。长期以来，在英国皇家空军中形成了亲特德和亲马洛里两股势力，他的到来，使长期积下的这一宿怨直接爆发出来，看来当时对不得人心的马洛里的任命显然是错误的，而口叼烟斗、和蔼可亲的特德才是一个更为明智的人选，但要改变这一决定则太迟了——特德已得到了更高的任务，而马洛里的职位对他来说是太屈就了。坐观这些斗争的是个子高大的英国空军首脑查尔斯·波尔爵士。他长有一个鹰钩鼻子，对人也很冷淡，他与哈普·阿诺德地位相当。他本应调解这一纠纷，但他根本就不是个可以自主行动的人，他不得不与政客们周旋，而不得不谨慎行事。他是一个安静的、不引人注意的人物，他安坐在英国空军部大楼他的办公室中，然而他很少出现在那里。

斯巴茨将军是第一个对马洛里产生强烈憎恶的人。在第一次见到马洛里之后，他在日记中写到：“我不知道利—马是否对空军所担负的使命有正确的认识”。（1945年斯巴茨说：“我显然对马洛里指挥空军的能力缺乏信心，也没有信心让他指挥战略空军，除非是由于战术行动上的偶然需要。”）而使斯巴茨大吃一惊的，是这位空军上将语言精炼的论述：在发动登陆西欧战役之前、空军不可能从德国人手中夺得控制权，斯巴茨写道：“[马洛里]显然认为在开始登陆以前，不可能建立空中优势。”

然而，这当然是对所有参加“霸王”行动的陆、海军指挥官这样一个观点的全盘否定：他们一致认为如要确保登陆成功。“空中优势必不可少”。1943年，蒙哥马利在《高级指挥官笔记》这本小册子中写道：“在从事陆战或海战前，必须先赢得空战，这是首要和基本的原则。”艾森豪威尔同样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条绝对必要的战略原则：决不允许纳粹空军有力量进行骚扰。

至于今后要执行的轰炸战略，华盛顿给斯巴茨的任务是非常摧毁德国空军，‘霸王’和‘铁砧’行动方可付诸实行，因而，我个人对你的要求是，无论在空中和地面及飞机制造工厂中，只要发现敌人飞机的影子，都要（要注意，是必须）予以彻底摧毁。”

尽管联合轰炸攻击具有毁灭性，然而大量的文件证明，纳粹空军的防卫能力实际仍在加强。阿诺德为此深感不安。艾森豪威尔与斯巴茨看法相同，他们认为战略轰炸机应继续摧毁德国空军的动力基地、飞机和制造厂。斯巴茨对任何企图改变轰炸目标的学究式的提议都怒目而视，这些建议提出对城市、铁路或纳粹自吹的秘密武器进行攻击。他的轰炸机能够在白天准确无误地击中桥梁和炮台之类靶子。他深知他那素以这种摧毁力著称的轰炸机无疑将被要求在“霸王”行动的空中攻势中担负重任。但是，他深信，目前要让轰炸机担任“霸王”行动的准备阶段的轰炸任务则是错误的。事实上，登陆行动不开始，斯巴茨是不会改变他那对整个登陆计划内心深处的怀疑立场的。根据在北非的经历，他怀疑美国兵能否勇猛地冲过布雷区。斯巴茨深知，在登陆滩头埋设的地雷，要比在非洲埋设的稠密得多。他对真正有必要采取“霸王”行动质疑道：联合轰炸机攻势密如冰雹的炸弹，使敌人的城市化为一片火海，而登陆部队能够做出任何这种联合轰炸机所不能做到的事吗？

比得尔·史密斯是急于想看到纳粹的秘密武器发射场地受到彻底摧毁的人。他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他向艾豪威尔请求把盟军最高统帅部迁出伦敦。艾森豪威尔的一个助手不无打趣地说：“他对火箭恐惧之极，他认为不久它们就会在伦敦上空开花”。而艾森豪威尔对此则漠不关心，他不认为这种进攻能持续几个星期。但是经过再三考虑之后，他同意迁出伦敦之举可能是深谋远虑的——对此，他还提出了他的理由：城市不能提供一个参谋班子进行工作的最良好的环境。他的司令部将尽可能迅速迁往布榭公园——它位于伦敦城的西部，距伦敦中心区仅三十分钟的路程。他还希望，通过这种方法使大家聚到一处，即使不能同在一个屋顶下工作，也能迅速组成一个和谐的指挥部。

凯·萨默斯比为艾森豪威尔开车前往布榭公园进行勘察，坐的是他那辆“戴姆勒”防弹汽车，他把这种车称作是他的“栅栏车”。一直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布榭公园的斯巴茨，在这里遇到了艾森豪威尔，并向他倾诉了自己所有的烦恼：他对于未来指挥机构的焦虑，对马洛里不可名状的反感，以及时他那珍爱的重型轰炸机使用不当的担心。斯巴茨给艾森豪威尔看了一份表示抗议的电报，这是他刚刚拟好准备发给哈普·阿诺德的。他在前一天已与波特尔·哈里斯和马洛里交谈过，他告诉他们，在艾森豪威尔手下，只能有一个空军指挥官，并说，他自己愿意在特德手下，而不愿在马洛里手下工作。艾森豪威尔把一只手放在斯巴茨的肩头，对他说：“这一次我建议你不要过分强调全面负责的空军指挥官的必要性，我们必须切保的是，在实行‘霸王’行动的适当时机，由一个单一的空军指挥官来指挥作战。”

到底由谁来担任英国皇家空军战略轰炸机的指挥官这一问题，是艾森豪威尔所面临的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否由他来担当呢？英国共有一千三百架重型轰炸机，这一指挥权预定在“霸王”行动开始时转交给他，而艾森豪威尔在这一问题上是不打算妥协的。为此，他对他的私人参谋说：“现在我们

在英国的空军远比英国人本身要多得多。我们已把我们的全部空军都置于盟军最高统帅部指挥之下了。如果英国人扣住这一重要的攻击力量，我就无法向我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交代了。”他甚至天真地希望，有他的英国朋友特德当他的副手，就能使一切与皇家空军的矛盾都迎刃而解了。

起初，似乎一切顺利。比德尔·史密斯于1月中旬抵达伦敦时，他说：邱吉尔在马拉喀什向他保证，所有参战的飞机都将由艾森豪威尔指挥。但邱吉尔一返回伦敦，英国空军部显然劝说他改变了主意。1月21日，在伦敦盟军最高统帅部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这个问题终于摆到了桌面上。马洛里语气平和地陈述了他的观点：“‘水平轰炸’（这是联合轰炸机攻击的代号），已使德国战斗机生产从他们原来计划的月产量一千到一千五百架下降到六百架，不过，在我们发动突击之前，不大可能发生一场空中的决战，攻势发动之日，我们将为获得空中优势而战，我们很可能获胜。”

然而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严重错误，而马洛里对此竟如此轻视，这一点又一次使斯巴茨惊愕不已。如果在他们进行的一切空战和轰炸之后，德国飞机在登陆西欧之日仍布满天空的话，那定是可怕的错误。

马洛里继续解释他的方案：盟国空军应在反攻前两个月就开始轰炸敌人的铁路系统，一直持续到——如蒙哥马利所要求的——使登陆区域周围一百五十英里内的铁路系统全部瘫痪为止。他重申，德国空军必须在登陆那天的空战中加以歼灭。他将给每一进攻师派出一个中队的战斗机作为空中庇护，在这天上午十点钟后，再增派十二个中队参战，他估计德国空军会在此时大批地飞到上空。

当斯巴茨谈论到马洛里方案的含义时，他闷闷不乐。他在那天的日记中伤心地写道：“如果（‘霸王’行动的）时间仍按现在预定的那样，就不会有机会进行任何强有力的空战，因而也就无法证明（斯巴茨和哈里斯的）理论，认为（仅靠）空中力量，就能够把德国人歼灭掉。”

就在那天夜里，德国空军显示他们远远没有被歼灭。德国轰炸机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力量袭击了伦敦，这是两年来英国人所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袭击。这只不过是希特勒个人对哈里斯对柏林进行饱和轰炸的回答。英国政府藐视德国的袭击，他们给这次以及随后继续进行的几次空袭起了绰号：“娃娃型闪电战”。但是，对那些没有经历过真正战火的人来说，确实也是够呛的。袭击是可怕的。一个私人的掩蔽所分配给了艾森豪威尔的工作班子。这是一个酒窖，两个世纪前由克莱夫勋爵修建的，离“海斯宅邸”只隔几条街。掩蔽所有为最高统帅和哈里·布彻准备的卧室，电加热器和一个厨房。艾森豪威尔得知，这个掩蔽所是由一个和平主义组织“牛津小组”管理的，因此他想另换一处，他猜测这些和平主义者是不会赞成他作房客的——不管怎么说，他现在是在指挥一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正在打仗的军队。

由于“娃娃型闪电战”，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全体人员迅速撤出伦敦这一计划变得刻不容缓了。然而眼下，艾森豪威尔仍暂时留在“海斯宅邸”。库

姆比城堡是距离布例公园几百码远的一座过于高大的大厦，本来已分配给艾森豪威尔，但他把这座大厦转送给了特德夫妇，让他们在这里安置新家，他自己却选择了“电报房”。他至今还对1942年居住在这里的情景保留着十分美好的记忆。这座古老的小屋座落在伦敦南部金斯顿的一块高地上，距伦敦约有十英里路程，它曾是信号网中的一个环节。那里有三间卧室和一个烧煤炉的厨房。1月28日，布彻在一封信中写道：“几天之后，我们将再转移一次，重新回到我们古老的小屋去。但我们仍需在城里（海斯宅邸）留个地方，以备艾克必须在那里过夜时住。”当他评论到伦敦的战时气氛时，他继续写道：“他们长期以来就夸夸其谈，但从没见过有任何行动，他们看起来像一群受人摆弄的人，而且似乎远远地脱离现实。唯一把他们拉回到战争之中的人偶尔出现的空袭，而尽管我们最近干得不错，但他们还是没有使我们在地中海所获得的成就成为成功的开端。各种报纸对局势的反应是那样吵吵嚷嚷、喧嚣不堪……”

当关于使用战略轰炸机的争论日益激烈时，艾森豪威尔仍按部就班地履行他的职责：他与首相、国王一起进餐、乘车到伦敦东南部去视察部队。这些活动大大消耗了他的精力。当时，天气阴冷，狂风怒号，然而无论他走到何处，士兵们对他的尊敬大大鼓舞了他。当他在2月的一个星期天到伦敦的一家剧院去看《这就是军队》的最后一场演出时，观看演出的美国士兵全体起立，向他欢呼致敬，陪伴着蒙巴顿夫人的J.C.H.李将军。刚好坐在艾森豪威尔的包厢下面，他误认为这是对他的欢迎，急忙起立致谢。

每个星期看起来都比前一个星期更加繁忙，艾森豪威尔的自我感觉不很好——几个月来，他一直没有时间锻炼身体，他现在整天不停地抽烟。11月份，他患了感冒，至今未愈。伦敦的雾对他没有什么好处的。他相信。他已建立起各种措施以防御不断向他施加的压力和对付需要他承担的责任。他试图排除头脑中的杂念，一心只考虑在人事安排上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然而萦绕在他思想深处的却是对玛米近来喜怒无常的表现的担忧。玛米现住在新德克萨斯。他寄给她一张圣瓦伦丁节贺卡，并附了一封草草写成的信，他写道：“请你多加保重，我亲爱的。也许在下一个圣瓦伦丁节我就能亲自紧紧地拥抱你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以这种潦草的字迹刺伤你的眼睛”。他在写这短短的几行字时，就被来找他的各种人打断了六次，他天真地告诉玛米，有时他盯着那些红十字会的姑娘们，希望她也在伦敦。尚未解决的空军指挥权问题，使其它一切问题都黯然失色。2月12日，美国两名高级信使——海军少将查尔斯·库克和陆军少将约翰·赫尔，从华盛顿来到伦敦，带来了马歇尔关于空军指挥权这个棘手问题的一封绝密信。他们的到来，又引起了对其它问题的争论。看来，调解纠纷的信的内容透露给了每一次的参谋会议。对太平洋的两栖登陆有着得天独厚经验的美国人，对他们在登陆西欧计划中发现的薄弱环节，越发感到不安。虽然计划规定在进攻之前，由海军给予火力支持，但他们对海军火力的不足感到不放心。艾森豪威尔要求参加炮击的战列舰至

少要有六艘。海军少将库克打电报给美国海军总司令金海军上将，知道他会听得进他的意见：“现初步打算在‘霸王’行动中以海军的炮火来支持登陆部队，但我对他们的实力表示怀疑，因为现在他们打算投入的力量不过是在夸贾林岛所使用的四分之一……我认为这次行动获胜的可能性太小了。”2月中旬，又有两名官员从华盛顿来到伦敦，带来了哈普·阿诺德的一条“锦囊妙计”——单独使用四个空降师担当战略任务的计划：盟军应在巴黎附近、德勒和埃夫勒周围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登陆，主要目的是把纳粹的装甲师从滩头战斗中吸引过来。艾森豪威尔的专家不得不告诫他们，在目前这种状况下，这样做很可能会使全部空降力量被歼。因为他们根本得不到炮火的支援。蒙哥乌利对来访者讲了话，他说：“一个指挥官首先应该决定他希望做什么，然后，他应该集中一切力来实现这一目的。”奥马·布雷德利对他的话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主要的目的是……必需迅速拿下瑟堡港。”这才是空降部队所应去的地方。后来艾森豪威尔把阿诺德的妙计与邱吉尔所支持的安齐奥登陆作了尖刻的比较：“尽管事实上我们每天已把三至五千吨的东西倾入安齐奥，并把人员增加到十五万人。然而所做的这些努力还并没有使登陆部队与主力部队连接在一起。不仅如此，很明白，如果没有一条到海上的直接通路，我们投入到安齐奥的部队就无法生存。”他建议阿诺德仔细斟酌一下，在距最近的港口还有几英里的情况下，在敌人的装甲师重重包围之下，他的“空降场”能维持多久？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无知的建议，向艾森豪威尔证明，那些远离作战现场的人是如何不切实际。

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每个人都知道，登陆西欧行动前途叵测。几个星期以来，会议桌上一直笼罩着一种紧张的气氛，人们担心，如果希特勒继续在法国增加机械化部队的话，“霸王”行动看来就不得不取消了。而用来登陆的主要力量届时将不得不转移到地中海和法国南部。如果盟军被截在法国北部，法国南部就会成为登陆西欧的关键地点。这是继续筹划进行“铁砧”行动的另外一个原因。比德尔·史密斯提议，关于是否从地中海抽调坦克和登陆艇这一问题，最好推迟至比如说4月1日再作决定。史密斯在一次参谋会议上，提到登陆西欧这一问题时说：“包括十二个机械化师在内的当前德国的兵力，已经到达了临界点。”在他打给五角大楼的秘密电话中，他非常坦率地说：“我个人的见解是，在‘霸王’行动前十五至三十天中，‘铁砧’行动在物质上不能对前一行动有任何帮助。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我们根本不能采取‘霸王’行动，因为在海峡对面德国师的缓冲作用现已达到我们所能对付的最大限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完全明白。”五角大楼那一边的声音答道。

史密斯说：“现在对我们来说也许有必要把我们的重点转回到地中海了。”

2月12日，艾森豪威尔向空军将领们公布了他的“霸王”行动的指挥方案。非常简单，这一方案要求所有参战的飞机都服从马洛里指挥。然而，这

一方案引起了受到轻视的持不同意见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哈里斯和斯巴茨。在下一个星期里，他们又赢得了邱吉尔、布鲁克、波特尔和阿诺德的支持，这是一伙马洛里和艾森豪威尔难以抵挡的对手。

几天之后，马洛里与斯巴茨的宿怨公开爆发了出来。这位英国指挥官（马洛里）在斯坦莫尔他的司令部打算向英、美空军指挥官公布关于“霸王”行动的空军作战方案，就在那天清晨，斯巴茨驱车会见艾森豪威尔。他的态度是不合作的。事后，他写道：“我和艾森豪威尔讨论了马洛里，对他谈了我的感受：我对于马洛里担任这一职务的能力毫无信心，我对任何企图把战略空军置于他的指挥之下的安排都深感不安。”

在会议上，斯巴茨发现在众多的英国空军将军面前，他自己寡不敌众。马洛里直截了当地阐明了他的观点：首先，他计划在3月初把轰炸重点从摧毁德国空军转到“霸王”行动的战役中来。他提议对登陆沿岸一带铁路的轰炸，应全部转到摧毁德国西部的铁路。他认为，德国空军会为保护这些铁路而战的。

斯巴茨对此表示反对：“如果他们不为之而战呢？那么，我必须拥有对其它任何能迫使德国空军参战的目标进行轰炸的自由。否则，我将不能完成摧毁德国空军这一主要任务。”

马洛里坚持说，到3月1日，斯巴茨的战略空军中将听从他的调遣，斯巴茨强抑住怒火，厉声说道：“我不同意对我的攻击目标加以限制。我必须拥有对任何我认为能够迫使敌机参战的目标进行轰炸的权力。”

利-洛里那双“长毛垂耳狗”的眼睛充满伤心的表情，他说：“我们的南面部队登陆欧洲大陆将会迫使敌人的战斗机参战。”

斯巴茨吼叫道：“那就太晚了！如果想理所当然地使登陆获胜的话，我们就必须在登陆前给德国空军以致命打击。”

此刻，布彻·哈里斯挥舞拳头参加了论战。他断言马洛里的方案是完全荒谬的。“我不相信空袭能够完全中断这个地区的铁路交通，因而阻止德军的军事行动。”

马洛里坚持说，他的专家们支持他。他把朱克曼教授请来作为后盾。这位科学家同意了他的观点，事实上，他是最终才同意他的。

哈里斯表示反对。他比斯巴茨表现得更粗率无礼。此刻，他声称人们对新近在他那些轰炸机上安装的“目标搜索器”的精确度估计过高了。实际上，这些机器的性能并不很高，他执意说道，如后来证明的。对那些密集的、“霸王”行动选中的目标来说，这种机器的性能是靠不住的。他再次轻蔑地不把马洛里的分析当回事。他蔑视地说：“这些分析非常不切实际”。斯巴茨乐不可支地点头赞许。哈里斯提高了嗓门说：“我敢以书面担保，切断铁路交通的这一拟议的计划根本不会成功。这样一来，陆军部队就会由于这一失败指责我们，指责空军。”

斯巴茨对马洛里的故意，使艾森豪威尔很为难。几天之后，斯巴茨见到

艾森豪威尔，他在日记中洋洋得意地写道：“他非常巧妙地试图说服我同意马洛里的观点，他说，今天早晨他与马洛里谈过话后，他觉得对马洛里的才智可能没有给予适当的信任。我对他说，我还没有，也将不会改变我的观点。”斯巴茨继续展开他的攻势。当他在一份新闻发布稿的草稿上看到，他的第九航空队将置于“空军总司令”马洛里的指挥之下，他怒不可遏地打电话给特德和哈里斯，后来这段声明就删掉了。当艾森豪威尔问他，究竟怎样才能与处于现在职位上的马洛里建立起共同工作的机构，斯巴茨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根本不可能。

2月22日，心烦意乱的特德，写密信给空军参谋长波特尔：“我越来越身不由己地得出不幸的结论，两支战略空军根本不听调遣。斯巴茨已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不接受马洛里的任何命令，甚至不肯与他合作。而来自哈里斯的代表们唯一的行动表示，则是对以往轰炸机的数字进行一系列校正。他们这样做的明显意图是要说明他们除了对非常大的目标进行大规模的纵火之外，由于他们装备极为不足，训练十分欠缺，根本无法对其他目标进行轰炸。”艾森豪威尔对这些打口仗已厌倦之极。但争论仍喋喋不休。为制订一个令大家满意的空战方案，特德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而英国人垄断了委员会，他们还拒绝与美国人合作。艾森豪威尔在与邱吉尔的两次会面中毫不客气地对他说：“如果英国人继续持不合作的态度，那我就要打道回国了。”在2月28日与邱吉尔第二次会面对，他们的一顿晚饭一直持续到半夜一点半钟。此时事态已发展到了紧要关头。邱吉尔显然为前战斗机指挥官马洛里指挥战略轰炸机的前景深感不安，这很可能是哈里斯事先指点了他。艾森豪威尔恳求他等候特德的委员会发布一项指示，也就是说给他们一个工作机会。邱吉尔面呈怒色，但他说，随便怎么安排，只要艾森豪威尔和波特尔满意，他都同意。

事后，艾森豪威尔告诉特德说：“他看起来很不耐烦，但我告诉他，如果我需要任何事先没有估计到的帮助，我会立即请他帮忙的。”他恳求特德加速会议进程，尽快得出结论。艾森豪威尔威胁道：“否则，首相将会强烈干预这件事的。”

2月29日，邱吉尔、艾森豪威尔和特德三人开了一个会，会议进行得很激烈。事后，艾森豪威尔告诉马歇尔：“首相对由马洛里担任空军总司令表示强烈反对。他质问：‘为什么我们把特德派给你而我的回答是：为什么？’”

英国人对马洛里的敌意使艾森豪威尔大感困惑，正是这些英国人自己选派马洛里担任此职的。精疲力尽的艾森豪威尔最后妥协于邱吉尔提出的一项解决方案：副最高统帅——特德，除他现有的职务外，另外负责指挥“霸王”行动的空军活动。马洛里将继续保留他的职务，但他必须服从特德的命令。艾森豪威尔十分希望这一决定能够防止邱吉尔和他的三军参谋长们绕过他，并在“霸王”行动预备战役开始时，阻止他们直接向轰炸机部队发布出现抵触的命令——有可能产生混乱的这个念头，使得他那有条理的头脑阵阵发麻。几天之后，他伤心地对他手下的人说：“正当我认为我已解决了一个问

题后，别的什么人的感情却又受到了伤害，我又要去解决另一个问题。”

艾森豪威尔终于在3月5日把盟军最高统帅部从格洛夫纳广场二十号迁移到布榭公园。公园座落在伦敦郊区的一小块私人领地中，里面有一组半圆形的活动房屋。从此以后，他将在这里和格洛夫纳广场四十七号工作，（因为在广场四十七号那里，他仍负有战区指挥官的职责——他身兼两职。）这两处如乘吉普车，只需半个小时。这条路是从海德公园拐角开始的，穿过伦敦的郊区，沿着狭窄的村路一直开下去。在一条林荫道的入口处，一名体格强壮、头戴白色钢盔的宪兵检查人们的身份证。一条沥青路从车库蜿蜒穿过，又径直穿过一小块草坪，最后消失在一个巨大的伪装网下。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设在一座锡制房顶的砖房里，屋里的地板嘎嘎作响，漆布地毯凹凸不平，墙上的油漆也不时地剥落下来。然而就在这里，他将指挥日益壮大的、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艾森豪威尔每天到得很早，他穿过一间坐有四个助手的大办公室，又经过比德尔·史密斯的办公室，把自己关在二十英尺见方的一块“领地”之中。然后，他按一下开关，头顶上那盏新式日光管灯忽闪地把灯光投在他那胡桃木的大写字台及光秃秃的墙上。这里的墙壁上没有任何通常挂在指挥官办公室墙上的地图。最后，他燃起这一天的第一支香烟。在这个伪装网下，还有拉姆刘、特德和斯巴茨的办公室。艾森豪威尔坚决要求在布谢公园，英国和美国军官要亲密无间地并肩工作。前来走访的亨利·史汀生的一名官员被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这种彻底一体化所深深打动。除艾森豪威尔和比德尔·史密斯的办公室外，其他办公室里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是混合办公的。

盟军最高统帅部迁移到布谢公园的当天，第一个前来看望艾森豪威尔的是巴顿将军。他进门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正在给特德打电话。他喊叫道：“你注意听，阿瑟，我已非常厌倦同一大批自以为是、爱慕虚荣的人打交道了。请你告诉那伙人，如果他们仍不能和睦相处，仍不能停止孩子似的争吵的话，老天作证。我将让首相另找一个人来指挥这场该死的战争。我将洗手不干”。巴顿为此深受感动。

当天，艾森豪威尔与邱吉尔共进午餐，他们花了数小时反复推敲空军指挥官名单。最后，他终于按自己的意愿选定了“霸王”行动空军的总指挥包括邱吉尔一直想控制不放的英国皇家空军。总指挥当然由特德担任。那天较晚时，邱吉尔派人请来了波特尔，与他进行了单独谈话。谈话的结果是。他们拟定出一份计划案，第二天由波特尔送交艾森豪威尔。其内容是，他们同意在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规定的日期内，所有战略轰炸机都随时听从艾森豪威尔的作战部署，然而草案又规定。英国参谋长对使用英国空军“从事其它偶然目的”享有一定的保留权。波特尔向艾森豪威尔保证，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由于他们对他或特德不信任。与特德经过反复争论之后，波特尔给艾森豪威尔送来了修改过的草案。艾森豪威尔在上面别了一张便条：“这正是我们所要的。”

艾森豪威尔告诉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如果空军指挥官他们自己之间不再故态复萌又开始争斗”，空军指挥权这一问题已得到解决，尽管如此，在往来于伦敦和华盛顿的电讯中，又预示着一种新的冲突的威胁：在“霸王”行动的关键时期，艾森豪威尔能否“管理”或“统帅”所有的空军？

艾森豪威尔对英国人已没有丝毫耐心了，他建议马歇尔使用严厉的措词，不给英国人留有任何可以后退的余地。他在3月22日的日记中发誓：“如果现在双方还没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将采取严厉行动，并通知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如果争端不立即解决，我将要求解除我的这一指挥权。”总之，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在那天碰了头，他们向他保证，如果“指导”（direction）这个词对他来说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对他们来说也是如此。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日记中潦草地写道：“阿们！”

时间越来越紧迫了，必须尽快制订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进行全面轰炸的方案。但即使现在，观点还仍有很大的分歧。斯巴茨将军仍继续坚持应立即开始尽最大努力进行精确轰炸这一主张。他现在提议，战略轰炸机应投入对敌人的汽油库、战斗机和滚珠轴承生产的轰炸，接着对橡胶产品和轰炸机生产进行轰炸。他估计，如果连续两个星期内天气都晴朗无云，他的轰炸机就能把这些目标彻底摧毁掉。在此之后，它们就可能转入对“霸王”行动战术支持了。

这就是斯巴茨提出的方案，而且他不能容忍任何异议。3月24日，就在举行决定“霸王”行动轰炸方针会议的前一天，斯巴茨对马洛里关于轰炸敌人铁路运输的方案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他指出，一项情报估计，德国人每天需要不到几十辆的火车驶入作战地区，这个数字与他们的铁路实际所能达到的运输量相比太微不足道了。如他所说的：“对铁路运输进行攻击的提议是不恰当的。斯巴茨坚持说，战略空军所攻击的应是那些能必然迫使敌人派出其战斗机予以防御的目标。敌人的战斗机能够由此消灭，因而也就消除了对登陆行动的一个威胁。他宣布，这一关键的目标，是石油。斯巴茨说：“我们相信，敌人会用最后一架飞机来保护其石油的。”他指出，十四个合成炼油厂生产希特勒百分之八十的合成汽油和石油。因此，希特勒无疑会派出战斗机来保护这些工厂的。反之，与这些目标同样大小的十四个铁路调车厂，都只不过是纳粹全部铁路潜力的一小部分。

特德对此表示反对。然而，虽然他也同意轰炸炼油厂最终会对德国在战争中所作的全部努力产生巨大影响，但他怀疑，是否像斯巴茨所说的那样，在“霸王”行动前如此短的时间内，盟军的轰炸机能够轻而易举地飞到炼油厂上空，不费什么力气就找出它们，进行攻击，予以摧毁。除此之外，哈里斯的夜间轰炸机在这一行动中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更不用说战术空军的战斗轰炸机了！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争论。当空军各路指挥官于3月25日来到英国空军大楼时，这种紧张气氛加剧了。军官们携带的统计资料、印有轰炸后景象的

图片、对预计出现的结果的各种分析材料，把文件袋胀得鼓鼓的。油库、还是运输系统？究竟哪个目标能够迫使德国战斗机投入战斗从而自寻毁灭呢？会议由波特尔主持。特德首先发言，接着波特尔发言。他指出，即使德国人只想从没有受到破坏的一部分铁路得到些微的给养，而这些给养和已贮存起来的给养都会使马洛里的方案没什么价值。专家们也认为，仅在一、两天内就想把这些铁路切断几乎是不可能的。

斯巴茨得意地咧嘴笑着。他用手摸着布满胡子茬的下巴，信心十足地说，关于摧毁铁路运输的方案已被否决了。几天之前，他把马洛里泄气的话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在反攻开始之前，你们根本不可能控制德国空军，因为只有发动登陆进攻后，才会进行大规模空战。”斯巴茨警告艾森豪威尔：“艾克，如果空战和登陆行动同时展开的话，那就太迟了——你们根本不会获胜，我们必需首先获取制空权。”

那时，艾森豪威尔同意了他的观点，但现在，他又变卦了。艾森豪威尔在会议上不只一次而是反复说，他所看到的一切，都使他深信在“霸王”行动最关键的前几个星期里，空军要想对地面作战有所帮助的话，马洛里的轰炸运输系统的方案是合乎逻辑的。当斯巴茨听到他说这番话时，他那得意洋洋的笑容顿时从他脸上消失了。在一场徒劳之后，斯巴茨不得已放弃了他一再坚持的轰炸炼油厂的方案。战争经济部一名专家指出，为对付这一事件，纳粹无疑在西部贮存了大量的油。因此，对炼油厂再大的损失都不能破坏德国为对付“霸王”行动所采取的短期防御。至于布彻·哈里斯，他被迫同意执行对铁路中心的轰炸，但他仍想对德国城市进行攻击。他同意将尽可能远地对运输目标进行轰炸，但他警告艾森豪威尔将军，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没有把握的。

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查尔斯·波特尔爵士心平气和地提出了一个在这场辩论中使其他问题立刻相形见绌的重要问题：轰炸运输系统的方案会使法国平民遭受严重伤亡。要想使重型轰炸机轰炸铁路停车，根本不可能不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造成伤亡。还是波特尔提出了一个补救方法：他们可以在这些目标上空投放传单，警告一英里以内的任何人迅速撤离。看来这个建议似乎使大家的良心都得到了安慰。第二天由艾森豪威尔作出的裁决表明，轰炸运输系统的方案获得了胜利。而轰炸炼油厂的方案看来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了。这样，这场没完没了的争论终于结束了。但在艾森豪威尔和轰炸机中队指挥官之间，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指挥结构。1944年3月底，艾森豪威尔开始非正式地行使空军指挥权。4月中旬，他正式接管了这一权力（在“霸王”行动的整个非常时间）。从这以后，艾森豪威尔、他的副手特德和斯巴茨将军之间保持着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不让出一点差错。正如斯巴茨说：“换句话说，从组织的观点看，这种结构是非常糟糕的。”弗雷德里克·摩根将军后来这样说道：“我想，人们很难从组织结构的图表上描绘出艾森豪威尔将军向他的飞机下达命令的途径。”

第四节 艾森豪威尔认为：巴顿是一个难以重用的粗坯

1943年英国的晚冬格外严酷，潮湿而又阴冷。乡间到处都是待命登陆的美国部队的营房和临时搭起的活动房屋。住在里面的士兵们的心情烦躁不安，吵吵嚷嚷，他们在等待着最高统帅的命令，准备进攻任何一处海滩。另外还有许多士兵陆续从美国来到这里。他们从车上跳下来，在蒙蒙细雨中排队，神情冷漠不安。他们以曾在国内时谈论最新式的福特汽车和雪佛莱汽车的口气，谈论着德国造的一种MC—34型“打嗝”枪。他们对火箭炮、迫击炮和30毫米口径的机枪已使用自如，他们还练习如何使用手榴弹、喷火器和爆破筒来攻陷地堡。他们爱收听德国的广播电台，因为它的接收效果比收听“美国部队广播网”的要好。由于看不到报刊杂志，他们只能谈论些年轻人爱谈的话题：战争、女人和家庭。“我们就像正在空降的空军特种部队一样”，一位灰白头发的美国兵对排在他身后买饭的人说，“他们在完成二十五次任务之后就被送回国，我们也要回国，但是要在完成二十五次进攻之后。”

晚上，年轻的美国兵打扮一番，步行好几英里，去当地的影剧院看戏，也有一些人或者口出污言秽语来到城镇娱乐场所，在爵士音乐的伴奏下，与英国姑娘们跳舞，或者站在街角同姑娘们挤眉弄眼，或者轻松地走进红十字会办的防空洞商店，这种防空洞通常是一家经过改装的商店，在这里可以打乒乓球、看书，而且还有穿着新颖制服的迷人女郎。

一位美国参谋军官，由于关心部队的士气，换了一身士兵的军服，在士兵中间生活了一天。他发现，使他们感到烦恼不安的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将在何处登陆。一个美国步兵说：“他妈的，我不在乎打这场该死的战争，但我真希望他们能告诉我一些有关这场战争的情况，谁有一张法国地图？”

但是在英国，确切知道这些年轻将士在何时何地做出永垂史策的业绩的将军们比比皆是。

1944年1月底约瑟夫·柯林斯少将吻别了夫人和女儿从美国飞往欧洲。2月2日清晨，他乘的火车驶进车站。他立即从他的帕克街豪华的多彻斯特旅馆的下榻地，来到格洛夫纳广场，向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报到。1933年，柯林斯被派往菲律宾，在那里他帮助制订了该群岛的防卫计划，并见到了许多居于领导地位的指挥官，其中包括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在伦敦，艾森豪威尔和奥马尔·布雷德利对柯林斯在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岛所取得的战绩严加盘诘。柯林斯就像运用步兵准则那样，打发了他们的盘问，后来布雷德利对艾森豪威尔说：“他讲的是我们的行话。”艾森豪威尔认为他可以信任这个斗志旺盛的小个子将军，把要在登陆日进攻海滩的两个美国军团中的一个交给他指挥。柯林斯的任务是在瑟堡半岛登陆并尽快占领要塞。柯林斯走马上任了，他的官邸座落于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南面的一个由茅草屋顶建筑组成的布雷莫尔小村。

当时属于另一种类型的与柯林斯截然不同的一位少将也出现在伦敦，此人身材魁伟，仪表堂堂，性情忧郁，多少带有些捉弄人的幽默，并总是显出有点疲惫不堪的样子。他就是艾森豪威尔的老伙伴、巴顿在西点军校的老同班——埃弗雷特·休斯。他是艾森豪威尔几个心腹人物之一，所以艾森豪威尔自抵达伦敦时就一直盯着他不放。在2月里给玛米的信中，艾森豪威尔写道，“我确实想念埃弗雷特，并真心希望他仍然同我在一起。”当艾森豪威尔在北非的后任杰克·迪弗斯宣布休斯属超编之列时——据说他对当兵的太冷漠——艾森豪威尔高兴得眼睛发亮，他立即给五角大楼打电报说，“在这个战区我能充分发挥休斯将军的才能。”

休斯尽管不愿意离开阿尔及尔，但他还是同意来了。他不愿意离开的原因是意味着他要和他的女朋友分手了，他在日记中称这位女朋友为“J.P.”。在听说他要调动的当天晚上，他梦见他的妻子意外地来到这里，他的女朋友“J.P.”只好“玩命地从后门跑走了”。第二天，他怀着内疚的心情将此事写入日记。哪天早上，他问“J.P.”是否愿意随他去英国，她同意了。然后他告别了乔治·巴顿的女友玛丽·琼·库珀，她当时还未收到同样的旅行邀请。休斯于2月22日乘C-54飞机离开了非洲。第二天休斯抵达伦敦并给他的妻子发了电报：“我很高兴见到我的老伙伴。”老伙伴们也是很高兴见到他的。对于伙伴们来说，休斯是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他知道如何得到不易得到的东西。例如他一次就能搞到十五箱威士忌，由于艾森豪威尔的“首长储备库”中的库存似乎老是需要补充，因而休斯对最高统帅的一班酒鬼随从们有着极大的影响。要进行一场战争，各色人等都要有。

五十八年前，休斯出生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伊普斯威奇，1916年在野战炮后部队中服役，他先是参加征讨墨西哥，然后去法国。那时他比艾森豪威尔大五岁，在事业上不再有高升机会，他正是艾森豪威尔想要他担任的工作的最理想的入选。最高统帅让休斯在2月21日去见他，并向他透露说，表面上他是巴顿的参谋长，实际上他应起到艾森豪威尔的“耳目”的作用。休斯眼明耳聪，他从未施过任何诡计，并喜欢把发生的一切都记下来。他保留的日记字迹潦草，有时无法辨认，使历史学家们感到头痛。自他1957年死后，这些日记就交给国会图书馆保管。

休斯是个称职的监察人员。他对艾森豪威尔班子中的妇女怀有浓厚的兴趣，早在一年前的1942年10月，他就粗俗地写道，“我怀疑艾克带往（北非）的女性是布彻为指挥官而挑选的”。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很快就得到了他的爱尔兰司机凯·萨默斯比，此后他只表示对他认为乱七八糟的陆军妇女队的厌恶。确实，艾森豪威尔变得如此激动，他在1943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公开咒骂妇女队，指责她们的举动不合军人身份，劝告她们要么改邪归正，要么就别干了。有四十一人听从他的劝告退伍回了家。休斯日记中粗俗下流地给一个陆军妇女队员下的定义是：“有一对大奶子，还有固定的狐狸洞。”休斯这样写，究其根源始作俑者可能是艾森豪威尔。

战区司令部里到处都有埃弗雷特·休斯的老朋友，但是战区副司令却不在其列。J.C.H.李少将立即抓住休斯下放并催促他把办公室搬出布榭公园。休斯推测这是因为李不乐意他在格罗夫纳广场周围窥探到什么。李是一位性格抑郁的教徒，战后可能会成为寺院里的一个俗籍僧。作为一名将军他乞灵于上帝似乎总能带来好处。他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来不能独自获得成功，我们每天感谢万能的主，因为我们相信他，我们每天清晨向他的祭坛提出我们的问题。”李配有八名秘书，保持大量的通讯联系，他拥有有十二节车厢的专车，供他周游英格兰之用。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表现，他私下对李以不算激烈的措辞提到这一点。在3月14日，他对休斯解释说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李作计划和发布命令从不征求他的意见。但是李却不会受到责备，因为他在华盛顿有强硬的后台，他可以这么自以为是，盛气凌人。

李在3月5日被提升力中将，从而级别高于比德尔·史密斯。作为战区副司令官，李在“霸王”行动中的排列等级仅次于艾森豪威尔，这更使比德尔·史密斯愤愤不平。史密斯牢骚满腹地对休斯说李的提升是强加给艾森豪威尔的。几天之后，史密斯又抱怨说是布雷德利将军向他，而不是向李要一台推土机。休斯猜测说：“可能是布雷德利不愿和李谈话。”休斯在4月5日向艾森豪威尔汇报他前一段巡视的情况时告诫他：“在指挥官中间，以厌恶的口气公开坦率地谈论你和李将军的关系非常普遍，他们对这一问题抱有疑问。”休斯在4月20日视察了“霸王”行动准备大炮和卡车的集结地阿什邱吉之后，发表看法说：“到处是当官的。到处是发牢骚讲怪话和拍马屁的人。到处都听到谈论李。”休斯从红十字会的志愿人员和随营非战斗人员那里获得大量情报。他晦涩地写道，“某个马乔里不谈论艾克或比德尔·史密斯，只给他们俩人作了一番蛮不错的轻描淡写。”在他返回后不久，休斯与艾森豪威尔和凯一起进餐，并告诉他们，布彻和他的红十字会姑娘邀请他第二天去吃饭，艾森豪威尔警告他，不要在姑娘面前谈工作。

艾森豪威尔对保密极为注重，如果有谁谈话出了格、即使他是一位将军也下会饶过他。有很多人实际已经知道“霸王”行动的时间和地点了。到5月中旬，仅被派往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工作的军官就有五百四十九名，这件事本身就是—个很重要的情报，此外，有些人并不能保守秘密。4月28日，布雷德利的情报处官员埃德温·塞伯特正在克拉里奇的公共餐厅就餐时，第·九航空队的亨利·米勒少将与红十字会的一位妇女发生了争执，据塞伯特说，他“显然是喝醉了”，曾三次大声地提到“霸王”行动的具体时间，声音大得连侍者都能听得很清楚。事后，赛伯特给布雷德利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布雷德利把报告转送给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对斯巴茨大发雷霆，斯巴茨命令拘禁了米勒。这件事断送了米勒的前程，他被降为中校并被贬送回国。

“霸王”行动实施的时间和地点是一个重要机密，为了保护这些机密，提出了一个极力秘密的综合性计划，即“刚毅”计划。这项计划牵涉到布雷

德利，并且在无意中把巴顿也丰涉进去了。2月28日，休斯到设在布里斯托尔郊外的一座女子学院的布雷德利的司令部了解情况，奥马尔·布雷德利相貌粗犷，像被斧子劈出来而又未经雕琢似的，性情温和腼腆，饮食简朴不贪美味。有一次艾森豪威尔请他共进午餐，午餐非常丰盛，吃的是专门从华盛顿空运来的新鲜牡蛎，有牡蛎汤、用水烫的带壳牡蛎、煎牡蛎以及浓味炖鱼。布雷德利脸都变白了，喃喃自语：“我不能沾牡蛎”。他只好弄了些花生酱和青豆来吃才算了事。

尽管如此，却不能小看布雷德利。他思想敏锐。他拥有两个头衔：他既是第一军军长，又领导着一个集团军司令部。一旦滩头阵地能够容纳所有四个军以后，这个司令部就移居法国。这第二个职务目前还是一个秘密，公众只知道他是美国第一军军长。布雷德利告诉休斯，为了迷惑德国人，现在正在广为散布指挥美国集团军的是巴顿。这是掩盖计划的一个组成部份，目的是为了甚至在“霸王”行动打响之后，也要使德国人相信，“霸王”行动只是一次佯攻，大军仍在英格兰待命，拟在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发动一次“真正”的进攻。目前卡车的频繁调动、报纸故意透露的消息和无线电通讯，皆伪造了集团军司令部驻扎在英格兰东部地区的假像。对德国人来说，由巴顿这样的名将来指挥“真正”的进攻似乎是很自然的。这一欺骗敌人的计划被称之为“刚毅”计划。

一场大雪使伦敦乌黑色的建筑上覆盖了一层积雪，疮痍满目的城市犹如披上一件大氅。休斯搬到离格罗夫纳广场不远的格罗夫纳大厦中的一个军人招待所中。这使他一星期约为之花费六个畿尼（英国金币）或二十五美元。他计划搬到一个更便宜的地方去。一旦安置完毕，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请巴顿来看他。

巴顿与休斯友情很深。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他们在西点军校时是同班同学，并有很多相同的爱好，包括喜欢像J.P.这样的女朋友。J.P.是一位在菲律宾破日本人俘虏的美国人的妻子。休斯在阿尔及尔雇用她作自己的工作人员。1943年6月23日，休斯在日记中沾沾自喜地写道，“巴顿为J.P.所倾倒了。”

巴顿在1月末抵达英格兰以后，他先去苏格兰欢迎乘坐“玛丽皇后号”来的他的新的第三军的先头部队，然后就开始执行其训练计划，由于他太爱滔滔不绝，他的上级并没有使他能参与秘密的蒙骗敌人的“刚毅”计划，他破告知，不能让人知道他（实际上是让人人都知道），著名的乔治·巴顿是在英格兰。当然几个星期之后，他像一个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一样，坐着广播车，转遍了美军在英国的军营，对部队发表演说，但要求士兵们不要提到他的名字。他出现在剧院并受到观众的欢呼，他喜欢这种场面。他每次讲话中都有类似这样的话“我在这里的事仍然是一个秘密，请不要提到我的名字”。

后来的一天，巴顿得知他及他的第三军将置于奥马尔·布雷德利的指挥之下。这真是令人难堪。就在最近的西西里战役中他还对布雷德利下达命令，

他认为布雷德利是“一个才智极为平庸的人。”在突尼斯和西西里时，巴顿对布雷德利极不恭维，他在日记中冷嘲热讽地写道：“另一方面，布雷德利具有一位将军应有的许多品质。他戴着眼镜，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下已，说起话来含义深刻，但讲得不全。他也是陆军参谋长的一名射击伙伴，”巴顿只能怪自己倒霉。艾森豪威尔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战斗指挥官，但很不着练，是一个难以重用的粗坯。因而艾森豪威尔认为巴顿是不那样不可靠，因此也没有让他知道“超级机密，破译敌人电码的秘密。不寻常的是，大部分的纳粹军事电报均被盟军所截获并破译。等布雷德利8月份带着德国人将要反攻的“直觉”来找他的时候，巴顿只能是表示他的怀疑，而当直觉变为现实这时，他又感到惊奇不已。

巴顿试图使自己举止得体。他访问了设在西伦敦一所学校里的蒙哥马利的司令部，并和他讨论有关登陆西欧的计划。巴顿以极为赞赏的口气写道：“蒙蒂……是一位演员，但并不愚蠢。”后来，在谈到蒙哥马利时，他甚至不肯畅所欲言，当麦克洛里、麦克纳尼和李硬逼着他谈谈他对蒙哥马利的看法的时候，他避免作直接回答，开始他说：“我最好不说什么，”接着他又鼓起勇气说，“我认为他过于小心谨慎，他从不冒风险。”他把对艾森豪威尔的真正看法埋藏于心底，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最高统帅部的同围不时散布一些阿谀奉承的语言，就像在生长着的玫瑰丛周围不时施点化肥一样。巴顿装腔作势地对拿破仑也不在话下。

巴顿力图想变得老练起来，但这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由于特殊需要，他特别对艾森豪威尔的严厉的谋士、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拍马谄媚，这样做确实令人厌恶。休斯和有影响的将军西奥多·罗斯福商量减少在不断增加的巴顿的反对者。“特迪”罗斯福是一名好战士，即使对他那著名的父亲也不是唯唯诺诺（他轻蔑地说：“福兰克林不会再当选了，整个国家越来越反对民主党人，国家不知道它需要的是什么，但确实知道它不需要什么！”）

一天，休斯注意到巴顿的嘴上起了一些口疮，但巴顿对此毫不在意。巴顿在日记中灰谐地写道，“毕竟，我只得干这种舔屁股的事，无怪乎我嘴上长疮。”休斯是他唯一的挚友和值得信赖的人。3月1日，巴顿与休斯和他俩共同的女朋友J.P.共进午餐，饭后他们出去给巴顿买了一条狗。他挑选了一只他所能看到的最丑的公狗，并给它起名“威利”。休斯希望威利能使乔治高兴起来，他对反对巴顿的意见日趋增多以及巴顿的精神状态均十分关注。

对于巴顿来讲，他心理上处于一种矛盾的复杂状态。他自认为他比艾森豪威尔手下的其他的任何一个指挥官都要高明得多。但是在制订“霸王”行动的任何阶段，都未叫他参加。他甚至并不能肯定他的第三军将在这一战役中发挥什么作用。占上风的意见是，认为像德国指挥官古德里安和隆美尔使用坦克穿越一个国家的戏剧性的打法已经不再可能。这自然是英国人的观点。几天之后，一位英国军事专家哈特被介绍给巴顿。这位于瘦的英国军官

热情地谈起了谢尔曼在美内战时期的佐治亚和卡罗来纳战役中所使用的打法——扔掉不必要的装备以加快行军速度，摆脱各种干扰，快速向前推进。他敦促巴顿，一旦到了战场上，应突然绕过敌人的阵地，深入敌后，使他们丧失勇气，并分割包围他们的阵地。巴顿在过去一般是会大声同意这一观点的，可现在他回答说相信，这一战役将是 1918 年的慢吞吞战斗的翻版。

3 月 16 日，巴顿到伦敦参加艾森豪威尔在克拉里奇斯举行的大型招待会。他注意到蒙哥马利和布鲁克没有参加，他猜想蒙哥马利缺席的原因是他对充当副手耿耿于怀。巴顿对在那天听到的有关“霸王”行动的消息并不感到高兴。第二天他带着 J.P. 去拜访休斯也这样说了。第三天，休斯与巴顿共进午餐，巴顿谈起他在萨维尔街订做的一套服装并再次把“霸王”计划大骂了一通。

此时，美国的军事力量已经扩展到全球，驻扎在海外的美国军队有三百五十多万，加拿大军队也涌向大西洋彼岸，约有十万之众。在英格兰的加拿大第一军也面临着指挥问题。直到 1943 年 11 月间，他们一直受麦克诺顿中将指挥，这位中将性格倔强，对蒙哥马利不那么尊重（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互相并不喜欢”，多年之后，他谈起蒙哥马利试图破坏他的威信，以便取得对加拿大部队的指挥权）。参与指挥加拿大第一军的还有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的指挥官佩吉特将军。佩吉特认为麦克诺顿不宜在战场上指挥军队，他大注重技术方面，而这又要牺牲训练和指挥时间。他写信给麦克诺顿，告诉了他的这一看法。麦克诺顿并未因此接受观点，他回击说，“我仍在指挥第一军，并且我与加拿大总理有直接的联系，我准备把这一切都详细地汇报给总理，我认为一些人将可能失掉指挥权。”但失掉指挥的正是他本人。按照通常透露人报界的谎言。宣布他因身体原因而被解除了职务，并任命了一位接替者。有一段时间，英国人试图让他们自己的一个将军去指挥加拿大军队，但是加拿大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坚决反对，因此亨利·克里勒中将接受了这一职务。

克里勒曾在意大利指挥过加拿大的一军团，他在那儿时熟悉了蒙哥马利并成为他真诚的朋友。他写信给一位将军说，“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他有他的怪癖，但我从不怀疑他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的素质。”克里勒十分文静，很少为人所知，他不像蒙哥马利那样闪光，也不如巴顿那样红火。他有一次说道，“最有价值的勇气则表现为一个人知道什么叫害怕，并且承认这种害怕掺和着自私和无知，而终于成功地反抑制和控制这种害怕。”

在整个冬末和春季，物质的准备工作一直在进行之中。一个演习接着一个演习，在空闲时间，士兵们与英国妇女的友善关系也在飞速发展之中，并获得了酬报。尽管有一位加拿大旅长收到其妻子的来信，对他带着一位妙龄女郎参加舞会表示非难。这位旅长在日记中不无遗憾地写道：“同以往一样，她是正确的，我今后只能独身参加舞会，如果必须这样做的话，”

艾森豪威尔在 4 月 4 日写道：“随着伟大的一天的临近，紧张感日趋增

长，每一个都有临近深渊之感。这一回。由于赌注太大，气氛可能尾空前的惊心动魄。在这种特殊的冒险中，我们不仅仅只是冒一种在战术上被击败的风险，我们简直是孤注一掷了。幽默感和坚定的信念，或者是缺乏想象力都是能进行正确判断的基本要素。”当巴顿在等待登陆之日到来的时候，他那固有的妄想狂又重犯了——他叭力“一些人”企图阻止他，压制他的言论自由，剥夺他所拥有的权力、享有的威信及人们对他的颂扬。从他所写的一些东西中，“一些人”看来包括许多与他共事的将军、新闻记者、为数不多的几名议员，整个大英帝国和艾森豪威尔的大部分参谋人员。他的妄想狂是在他的几个朋友和亲戚的助长下萌发的，他们极力说服他，使他相信，如果不是马克·克拉克，而是他在意大利指挥作战，罗马早就攻克了，他由于在登陆西欧那天不能亲自指挥一支作战部队，而感到自尊心大受伤害和凌辱。然而，他深知这个决定的大意。1944年4月中旬，他写道：“我有一种感觉，但这很可能是没有什么缘由的，蒙蒂和布雷德利都不希望我拥有指挥权。如果他们知道，我对他们俩的作战能力是如何轻视的话，为了不使他们自己丢人现眼，他们更不希望我拥有指挥权了。”

巴顿又受到新的指责了。这主要是人们所传说的，他管辖的部队虐待俘虏一事。在纽伦堡审判之前的那些年代里，美军司令部对这一问题就并不很重视。甚至就连谨小慎微的艾森豪威尔，在1943年给乔治·马歇尔的信中写道，如何对待大批俘虏的问题，是件伤脑筋的事，西点军校从未对它的军官们进行过这方面的训练。他又这样补充道：“遗憾的是，我们杀得还不够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当艾森豪威尔的书信文件集发表时，他的观点改变了。在陆军部的坚决要求下，一些不合适的言论也删除了。如果这番话出自巴顿之口，他的同僚们只会把这些看作纯粹是他的好战言论。但头脑简单的士兵所受到的训练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因而一旦巴顿确实说出了这样的话，这就几乎会使他厄运难逃。

1944年3月，美国陆军部的一名调查者来到伦敦，他在盟军最高统帅部逗留片刻，便径直到柴郡去见巴顿：巴顿此时已因1943年7月在西西里命令他的军队不要保留俘虏一事而受到指责。这些屠杀同打人事件一样，成为西西里谈话的中心，这些事件决不是孤立的暴行。英国战地记者亚历山大·克利福德看到当一大群德国俘虏正爬上科米索（意大利的一个地名）机场的柏油路时，美国第四十五师的士兵用重机枪把他们几乎全部击毙，仅有两、三个人幸存。后来，他又看到这伙人以同样的方式枪毙了六十个意大利俘虏，美国的一名战地记者克拉克·李还作了更甚的报道。在第四十五师还发生了许多屠杀俘虏事件：7月14日在杰拉附件附近，C连的一名军士——巴里、威斯特，奉上级命令把三十六名俘虏押送后方，但黄昏降临时，他由于恐惧而用机枪把这些俘虏全部击毙在路边。同一天，在布特拉机场附近，一名年轻的美国陆军上尉杰里·康普顿从隐蔽处找出四十二名敌军阻击手，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身着正规军服。他命令他们沿谷仓站成一排，用机关枪把他们

全部打死。巴顿的军团指挥官布雷德利，得到了这个恐怖的消息，急忙把上尉的暴行告诉了巴顿——巴顿不无讽刺地在他的日记中引用布雷德利的话，这位上尉，“大错而特错的是以残酷和排列的方式”杀死了大批的俘虏。而巴顿认为他的说法太言过其实了。但他们必须避免来自新闻界的大嚷大叫。巴顿对布雷德利说：“告诉那名军官，让他想法证实这些俘虏都是阻击手，或说他们企图逃跑，或随便找个什么其它的理由。”他轻描淡写地在日记中记录了事件的经过，又补充道：“反正他们都死了，因此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但是，布雷德利对这两件事作了进一步的调查。8月9日他告诉巴顿，这两个人必须接受军法审判。巴顿对此不置可否。然而在答辩时，被告辩解道。

他们在他们所在的第四十五师起航前往西西里之前，巴顿在对他们师的讲话中下达了杀死俘虏的命令。

1944年3月30日，这一暴行发生几个月后，来自陆军部的这名军官被引入巴顿在皮奥维厅的办公室，把巴顿的话记录了下来。

但这并不是誓词。总之，巴顿否认曾下达过任何这样的口头命令。因此，这两个人被剥夺了辩护权，并被定了罪。但在战争这个非常时期，他们被遣送回各自的连队中。后来，他们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在巴顿作了否认的几天之后，他与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和比德尔·史密斯在伦敦一起进餐。他感到自己对布雷德利很反感。巴顿后来写道：“一切对他有利的便宜都让他占尽了。”即使到现在，仍旧使他气恼的是，在屠杀俘虏这一晦气的插曲之后，布雷德利更吃香了。艾森豪威尔并没有过分指责巴顿，而是给了他一个令其宽慰的忠告：乔治，你说得太多了。

此时，希特勒的将军们也说得太多了。徘徊在这些将军周围的轴心国的外交官们，正把他们得到的秘密情报发回到他们各自的首都。然而“魔木”截获了所有的情报。当艾森豪威尔在对巴顿说那些话的时候，他在布榭公园工作的情报人员分析了截获的密码，它们互相传递一个既简明又迫切的事实：希特勒要竭尽全力来挫败“霸王”行动。作为与美、英、苏三国磋商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的序幕。

破译了的密码中还把最近的伦敦的门电空袭说成是德国“反击战中的第一步”。毫无疑问，希特勒正在试验某种秘密武器——这是一项使“霸王”行动中一切努力都受到干扰的活动，这些努力包括轰炸、情报、照相侦破及一切间谍活动。为发射秘密武器——某种在空中爆炸的飞行物——而草草修建的发射场地遍及法国西北部。专家们长久地注视着印有七个巨大的地下掩体的立体照片，试图推断出现在加莱和瑟堡两地正在修筑的地堡的功能，由于掩体的结构过于巨大，目前修筑工程进展缓慢。在希那科特，最初以为是两座狭长建筑物的东西，现在看起来是二十五英尺厚的、用混凝土修筑的墙了。上面复盖着一个混凝土制的巨大的房顶。仅这一座建筑物就消耗了十万立方码的混凝土和一百万人力。至于火箭武器（如果它们是火箭武器的话），

据估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向伦敦发射出四千三百二十吨重的炸药。此外，通过“超级机密”截获的关于发射试验的无线电报告揭示：这种新式武器的命中率越来越精确，百分之九十五的试验发射都是成功的，而且，在实战中这种武器的百分之六十很可能射到伦敦。

不过，“魔术”还带来了一点点令人欣慰的消息，纳粹过高估计了艾森豪威尔手下的实力：“德国人估计，为了开辟第二战场，盟军在英国集中了六十五到八十五个师。”日本大岛大使在2月底报告说。

如果纳粹认为“霸王”行动所需要的三十九个师仅仅是盟军的二半力量，他们就会从自己力量中抽调出大部分来对付假定的（并不存在的）另一半。“魔术”还揭示了希特勒在防御战略上的一个重大改变。来自柏林的日本电讯继续透露：“作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并且由于隆美尔元帅的建议，德国人现在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海岸，决不允许敌人踏上欧洲大陆。”3月11日，“魔术”又截获了日本的另一条电讯：“为了加强海岸防御工事，德国军队最近已开始在水中设下障碍。”为了炸沉登陆艇，大批触发水雷和锋利的铁桩被投入海底，在距离岸边二百码的一块宽阔地带内沉入了各种障碍物。这个消息使将指挥登陆部队的蒙哥马利很感沮丧。登陆之举拖得越长，海岸防御就越发难以攻克。但在充分研究了对策和受到激励之后，蒙哥马利又信心十足，他会再次战胜他往日的劲敌——隆美尔。

当伯纳德·蒙哥马利还是一个身材细长、然而很结实的小男孩时，他就是西肯辛顿的圣保罗这座古老学校的级长，他指挥过学校里第一流的橄榄球队，又是学校板球队和游泳队的一名成员。当他进入将军行列之后，被任命为第二十一集团军的指挥官时，他非常高兴地发现，圣保罗学校正是他的集团军司令部。他小时候，从来没有进过校长的办公室，他这样写道：“我只有成为一个司令官后，才有幸走进这个房间。”现在，这间房子成了他发号施令的场所。他以阿拉姆因战役的英雄身份，在庆祝胜利的壮观场面中，回到他孩提时代感到过忧伤的旧地。更不寻常的是，世界上许多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和将军都要到这儿来见他，而在他过去就读过的学校的礼堂中，他们还要听他学演讲。

4月7日，他把参加“霸王”行动的师级以上的指挥官都召集到光彩夺目的讲演大厅。他还召来了许多政治家和文职人员。这些人一早就从他们舒适的家中、豪华的旅馆和司令部赶来。小汽车多得周围都放不下了，许多车必须停在半英里以外的指定地点。步行几个街区来到会场，这对一个陆军中将来说真是一种惩罚性的经历。正如一名觉得很有趣的加拿大军官所说：“只有高档的‘哈尔普斯，车才允许开到门前来。”在大厅地板中的一个斜面平台上，铺着一张标明所登陆海滩的诺曼底的本体地图。在北非，蒙哥马利也曾召开这一个与此相类似的会议，回顾他打过的直到马雷特线的战役。

J.C.H.李将军在第二天对史汀生这样写道：“这两次他都在开会房间的地板上放了一个大的模型，以及画得很精确的地图，以此来说明包括后勤、特

别供给在内的作战方案和战斗进展情况。”

当将军们先后按指定位置坐到地图周围一排排摆成半圆形的座位上时，蒙哥马利拍着他那瘦骨嶙峋的手请大家安静，宣布开会。之后，他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讲解他的方案，在他的讲演中，令大家奇怪的是，巴顿是唯一被提到名字的陆军指挥官。可能在蒙哥马利脑海中，仍萦绕着一些在西西里就产生的带有钦佩但又恼怒的情绪。当然，他不喜欢布雷德利，在他们筹备开会时，布雷德利极力反对蒙哥马利标在地图上的、表明在指定日期应到达的地点的一段段的虚线。他说，要是他被强迫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规定的地点的话，他就不是人。因为这样做很不现实。蒙哥马利感到很不耐烦，他说，那么，就这样吧，我的老朋友。然而，无论怎样，他还是执意在地图上标了这些绿色黄色和黑色的虚线。如标有绿线的地点是登陆部队在登陆后的头二十天应到达的地方。蒙哥马利说：“我们要连续作战到我们打到那里为止。”再经过十五或二十天后，他们应到黄线所标的地方，而在反攻后九十天应到达的最终目的地，是用黑线表示的。

蒙哥马利宣布：“这是一次联合作战，由英、美两国的军队和我们其他的盟国共同执行这一战斗任务，这是一支伟大的同盟军，如果没有其他盟友的帮助，我们谁都不能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最高统帅或者说这支运动队的队长，是艾森豪威尔将军。”他接着说：“敌人现在西部的情况，你们应有所了解。经验证，敌人现有五十五个师，其中八个是装甲师。然而到登陆那天将会发展成什么局势，现在还不敢肯定……自从隆美尔视察了‘大西洋墙’之后，敌人一直在加强他们的沿海工事，普遍地加强他们的防御，重新布置他们的后备装甲部队。”

约有一小时，身着整洁服装的蒙哥马利，在那些海滩、山丘和溪流的模型周围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他手持一根长棍，以他那特有的嗓音，大声介绍地形的细节。他宣称说：“隆美尔很可能使他在海边的机械化师按兵不动，直到他弄清我们的主攻方向为止。然而，他会把它们迅速集中起来，给我们狠狠一击。他的以逸待劳的机械化师会竭尽全力地守住重要地区，在反击中起到核心的作用。”蒙哥马利希望隆美尔在登陆战役开始后的五天內，把六个装甲师投入战斗。然而这主要取决于隆美尔是否在那时意识到这是主攻所在。如果那一天一切都顺利的话，蒙哥马利将派十五个师登陆，大约三千之后，隆美尔会发动一场进攻反将盟军圈起来——以阻止他们从滩头地区向纵深发展。

蒙哥马利冷笑一下。他说：“在座的一些人很了解隆美尔。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指挥官，他喜欢以装甲部队投入战斗。但据我们所了解的德军指挥结构，装甲师部队现在直接由龙德施泰特指挥，而且，我们知道，在把这些师转派给隆美尔之前，很可能会拖延一段时间。这个情况对我们很有利，而他俩之间会发生争吵。”

蒙哥马利唯恐大家认为他把如此关键的战斗押在了一张没什么价值的纸

牌上，他又提醒各位将领，空军会尽一切可能来扰乱隆美尔。他告诫大家：“但是从登陆发起后四天起，敌人会集结起来相当大的兵力。”因此，显然我们必须把一切能动力量投入战斗，要在开战的前几天获得一种有利态势，使敌人在我们的进攻面前束手无策。

但是。盟军必须首先登上海滩，蒙哥马利对已知德国人现在已开始诺曼底沿岸密布的障碍物忧心忡忡，尽管在“霸王”行动作战区域现在还看不到水下障碍物，但众所周知，数以万计的隆美尔的部队正在那些登陆艇可以着陆的海滩上方，部署份量很重的钢铁障碍物。步兵可以绕过这些障碍，但登陆艇在涨潮时很可能会撞在上面。隆美尔同时又淹没了滩头通往内地的道路，用地雷、弹坑和爆破等方法破坏这些道路。

蒙哥马利想出了愚弄隆美尔的一条妙计。从几个月来看到的破译密码中，他得知德国人认为英国人的战斗实力比美国人强。因此，德国人认为突破防线的严重威胁主要来自桥头堡的英区，而美国人则似有可能据守他们一端的“堡垒”。既然如此，就让他们那么认为吧！他，蒙哥马利将把敌人的装甲师牢牢地吸引在英国一端，他将率领左翼的英军不停地佯攻，然后让右翼的美军给隆美尔以沉重一击，而这正是隆美尔意料之外的。当然，这个方案是冒险的，对蒙哥马利来说更为痛苦的是，这无疑会引起盲目的指责——这些人不明白他最初的战斗仅仅是佯攻，他会被指责为趑趄不前。但如果这样做能够使战斗获胜的话，他不惜付出这种代价。

回顾过去——根据后来产生的争论——蒙哥马利这些意见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么早的阶段就为在左翼的英第二军（现由他的朋友迈尔斯·邓普西爵士指挥）制定了明确的佯攻方案。这一佯攻方案是使战斗向南部和东南部展开，向法莱斯挺进。这个言案无意继续作纵深挺进，但这会使德国人误认为是对巴黎进行认真的成逼。其效果将会吸引和拦截来自东部的敌人授军。其后果，将能保护布雷德利第一军的东翼，而布雷德利的第一军届时将会从右侧给敌人以意想不到的一拳。

蒙哥马利同样以非常简练的言词，对巴顿所担负的任务做了布置：巴顿的任务是清除布列塔尼岛附近的障碍，占领其港口。当布雷德利的第一军向东北的巴黎挺进时，他应控制住南翼。无疑，蒙哥马利竭尽全力不给他昔日的对手留有获得荣誉的过多机会。

蒙哥马利坐下后，邓普西和他的军团指挥官克罗克概括他讲述了他们的方案。当一个年轻的军官指着关键地点时，他们缺乏自信地站在地图下方的地板上。乔·柯林斯最后发言，他的部队应在最右翼登陆。他信心十足，像蒙哥马利那样，他爬到了地图上，更确切他说，站到了地图上面，随意挥舞着长杆，当他回到他的座位上时。坐在他后面的比德尔·史密斯轻轻笑着，他小声说：“乔，你真是彻底发扬了本宁顿堡垒战斗的优秀传统！”

当海军上将拉姆齐和空军上将利一马洛里讲述了他们的方案之后，蒙哥马利解除了禁止吸烟的命令。此刻，邱吉尔手拿一支雪前走了进来。他看上

去比大家所想像的要老得多，腰也比以前更弯了。他坐到了椅子上，听蒙哥马利的总结。按照李将军对史汀生的叙述。蒙哥马利主要强调了三点：“第一，要有绝对的作战信心，只有这样，各梯队的指挥官和全体士兵才能受到感染。第二，要意识到扩大战果的重要性，一旦突破敌人的防线，立即要扩大战果。第三，步兵要夺取飞机场供空军使用，这一点至关重要。”

然后，邱吉尔又接着谈了十分钟。李写道：“他的讲话是非常及时的，因为邱吉尔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没有在任何人心目中留下什么疑虑。他完全同意蒙哥马利将军关于信心的讲话。他指出，在去年或前年他对这次战斗都没信心，但现在他确信时机已成熟，指挥官们已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兵员、装备和舰船都足以发动这次战斗。他的讲话确实是鼓舞人心的。”就连巴顿也深有感触，他在日记中写道：“首相作了最后的、也是最精彩的发言。他说，请大家记住，这是一场登陆欧洲的进攻，而不是创立一个滩头堡。”

邱吉尔祝愿大家福星高照。他最后的几句话显然情绪激动，这对那些很了解他的人倒不足为奇，英国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在写到他登陆准备工作的忧虑时，补充说：“温斯顿使人感到确实是一个非常老的人，这一点是非常糟糕的，他身患的两种疾病已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丧失了决断力。因此现在正进行大量的勾心斗角和卑鄙勾当，就比弗布鲁克（勋爵）和布莱顿·布雷肯俩人而言更是如此……”

大约有一个星期，邱吉尔花费了相当的精力来对付内阁中前所未有的最丑恶的口角——也就是关于猛烈轰炸法国交通运输目标的争议。就在整个方案似乎已定下来时，传出了反对者使人震惊的声音。邱吉尔不得不在4月3日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考虑到数以千计的法国平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这一轰炸中将死于非命或不幸受伤这一事实，内阁在今天，对轰炸法国境内如此之多的铁路中心的提案，持一种严肃的、从整体说来可以说是不赞成的态度。因为考虑到他们这些人是我们的朋友，这样做会被认为是一种过于残酷的行动，而且会使他们对盟军空军产生强烈憎恨。”

近日来，艾森豪威尔对事态的发展有些闭塞，数周来，他每天的日常生活是没完没了的视察。他总是被一群群年轻的士兵包围着。他们迫切希望在出征前往那个陌生的海滩和陌生的国家之前见见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的神经变得脆弱了。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写字。拟草稿、签字和握手而疼痛。4月中旬，他用软铅笔写信给玛米，因为他的手已经不灵活地用其它任何东西写字了。在布树公园，他收到许多士兵母亲写给他的信，她们请求他把她们的孩子送回家去。但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拒绝她们。然而对于这一残忍的作法，他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他私下里写道：“统计每天的伤亡数字，哪怕仅仅是一场空战的伤亡数字，只要一想到有多少年轻人就这样一去不复返，就会使你觉得万分痛苦。战争需要一个人练就一副铁石心肠，但即使是这样，他也永远逃脱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全国千千万万的家庭都要承受残酷消息的打击和失去亲人的痛苦。父母兄弟姐妹、妻子亲朋都要持有一种自我解脱的哲学，

并坚信正义必然会胜利。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肯定要忍受极大的痛苦。战争要求人们具有铁石心肠，不仅对那些必须承受战火磨炼的士兵这样要求，就是对那些不得不出力战争献出优秀战士的家庭也要如此要求。”

甚至就在最后关头，问题仍层出不穷。虽然海军炮火支援计划已得到了加强，但美国海军官员仍认为英国人大吝啬。“霸王”行动中美国高级海军指挥官艾伦·柯克海军上将，4月15日私下对埃弗雷德·休斯抱怨道：“英国人没有把他们最好的战舰用在战斗中，而把它们停泊在斯卡帕湾。而美国在这次战斗中则投入了三艘战列舰，四艘巡洋舰和二十艘驱逐舰。”

现在，整个“霸王”行动将完全取决于天气了。艾森豪威尔现在要求他的气象军官、英国空军上校詹姆斯·斯塔格在每举行一次指挥官会议后都要呈送一份关于本星期其余几天的天气预报，目的仅仅是想验证一下这些预报是否准确。

最后日期必须在最后一刻才能订出。到3月6日，已订下6月1日力登陆的初步日期。关于登陆的日期，在未来的文件中将以“Y日加四”的代号来表示。如何保守机密这一问题成了每个人的心事。凡是与“霸王”行动或“海神”（“霸王”行动的一个密码代号）有关的文件，都印有Bigot”（顽固分子）这样一个绝密标记。

艾森豪威尔一想到保密的问题，就不自由地想到巴顿。由于担心会再发生什么意外的事件，他不愿让新闻界透露巴顿在英格兰的消息。但比德尔·史密斯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负责公共关系的工作人员极力劝说他，他们争辩说，一些不慎的专栏作家也许会写出一些文章来，反面指责艾森豪威尔不想让美国公众知道巴顿——这个引起许多非议和令人恐怖的人物，将在“霸王”行动中担任指挥工作。直到4月下旬，艾森豪威尔态度才软化下来。

但艾森豪威尔几乎立刻就后悔莫及。巴顿又一次张开了他的大嘴，并且后患无穷。4月25日，他在一个以美国士兵为对象的妇女俱乐部的开幕式上做了简短的发言。开会地点是第三军驻扎的集镇凯纳茨福特。开始，他本能地谢绝了要他讲话的邀请，但他经不住诱惑，他终于红着脸接受了，以人们通常在这种场合所习惯的“以非官方身份前来参加”云云为开场白。当巴顿下无挖苦地就这种俱乐部的实用价值发表评论时，当时在座的有五十名妇女。他扩大了他的话题，他说：“统治世界，这显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神圣使命，”他停顿了一会，又压低了声音说：“当然也包括俄国人。”由于事实上他发现英国妇女毫无魅力，他就不得不向这些妇女说出并无恶意的谎言，并把手指交叉起来，他说：“一旦我们的士兵遇见并结识了英国妇女，他们在家信中告诉他们的妻子、女友，你们是多么可爱，美国妇女就会妒意大发，恨不能马上结束这场战争。”有人建议为巴顿的讲演鼓掌欢迎。一位英军上校，托马斯·布拉泽威克表示附议，并发表了长篇献媚的讲话，直听得巴顿不耐烦地不停地把脚倒来倒去。

巴顿关于统治世界的话差点使他失去了第三军的指挥权。英国的一家通

讯社发表了他的讲话，然而他们把“俄国人”这几个字给删掉了。他们把这次讲话称为巴顿的“第一次公开演说。”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负责公共关系的工作人员极力想把“俄国人”这几个字加在电讯中，但已力时过晚。这在美国国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华盛顿一家报纸的社论把巴顿说成是“说错话的头号人物”。更不样的是，马歇尔给盟军最高统帅部发来了一份“优先拍发”的电报，他说：“我们刚刚获得批准享有永久官阶的名单，他指的是最近送交参议院批准的享有永久官阶陆军少将军衔的军官名单，其中包括比德尔·史密斯和巴顿，“我担心由于这件事会使他们俩都被刷下来。”当比德尔·史密斯看了电报后，他几乎晕了过去，他打电话给巴顿，气急败坏他说都是因为巴顿“信口开河”，很可能使他俩都得不到提升。心绪不宁的巴顿写信给休斯，说他“受到了恶意诬陷”，他这样说也是不无道理的，因为英国新闻部可能已经以把他的名字泄露给报纸的方式，使得报纸上用大字标题为刊登，这样，甚至是德国谍报局最迟钝的特务也能一目了然。当然，搅人耳目的消息一直是在说巴顿正在指挥一支准备进攻法国的集团军，但是在加来附近，巴顿也为此惊恐万分。他在写给他女儿的信中说：“耶稣所受的折磨只有一夜，而我却苦海无边。”

当“巴顿炸弹”爆发时，艾森豪威尔正巧不在伦敦。巴顿讲话的当天晚上，他正与特德和布雷德利乘火车离开伦敦，去观看一个大规模的登陆演习。英国政府已于：月份在斯莱普顿桑茨的海边腾出了一块约三英里长，纵深约五英里的区域，以便能够以实地目标对新武器进行试验。这是在达特默思和普利茅茨之间德文郡的那部分，顺着英格兰西南沿海，看起来像芭蕾舞演员的一条腿，伸向美国。由于英国和美国的舰艇受到美国“海岸火力控制”方式的训练，斯莱普顿桑茨村庄的空房屋，都在海军炮火和猛烈轰炸下化为灰烬。新发明的两栖登陆坦克遍布海滩，这些都是中型坦克，配备有帆布充气垫圈，因此，按道理说它们能够漂浮。艾森豪威尔同样在这里看到了一种叫作“台风”的新式发射火箭的飞机，这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项惊人发明。它们以每小时四百英里的速度向目标俯冲，并能发射出一颗以超音速飞向目标的导弹。

登陆演习在莱姆湾外开始。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经受过战斗洗礼的巴顿的第四师也参加了演习，他们从海上来到这些与诺曼底没什么两样的海滩上登陆，他们身后是浅水域，前面是一片高地俯瞰着海滩。美国的工程师们在沿岸一带修起了模仿敌人的钢骨水泥掩体和碉堡。有规模空前舰船参加的演习这还是第一次。许多不足之处立即暴露了出来。参战的舰队必须处在距海岸十二海里的地方，因为拉姆齐告诉布雷德利，纳粹海岸炮兵的射程是三万码。因此，小型登陆艇就不得不独自驶过最后十二海里的水域到达海滩。在海军炮火的猛烈轰炸后，当满载步兵的二十一艘坦克登陆艇，二十八艘步兵登陆艇，六十五艘坦克登陆艇、十四艘混合登陆艇和九十二艘小型登陆艇等待进攻的信号时，“登陆时刻”却出现了过分的拖延。在这一艘坦克登陆

艇上观看演习的哈里·布彻写道：“如果海岸有敌人的炮人的话，那些坦克，更确切地说是登陆艇，必然是敌人称心如意的靶子。”他神情沮丧地走了。

年轻的美国官兵看起来像成长中的幼苗一样嫩。布彻写道：“他们似乎把战争看成是一次他们能从中得到无穷乐趣的大演习。”上校级军官都上了年纪，他们体态肥胖，头发灰白。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身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五颜六色的绶带。当专用汽车在那天晚上载着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人员回到伦敦，吱嘎穿过指挥部庭院时，他们当中充满着忧郁情绪。艾森豪威尔对特别是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就擅将登陆时刻往后拖延感到恼怒。吉·杰罗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他说：“时间一确定下来，就不要随便改动，因为这会引起许多混乱。”

特德经过一番考虑之后说，在反攻那天，当满载突击队员的攻击艇距岸一千五百码的地方待命进攻时，如果战略轰炸机打算在海滩上布一层密集的炸弹的话，它们就必须一刹那间出动。他指出，这些攻击艇必须在规定的一、两分钟内登陆。然而轰炸是生死攸关的，因为任何在短距离内爆炸的炸弹都有可能引起水雷的爆炸，从而炸沉登陆艇。杰罗一想起这些布在水下的地雷，就闷闷不乐，而且，在这些水下设施中他最惧怕的就是水雷：就在这些登陆艇在距岸边还有几百码时，这些拴在深处的无生命的凶残家伙会把登陆艇炸个底朝天。印在图片上的钢制刺猬弹（反潜用的深水炸弹）很清晰，但问题是，纳粹是否用了七十五磅或一百磅的钢轨来制造这些炸弹，而陆军的推上机是不能把这些钢轨析断的，他同样为在他右翼峭壁上的炮台而焦虑不安。艾森豪威尔设法使他振奋起来：他告示杰罗，掩护他的是在这一世界上所集结的空前强大的炮火。而这位军团司令回答说：“我并不是悲观，只不过很现实。”

4月28日晚上回到布树公园时，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桌边结束了他漫长而繁忙的一天。在外面，他的参谋长正与布彻指挥官聊天。忽然，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演习期间，纳粹的快速鱼雷艇混在载着有工程技术部队，由美国七艘坦克登陆艇组成的船队之中溜了进来，并在莱姆湾外用鱼雷袭击了两艘坦克登陆艇。伤亡是非常严重的。比德尔·史密斯按着通讯联络器的按钮，向艾森豪威尔口述了这一坏消息。他说：“我们为大学进攻而贮存的坦克登陆艇因而减少到了两艘。”艾森豪威尔语气急躁他说：“给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发一份电报，把损失报告他们。”他所说的损失措的是坦克登陆艇，而不是人。华盛顿收到的电报样写道：“具体的损失还不十分清楚，但最初的报告表明有二艘坦克登陆艇被击沉，有一艘中弹，现已停泊在港口。约有三百至四百人伤亡。”但实际情况要比报告所说的糟糕得多。在击沉的两艘坦克登陆艇有一千多名士兵，其中五百多人淹死了。

此时，艾森豪威尔还看到马歇尔对于巴顿那粗率的讲话所发来的加急电报。艾森豪威尔十分恐慌，在他给马歇尔发电报之前，他根本不想听到事情的细节。电报大意如下：这件事会引起人们这种疑虑，即“尽管事实证明巴

顿具有指挥战斗的才干，但仍保留他的高级指挥权是否明智”。他说，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他与巴顿在一起工作过，但他怀疑他是否完全克服了他那根深蒂固的装腔作势的毛病。他两次把如何处理的矛盾推给马歇尔，转弯抹角地为巴顿求情。马歇尔两次又把责任推回给大西洋彼岸的艾森豪威尔，他说艾森豪威尔是“霸王”行动的负责人。马歇尔以清楚无误的事实暗示：“巴顿是唯一能够胜任他现在职务的军队指挥官，在对付隆美尔方面，在规模巨大的登陆战之后迅速扩大战果方面，他都有实际经验。”邱吉尔的态度则更加坚定。他不同意地嘟嘟囔囔地说，巴顿的言论，他看不出有半点错误，“他只不过说出了真话。”

5月1日，巴顿像一个作了错事的学童一样被召到最高统帅面前。艾森豪威尔对将军指着一把椅子说道：“乔治，你已使自己陷于一种非常严重的困境中了。”

巴顿立刻截断了他的话。他非常恭敬的说：“你的工作比我的工作重要得多。如果为了救我而使你自己受到伤害的话，把我抛出去好了！”

艾森豪威尔引用马歇尔的话：巴顿所犯的严重错误已动摇了这个国家和陆军部的信心。他补充说：“马歇尔将军甚至又提到了肯特·兰伯特事件。”

巴顿想道，真是个宽宠大量的狗娘养的！他至今仍记得事情的原委：肯特·G·兰伯特上校在进入突尼斯的比塞大之时，曾指挥过第一装甲师的一部分部队。突尼斯的比塞大之战是美国装甲部队在战争中获得的第一次成功的进攻。当时，他写信给他的妻子，向她透露了军中的一些秘密。为了避免他在信中加以诅咒的军队信件检查员的检查，他的信是由一个朋友带走的，但信被截获了，兰伯特劫数难逃。巴顿也经常通过朋友传递家信，但据官方报道，他谴责了兰伯特：“如果不是你的愚蠢行动，我会祝贺你的辉煌成绩，但我重申，一个愚蠢的军人，他根本不能获得什么辉煌成绩。”私下里，巴顿要求埃弗雷特·休斯（他写道：“我一定要处分兰伯特”）把证据销毁，并带几分预见地补充说：“像兰伯特这类人是下会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的，但由于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而失掉他们则大可惜了。”无论怎样，马歇尔采取了一种无情的态度。当几天之后，艾森豪威尔推荐兰伯特为将军时，马歇尔拒绝了。

最后，巴顿并没有屈服于艾森豪威尔的恐吓。他终于说服艾森豪威尔听从他对“霸王”行动的一点意见，尽管他并没有被要求提这种意见。那是针对一个由英国人制订的计划的，蒙哥马利把原计划中使用的三个师扩大到五个师。巴顿则极力主张在这样一条至少长九十英里的战线上，要在三个地方发动进攻。他这样说道：“我并不是在威胁谁，但我想告诉你，这个进攻方案制订得非常糟糕，而且这场进攻的战线太狭窄了，特别是在我不能亲临战场的情况下，大概会出现一个乱糟糟的结局。”

艾森豪威尔无可奈何地耸肩说道：“天哪，难道我还不知道这些吗？但我又能做什么呢？”可能他只不过是说登陆艇的短缺这一情况——由于坦克

登陆艇被击沉在斯莱普顿桑茨，这个问题变得更棘手了。但巴顿并不这样认为，他在日记中写道：“这话出自一个最高统帅之口真是太遗憾了。”两天之后，艾森豪威尔拍电报给巴顿，他说：“我已经决定仍旧任用你。去训练你的军队吧！”

已顿是不可缺少的一员，每个将军都深知这一点。

第五节 邱吉木对艾森豪威尔说：万一登陆失败，咱俩就一起完蛋

当春天到来时，看来需要做的事越来越多，而时间却越来越少。在伦敦工作的大多数军官却力即将来临的夏天及其压倒一切的事件焦虑不安，这就是对希特勒盘踞的欧洲海岸的强攻。随着铁定不移的日期逐渐逼近（由时间、潮汐、月亮和斯大林等因素所预先规定的日期），紧张的气氛加剧了。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在6月初发动对法国的进攻。

到5月时，英格兰的南部正是百花盛开的时节，使得艾森豪威尔感到无比欢欣，他以前仅仅从闹钟里听到过杜鹃叫。虽然他有时仍旧微笑，但他抽的香烟已超过了以前他力自己规定的一天一包的定量。参谋人员都感到他们的肌肉绷得越来越紧了，像一个将到法庭去接受对自己生命的审判的人那样僵硬。全世界举目注视“霸王”行动，人们注意的不仅是战斗何日开始，更是它的历史意义。这次冒险行动安危系于一身，光辉的胜利将使其名垂青史；惨痛的失败亦将由他承担。

美国人在英格兰的西部，英国人在东部。这些美国人很乐意在这里扎营，并尽可能地缓和与村民的关系。在一个村庄里，他们帮助重建了一座炸毁了教堂。教堂的落成典礼还对美国进行了实况转播——然而这一转播又很令人扫兴，因为主教说他们对“来自美国的救济”不胜感激。士兵、水手、飞行员漫步在伦敦街头，他们都在尽情享受他们一生中最重大时刻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哈里·布彻为消磨时间，不时地写信给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妻子。整个英格兰南部已成为一个军营了。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部队从美国和加拿大来到此地。英国和北爱尔兰所驻扎的军队已达到饱和，用柳条箱装的一百万吨的物资塞满了每一个仓库，码头边、石矿场、坑道和隧道；大大小小的路上都堆积着柳条箱。5月份，参加“霸王”行动的一百六十艘货船开到了英格兰，在一个停泊点，三十八艘运载军人船只乘浪离开北部港口，在等待卸货，而参加登陆的船舰则麇集在南部的港口。

埃弗雷特·休斯作为艾森豪威尔的私人耳目，于1944年的4月底和5月初视察了野战部队各师。有时，他来到城外的巨型轰炸机场，目送它们去德国执行战斗任务。艾森豪威尔十分赞同他的一些建议，比如：必须向重要指挥官明确他们自己的地位，因为有关他们前途的任何不安定感都有可能使他们变成唯唯诺诺的人；要重视战斗部队中人员的提升；艾森豪威尔在以往下达的一些命令太琐碎了。他乘车到汤顿观看第五军团的拳击比赛，到提弗顿视察第四师，在塔费斯托克与第二十九师一起吃午饭。几天之后，他回到家中时已疲惫不堪了。

休斯发现，尽管英国人重视安全保卫，但是他们这方面的工作还不总是抓得紧的。一干，他到韦默斯去检查第一师的小船及部队的上船演习。一个矮胖的英国陆军少校向他走来，非常自负地命令他出示证件。

休斯很冷静地问道，“你是谁？”

“港口安全员。”

“你能用什么样证明呢？”

这个人掏出一张晃眼的红色的身分证。休斯仔细看了一眼之后说：“对不起，我辨认不出那上面的签名。顺便说一句，那些坐在码头边身着难以区别的军服的人是干什么的？而那些在那座大楼后面面向外张望的几百人又是干什么的？”

这位英国军官耸着肩膀说：“我不知道，长官，但我们正在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好吧，我要告诉你我要做些什么。”休斯说着，他对自己所做的这一恶作剧感到由衷的高兴。“你打听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之后，我就让你看我的身份证。”说罢，他大步流星地走了。

艾森豪威尔也常常进行一系列的视察。他似乎想亲自见到每个人，以急切心情正视每一个人，并祝他们成功。没有什么比置身于他的部队之中更使他兴高采烈的了。几个月前他写道：“我们的战士是好样的。我总是这样觉得，离前线越近，士气越高，牢骚越少。没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愿意漫步在这些士兵中间——与这些名副其实的战士在一起度过一天总是使我感到兴致勃勃。”他对家乡堪萨斯的金色平原非常怀念，无论问时他停下来与美国士兵交谈时，他总是满怀希望地期望碰到一个从阿比林来的小伙子。他经常遇到从堪萨斯来的人，有一次，遇到了一个住在阿比林附近的士兵，但从来没有碰到过从他土生上长的故乡——阿比林来的人。

艾森豪威尔总是想着未来——想着“霸王”行动，这场战争之后。他写信给玛米：他想飞到地球的大涯海角——在那遥远的异国的海滩上，在阳光沐浴下，没有任何议事日程，不必考虑时间，遍游他听说过的所有世界名胜古迹，巴格达、仰光、悉尼，塔希提岛。当然，如果他不得不统率占领军长驻柏林的话，他会经常邀请玛米到德国来，不管怎样，他希望退休，与玛米一起周游世界。在他那田园诗般美好未来的图画中，很可能想人非非地加进了凯·萨默斯比，他开玩笑地补充说：“为了能有足够的开销，我还可以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请一位秘书，我每天可以对她口述一小时左右，这样就挣到旅馆费了。你认为怎么样？”

至于玛米或凯·萨默斯比对他那小心谨慎的提议的想法如何。无据可查。但玛米无疑仍旧听到了许多谣言，因为在她从南方旅行回到华盛顿的第一封信中，她以一种隐晦的方式结束了她的信：“从我一回来，就对这些传说有所耳闻。”艾森豪威尔急忙对此反驳，以表示自己清白：“我知道呆在后方的那些人们总认为在战地的部队过着夜总会式的生活，狂欢作乐，放荡不羁，”他故作真诚他说：“就我所见……驻扎在这里的美国军队所过的生活比我们在路易斯安那、加利福尼亚等地扎营时还要清苦，更加正规。百之九十九的军官和士兵都忙得根本没时间干其它的事情，”

他口气稍微缓和地说：“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许多的军官和士兵

无疑都生活得不大严肃；但这也无疑被那些饶舌的人夸大了事实。就我周围的部队而言，他们心头的要事是工作——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无可指责的。”

不管艾森豪威尔的习性如何，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是毋庸置疑的。艾森豪威尔在十分紧张的状态中度过了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会议一个连着一个。5月6日是一个寒冷、阴雨的早晨，他在给玛米的信中披露了他心中那不可告人的想法：“明天早晨我会睡得很晚——或者说我通宵不眠，我至少要在床上躺到九点半或十点。我得到了一本新的西部小说，我必须读它。”

两天之后，他召开了第十八次会议以决定发起登陆的时刻——这是要根据登陆日朗来作不同的决定的。在“霸王”行动中的海军指挥官、英国海军上将伯特伦·拉姆齐爵士（职位相当于地面部队指挥官蒙哥马利和空军指挥官马治里）说，看来在6月4日发起登陆是不行的，在6月5日或6月6日则有可能。事后，艾森豪威尔告诉哈里·布彻说，他希望能让他的好朋友坎宁安在这次登陆战役中再次担任海军指挥官，他根本不喜欢拉姆齐。后来，最高统帅单独与首相一起吃了午饭，邱吉尔看上去很健康。当他们分手时，泪水沿着他那肥胖的脸颊流了下来，邱吉尔说：“我要与你把这件事干到底。万一这次登陆失败了，咱俩就一起完蛋。”

在最高统帅部，艾森豪威尔和比德尔·史密斯的大部分时间看来都被最无聊的琐事消磨掉了：付买毛毯的钱，分配宿舍及其他许多琐事；帕克·韦斯特车库的情况，哪个将军和哪位陆军妇女队的女司机一起睡了觉。休斯注意到军械处长陆军准将亨利·塞勒看上去很疲乏，他在日记中写道：“亨·塞是否又和他的妇女队的司机勾搭上了，他的眼睛看上去布满血丝。”

艾森豪威尔还要查看大笔法国货币的印刷。5月11日，他不得不向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报告在“霸王”行动的九十天内，法国难民需要卫生纸张和消毒剂的数量：“对法国的难民要有个初步的估计数字，并对这些人的给养要有个大概的估计：以英国军队每天每人平均五张卫生纸和每天每一千人平均一加仑苯酚为准，共需九千五百万张卫生纸和一万八千七百万加仑苯酚。”陆军部的官员遗憾地回答说，在7月中旬以前英国纸张都无法满足需要。

最令人居心丧气的是，许多军事决定（像“霸王”行动本身这种决定）最终是掌握在政治领袖的手中。休斯写道：“登陆西欧日到底是政治决策还是军事决策？显然乔（斯大林）得到了什么许诺。”

在五角大楼热心的计划制订者，都敏锐地意识到在战役后期艾森豪威尔会面临许多棘手问题，使马歇尔和史汀生都受到困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兵源问题。从数字上来说，艾森豪威尔决不比德人占优势；据估计德国人防守法国的军队有五十六个师，但即使到夏末，盟军的军队也比德国人多不了多少。史汀生对美军的平均年龄偏高这一问题格外关心。他指出一旦参加“霸王”行动的部队投入战斗，美国作为战略后备的兵力有十四个师，与此相比，虽然德国只有十一个师的战略后备兵力，但他们的士气高昂。如果苏联人由于供给线拉长而使得攻势减弱的话，或者如果希特勒自动缩短他的

总战线，他的兵源储备无疑会因此而增加，美国人已把他们的大部分实力展现在敌人眼前，史汀生认为，德国人必然会察觉到美国兵源弱点。他写道：“这很容易使德国人感到力争取一种相持局面而浴血奋战不是徒劳无益的。”史汀生深恐在意大利出现的那种僵持局面，到秋天时，也会在法国出现。

还有另外一点担心。5月份，史汀生的陆军部一直企图估计出希特勒的秘密武器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陆军部的一份报告对秘密武器的性能进行了推测，并对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措施做了大致的描述。文件有半英寸厚，并打上了“绝密”的字样，用非常显眼的黑线扎着，但里面几乎没有什么过硬的情报，谁都不能肯定秘密武器是什么样的——是无人驾驶的飞机，还是远程火箭——它是在哪里制造的。在波罗的海沿岸佩内明德的高空摄下了某种导弹的图片。秘密武器发射场仍在法国修建。报告警告说：“新近发现的‘改建了的滑撬式的’发射场地的数目正在逐渐增加。”将近三十个已被发现。

正是这些消息最耗人精力，它使人精神异常紧张。5月11日，比德尔·史密斯邀请布彻指挥官到他家中吃中饭，他向布彻表明，“霸王”行动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已使他猜疲力尽，他目前对这场战争已厌恶之极，并希望在战争结束后退出军界。布彻写道：“他说他对我们的部队登陆一事毫无担心，但他又极为秘密、令人吃惊地向我预言，我们守住滩头阵地的机会，特别是在德国人完成兵力调集后，成败是一半对一半。”但史密斯补充说，这个机会值得争取的。

这种紧张情绪也对艾森豪威尔产生了影响。布彻注意到，艾森豪威尔看上去显得疲惫不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老。然而，不管艾森豪威尔本人有什么感受，他对部队的士气是负有责任的。随着“霸王”行动日期的逼近，点燃作战部队士兵心中的战火的时间也来到了——必须使他的士兵们清楚地意识到纳粹敌人的凶恶本性，就如艾森豪威尔以传阅文件的形式向高级指挥官们指出的一样——并要向他们强调把敌人彻底歼灭的绝对必要性。必须要对部队进行鼓动，要提醒这些士兵，他们在以前曾击败了这同一敌人，现在，他们仍能战胜他们。就如同红军通过其政治委员和希特勒靠其国社党领导官员们向德国军队进行灌输一样，艾森豪威尔因而命令每一团中都要有一名“指导员”以确保每一连都能得到适当的情况简报。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为这一目的将提供“新闻摘要”和“对军队讲话”这两种广播，以印有“扬克”和“垦条旗”的标记的材料加以补充，并通过美国武装部队广播网进行广播。

碰巧，休斯此时正偷偷摸摸地对他恨之人骨的史密斯发动宣传战。他的中伤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一次，休斯告诫艾森豪威尔说：“不要让比尔戏弄了你。”但一个将军间他对比德尔·史密斯的看法时，休斯用“狡诈”一词作了回答。

休斯对史密斯与女人打交道的方式非常神往。1943年1月，休斯写道：

“在远征的初期，一艘载有五名英国陆军妇女辅助队员、三十名海军护士和二十名英国护士的船遭受到鱼雷的袭击。比德尔飞到奥兰，把五名英国陆军妇女辅助队队员接收了过来，这五个人被升为陆军上尉，年薪二千美元，至于那些护士小姐，她们除了一身英军战地服装外，别无他获。”1943年末，休斯不无挖苦地说、史密斯和一位名叫威尔伯护士“有些难以说清的个人牵连”，威尔伯得到“充当一名护士长的报答。”艾森豪威尔本想解雇她，但休斯对此表示反对。他劝艾森豪威尔不要过多地卷入史密斯的私事之中。

几个月过去了，休斯对史密斯的态度由过去的那种逗趣转变成含蔑视的一种混合情绪。在调查滥用美国政府发放的货币的高潮中，休斯得知公款花得很奇怪。他曾走访了一名军械工人，从他那所得知的一切使他烦恼不安：“那天，我和乔到琅迪的武器店时，发现一支为比德尔·史密斯定很漂亮的手枪。在旁边，我们又发现由比德尔赠送的两支卡宾枪。”换句话说，史密斯为了买那支力他定做的价格昂贵的手枪，实际上他已把美国的武器出售了。休斯后来又不停地提到史密斯给珀迪和他一家的赠品一事，并回忆起以前的一次事件中比德尔·史密斯喜欢说的一句话：“这些照片很昂贵，我要用我的娱乐津贴来购买它们。”

5月15日，力对“霸王”行动计划做最后一次检验，盟军的高级将领们又一次聚集到圣保罗学校。如此之多的最高级指挥官云集一处举行战前情况汇报会还是前所未有的。英王乔治六世也出席了会议，还有温斯顿·邱吉尔和南非首相、陆军元帅简·克里斯蒂安·史未恣。盟军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在场。包括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巴顿、蒙哥马利及他的两个陆军指挥官：迈尔斯·邓普西爵士和一位加拿大军官亨利·克列勒。会场的墙上挂有一张标有诺曼底登陆处全部海岸的比例图。地图上标明了两支登陆部队所应到达的全部海滩。

艾森豪威尔请大家注意，“今天，我们就进攻法国这个问题开个短会。”他要求大家把现存于陆海军三军之间的不和全部消除掉，蒙哥马利作为地面部队总指挥首先发言，他在事先对此做了准备。他宣布，在法国，他们所面临的是敌人的六十个师，其中包括十个装甲师。他说：“2月份，隆美尔从荷兰转到卢瓦尔担任指挥官。现在看来十分清楚的是，他的目的是想阻止盟军的任何突破；把‘霸王’行动彻底击败于海滩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隆美尔已加强了海滩的防御措施，增加了不直接参加海滩防卫战的步兵师，并命令他们封锁住盟军在这一战斗中的任何突围，隆美尔还对后备装甲师重新做了部署”，他又把可能出现的情况及隆美尔的装甲师所能出现的机会率一一估计列举。到登陆日第一天的黄昏时分，隆美尔可能会部署九个步兵师和九个装甲师来对付登陆部队，次日，这空前的威胁就会变得更明显了，他可能会派出至少三十师前往“霸王”行动作战区。在登陆日的六天之后，他会在任何时候发动一场由他指挥的十个装甲师参加的反击。

蒙哥马利对使他怀有恐惧感的敌手隆美尔十分佩服。“隆美尔是一个斗

志饱满、富于决断的指挥官。自从他掌握指挥权以来，已使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破坏进攻，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另一个长处是进行瓦解。他十分热衷干事先精心部署的战斗行动。他会全力以赴地攻击我们，直把我们打得恒在敦刻尔克那样，狼狈撤退——他会按他自己选择不展开地面装甲部队作战，而是想方设法阻止我们的坦克登陆，让他的坦克在地面上迅速前进以避免一场坦克对坦克的方式战斗。”他断言，隆美尔将会全力控制住卡昂和卡伦但，而且还将进攻交通汇接点贝叶。蒙哥马利以他那干涩、鼻音很重的声音说道，如果隆美尔获胜的话，“我们的处境就会十分窘迫。”

这看来是一幅令人恐怖的图画。没有人知道用以摧毁登陆艇的海滩障碍的性能。盟军部队远渡重洋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所必然产生的那种混乱，加大了这种威胁。后来，为解决这一问题，蒙哥马利提出了他的方案：“届时，我们必须依赖我们突然进攻的威力，依赖于来自海军和空军的强烈的炮火支援，以及我们自身的那种质朴而又健全的智能……在敌人还没来得及调遣足够的后备力量来赶走我们之前，我们必须在海岸上开辟我们的道路，建立起一个立足点。装甲纵队在登陆那天必须迅速向纵深穿插，这样做会打乱敌人的计划，在我们集结力量之时，能起到拖住敌人的作用。我们必须迅速地取得地盘，在向内陆挺进时，用木桩标出属于我们的地界。”

在此之后；蒙哥马利邀请布雷德利和邓普西发言。海军上将拉姆齐描述了运送部队登陆的困难。阿瑟·哈里斯爵士也发了言——即使在这最后关头，哈里斯仍主张用轰炸取代登陆，为此而争论不休。事后，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向他伤心地抱怨，他的飞机停止了对内地城市进行轰炸的任务，而转入为“霸王”行动作准备和支援工作。他写道：“你会回忆起我在圣保罗教堂的意见，五个月不对敌人进行轰炸，将会使德国人的军工生产全部恢复过来。”

巴顿没有发言——因为他的地位大不显赫。按照一位目击者的说法，他从来都不引人注目。英王所讲的几句话，对巴顿来说是一种痛苦，因为他“尊敬的国王陛下”尽管做了最大的努力，还是难于避免口吃。第一次见到国王时，巴顿已在私下给他下了结论，把他说成是“仅比低能儿略高一筹的可怜的家伙”，午饭时，巴顿坐在邱吉尔对面，他在日记中写道：“邱吉尔问我是否还记得他，当我告诉他说还记得时，他立刻请我喝了一杯威士忌。”巴顿对邱吉尔那种雄辩的语言很佩服，艾森豪威尔也有同感。邱吉尔告诉他：“我已对这一冒险行动铁了心了。”现在，就连邱吉尔的疑云也被驱散了。他甚至都能从空气中闻到胜利的气味了。

休斯是没有受到邀请到圣保罗学校开会的那些人之中的一名。他对此恼羞成怒。他在日记中对此抱怨道：“今天，所有的高级将领都聚集到圣保罗学校，对‘霸王’行动作战方案进行最后的审查。我希望我也能受到邀请。但我显然被忽略了。”休斯甚至开始怀疑战争已把他遗忘了。

休斯采取这一个行动的原因就是赌气。5月16日，他提出就比德尔的手

枪一事进行讨论，他得意洋洋地写道：“他气得发疯了。”因此，他过去的猜测是正确的！这天的下午，他草草记下了一个更为圆满的理由：“当我说我见到过这支枪时，比德尔发疯了，他拼命地责备巴顿。从我的备忘录中可看到这一问题的记载。”第二天，休斯对亨利·塞勒闲扯到这支手枪，休斯哈哈大笑他说：“我也很喜欢这支枪。比德尔认为我会对这个问题保持缄默。我最好的办法还是等到监察长调查完毕之后再开口。塞勒说，比德尔丢失了发给他的两支卡宾枪，他只得照价赔偿了。”

母亲节默默地来到而又悄悄溜走，艾森豪威尔连知都不知道。单说这一点，这个岛国就该受到诅骂。他给玛米写信说，这些英国人根本就没提到“母亲节”这回事。他一直以为节日应该是6月的一个星期日，现在，他不得不写信告诉玛米由于他把节日漏过了而深感歉意。

圣保罗学校会议的几天之后，刚到达英格兰的陆军中将威廉·辛普森拜会了艾森豪威尔。最高统帅非常热情地迎接了他，并问道：“你指挥哪一支部队？”

辛普森答道：“第八军，”

艾森豪威尔惊呼道：“我的天哪！我们不能和英国著名的第八军的番号相重。我要给马歇尔将军发一份电报，建议他更改一下，”

第二天他把辛普森请来，对他说：“你现在是第九军而不是第八军的军长。”艾森豪威尔现在学会要照顾到蒙哥马利的虚荣心了。

蒙哥马利现在正忙于对野战部队进行第二次视察。他于5月21日给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他的政治上司写信说：“这次我是对中校以上的高级军官做最后一次讲话，这是一项不易的工作大约要用十天的时间。我深信，这是大有益处的，我经常这样做。我相信议会有兴趣得到一份我的讲演稿的，”在他的讲演中，他谈到了过去，那时英国不得等待美国发展足够的力量来帮助英国进行还击；他又讲到了现在的形势，未来的前景，眼下的任务。讲演的内容往往是千篇一律。他的讲话以强调了几个要点作为结束，其中之一就是盟军之间的团结。他颇为自豪地说：“我们是一支由英国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强大的同盟军，贯串于这支队伍之中的应是一种友好的精神。我们彼此之间必须相互信任。作为一名英国将军，我把居于美国人的指挥下服务看作是自己的光荣。艾森豪威尔是这支队伍的队长，在他领导下工作我感到骄傲。我也对于能够指挥美国军队而感到无比荣耀。”

5月份的最后一个月，由于艾森豪威尔在司令部还有许多重要工作没有完成，他不得不取消了两次计划中的视字。他感觉他仿佛生活在一张高压电网中。他想象得很厉害，他的那只狗仍在隔离中。（他极力使玛米相信，“这只狗是我在这里的一切。”）他劳累得发狂。他有一天写信给玛米，然而在第二天他已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他到底是在昨天还是在几天前写的信。他告诉玛米：“我忙得都不知道时间了。”他的左眼因发炎而疼痛。他的一只耳朵耳鸣已有一个月了。

5月26日，艾森豪威尔向蒙哥马利、布雷德利和其他指挥官发布了措词严厉的命令，提醒他们不要胡乱毁掉欧洲的文物古迹，他记得卡西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空军误认为纳粹利用那里的古修道院作为一个制高点，而把它炸得粉碎。发布完这项命令之后，他与英国王室人员在白金汉宫共进了午餐。他发现伊丽莎白王后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而乔治国王的性格太内向了，除了有一次提醒最高统帅他的餐巾掉到地板上之外，他一直一言不发。

5月29日，在特德的主持下，在索思威克大厦召开了“霸王”行动指挥官的第二十次会议。不管马洛里如何忧心忡忡地预言，美空降师对登陆部队的支援会造成多大伤亡，会议还是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认为这一支援是非常必要的。他们同样讨论了在登陆部队踏上海滩前的几分钟对海滩大规模轰炸的时间限制，那天的天气温暖、晴朗，但根据他们自己家乡的经验，这些美国人则担心在这样好的天气之后而来的会是狂风和暴雨。

第二天中午时，艾森豪威尔把在盟军最高统帅部工作的一千名男女工作人员召集到布榭公园的礼堂里。他说，这些人已把方案制定出来，而且制定得很出色。现在该轮到战斗部队把这些方案付诸实施了。登陆之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工作人员无疑将会分散——一些人仍留在布树公园，一些人将在第二天与他一起回到在朴次茅斯的前线指挥所，其中一部分人还要和他一起去欧洲大陆。

5月31日上午十一点，在斯但莫尔的利一马洛里的司令部召开了全体空军指挥官会议，讨论次日的攻击目标。艾森豪威尔告诉轰炸机指挥官要勇往直前，对“霸王”行动的作战区域进行饱和轰炸。后来，他们又讨论了关于消灭敌人保护诺曼底海滩的一些难以对付的无线电干扰台这一问题。哈里斯对一位军官说：“难道我们不能在今天晚上把这些目标全干掉吗？”艾森豪威尔无意中听到此话，他对哈里斯表示愿意合作的这一新迹象感到无比欣慰。在支持“霸王”行动这一问题上，哈里斯的态度一直很不友好。一次，艾森豪威尔向加拿大的克里勒将军吐露：“我像一个大车手，赶着四匹受惊的马。我的职责是让这四匹马向同一个方向拉。”也许，他最终学会了如何驾驭这些惊马的本领。

一个星期二的早晨，艾森豪威尔站在伦敦以北约有二小时路程的上邓莫飞机场，目前三十九架日—26轰炸机起飞，这些飞机正以二十秒的间隔飞往法国去轰炸沙勒罗瓦火车车站。在此之后，他又来到德布登机场观看第四战斗机组人员在机场的演习。他在那儿下达了一些简要命令之后，讲到即将到来的对欧洲大陆的登陆作战，并说到，在海、陆、空各军种都参加的这一战役中，战斗机飞行员是三军的先锋。之后，他徘徊在巴辛博恩机场四周，希望能看到B—17轰炸机在袭击德国以后的返航，但飞机没能按时归来——后来，当天晚上，斯巴茨从电话中获悉了一个残酷的消息，仅在那一天，他就损失了六十四架轰炸机和十六架战斗机。

杜黑·斯已茨参加了他所盼望的空战，但这些战斗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

样顺利。正如哈里·布彻写的，“德国空军比以前报告中所作的乐观估计还要顽强得多。”现在大部分的损失都是由防空炮火造成的。高射炮火如此密集，一个飞行员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即能够跨出飞机在炮火之上行走。就连哈普·阿诺德，一个总是斗志昂扬的人，也看到了眼前存在的严酷的士气问题。他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可能遭受大规模伤亡的阴影正开始影响他的士兵。目前，每二十五架次，损失率竟高达百分之八十五。从“魔术”破译的密码中，华盛顿得到了确凿的证据：希特勒不久将得到可以投入作战的一个喷气式战斗机中队。日本驻柏林的武官密告东京“我从梅塞施米特公司的某人那里得到一个消息，消息的来源是绝对机密的。这种飞机正在试验之中……并且，在梅塞施米特公司的一架实际上已经试验成功了。”

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报告说：“我们正抓住一切机会迫使德空军与我们作战。我们每向敌人纵深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但斯已茨的人正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旦我们能够对柏林以东三、四个重要目标实施一次有效的攻击，我们就可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需要再作那样的远距离飞行了。”

当国务院的官员4月25日拜访艾森豪威尔时，这位最高统帅和比德尔·史密斯都以焦虑的口气谈到对“无条件投降”这一条款作出准确解释的重要性，这一条款是盟国领袖们在1943年1月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坚决主张使用的。他们说道，尽管德军伤亡惨重，但德国空军的士气在近几十月来有所提高——他们仍在顽强作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除了战斗或死亡，他们别无出路。艾森豪威尔和比德尔·史密斯认为，如果将来某一时期能够告诉德国军方会给他们留条出路，这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盟军面临的将会是一个顽抗到底的死敌。外交官员们回答说：“关于对无条件投降这一条款下定义或作解释一事，已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三次，但他一直不愿就‘无条件投降’作出限制和解释，发出任何指示。”

在1944年4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已有效地掌握了空军的领导权有两个星期了，一切看来都很顺利。但马洛里的计划仍然得到大家的赞赏，美国空军将领对他们的才智仍半信半疑。人们对轰炸滩头防御工事一事疑虑重重，因为炸弹坑将会给盟军的进攻造成更大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斯巴茨认为他的轰炸机仅有约三个月的时间去摧毁希特勒的战争工业。据大家所说，三个月之后，希特勒将会投入使用新的喷气式战斗机。在威力出色的H2X雷达的掩护下，斯巴茨的轰炸机能够进行全天候的攻击，并且在战斗机的掩护下，这些轰炸机仍旧能够对德国所有重要目标进行攻击，但德国的喷气式飞机将会改变这一切。斯巴茨一直争辩说，如果必须要进行一场海上进攻的话，为什么不轻而易举地攻克挪威呢？这样就可像得到一笔意外之财一样得到瑞典的机场、美国的三支轰炸机力量——第八、第十五和第九航空队——那时就可以从四面一齐扫荡德国（他明确地写道，在下次战争中，控制欧洲和苏联的关键是占领瑞典和挪威的空军基地）。他对另一位将军说，“如果我们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就能取消‘霸王’作战计划。这样做所花费的时间可能长

一些，但胜利是无疑的；反之，人们提出的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的方案是极其危险的，结局也是非常渺茫的。‘霸王’战役的失败，将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使我们对敌人进行战略轰炸所作的全部努力付之东流。”

到4月15日，艾森豪威尔和特德接管空军指挥权以前，战略轰炸一直对下述四个重要目标进行轰炸：（1）德国空军基地；（2）敌人的通讯系统；（3）海岸大炮工事；（4）秘密武器基地。这些都是优先予以攻击的目标。

那天，在特德的办公室召开了空军指挥官会议。特德从口中取出烟斗，宣布说，大家已一致通过了关于使用战略轰炸机的命令。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即优先批准马洛里的轰炸运输中心的计划。这时，会议室响起了一片表示反对的喧哗。特德受到了波特尔的副手、空军少将诺曼·伯特姆莱爵士的驳斥：“波特尔并没有同意这一命令，主要是因为一些政治上的原因，首相还没有批准这一命令。”后来，成为意见分歧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如果战略轰炸机轰炸法国、比利时、荷兰的运输中心，将会使那里无辜的平民遭受严重伤亡。

特德不顾一切地宣布道，现已批准在以后七天内对运输中心进行轰炸，由斯巴茨负责轰炸法国境内的十九个特定目标。斯巴茨反驳说，既然他的主要任务是摧毁德空军及其秘密武器（代号为“石弓”）基地，他无法使这十九个运输中心受到严重破坏。特德说：“要想摧毁敌人秘密武器基地，我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

考虑到希特勒的秘密武器会在盟军引起越来越大的恐慌，特德于4月19日作出决定，它们立即作为优先予以打击的目标，乃至置于比德国空军进行打击更优先的次序，而对这一点，斯巴茨是不大相信的。斯巴茨请求艾森豪威尔反对这一决定。他说，这违反了战略原则。它实际上使希特勒获得了主动。特德他们不是自己主动采取行动，而只是对他所谓的希特勒的威胁作出反应。精疲力尽的艾森豪威尔此时已无计可施了，所以他听从了斯巴茨的要求。他允许斯巴茨用两天的时间对他一直想要轰炸的石油目标进行猛烈攻击，其目的是想弄清这样做能否迫使德国人投入巨大的战斗机力量。“我们必须想办法迫使德国人与我们进行空战，从而通过空战使德国空军继续被削弱。”斯巴茨总结道。

在4月12日空军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漫不经心地承认，德国战斗机的实力从11月以来，已增加了三百架。斯巴茨对这种若无其事的态度怒不可遏。他向波特尔抱怨说，这样的话将会严重影响他部下的士气，他的部下在过去一年里有力地挫败了德国空军。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克莱爵士写信给斯巴茨，卑躬屈膝地向他道歉。尽管种种迹象表明，德国人正在迅速发展其威力强大的战斗机制造业，然而没有人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此事大大伤害了斯巴茨。他在4月17日吃午饭时，对三家美国报纸的高级记者说：“第八航空队最值得赞扬的是，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承受住了其他任何部队都未经受的最重大的损失，并且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必须让我的部下们

知道蒙受这些损失是值得的。”

两天之后，斯巴茨驱车前往里奇维尔空军基地。那里，他的轰炸机战斗人员人心浮动。斯巴茨可以看出，现在官兵们都觉得他们受了“德国战斗机力量失败”这一说法的欺骗。第二天与斯巴茨一起吃午饭时，一个军心涣散的轰炸机组的指挥官瞧了瞧斯巴茨提议发布的联合新闻稿，又把它递回给斯巴茨，说道：“将军，眼下很难使飞行员们相信什么是真的，他们对一切报道都感到怀疑。”

美国空军正在试验他们自己制造的秘密武器。一个星期之后，埃弗雷特·休斯从伦敦前往一个空军基地，那里的轰炸机正要起飞去试验一种秘密武器。到达机场后，他正巧看到飞机载弹飞过指挥塔——这一些五百磅重的炸弹在目标二十英里以外的地区被投射下来，自行滑向目标。它们最终的弹着点并不是很精确的——可以落在方圆十英里的范围。休斯是个老派的将军他对他所看到的这些感到不安。在他的日记中他使用了“粗制滥造”这个词。他急忙赶回伦敦，当面对艾森豪威尔提出他的看法时，他说：“空军一直以自豪的是其轰炸的准确，然而在那儿，他们正计划使用那些距目标许多英里就掷下来的炸弹，甚至寄希望于其中的一些炸弹飞到目标那里去。至于这些炸弹飞到哪去了，打中目标没有。天知道。”艾森豪威尔对此没作任何表示，休斯心灰意冷地走了。

由于对非德国目标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轰炸，这引起了盟军高级指挥官们良心上的谴责。例如斯巴茨，他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他想为“霸王”行动制订出一个能够不致造成平民伤亡的空中方案。近来美国经常对法国和比利时的铁路中心进行袭击——美国的轰炸机在白天对巴尔干各国的首都如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和索非亚进行了一系列的轰炸——休斯对此深感不安。他对深有远见的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谈到他对轰炸非德国的城镇村庄一事的关切。在这之后，怀南特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指出（可能是休斯的论点）苏联空军仅仅轰炸军事目标，但英国和美国空军在欧洲的所作所为，人们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忘记。至于法国人民受到的伤亡，怀南特提请总统注意：“上个星期，战争情报局的（罗伯特）指出，我们现在正在为上个月英国对法国进行的原因不明的夜间轰炸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毁坏而受到指责。”怀南特也同样为他所见到的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和毁坏而惴惴不安。在吃午饭时，他告诉休斯，他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观点，“如果为尽快赢得战争，有必要这样做的话，就必须这样做。”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然而他们之中所有的人都觉得庆幸的是，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艾森豪威尔，而不是他们。

艾森豪威尔虽然也为法国居民遭受屠杀而感到不安，但在4月22日举行的会议上，当马洛里以沉重的口气安慰他说：“现有报告表明，到目前为止，一切反应并无不利于盟国之处，”艾森豪威尔对马洛里表示感谢。现在只能对马洛里提供的这些令人安慰的消息进行猜测。目前的记录表明，大部分比

比利时人和法国人都已愤怒到极点。但他们对停止这场战役无能为力。比利时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保罗·亨利·斯巴克于4月29日对美国最近一次对比利时一个人口最稠密地区进行空袭并造成重大伤亡一事提出抗议。法国也大叫大嚷地提出了抗议。当这些抗议日趋高涨时，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心绪不宁地把责任推给别人。而艾森豪威尔认为，既然自己作了这样的决定，就应坚持不变。

现在，人们开始推卸起责任来了。4月28日，邱吉尔把艾森豪威尔请来，告诉他英国内阁对轰炸法国铁路系统一事群情激奋。艾森豪威尔坚定地告诉他，英国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应通过华盛顿的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转达给他。他坚持说，出于军事需要，才对法国的运输区域进行了轰炸。次日，艾森豪威尔对马歇尔说：“为了避免杀伤任何一个法国人，英国政府一直企图劝我改变对铁路系统进行轰炸的方案。但我坚持了我的主张，因为在准备阶段，强大的空军没有别的办法帮助我们登陆及在那里站住脚。首要向我谈到关于轰炸‘基地、部队集结地和军需仓库’一事。但事实上，敌人每个大的军事中心都以营为单位设在大村庄里。对法国境内的德国军事机构进行任何直接的轰炸，都很可能因杀死一个德国人而使四个法国人丧生。”

人们对轰炸运输中心的后果，众说纷坛。5月1日的一份情报报告说，破坏正迅速得到修复。报告同时还警告说：“目前并没有看到敌人的军事交通受到什么阻碍，但轰炸却给民用交通带来了混乱。”同一天，在最高统帅主持的第十七次讨论‘霸王，行动的会议上，他宣布继续对铁路中心进行轰炸。

邱吉尔公开表示了他的不满。他把责任推给大洋彼岸的罗斯福。5月7日，他向总统呼吁道：“英国战时内阁和我都担心这些屠杀将会在法国平民中产生一种严重后果，这些屠杀恰恰发生在‘霸王’行动之时，这很容易导致法国人民对他们即将到来的解放在感情上产生反感。”马歇尔也感到压力重重。5月5日，法国全国解政委员会从阿尔及尔发了一份备忘录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5月16日，马歇尔得知戴高乐的参谋长马里埃米尔·贝图阿尔中将写信表示他对他的同胞继续受到杀害一事的愤怒，马歇尔把问题推回给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承担了这一责任。但他很快找到了能够圆滑地摆脱良心谴责的办法。他又把此事推给了他的助手比德尔·史密斯，而他则在5月16日晚上离开伦敦到北爱尔兰的一些单位进行视察。比德尔·史密斯则留在伦敦与法国军事使团进行交涉。使他吃惊的是，使团的首脑，皮埃尔·科尼希将军是个如此冷酷的人，对于屠杀他无动于衷。他说道：“这是战争，战争中的死亡是不足为奇的。为了消灭敌人，我们愿付出比预先的估计高两倍的代价。”

尽管史密斯不是个软心肠的人，但他对科尼希的冷酷也感到惊讶。对安全地住在伦敦的法国将军来说，在谈判桌上自愿牺牲那么多人的生命是轻而易举的。史密斯想道，正是那些在国内遭受战略轰炸机攻击的科尼希的同胞，

却无权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

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和美国人竭尽全力弥补由于他们的轰炸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在他们官方的历史中，伤亡数字是很低的。然而在负责整个防务工作的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 5 月 29 日的信中却展现了另外一幅图画，“法国人正遭受着深重的苦难”，他写道，“仅在最后四十八个小时，他们就有三千人丧生。”轰炸确实带来了无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马洛里都没有预料到的“好处”，在入侵之前，为了处理在进攻打响后前六个星期可能出现的伤亡，德国人除在德国南方设了两万张病床外，在法国北部就额外准备了四万张病床，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已设有二万八千张病床。不过，从“霸王”行动开始执行的那天起，法国人便已占据了每一张病床，他们是“霸王”行动之前进行战略轰炸的牺牲品。

1944 年，战争已不仅成了这些大国的抗战，而且也成了它们之间的内部纷争。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和扩张的需要。一些较小的国家曾经为了大国利益而拿起武器，但现在早就被抛到一边并被遗忘了。波兰被允许打下去。它一个军团在意大利英勇善战，但却作了无谓的流血牺牲。法国在阿尔及尔的自封的专制代表的每一项行动，给法国招来了更多的麻烦。

戴高乐懂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得以夷制夷之道。英国和美国互相猜疑地仔细观察着对方与他的交易。1943 年 5 月，美国的官方保密检查员偷听到了邱吉尔同安乐尼·艾登有关戴高乐的谈话，邱吉尔轻蔑地给他起了一个“贞德”的绰号的秘密谈话，使国务院感到放心，它听到了英国首相以愤怒和心烦意乱的语调宣称，“他的一切都亏得我们”，然而敦促艾登说，“你现在必须拿出点颜色来……我们不能允许在我们的事情上搞妥协”。

罗斯福总统认为没有必要去为法国的主权而烦恼。1943 年 11 月，这位总统登上了“依阿华号”去参加开罗会议的航程中，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泄露了自己以牺牲法国为代价扩大美国领地的设想。罗斯福秘密地对他的军事顾问们说，让法国战后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保留它的地位，但它必须放弃其它一些像印度支那这样的殖民地；罗斯福秘密地对他的军事顾问们说，至于达喀尔，必须成为美国在西非海岸的一个前哨基地。戴高乐曾要求美国人为他装备几个自由法国师，然而，海军上将李预言，如果美国同意，它只会带来麻烦。李说，“如果戴高乐，比方说，率领十个装备优良的师进入法国，他就能轻而易举地用武力掌管起法国政府的工作”。

对盟国而言，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一旦它们解放了法国，戴高乐将试图在那里建立起一个个人的独裁政权。几年内，戴高乐派的军官们逐步地垄断了军队中的最高职位。据一个报告说，他的一些最亲密的顾问在谈到他时，有一种把他当作“元首”的复杂感情。美国的情报机关弄到了戴高乐在 1930 年和 1931 年即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前两年，为《法国军事杂志》撰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法国需要一个能领导国家的主人，而这个主人必须具有父亲

般的强有力的领导能力。罗斯福是一位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他并不想把独裁强加到任何一个解放了的国家身上。所以，罗斯福决不愿意让戴高乐的抵抗运动在解放了的法兰西负责建立起一个临时政府。当时，美国群情激愤，华盛顿的反对派意见难以对付。

自法国 1940 年败北以来，戴高乐一直在英国议会的盖有拱顶的走廊里彷徨徘徊。他似乎是一个瘦高难看和顽固不化的幽灵，成了盟国中最令人讨厌的眼中钉。戴高乐 1890 年生于里尔，毕业于圣西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那里教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最年轻的陆军少将。1940 年 6 月，戴高乐逃离了法国并在伦敦重新投入了战斗。他有一句名言：“法国打了一个败仗，但未输掉这场战争。”从 1943 年 11 月起，他成了在阿尔及尔建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唯一主席。

在伦敦，戴高乐暴露了他的家长式统治的思想。因此，希奇古怪的谣传从“战斗法兰西”在伦敦的总部——卡尔顿花园不胫而走。据传说，相当数量的法国人通过戴高乐的逃亡系统偷偷地从欧洲大陆上逃了出来。虽然他们与戴高乐有不同的政见，但却在身心上被严厉折服，不得不举手投降。一位从前的政府高级官员说，“这就是我的入场券的代价”。

一件非常的丑事终于显露出来。尽管英国管不着戴高乐，但它是一个由法律统治的国家。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法国士兵从公爵街十号的戴高乐派的特务机关总部（距美国总部不到三分钟的路）逃了出来，并大胆地告发了戴高乐，说他由于拒绝透露为英国特务机关工作而遭到戴高乐的扣押和撬打。须知，在英国，高等法院是绝对独立的，因此无法撤销法院根据诉讼程度发出的使人为难的传讯。然而，戴高乐拒绝出庭，并不承认英国高等法院对他有裁判权。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办。因此什么事也没有办，卡尔顿花园和公爵街一切照旧。根据进一步的证据说明，在法国解放前后，安德烈·德瓦弗兰的特务组织利用暴力，强迫对戴高乐将军本人按照规定的誓词宣誓效忠。在英国，不愿意参加戴高乐派的法国人被驱逐到遥远的法国殖民地，正如一份致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在一处所写的那样，“从此就无声无息”。但是，这个问题在其他的盟国看来，也许有百分之九十的法国人把戴高乐尊为抵抗运动的象征。

戴高乐利用了法国人的苦难和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憎恨，获得了权利和并享有威望。戴高乐把法国 1940 年遭到丢脸的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罗斯福支持不够。他身边的反美顾问比比皆是。他的电台和报纸掀起反对美国政策的运动；刻毒的反美情绪，被反复灌输到甚至现在不断在英国受训的法国部队中去。戴高乐憎恨英国人。有消息指出，他在 1943 年 2 月 4 日对其伞兵的一次秘密讲话中说：“虽然法国需要做辛英的宣传工作，但从根本上看，英国人像德国人一样，是法国人的劲敌；从军事观点看，俄国人将赢得这场战争，因此法国人应该奉承俄国人，并从他们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龃龉中，尽可能地去获得好处；最终，在得以控制法国之后，我将也不允许俄国对德国的

临时占领。”

当然，邱吉尔并不傻，他已意识到戴高乐的所作所为对英美关系所造成的损害。早在1943年1月，邱吉尔就告诉戴高乐，英国人并不把他看作是必不可少的人；并要安东尼·艾登为了戴高乐自己的利益要“毫不客气地敲打他”。1943年5月，当邱吉尔还在华盛顿访问之际就曾打海底电报到伦敦询问，把戴高乐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彻底除掉是否可行。

有人在上月曾试图一劳永逸地干掉戴高乐，这事似乎是可能的。当时，他从伦敦乘飞机到格拉斯哥去给“自由法国”的海军水兵授勋。他的私人座机是惠灵顿—IA型轰炸机。此飞机供他使用并由英国政府负责维修。由于伦敦北面亨登机场的跑道短，而且在它的一头还有一条铁道的路堤，所以飞行员在起飞时照例必须加快飞机发动机的转速达到全功率，起动滑轮闸，然后开动升降控制器以抬高飞机尾翼，接着放松控制器，以使飞机最后能沿着简易机场陡直起飞。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当戴高乐座机的驾驶员于1943年4月21日上午十点零五分开始飞行时，飞机尾翼突然落下，升降控制器也失效：他手中的这个操纵设备已松动。驾驶员好不容易才及时地停住了飞机。当驾驶员爬进尾翼检查时，戴高乐及其随行人员被救离开了飞机。飞行员当时发现，升降控制器操纵杆已经断裂。于是，他把机场安全警官。——一位空军中队指挥官召来交涉，后者检查了控制器并让洛特挑选另一架飞机代用。洛特挑选了一架哈得孙教练机后，把戴高乐及其随行人员送到了格拉斯哥。那个断裂了的控制器操纵杆被送到了法恩巴勒皇家航空研究所鉴定，那里，专家们发现，金属操纵杆是被人用酸来烧断的。

空军上尉诸特和他的一位同机者——英国人怀西中尉得到上级的正式通知，说此事应由德国的破坏分子负责（实际上，谁也不知道德国飞行员搞破坏性活动的事件，而且，德国谍报局有一条相当古怪的规定，即禁止政治暗杀）。当时，戴高乐显然也不相信这种所谓“德国搞破坏活动”的解释；因此，他就改乘火车到了伦敦。

戴高乐在英美联盟中间深深打进一个楔子的同时，他曾进一步靠拢苏联。1943年5月，戴高乐对一个惊讶不已的同僚宣称，他再也不相信盎格鲁—撒克逊人了，他将在未来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与苏联关系的基础之上。所以，邱吉尔在1943年夏季向新闻界发出了一个机密和告诫，不能把戴高乐看作是大不列颠的可靠朋友。1943年6月17日，罗斯福致函邱吉尔道：“在最近几天里，我对戴高乐以及解放委员会中个人的和政治上的阴谋诡计，感到厌倦不堪，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已不可能与戴高乐一道共事……我绝对相信，他过去和现在都破坏了我们为战争所作出的努力，此人对我们已构成了一种很危险的威胁”。

这时候，戴高乐已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从一名军人变成一个政客，并在同外交官们的谈话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点，1943年8月，他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对美国领事说：“战争和战争结束一样有利”。他为巩固自己的

地位而采取的手法也应该受到指责。英国国务院了解到，戴高乐在伦敦的总部一定会把在法国奉行过分“独立的”——或反戴高乐派的路线的官员出卖给盖世太保。所以，盟国有两年时间拒绝向戴高乐预先提供有关军事行动的情报，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被泄露出去。

艾森豪威尔很久以来就要求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发出命令，允许他去鼓励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他计划派盟国的特工人员到那去推动抵抗和进行破坏活动，并在一旦“霸王”行动开始。就鼓励法国人民配合进行消极抵抗。但是，一位在1944年4月中旬逃离法国的该地下组织的成员，告诫艾森豪威尔不要指望法国的铁路工会帮助盟军对法国的进攻。正如布彻为艾森豪威尔所记的日记中所说的那样：“他们早已被德国人吓得魂飞魄散”。

艾森豪威尔认为，进军将需要法国抵抗运动的支持；作为回报，抵抗运动的领袖们可以在被占领或者说“被解放了的”国土上建立起初期的民政机关。当时，得到戴高乐及其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合作是必不可少。但是，戴高乐在华盛顿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每当提起他的名字，罗斯福就变得不耐烦。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信不过这个法国人，1944年1月，亨利·史汀生的个人笔记中写道：“邱吉尔正在国外与戴高乐举行会谈，他们也许会搞出一个我们尚未搞出来的方案”。他的副手约翰·麦克洛伊焦急不安，并感到盟国对戴高乐的野心正在作出让步。

这个问题在2月份召开的一次美国内阁会议上进行了讨论。罗斯福建议内阁们把承认法兰西委员会的细节，留结艾森豪威尔本人去解决。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的症结是不愿意承认戴高乐的委员会就是法兰西政府。史汀生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特别强调指出，“经过仔细的考虑，如果说在早期的边疆开拓年代，西部的有一个州落入了一些很有实力的暴徒手中，以致于有必要请联邦军队去那儿恢复秩序的话，那么我认为，现在很像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显然，占领法国的盟军在选择合适的临时性行政司法长官时，必需首先依靠当地的形形色色的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咨询。但是，这将激怒戴高乐及其心腹们。

3月，史汀生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个要发给有关与戴高乐未来关系的指示。实际上，这就是告诉这位最高统帅去做那些在史汀生看来是最可行的事情。罗斯福最终签发了这个指示，但邱吉尔未在上面签名。因此，事情就伤脑筋地耽搁了好几个月。一家美国杂志的负责人C·D·杰克逊在伦敦写道：“各界人士看来都认为，总统对法国人的做法相当蛮横无理，如果不导致灾难的话，也只能带来麻烦。这里的法国人要比北非的法国人现实得多、通情达理得多，一般也合乎礼仪得多，以致于人们不能够用向法国佬撒气的办法来补偿自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满。当然，这样做在北非是可行的。”

在盟军进军北非后，戴高乐于1943年把他的总部迁到了阿尔及尔。他任命比尔哈凯姆围攻战的英雄皮埃尔·科尼希将军为法国驻伦敦军事代表团的团长。艾森豪威尔和比德尔·史密斯把这位将军看作是志趣相投的同行。4

月中，史密斯把柯尼希请来并对他说，艾森豪威尔拟立即就华盛顿的一道命令找他商谈。艾森豪威尔认为法国军事当局的合作与协助是必要的，而且在法国的内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必须马上加以讨论的问题，其中包括公共卫生、法律、财政等方面的事宜。至于财政方面，还必须在华盛顿再印一些法郎，因为在占领地区货币不够用。此外，艾森豪威尔还指望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运用其影响使法国人民谅解在“霸王”行动之前进行的轰炸战役的必要性（但正如大家看到的，从阿尔及尔传来了强烈的抗议）。艾森豪威尔是不信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的。然而，他私下对官员们说，他的原则是：“如果你征服不了他们，那就和他们一起干”。5月8日，也就是在同盟国军队开始大规模进攻西欧之前的一个月，艾森豪威尔急切地想共同安排一下法兰西抵抗小组届时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于是他敦促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允许他亲自把此次战事告诉科尼希，并要他“以在那里将发动主要攻击的国家的名义誓不泄密。”这是一项明智的建议，因为这个国家正好是法国，“而且根据计划离发动攻击也只剩下一个月了”。

然而，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存在产生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科尼希需要把这些关系重大的事情报告给自己的上司，并获得他的允许。但是，英国人出于安全的理由，当时不许法国在伦敦的代表团用密码与阿尔及尔联络。英国人认为，任何关于“霸王”战役的情报一传到阿尔及尔，会很快传到巴黎，而且，由于注兰西抵抗运动被纳粹的特务分子严重渗透，因此有关的情报也势必会传到柏林。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邀请戴高乐重返伦敦，因为在伦敦，可以直接与戴高乐打交道，并把他监视起来。邱吉尔虽对这位难以相处的法国人重返其后院感到疑虑不安，但仍表示同意。5月13日，他打电报给比德尔·史密斯说，他准备邀请戴高乐来伦敦，但这位将军必须答应在“霸王”战役开始之前留在英国，并根本不能与其设在阿尔及尔的委员会联系。史密斯对提出这些条件的想法感到震惊不已：他知道，戴高乐将愤然拒绝。这种建议只会加深本已强烈的反感，并有损于在合作方面所作的努力。

在邀请戴高乐重返伦敦一事上，邱吉尔当时被说服了，但现在却出尔反尔，不认帐了。他对内阁会议说道，“如果戴高乐将军现在被邀来我国”，“他几乎肯定会由一些参谋官员陪同而来，并将要求允许他自由地与阿尔及尔通电报。他几乎肯定会把这一被拒绝的要求看作是对他名誉的侮辱和中伤”，邀请终未发出。

然而，在进军欧陆的最后几个星期，戴高乐在其大多数的貌合神离的盟国看来，仍然像个彼宠坏了小捣蛋鬼。5月中旬，戴高乐对在阿尔及尔举行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大会宣布：从今后，委员会改名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会场一片次腾。这对美国人是又一记耳光——没有一个人片刻期望过临时政府会有一点儿临时的性质。罗斯福对这位难以驾驭的将军执行不妥协政策，这一下就振振有词，而艾森豪威尔的比较宽厚的政策就变得无话可

说了。罗斯福提醒艾森豪威尔记住他和邱吉尔两人于 1941 年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内容，它坚持一切民族拥有“自决”的权利。法国国外的任何派别都无权像戴高乐打算干的那样来强加给法兰西人民。罗斯福致电邱吉尔强调了这一点。那些既不支持维希，也不支持戴高乐的法国人，都通过特工人员向艾森豪威尔声明，戴高乐派统治的前景使他们惊恐不安。他们害怕，戴高乐显然会以同纳粹分子勾结为名把他们消灭掉，而实际上他是在为自己建立独裁统治扫清道路。这种陈述一直在艾森豪威尔的脑际萦绕。3 月，他与邱吉尔共进午餐。邱吉尔告诉他，在阿尔及尔的戴高乐派分子简直发了狂，他们把那些实际上协助盟军在北非登陆的法国人加以处决。为此，艾森豪威尔内心厌恶，他对布彻悲叹道：“我对这些事真感到厌烦。”

然而，由于“霸王”战役的日期临近，法国人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必要。而且，当时法国会危及战役安全的可能性也不大了。在伦敦，这位法国将军比在阿尔及尔更巧妙地进行了干扰。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秘密总结报告，指控戴高乐以寸步不让的办法，蓄意为难英国人和美国人，直到他们别无选择，只得承认戴高乐的临时政府，这份分析报告说，“戴高乐的这种行为正在削弱我们在此关键时刻所作出的军事努力，显然，他毫无所谓，相反，他却在利用我从前在军事的需要，把它当作达到自己目标的一个手段”。他那不合适行为的典型事例就是拒绝在进攻欧陆开始的那一天，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要他们支援艾森豪威尔。美国安插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一个特务报告说，“这是他与盟国的努力分道扬镳的一种手段”。而且，戴高乐在进攻欧陆行动的前夕，要求艾森豪威尔的参谋机构，从最高统帅即将对法国人民的发表广播讲话中取消以下一句话：“当法兰西从其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之际，你们将自行选择自己的代表，并选择你们愿意在其领导下生活的政府。”

在此，没有必要去推敲戴高乐为什么要反对这句话的含义。不过艾森豪威尔的广播讲话早已全文录好，所以，当比德乐尔·史密斯在 6 月 5 日午餐后订电话把这场最后一分钟发生的矛盾告诉他时，艾森豪威尔回答说，“见他的鬼去吧！你就说，如果他不肯出力，我们就与别的人打交道。”

然后，艾森豪威尔继续说道，“我们要宣布戴高乐现在在伦敦，他可以指望在那天发表他的广播讲话。”

艾森豪威尔在稍停了片刻之后又补上一句，“我自己也玩过扑克游戏。”

第二章 争权夺利

蒙哥马利是一个不顾传统的军官
盟军将军们大为烦恼的时期开始了
巴顿写道：有时我对未来感到很绝望
令人不安的消息：盟军自己的炮火炸死了一位美国陆军中将

第一节 诺曼底登陆前夕，盟军司令部峰烟再起

1944年6月，英吉利海峡上空风急雨骤。卡车运输队在英国西南的狭窄道路上蜿蜒前进，驶向码头，那里有坦克登陆舰等候着。靠近海岸，所有的道路汇合成了一条单行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象征性的，因为士兵们的斗志很高，他们没有想到再要回去。运输队的卡车倒序地排列着，以致要装载的最后一辆卡车现在将会是第一辆登上滩头的车子。反情报特工人员遮蔽着每一个上船的人。治晕船的药丸发给了大家，这是一种作用和缓的镇静剂。

因为进攻欧陆的日子已经来到，司令官们转到了索思威克宅邸——靠近朴次茅斯的一座老式大厦附近的前线指挥所。艾森豪威尔有一所从非洲带来的活动居室。此室配有一切方便的设施，其中包括一间带有淋浴的盥洗室。电热水，以及一张舒适的床铺。这像一所驾在轮子上的平房。他的指挥所“船舱”是一间镀镍的野战工作室，安置在附近的森林之中。其他的参谋人员住在帐篷里并在另外一些野外工作室中工作。气象学家们，在用瓦楞铁预制构件搭成的半圆形活动房屋中的图表上画着什么，并不时眺望着天空。

从6月1日至5日，在每一次指挥官的会议上因作出令人万分苦恼的决定使艾森豪威尔感到困扰。天有不测风云。一种使人焦虑的低气压笼罩着冰岛，实施空中行动的条件突然恶化。阴沉的云层密布，大风激起了英吉利海峡的巨浪。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在6月3日仍然下令低速攻击舰起航。第二天，天气预报的消息仍很糟糕。凯·萨默斯比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艾森豪威尔的“心情非常抑郁”。他延缓作出最后决定。他的首席气象军官——英国空军上校斯塔格是一个作风谨慎的人。而蒙哥马利则急不可待。他在6月3日下午九点三十分的分会后记的日记中写道：“我本人的看法是，如果海面平静，海军足以把我们带到那边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出发；空军在执行它的预备性行动获得了很好的气候条件，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也许在登陆西欧之日空军未必能干得这样好。”艾森豪威尔深感作出决定的重大责任。于是，他就把采取最后决定一直延至到次日上午四点三十分再说。

第二天的早晨十分寒冷，云层越压越低。凯·萨默斯比记道：“气候没有变化”。数千艘各型船只早已入海；现在又不得不被召回。特德在指挥官们的特别会议上说，天气太坏，空中支援有困难。拉姆齐的态度是模棱两可。蒙哥马利再一次主张马上动手。艾森豪威尔却又一次拒绝铤而走险。他乘车

回到了自己的野外居室，阅读起星期日的报纸和最新的西部小说，以此度过上午。港湾又开始被返回的舰艇挤得满满的。没有一个人操心把进攻又被推迟这事通知斯巴茨，尽管马洛里先前曾答应过他：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就亲自打电话告诉他。

6月3日凌晨，布雷德利将军乘车从他在布斯托尔的指挥部来到普次茅斯，并见到了柯林斯将军。柯林斯的第七军团计划在卡朗敦附近的“犹他”滩头登陆。一艘专用汽艇把他俩送到了海军少将柯克的指挥舰——“奥克斯塔”巡洋舰上。

乔治·巴顿也来到了朴次茅斯。他看来更镇静自若。由史汀生部长派往英国报告登陆欧洲战役情况的上校W·H·S·赖特，在布里斯托尔的一个船上，用了很长的时间同奥马尔·布雷德利一起，仔细地观察了巴顿。赖特报告说，“巴顿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个能驾驭自己时间的人”，“但他却动辄大发脾气任意训人。”巴顿和布雷德利在朴次茅斯同蒙哥马利一起用了午茶。这是英国人特有的令人心旷神怡的习惯。在巴顿和布雷德利在场时，蒙哥马利打电话到伦敦，规劝邱吉尔不要在星期天（6月4日）下来。“如果首相来话”，蒙哥马利紧张地对巴顿解释道。“他将不仅太惹人厌烦，而且还很可能在这里引起敌方不必要的注意，在大混乱中他干吗不去多佛城堡抽他的雪茄烟去，让人们看到他和伦敦市长在一起呢？这倒会把德国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加来去嘛”。巴顿后来写道，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弗雷德里克乌黑油亮的头发缠绕成了大约一根火柴那样粗细的小辫。”蒙哥马利拿出了赌帐本并写下了他与巴顿打赌的条款，曰：“巴顿将军与蒙哥马利将军打赌一百英镑，前者认为。大不列颠的武装力量在此次战争后的十年内，将卷入欧洲的另一场战争。”

后来，蒙哥马利为四位军长举杯祝酒。巴顿也举起酒杯说，“作为在座中年龄最大的军长，谨请诸位为蒙哥马利将军的健康干一杯，并对在他领导下的供职表示满意。”这是撒谎。他在日记中写道，但愿他不要遭天雷劈。巴顿又写道：“比起以前来，我对蒙蒂有了一个较好的印象。”但这种印象不久即烟消云散。

最后一次讨论空中计划的会议于6月3日在马洛里的指挥部里举行。数月来争执的气氛。犹如火药爆炸后，吹过平静下来的战场所留下的烟雾味一样，久久不散。艾森豪威尔批准了马洛里的无情轰炸计划。这个计划要炸毁敌人可能调动增援部队的一切通过法国城乡的道路。马洛里当时指出，有一条道路和四座穿过塞纳河的铁路桥尚完整无损，所以他要求派大型轰炸机来。但斯巴茨却偏偏没有一架这样的飞机。他由于生气皱起了脸大叫道：空中优势还没有来咧，马洛里的新副手——美国空军少将霍伊特·范登堡后来圆滑而克制地指出：“斯巴茨将军提出了德国空军的问题……”

激烈的争论又突然发生。马洛里拒绝改变他在最初的袭击阶段之后实施非常严峻的空中行动计划。特德现在完全站到了斯巴茨的一边。他说道，“我

他们用袭击交通中枢的办法，是在白费劲”。在进攻欧陆的前夜，轰炸的目标将是卡昂城内的数座桥梁。这城市正好在英国人登陆的滩头后面。法国平民生命的牺牲令人毛骨悚然。马洛里为了抚慰其他人的良心，提出他们在夜里可借用伞投照明弹的光线来散发警告传单。但斯巴茨出于安全考虑而表示反对。结果决定只允许在最后轰炸开始之前一小时，用无线电广播对一些特定目标城镇发出警告。

后来，范登堡在日记中写道：“当会议休会时有点冷嘲热讽的气氛蔓延开来，但却没有改变那位总司令的（马洛里的）计划。”斯巴茨走过来恳求范登堡说：“你必须劝说特德，并应该在今天下午艾克来（布榭公园）时把你的看法坦率地告诉他。”

斯巴茨与马洛里和布彻·哈里斯一起共进午餐。哈里斯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谈到了斯巴茨在报上发表的一条声明。声明说，美国的战略空军在5月中比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扔下的炸弹的吨位数更多。哈里斯抗议道：“你是把你们驻在意大利的、属于地中海地区的空军轰炸机扔下的炸弹的吨位数也算进去了吧！”

斯巴茨冷冰冰地回答道，他有权这样说，既然这两处的空军都归他指挥。

“如果我把皇家空军驻扎在意大利基地上的轰炸机力量也包括进去的话”，哈里斯大声说道，“我也会扩大我们的数字。”

斯巴茨仍坚持己见，“如果你认为驻扎在意大利基地上的为数不多的‘惠灵顿’型飞机能够使你们大大地扩大吨位数的话”，他挖苦地说，“那么，我建议你把它们都归入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吧！”

作为“霸王”战役之前的最后一次节外生枝，是马洛里致函艾森豪威尔，预言在瑟堡半岛的空降行动计划将彻底失败，并导致四分之三部队的伤亡。艾森豪威尔对这位空军上将的悲观预言持怀疑态度。这次空中行动计划是成功登上“犹他”滩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艾森豪威尔仍坚持要保留。

温斯顿·邱吉尔从星期五起就在他的特别列车中悄悄地视察着部队营地，希望能看到战士们为登陆战役而上船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但是，邱吉尔在时间的选择上弄错了。他是在错误的的时间里来到了错误的上船地点——用他的副官长C·R·汤普森的话说，这就使得他变得“怒不可遏”。于是，邱吉尔转而去看望艾森豪威尔，他那成列的开道摩托车和汽车一下子挤满了将军的院子。他手下的这些人在给自己的车子灌油并搜罗美国人用剩的苏格兰威士忌酒。邱吉尔告诉艾森豪威尔，他们将在星期天（6月4日）带戴高乐来见他。当时，汤普存在旁边对布彻补了一句话说，“那你就可以监视他。”

果然，邱吉尔和戴高乐在星期天下午三点半来看望艾森豪威尔。这位法国人在那天刚从阿尔及尔来到英国。邱吉尔事前曾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说，让戴高乐对法国人发表一个广播讲话是必不可少的。凯·萨默斯比写道：“与戴高乐其人打交道难上加难，他只考虑自己的观点。当时，人们把登陆西欧日的目标告诉了他。”

6月4日下午，天气转晴，当晚，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又见了面。情况继续好转，于是他们都同意在次日清晨四点再见。范登堡在半夜左右打电话告诉斯巴茨，只要一作出决定，他就在早晨打电话通知斯巴茨。

拂晓，当大地刚从黑暗中苏醒过来的时候，风声飕飕、凉气袭人，正下着蒙蒙细雨。在海军上将约翰·霍尔的指挥舰“安康号”上举行着会议。在场的有布雷德利将军，布纳将军（其第一师规定在“奥马哈”滩头登陆，紧靠着“犹他”滩头），待人随和的第五军团司令杰罗，以及美国海军特遣部队司令柯克海军上将。与会者一致认为，不可能把部队在船上再拖上两个星期，于是建议在6月6日发起进攻。为此，柯克起草了一个发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柯林斯的第七军团和英国人也向艾森豪威尔发出了内容类似的电报。

凌晨四点，艾森豪威尔由身穿宽大下垂的灯芯绒裤子和圆领长袖运动衫的蒙哥马利陪同，来到了索思威克宅邸。海军上将拉姆齐说：“如果‘霸王’战役定在星期二开始，那么，必须在半小时内通知柯克上将。”一位用略带苏格兰口气的气象学家说道：“我想，长官，我们为您发现了一线希望。”从6月5日晚些时候起，在大约二十四小时之内天气有可能放晴。之后，就出现了一阵短暂的由空、海军指挥官们提问题的沙杂声，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想为自己占点便宜。接着，在艾森豪威尔坐在大书橱前面的沙发上时。出现了五分钟的沉默。之后，他面露春风，心情轻松地说：“好吧。我们进军！”

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凯·萨默斯比写道：“现在，登陆西欧的日子总算定下来了。艾克听取了指挥官们、气象专家们各方面人士的一切意见。但下令——我们进军——却取决于他一人。当艾克走出会场时，他把登陆的日子告诉了我。”比德尔·史密斯几个月之后还写道：“这是一切……中最重要的决定”。

命令大约在早晨四点十五分发出。艾森豪威尔细心地用铅笔写下了几行字。他当时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进攻不妙，他将忙得腾不出手来写公报。他当即写道，“我们在瑟堡—勒阿弗尔地区的登陆失利，没有能占领一个令人满意的立足点，部队被迫撤退。”艾森豪威尔舔了舔铅笔，划掉了最后几字并补上：“我把部队撤了下来”，他往下写道：“我决定在此时此地发起进攻，是根据所得的最好情报作出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克尽其职，表现出极为勇敢和献身的精神。如谴责此次行动或追究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当天晚些时候，凯·萨默斯比驱车把艾森豪威尔送到了索思西南的帕腊德一皮尔码头。艾森豪威尔想看看部队上船的情况。不巧的是，美国兵不在这里上船。但是，呼喊声——“好心的老艾克！”却此起彼伏。

就这样，登陆西欧的舰队启航，此次不会有变化了。下午六点。艾森豪威尔离开朴次茅斯突然去访问纽伯里附近的三个飞机场。在那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第一——空降师的穿着怪模怪样黑斑服装的伞兵们，正准备登上他们的飞机。虽然艾森豪威尔座车上的小五星已被盖了起来，但当他们

被人们认出来时，即刻爆发了一阵欢呼声。他喜欢这场面，跨步迈过背包、枪炮和装备，并与士兵们交谈了起来。他想起马洛里昨天写下的预言：这些空降部队的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员将立即遭受伤亡。但是，他们在瑟堡半岛上的行动计划对于成功地登上“犹他”滩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艾森豪威尔曾经明白表明他的意见，同样——下达空降命令。凯·萨默斯比在日记中描述了机场上登机的情景：“泰勒将军几乎是最后一个登上他的飞机的人。艾克和他一起走向C—47型飞机的机舱门。此时。天色已变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和参谋机关的几个成员一起回到了第一——空降师的指挥部，喝了一些咖啡，接着爬上屋顶，观看在机场上空盘旋的飞机。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想看到的一种最激动心弦的情景。那夜，能见度极好，天空中群星闪烁。艾克在屋顶上待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我们开始驱车返回自己的指挥所，到达时大约已是上午十二点三刻了。”

华盛顿时间差不多是凌晨四点。亨利·史汀生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寐，他在朦胧中摸索着开了收音机。随着电子管的灯丝炽热发光，从扬声器中传出来了声音——一位广播记者的播音。他说，他是和第一批伞兵部队一起飞行并亲自看着他们跳伞下去的人。史汀生对此大为激动，这场战役终于开始了。对他而言，这是显示他个人胜利的好事。自从邱吉尔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第一次访问美国起，他为实施“霸王”战役而游说；实际上，这是他在那次会议上提出的议事日程中的首要问题。从此以后，他为促成这次战役而竭尽全力。就是这位史汀生，他在1943年7月访问英国之后，就建议罗斯福要毫不延误地取得行动的全面指挥权。

这位老人用了一个小时听完了这条激动人心的电讯。然后关上收音机，再一次把毯子拉到了自己的下巴处，此时此判，他感到心满意足。

经过这些岁月的绞尽脑汁的思索与争执之后，将军们实际上是要设法做一件事。即按照预定的时间，使二十万难免做错事的人们，登上他们的船只和飞机，横渡英吉利海峡。不管此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这件事本身却是一项成就。

在登陆西欧日，艾森豪威尔为实施“霸王”战役拥有三十九个师的兵力。他拥有的空军可以投入八千架轰炸机对付敌人。由海军上将拉姆齐为他准备的海军有二百八十四艘军舰，其中包括七艘战列舰，二十三艘巡洋舰，以及众多艘的登陆艇和其它舰只。但艾森豪威尔手中最宝贵的财富却是人：陆海空三军几乎有三百万军人，时刻准备听从他的吩咐。一支难以想象的庞大的军事力量，将要去袭击一片小小的海滨地区。为此，部队的所有分队聚集起来，将要挤着去穿过五个“针眼”——诺曼底地区被叫做斯活尔德，失诺、果耳德、奥马哈和犹他等海滩。历史不久即证明，这次运输计划，分成五个战斗区，以及其他的一切措施，都是正确的。

斯巴茨和哈里斯小心翼翼地珍惜使用的轰炸机，已经完成了战斗任务飞了回来。它们飞越了英国的悬崖峭壁。遇上了装满部队。朝首相反方向，向

法国方向飞去的滑翔机。那里还有必不可少的登陆舰——坦克登陆舰，邱吉尔早就在凯觐这些舰只。他想把它们用于他的远距离的军事冒险，向巴尔于半岛各国和多德卡尼的远征服务。

那么，最高统帅本人当时在哪里呢？他在朴次茅斯附近的自己的指挥所里消磨时光：与凯·萨默斯比一起坐在其野外工作室中，读着西部小说，并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咖啡。他读着读着，想起了西点军校的校阅情况，他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少尉几小时之后就要毕业于这所军校。三天之前，也就是6月3日，他给夫人玛米写信说：“亲爱的，我在6月6日将不能与你和约翰在一起了，这倒没有什么，可不，这是战争嘛！”他不知道玛米是否已经明白了这个暗示。凯在日记中写道：“之后的几个小时，对艾来说是非常难熬的，他为了保证登陆的成功，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而现在他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等待战报的传来。”至于蒙哥马利，他在朴次茅斯附近自己司令部里的庭园中来回踱步，消磨了这一天，他发布了自己“致全体官兵的总司令个人信件”，在信件中，蒙哥马利满怀希望地建议盟国联合国部队组成“一支伟大的盟军”。他们应该祈祷，“万能的战争之神”——蒙哥马利以前经常利用这种有效的祷告——率领他们一起前进。

通晓政治的将军们，管理事务的将军们和出谋划策的将军们各显神通。现在，战斗的胜败取决于参加战斗的指挥官们，他们在前线与自己的士兵生死与共。一个名叫诺曼·科塔的美国陆军准将，就是这样的一位指挥官。他是第二十九步兵师的副师长。在登陆西欧日的前一天，即6月5日下午的两点钟，他把自己的参谋人员一起召集在美国军舰“查尔斯·卡罗尔号”上的军官起居室内，并向他们发出告诫：“这是一次与你们迄今为止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军事演习不同的行动。我们过去在斯莱普顿沙滩力图加以纠正的那些小失误，将会扩大并酿成事变，你们乍一看，会把这些事变看作是混乱的……你们是会碰上混乱的局面的。登陆艇将不按规定的时间进入航线，士兵们在错误的地点登陆。有些人将根本上不了岸……我们要随机应变，前赴后继，切勿不知所措。”诺曼·科塔被证明是一位有预见的军事指挥官。

铁链管中链条的嘎嘎声，铁锚投入英吉利海峡黑色水面时所击起的水溅声，很大，以至于在美舰“贝菲尔德号”上的海军少将唐·穆恩和约瑟夫·柯林斯将军互交换了一下眼色。此时，他们离法国海岸整整十二海里，他们感到紧张不安，似乎难以做到不使上述的噪声惊醒“犹他”滩头上的德国守兵。柯林斯和穆恩在四天之前就把自己的指挥所转移到了舰上。柯林斯看着他的朋友，发现自己在为这位朋友而担心。唐·穆恩是个有巨大魅力的男人，但他加班如点过多，经常忙于检查装载表、登陆表，通讯联络和其他的一些具体事务，而很少把责任委托给自己的参谋人员。所以，他已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健康受到极度损害了的人。柯林斯早就发现，这位海军少将对每一件事都有一种过度的忧虑。“他是我见到过的第一个这样的海军将军”，柯林斯在信中对的那位“只是在雨天才穿橡胶套鞋”的夫人说。唐·穆恩早

先经历过严峻的战争。他曾在容易发生悲剧的护航舰上供过职，并参加过折磨人的前往苏联的 PQ17 航线的护航工作。登陆百欧日之后的几个星期，这种日积月累的紧张生活会把他搞垮，会送命。柯林斯强迫自己不再为穆恩操心。他的部队将在发起攻击时间——上午六点三十分，也就是在四小时之后，天亮后一小时左右就去攻打犹他海滩。那时候，潮水将退落下去，这就使作战部队有可能冲在前面，扫除隆美尔设置的已暴露出来的滩头阵地障碍物。

当美国的运输机中队正从法国大陆飞回，几乎是从桅杆顶上低掠而过时，他们前面天空中轰响雷鸣，令人震耳欲聋。这些飞机在敌人防线后方——犹他海滩后面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目标上空投下了伞兵，科林斯记得，在西西里岛降落时，就有二十架飞机被可怕的高射枪炮击落，因此，一阵恐惧的冷颤侵袭了他的心头。但枪炮寂然无声，飞机安全地飞了过去。

在古色古香的海军部大楼背后的城堡下五十英尺处——伦敦作战情报中心，海军上尉 H·麦克米金在四十号房间，即海军部水下追踪室值夜班。上午三点左右门打开了。进来的人身穿一件双排钮扣水兵短上衣，脚穿一双高出睡衣裤脚的高统靴。他的脸清楚地表明，这是海军大臣坎宁安。他那幽灵般的火眼垂下盯着航线图表。并向上尉询问登陆的情况。显然，坎宁安睡眠惺松，很想睡上一觉。麦克米金答道，“还有三个小时登陆艇才能按预定的时间到达海滩。”

“我回头再来”，这位海军上将说。

东方天际渐渐地泛出了鱼肚白。美国的部队运输舰“查尔斯·卡罗尔号”在浪头高达二十英尺的海峡波涛中慢慢驶去。舰上的步兵部队来自科塔将军的第一一六团。他们早就在离开水面很高、悬挂在吊艇架上的二十艘小型登陆艇(LCYP)中等待着。五点二十分，舰上的扬声器不停地广播道：“放艇！”于是，吊艇架的绞车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小艇开始往下放。在那紧张的时刻，看上去仿佛是海浪把小艇从军舰的两侧掀了出去；接着，它们在水面上漂浮不定，直至其螺旋桨发挥作用为止。它们在黑暗中上下翻腾、里外湿透，然后穿过一段漫长而波涛汹涌的海面，朝着预定集结的地区和奥马哈海滩驶去。现在，已经有更多的小型登陆艇聚集在运输舰的周围，以便运载第二批步兵部队。官兵们攀着粗糙而又潮湿的货网往下溜去，跳进登陆艇。此刻，登陆艇犹如野马猛然弯背跃起，在海浪中颠簸起来。

在靠近海岸三海里的地方，第一一六团的榴弹炮被装上了名为 DUKw 的两栖卡车。海浪开始从它们的右侧和尾部上端铺天盖地覆盖过来。于是，十一辆这样的两栖卡车在到达海岸之前就沉没下去，炮损人亡。

在“贝菲尔德号”上，柯林斯把他的双筒望远镜对准美国人正在靠近的另一处海滩——犹他海滩。一排排长长的、稀疏的登陆艇，正在向敌区运送惊恐不安的步兵，看上去非常不堪一击。大量护航舰只拉得长长地在柯林斯的视线之内驶过，但他只能通过它们的阻御敌机空袭用的阻塞气球才能看得见。此时，海岸线在雾霭中如同一条紫红色的带子静静地卧躺着。

海军特遣部队的十七艘军舰开始向在白天预先侦察出来的德军炮兵阵地开炮。当登陆艇开过距海滩的最后几百码时，海军的这种炮击停了下来，延伸到更远的内陆目标，陆军的大炮也架到了殿后攻击梯队的坦克登陆舰上开火。许许多多的飞弹从火箭发射舰——每艘发射七百枚——怒吼着飞向海滩。对此，即使是身经百战的柯林斯将军也为之激动不已。他紧紧地抓住“贝菲尔德号”上的栏杆，被远方的十四英寸的海军大炮猛烈地喷射出来的黄色火舌和滚滚地穿过整个登陆地区的油腻的黑色硝烟吓住了。柯林斯不由得不这样想：究竟有多少发炮弹击中敌人，而又有多少发炮弹却击中了己方的士兵。

六点差八分，当数百艘小型登陆艇逼近海滩时，德国的海岸炮台就开炮轰击。虽然，柯林斯在十二海里之外听不到炮击声，但他却能看到海岸线上阵阵炮弹喷射出来的火红闪光。在右侧的远方，他也能看到高射炮火发出的无声闪光。各种部队运输车辆、登陆艇、塞满机械和士兵（他们焦急地等着跳上将占领的欧洲海滩）的登陆舰所构成的幽灵般的轮廓，在炮火闪光的前线，模模糊糊地呈现出来。

英国人要登陆的海滩从贝叶一直延伸到奥恩河。他们没有付出多大的代价，以三个师兵力就攻占了这片地区。

瑟堡半岛的底部犹他海滩也没有遭到什么抵抗而被占领了。在轰炸机之后，紧跟着一批批发射火箭的飞机，压制敌人。人员和物资的损失微不足道。由于犹他海滩是个避风地区，海面风平浪静，所以几乎所有的水陆两用坦克都顺利地登上了陆地，出色地支援了步兵部队。

在西部的奥马哈海滩上，美国部队却陷入了可怕的境地，将军们事先未曾预料到的三个方面的情况逆转得令人惴惴不安，这就是：云层影响了空中轰炸；击岸浪涛妨碍了登陆作战行动；一个意料之外的德国师正埋伏在那里等待着他们。

最后，总算有一件事挽救了那天的局面。这就是诺曼·科塔的将才，特别是他的勇敢和冷静。诺曼·科塔擅长两栖攻击和步兵作战，并早就下决心，自己总归难免会在那天丧命，如果幸免于死，他将成为一名英雄。但无论哪一种结局，完成战斗任务是第一位的。诺曼·科塔和他的旅指挥部在上午七点左右，率其主要的步兵兵力袭击了奥马哈海滩。它包括萨拉托加、阿拉莫、葛底斯堡和提埃里堡。这是一次充分显示美国坚强决心的战斗。科塔提供的炮火和斗志，最终使部队摆脱了这片倒霉的海滩。

登陆行动的总的计划是用海军和空军的轰炸来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从而掩护攻击舰向前推进。然后，一批坦克登陆，直捣对方的滩头防御工事，并掩护战斗爆破组人员排除海滩障碍物、扫清通道。接着，一批批步兵、炮兵和卡车在每一半通道上络绎不绝，在海滩上，在横穿一百五十英尺峭壁的山凹里，都挤得满满的，然后在海滩后面的一些道路上分路而去。

当科塔的小型登陆艇，靠近那片海滩时，他看到了一片长长的、与海岸

线平行的、由海滩障碍物与柱桩组成的地区。此时，他大吃一惊。这些障碍物尚未清除—第一四六水下爆破特别营的工兵们，却在正确地点以东二千码的地方登了陆，本来，十六条通道上的障碍物应该看得出来，以致只有一条通道可供随时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使任何人员和物资上岸，是极端困难的。一艘步兵登陆艇冲上了滩岸，在放下登陆斜板之前，它就被火舌吞没了。一块炮弹片击中了一个等着下斜板的士兵身上背的火焰喷射器。当 20 毫米口径的自动高射机枪子弹箱被击中时，这艘登陆艇就燃烧了起来并像爆竹一样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一艘小型登陆艇企图冲过系有有线地雷的柱桩，对着它撞击了三或四次，终于使地雷脱开了柱桩。艇长再一次加大引擎油门，清除了障碍物，放下了斜板。迫击炮的炮火呼啸而下，爆炸成了铁铲大小的碎片，把部队分割成了两半，断绝了联系。

突击连连长约翰·拉恩上尉是第二个走出他的突击登陆艇的人。水位刚刚没住他的长统靴子，他淌着水花冲上了岸。他听到混乱的步枪声和炮火声而晕头转向，直到他意识到以下两种情况后才醒悟过来：其一，炮火并非从他身旁发出，而对准他而来；其二，还没有谁离开海滩。枪弹嗒嗒地划破了他面前的海水泥潭。拉恩指着低矮的木头防波堤喊道，“别动队指挥部，在那里！”他跑向躺在岩石上吓得缩成一团的无线电报务员。拉恩非但没有对他的报务员大声叫嚷，相反却心平气和地让此人帮助他解开安全带。这时，报务员不再害怕，并说道：“是，上尉。”报务员站了起来。割断了安全带，就去干自己的事了。

拉恩可以看到科塔将军在枪林弹雨中站着。他在滩头阵地上走来走去，给自己的部下作出了榜样。后来，拉恩写道：“这真够呛。几百挺机枪在一个大约两英里长的海滩上打完了子弹。一千个步兵从作好准备的阵地面对我们，而且还有许多的迫击饱和榴弹炮。在海滩的后面、有一座高约 10 英尺左右的险峻高地，德国兵在那里设置了火炮阵地。海军干得很出色。”他进而写道：“如果空军把飞机降落把海滩，用刺刀来驱赶敌人，有了这个体验，他们也许能干得好一点，只有这个办法。尽管如此，这也仅仅是把海滩后面高地上的敌人清除掉。他们没有成功，在水面上他们就被分割成了几个部分。当我们到达海滩时，他们被困在防波堤后面的那块狭长的沙地带。”

坦克应该首先到达。大约早晨五点半，一位海军军官在奥马哈看到，第一批 DD 型坦克从离海岸三千码的坦克登陆艇出发进攻之后开到。这种 DD 型坦克是英国发明的，它被架在充满空气、由厚帆布做成的凹形容器中，两根推进杆从里面突了出来。这种气袋可以帮助坦克游上岸。但是，大风怒号的奥马哈巨流淹没了 DD 型坦克军官们发现，这些坦克的“机动性很差。先是一辆，最后是全部坦克眼看着都要沉没。”除了两辆外，其他的都消失在波涛之中。但是，第二批 DD 型坦克却开到了离海岸近得多的地方；它们几乎眼看就要上岸并爬上海滩。

敌人的防御仍然十分有力。情报机关没有侦察出来的一个德国师—第三

五二步兵师开到了这个地区。因而，科塔的士兵在这片海滩上面对着敌军的两个团，也就说德国兵比他的人多 11 倍。

科塔看到了突击队员头上戴着的钢盔的背面上的橘色钻石标志，对他们叫道：“你们是突击队员。我知道，你们是不会使我失望的。”于是，这个突击营的五百名士兵冲了上去，占领了那个设防的高地。

大约十八辆幸存的 DD 型坦克在相隔一百码的地方面对内陆，对着敌人的阵地开火。两辆坦克被维埃那维尔—苏尔—梅尔通道附近的钢筋水泥地堡中命中率很高的 88 口径炮发出的炮弹所击中，起火燃烧。科塔看到，这两辆坦克在垂死挣扎。现已登陆的五十一辆中型坦克中有二十一辆在滩头被击毁。一个坦克指挥员约翰·厄珀姆中校从他的坦克中钻出来，对着要使一辆坦克推土机穿过通道的乘员大喊大叫。这时，他被机枪的子弹击中肩部，但未被人发现，因此在那里躺了十四个小时。机枪的子弹嗒嗒地飞击在水面上，溅起了层层水花。隐蔽的炮兵弹无虚发，呼啸而来。一个火力点发出的炮火声隆隆不断，直至每一艘登陆艇开上滩头为止；然后对着滩头上的登陆艇附近打出一排炮弹，三秒钟之后，一排命中率很高的炮弹又跟随而来。当时，许多登陆艇着火烧起来。

在发起进攻之后一小时，部队集合起来对海岸上的木头防波堤发起了顽强的攻击。可是，各小分队被步枪和机枪的火力打得乱七八糟，无法前进。

查尔斯·坎汉上校朝左走去侦察，不幸被击中腕部。科塔将军往右转去，显然，他漫不经心地沿着海滩笔直走着。他命令把白朗宁机枪掩体部署到防波堤的顶端。接着，他去察看铁丝网防守工事被破坏的情况，然后，他命令部队在燃烧着的烟雾掩护下，去突破峭壁上的敌军基地。科塔每时每刻都认为他将牺牲，但在每一次殊死的交战中，死亡的子弹都选择了另外的目标。第一个被派去突击的士兵，被重型机枪的火力所击中，他大声尖叫：“医生，我被打中了，救命啊，”不一会儿，这士兵喊着“妈妈”两字一命呜呼，接着，科塔亲自出马，其他的人也都跟了上去，但他们安全无恙，谢天谢地，这些人都掉进了敌人原先挖的狭长掩体中。

现在，两英寸口径的迫击炮炮弹开始对着他们落了下来。两个士兵在离科塔三英尺的地方被炸死。科塔发现，他的大部分无线电通讯设备早已被炸坏——看来，那些被 SCR—300 型用无线电台的沉重背包压得摇摇晃晃的士兵们，早已被敌军枪手看中了。这些德国枪手，孤立无援，大概已经知道这一仗是他们的末日，但仍从峭壁的散兵坑中顽抗。当美国士兵靠近时，一个德国兵从自己的散兵坑中站了起来，猛投了一颗手榴弹。美国士兵立刻扑倒，等待手榴弹炸过后，他们收缩了包围圈并干掉了这个德国兵。

科塔在缓慢地向峭壁前进时，看到了一个孤身一人的美国兵押着五个德国俘虏在后面走着。德国兵在枪口的威胁下举起了双手。嗨，这是敌人，终于看到了。此刻，科塔手下的士兵们感到无限的兴奋。但是正当这一小批人来到海滩路口时，德国兵的机枪开了火，走在前面的两个德国俘虏应声倒下。

那个美国兵迅速把自己掩蔽起来。另外尚活着的三个德国俘虏中的两个跪了下来，那第三个被一阵枪弹击中胸腔而一命呜呼。

在距离奥马哈海滩一万码地方，第五军团的指挥官尽管明高倍数望远镜也看不清正在发生的事情。地面上烟雾腾腾，炮声隆隆，岸上的轰击已经开始。杰罗的指挥舰“安康号”停得离海岸那么远，这是因为德国的大炮可能会架置在霍克角上（后来，他们发现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就在甲板的下面，挂着一张法国海岸的地形图，在其前方摆着一张长桌子，作战军官们坐在那里。消息一传来，就在这张地形图上作上标记。但传到杰罗将军和霍尔海军上将那里的消息并不令人满意——一切太使人泄气了。他们俩变得紧张不安，于是命令亨利·马切特上校上岸去获得有关登陆情况的第一手报告材料。他乘霍尔的轻便快艇出发。当他赶到海滩时，已是上午十点左右，即部队登陆之后三小时。那里尸体遍野，满目疮痍。他找到了科塔将军——当他们还是上尉军官时即曾在部队一起共过事。他俩掩蔽在一辆坦克后面谈了片刻。然后，马切特看到美国部队站起来开始翻越高地顶部，便对一个躺在担架上运下来的伤兵问道：“当兵的，你那儿受伤了？”士兵答道，“长官，他们把我的双腿打伤了但我能坚持，我要归队重返前线。”这就是马切特当天下午早些时刻向霍尔海军上将和杰罗将军汇报的士气。

离海岸一万码的地方，一艘军舰对着仍然封锁着维埃那维尔—苏尔—梅尔滩头通道的德国炮兵掩体发起了猛烈的炮击。科塔和他的士兵们设法越过了这个通道，发现自己已到了乡村主要街道上。当炮弹落地时，沥青路面被猛地炸开并飞向四处，科塔手下有几个人被震得摇晃不定。德国兵还在继续射击。从被炸碎的钢筋水泥工事中散发出来的无烟线状火药的辛辣尘雾在空气中飘荡。

奥马哈海滩的情况是残酷的。

死去了的和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工兵周围，然而工兵们却若无其事地吃着阵亡者留下的K—军用口粮。

从一辆正在胡乱射击的坦克登陆艇上走下来的一位水兵，挡住了科塔的助手约翰·谢伊并问道：“你们究竟怎样使用这些个玩意儿？”这位水兵手里正握着一支出了毛病的步枪。谢伊让他从那些再也用不着步枪的士兵身上拿走一支。这位水兵边走边说：“这正是我参加海军想避免碰上的讨厌事情，像个该死的跑腿兵。”

科塔指挥部与第一步兵师之间的联络官斯坦利·巴赫少校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了一个信封，撕开它，并在其空白的里页开始做起草的时分记录。很快，他又撕开了另一个信封并开始第二张纸的记录。“十一点十分”，他写道，“在海滩上，迫击炮、步枪、88口径火炮和机枪的火力异常猛烈，以致要么设法绕到海滩后面，要么就被打死……”他继续写道，“中午，海滩上潮水涨得很高，尸体随潮漂浮。在海滩的高水位标那里有许多死去的美国人……十二点十五分：从海滩的东端到西端，猛烈的迫击炮和88口径火炮开

火了一以五颗炮弹为一组对准几个目标，直击谢尔曼式坦克，坦克手像耗子般地钻了出来——他们还活着……十二点三十分：坦克登陆艇触上两颗水雷，继续前进，碰上了第三颗水雷，被炸崩裂，后尾沉没。在炮弹爆炸时，两名水兵被气浪抛入空中，然后掉入海水……再以没有起来……十四点四十分：更多的迫击炮开火，更多的人被击中。小型登陆艇卸下五车士兵，他们卧在海滩上，迫击炮的炮火打死了其中的五人，其他的人站了起来，跑着去找我们几小时前留下的散兵坑”。四点五十分：“建起了指挥所，第一次看到了第一师的朋友们，他们是一些镇静、善战的军人——给了我勇气。”下午五点：“俘虏们开始上路——他们与我们营养充足、装备优良的战士相比，只是一帮面色憔悴，精神沮丧的家伙。”当暮色降临时，联络官又在另一个信封上草率地写下了以下几句结束语：“我看过电影、强击训练的学习以及真枪实战，但是，没有一种场面能够 and 十一点半到十四点之间海滩上所呈现的情景相比——人们如同苍蝇一般被未发现的枪炮阵地上的火力所击毙。海军没法击中他们，空中担任掩护的空军还发现不了它们——因此，步兵必须把它们干掉。”

诺曼·科塔在登陆日插入内地，但从全局看，美国的前线作为一个整体，在登陆后的两天内也不会建立起来。由于在前线纵深进军，他将从美国人那里获得一枚银星勋章和功勋十字章，从蒙哥马利那里获得英国的二级最高勋章——服务优异勋章，并从军长布雷德利那里得到一个“骂人精”的绰号。科塔的士兵们证明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在几天之后所写的：他们将“为他赴汤蹈火”。

下午五点一刻，指挥第一师的许布纳将军离开了“安康号”，在海滩上建起自己的指挥所。这里的战斗现在已减弱，偶尔有野战炮或迫击炮射来的火力。可怕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当一支步兵巡逻队沿着维埃维尔海滨大道巡逻时，一条狗对着他们狂吠猛咬。这是德国据点中的一条爱犬，但此据点早已从地图上抹掉了登陆还算顺利，尽管发生了一些难以避免的差错。一些伞兵部队在黑暗中降落在离其目标很远的地区，在马库弗的强有力的德国炮兵据点还没有被打哑。第四师的攻击梯队袭击海滩时朝南偏了二千码。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伞兵部队降落时大片大片地分散了兵力。第一——空降师也分散降落在各个地方。为了把该师的人员集合起来花了三天的时间，而且大部分空投的大炮被丢失；该师副师长——一位准将在其滑翔机坠毁到灌木丛上时也丧了生。这些灌木丛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土墙在小块小块的田地上比比皆是，与人们时而砍下作为柴火的小树盘根错节搅在一起，甚至对盟国的坦克而言，这些灌木丛几乎也是一片难以逾越的障碍物。

在“贝菲尔德号”上，唐·穆恩海军上将对于一些舰只在水雷和炮火的打击下被摧毁，特别是由于他的情报官员派上岸夫核实海滩情况的海军上尉送来的令人揪心的报告而感到惴惴不安。所以，他打算放弃进一步的登陆行动。对此，第七军团的指挥官乔·柯林斯坚决反对并劝说自己的朋友改变主

意，他在第七军团登上海岸建立起据点之前，曾经机智地指挥了“犹他”特遣部队进行配合。

在大约是发起进攻的时刻。空军上将利一马洛里给艾森豪威尔的指挥所打来了电话。哈里·布彻穿着一身蓝绒睡衣裤和一件羊毛浴衣跑进帐篷，拿起了绿色的保密电话上的话筒。从利一马洛里那边传来了好消息：他原先警告判断错了。空降师八百五十多架C—47型飞机中只有二十一架没有到达目的地。英国只损失了其四百架飞机中的八架。同时，至今为止也只看见了三架德军空军的歼击机。利

马洛里兴致勃勃地叙述着。看来像是德国空军受了雷达花招的欺骗而被引诱到了海峡末端的加来。布彻在艾森豪威尔的野外工作拖车中找到了他。后者正弯身津津有味地读着新的西部小说。布彻把上述情况报告给了艾森豪威尔。最高统帅松了一口气，但他尽力不表现出来。

上午八点，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指挥所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报在奥马哈的杰罗万分火急地要求轰炸机支援。艾森豪威尔想知道蒙哥马利的司令部为此在做些什么。须知，杰罗是艾森豪威尔最好的战友之一。最高统帅把这位将军看作是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并深信他会干得很好。艾森豪威尔将在数月之后作出的评价说，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位“出色的战士，镇静、沉着的品质和卓越的计划人员，总是那么乐观、无私的领导者。”是呀，今天需要杰罗发挥这些品质。片刻，最高统帅来到了集团军司令部。蒙哥马利穿着他通常穿的那件运动衫，在花园到处散步。艾森豪威尔的助手们不得不指出，当他们自己还在使用老式的磁性手指转盘的英国电话机时，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已配备精巧的美国式电话设备。

杰罗的紧急要求，在利一马洛里下午六点召开的有关讨论选择轰炸目标的空军会议开始之前，还没有送到空军指挥部。美国登陆的两个滩头一点消息也没有。利一马洛里的美国副手——霍伊特·范登堡将军把这次遭受挫折的原因，归咎于前者实际上打发走了所有的美国参谋，“除了如他所说的那些当传令兵使用的那些人之外”。在与美国空军的其他将军们用餐时，范登堡大动肝火。“我主张”，他说道，“我们立刻改变打法，我作为盟国远征空军的副司令，对处理战事的这种方式表示强烈的不满。”阿克斯布里奇的皇家空军司令部里，范登堡粗暴地提出要求：“我想查看一下今天白天报来的作战侦察任务的申请。”按照规定此项申请在下午五点左右前提出，但一项也没有。范登堡走进了前沿作战室并指出，英国要登陆的所有三个海滩，都有十分详细的有关前线阵地的情报，而美国要登陆的任何一个海滩，却连一个标志也没有。

范登堡因缺乏这种情报而气得说不出话来。一位美国将军立刻对他说，根据一个来自奥马哈的最新报告，他们在海滩上被迫击炮火挡住，也不知道这些炮火来自何方。范登堡声称：“这个消息至少从中午起就已知道了。为了查清存在困难和派出战斗轰炸机中队去对付迫击炮的炮火，依我看，至今

所做的侦察是不够的。”接着，用范登堡自己在日记中的话说，他“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利—马洛里的）指挥部”，看到一位英国空军少将，指出其地图上没有标出任何情报，尖锐地批评了他们指挥不当，并强调利—马洛里本应坚持做更多的侦察，这位皇家空军军官答道，“我们计划在十五分钟左右之后开个会……试图采取补救行动。”此时，已差不多是晚上十点了。范登堡说道：“依我之见，这个行动已经迟了十个小时。”

那天下午，艾森豪威尔还是得不到杰罗以及奥马哈海滩上的第五军团消息。他为这种杳无音信感到坐立不安，想着当初要是他亲自指挥这支集团军就好了。艾森豪威尔回到了自己的野外工作拖车，陷入了沉思。他瞧了一下自己的手表。此时此刻，他的夫人肯定在三千英里之外的西点军校的阅兵场上亲眼看着儿子约翰的毕业典礼。

在集团军司令部里，蒙哥马利很好地控制他对前线消息的渴望。“当早晨过去的时候”，他若无其事地写道，“很清楚，我们已经在岸上了，据我们所知，一切平安无事。傍晚，他断定，自己所应该在的地方是诺曼底。在晚上九点半，他乘坐一艘驱逐舰驶向远方的海岸。

第一军指挥部的全体人员仍在美国的“艾切纳尔号”上。他们在晚上八点已用船只运走了自己的第一批伤亡人员——第一师的一个军官和几个士兵。但是，海浪滔天，船只来回颠簸不定，为了用救生圈把一名士兵从步兵登陆艇上接过来。要经受一个小时难以忍受的痛苦。一小时后，舰艇向离奥马哈海滩四海里的范围驶去。即使不用双筒望远镜，他们也能看到海滩峭壁中迸发而出的炮火闪光。同时，从美国的“得克萨斯号”、“内华达号”和“阿肯色号”战列舰，法国的“蒙特卡尔姆号”和“乔治—莱格号”巡洋舰，以及一支由其他战舰组成的混合舰队上所发出的弹雨，怒吼着飞向海滩——悬崖峭壁的顶端，敌人阵地变成一片火海。

傍晚，第一步兵师已在奥马哈海滩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指挥所，所以杰罗也就可以把其指挥所迁上岸了。在苍茫的暮色中，亨利·马切特上校和其他的军官们也上岸来到了奥马哈海滩停留。拂晓，一条不到一英里长的短短的电话线已在马切特的指挥部与许布纳将军的第一师师部之间接通了。在黎明时，响起了电话铃声。对方有人说，“亨利，我是许布。”显然，这是许布纳将军。对方接着说，“我们在前线一直遭到步兵和坦克的攻击。”马切特想到，“哎哟，上帝，我们现在就要立刻被赶回大西洋去了。”他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军团指挥官杰罗将军，于是，后者命令炊事兵和其他的后勤人员都上第一线，但后来的情况表明，他们并没有遭到步兵和坦克的攻击。原来，有人只是听到了卡车通过的声音，就作出了错误的报告。

第一夜，军医们利用黑暗夜幕，沿着奥马哈海滩执行起自己的艰难任务。从已经不治身死的伤员身上取下毯子盖到了还活着的士兵身上。许多已死去的和奄奄一息的人，被从峭壁前的海滩和阵地上抬到一起，并送到了海滨道路上。一些伤员曾挖过一些浅壕，以躲避每隔十秒钟就沿海滩落下来的炸弹

的袭击；几艘步兵登陆艇还在燃烧着，而任何一个在火焰下映照出轮廓的人，都遭到了仍在山顶上固守的德军的射击。

到6月7日早晨，在奥马哈两侧的尸体已被清理干净，临时的墓地已建立起来。军团的小股部队已在后方集合在一起；那里的尸体还没有来得及埋葬。许多更紧迫的任务尚待完成。

第二节 “首相很听话”

1944年6月7日，即登陆日翌日，蒙哥马利将军动身赴法国。他是去指挥英美两国的地面部队，扩大滩头阵地使其左翼足以容纳加拿大的一个军，右翼能容纳巴顿的部队。从这时开始，蒙哥马利的名字经常在报纸的大字标题中出现，同时也成了被大家议论的中心人物。激烈的论战使受到非难的这位最高指挥官心烦意乱，不时由于其他种种争端而感到苦恼。因为蒙哥马利是一个难于与人相处的将军。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1887年11月出生于北爱尔兰，却在塔斯马尼亚岛度过他发育成长之年。因为他的父亲（当时已有两个儿子）做了塔斯马尼亚的主教。蒙哥马利回英国上学时，脑海中铭记着母亲灌输给他的严厉家规：不准吃糖果。每天上午七点半开始。在建在住宅外的一间教室里上课。在学校中，蒙哥马利唯有在他本人当头头的时候才表现出“团体精神”。如果只当团体中的普通一员，他就惹人讨厌。跟在学校里一样。在盟军中他依然必须跻身于领导集团。在桑赫斯特皇家陆军学院时，他多少有点欺软。有一次。一伙恶棍的头目放火饶一名军校学生，而他却对一队规规矩矩的学生予以降级处罚。后来有许多人争论他是否有资格称为绅士，但对他的个人胆量却是无人置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首次伊普雷歼灭战中，他作为一名陆军尉官，在一次白刃战中表现英勇，身负重伤，荣膺“优异服务勋章”。

他是一个不顾传统的军官，不少尊重陆军部，他演说时，不仅不准听众吸烟，还不许咳嗽。他是个严肃，勇于献身。却又古怪的人。处理钱财的方式更是奇特。有一次，他把军用地租给一个集市商场业主，以筹措资金改善驻军生活。他的慷慨是取不痛不痒之类的。一家肿瘤医院递来一份请求资助的申请书，蒙哥马利赠予一张陆军慰问基金会名下的二十五英镑的支票。在另一场合，他赠给一个青年组织一张第八军慈善基金会名下的支票。

这位在非洲打败过隆美尔的将军不怕任何人，而为了显示这一点，他坚定地、经常地让邱吉尔安分守己。在登陆日之前三个星期，当邱吉尔来到索思克大厦想讨论一下登陆部队的运送问题时，蒙哥马利予以独特的接待。这位注重礼仪的将军准备宽恕邱吉尔只穿便服——他来时身穿一套斜纹布衣服，但不能原谅他的干扰。蒙哥马利沉思一下，拉往首相说：“阁下，我知道您想和我的参谋讨论如何调遣士兵运送去登陆……我不能容许您这样做。参谋与我商量，我作出最后决定，然后他们按照我告诉他们去执行。现在已经作出了最后决定。无论如何我不能容许您在这种时候去打扰我的参谋以致可能动摇他们对我的信任。”然后他引首相到邻屋去会见他的参谋。邱吉尔明白他陷入了难堪的境地。他愤然对军官们说：“我未被准许与诸君作任何讨论。”后来他在蒙哥马利的纪念册上题了几行怀着希望的恰当的赞美之辞：“在这几页题辞所涉及到的最伟大的冒险临近的时刻，谨记下我的信心，我相信一切良好，陆军的组织和装备都与英勇的战士和他们天才的指挥官相

称。”

毫不奇怪，艾森豪威尔不喜欢浑身是刺、架子十足的蒙哥马利来糊弄自己。战役发动初期，地面部队由英国人来指挥，这是必然的。初朗的攻击波主要也是由英国人进行。艾森豪威尔荣任最高司令一职，对于英国的自尊心说来，已经是一副难以下咽下的苦药。艾森豪威尔就任时曾对艾伦·布鲁克爵士说，他更喜欢亚历山大将军。布鲁克怀疑这是艾森豪威尔害怕驾驭不了反复无常的蒙哥马利。不过·布鲁克有他自己的想法，于是蒙哥马利就得到了这个职位——他是具有打胜仗经验的将军。

正是这个理由，部队信赖他，而他也喜欢到士兵中间去。作为“霸王”行动的序曲，他每天要视察两、三个万人队列式。视察时，他标新立异的行径使同僚们目瞪口呆。他命令士兵们列成空心方阵。然后队列都转身面向内，他慢慢地走到空心方阵的中间去，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意歪歪扭扭，并且能一直看着我，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曾这样写道，“而绝大多数人就是这样做的。”

随着蒙哥马利官运的起落，对他的评价也跟着变化，正像被风暴吹打的船只里的货物——他总是有遭灭顶之灾的危险，而总又能化险为夷。通常，这位军界贵人擢升得越高，对他吹毛求疵的批评者就越多。普通战士崇拜他，年青军官赞扬他。第七军团司令的副官约翰·活尔会上尉，在一封信中这样描绘他对蒙哥马利的印象：“他非常潇洒，从头到脚每一英寸都充满军人气概，虽然他没有多少英寸——他个子不高。身穿一套缝制台身的野战服，勋章闪闪发光，头戴著名的黑色贝雷帽。”高做的参谋们并不喜欢他，他所流露的极度自信和藐视他们的情绪，正如他身上的硝烟那样浓郁。1944年1月，蒙哥马利到圣保罗学校去主持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部的工作，他不大喜欢那儿的状况。于是决定增添新鲜血液，从意大利调来他自己的那些经历战火磨炼的军官。他的参谋长弗朗西斯·德吉刚，是一位风趣、嗜酒但心眼又比较灵活的将军，组织了新的参谋班子，让他们的前任们都靠边站。那些被撵走的军官中有些人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里找到了庇护人，他们在那里掀起一股反对蒙哥马利暗流，这完全是爵士弗里德里克·摩根将军一手酿成的，这位将军对于他拟订的盟军最高统帅部联合参谋部计划被“从意大利升起的明星”所改动感到不快。在俱乐部的扶手椅里，坐满了那些愤愤不平的参谋官，他们用打板球的术语编造些尖酸刻薄的笑话，大意是说“绅士们退场了，职业球员们上场来打球了。”这些被撵走的军官们冷眼旁观，期待着蒙哥马利犯他第一次的错误。

正当蒙哥马利奔赴法国时（这是敦刻尔克撤退以后第一次涉足于法国国土），一艘快速布雷舰——皇家海军“阿波罗号”，载着艾森豪威尔将军驶出朴次茅斯海军造船厂。非常不巧，军舰在暗沙洲上搁浅了，艾森豪威尔只得换乘拉姆齐海军上将的旗舰。那天下午他们离开诺曼底的海滩阵地时，遇到了蒙哥马利的船，他过来进行商谈。而后艾森豪威尔返回英国。后来，蒙

哥马利发电报给他说，“总的情况非常良好，但又补充了一句，“卡昂仍在敌人手中。”第二天早晨，蒙哥马利乘坐的驱逐舰在他一再要求下靠岸时，也滑到沙上搁浅了。兴致勃勃的蒙哥马利不管船为什么停止不前，派他年轻的副官爬上舰桥去询问是否能靠得再近一些。驱逐舰刚长很不高兴。副官回去告诉蒙哥马利，船搁浅了。蒙哥马利说：“太棒了。那么，舰长已经是尽可能地让船靠得最近了。搞条小船来送我上岸，怎么样？”

上岸后的第一个星期里，蒙哥马利为攻打卡昂作准备，卡昂是个枢纽要地。首次进攻由第七装甲师担任。蒙哥马利本来希望第一空降师降到第七装甲师炮火射程之内的地区，即维莱博卡日地区。但是马洛里否决了这一建议。蒙哥马利怒火冲天，这可以从6月12日他写给他那还在英国的参谋长德吉刚将军的信中看出，他写道：“真正的关键，是利一马洛里坐在办公室中不可能知道这儿的战局态势。所以，他不先到这儿看一看就贸然拒绝我的要求是很不应该的。他可以坐一架飞机在半小时之内飞来这里，谈一个小时，再花半小时飞回英国。显然他是个胆小鬼，不愿意碰碰运气，而总是想太平平地玩乐。我厌恶他。”

经过一再耽搁，第七装甲师在第二天开始进攻。攻击持续了两天，只是在友军美国第五兵团的炮火支援下，英军才得以突破包围圈。所以应该在第一天就攻占的卡昂，一个星期后还未能拿下。

蒙哥马利毫不脸红地发出一份份过份乐观的前线快报，受到这些战报的刺激，盟国领导人们纷纷麇集到诺曼底，急切地想分享那激动人心的胜利的欢乐。早在6月9日，邱吉尔就开始让艾森豪威尔答应他渡海。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匆匆横渡大西洋时，他看出机会到了。

这些威风凛凛的来访者到达英国后，英国人把他们安顿在亨利八世的邸宅内，离伦敦约有四十分钟的路程。邱吉尔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到布谢公园去看望艾森豪威尔。首相告诉这些美国人，斯大林递过话来说，他在东战场很快就要发动总攻了。邱吉尔和美国参谋长们一致商定，他们必须去访问诺曼底滩头阵地。为达此目的，首相邀请他们搭乘他的专列，并将在车上设宴招待。这些美国人不熟悉英国铁路的习惯，准时到达站台后，一看却没有列车。坐在铁路旁一条板凳上的乔治·马歇尔和哈音·阿诺德（他们是一千一百万人的指挥官）眼巴巴地看着本地人达四十分钟之久，而金海军上将则前后张望，不时看看手表。

布雷德利在奥马哈海滩迎候。吉普车载着他们驶上悬崖峭壁上的小路，这条路是第二十九步兵师在登陆后经数小时激战之后才夺取到手的。五十万美国士兵将在8月初之前以一路纵队通过这条路。峭壁之巅的简易机场上，飞机正在运载撤出的伤员。到处一片战争景象：残垣断壁，弹痕累累，遍布弹坑，还有几个倔强的法国人，正穿过一片废墟艰苦疲累地返回他们残破的家园。

在英军滩头阵地尽头，蒙哥马利为邱吉尔和艾伦·布鲁克爵士等的来到

而大吃一惊。他们渴望看看那些他无法提供的辉煌胜利的证据。“首相很听话，”蒙哥马利道，“我在下午三点离开他身边，我不会让他走到我的司令部之外去。”然而，邱吉尔婉转地问他，过几天是否可以让英王陛下本人来看看。从蒙哥马利给他参谋长的一封狂妄的信中可以见到答复：“不管在哪一天，一律谢绝来访，也就是说，告诫艾森豪威尔也别来，如果他也打算在那天来的话。我不能接待一位的大人物。并且今天我已告诉首相，他一定不要再来了。”我已经让首相明白这一点。我的军长和师长们正在艰苦作战，我不希望他们分心。”

毫不奇怪，蒙哥马利是执拗的。他正打算推迟对卡昂的再次进攻。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关注——他急欲打败德国人，盟军的推进不能再踌躇了。但蒙哥马利要收拾一下他所谓的“管理工作的尾巴”。他想在进攻前得到一切军需装备。

最后，蒙哥马利总算说服马洛里来见他，会见是在6月14日。马洛里提议，投入战略轰炸机为英军炸开一系通往卡昂的道路。他的建议在轰炸机指挥官中间引起一阵鼓噪。次日下午两点，马洛里的美国副手范登堡将军，接到他的高级参谋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将军的电话，由于被这一消息所激怒，史密斯的声音都嘶哑了，范登堡也同感愤怒，斯巴茨将军也是如此，他觉得这个计划纯属无知。“十四个‘烤得半熟’的纳粹师”，他在日记中就是这样称呼德军的，把美国 and 英国空军的打击力量就这样牵制在一个狭小的滩头阵地上。他告诉艾森豪威尔，他很乐意提供B—17“空中堡垒”去空投物资，以免法国南部各军之间相争，当艾森豪威尔谈到面部队时，斯巴茨尖刻地说：“在军队指挥官的头脑中极端缺乏想象力，马洛里和蒙哥马利尤其是这样。他们竟然设想，巨大空中优势的最佳使用，是去翻掘地面部队前方几平方英里的地带，以获取几英里的推进。目前，我们的人力物力都大大超过面对的德军。”他又补充说：“为了向前推进必须做的唯一事情，是某些地面指挥官必须要有充沛的勇气。”下午六点，史密斯将军打电话告诉范登堡，由于特德和空军上将阿瑟·康宁汉爵士（皇家空军第二战术空军部队的司令）的帮助，这个计划被否决了。范登堡在他的日记中宽慰地写道：“烦恼的斯巴茨现在总算平静下来了。”

两天后，斯巴茨向特德提出同样的坚决主张。对他说：“用强大的空军去翻掘部队前面的土地以勉强取得推进这件事，美国人民将会感到极端愤怒……我认为，该是给我们的战略空军规定一个运用它们主要力量的总方针的时候了，主要是抗击德军，以足够的力量，像‘消防队’那样起到压制敌方地面部队的作用。”特德同意把这个意见转告艾克，但是他说，他不愿意在这方面走得太快。

6月15日，由十三架P—47霹雳式飞机护航，艾森豪威尔和特德飞往英军战区。艾森豪威尔带着他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约翰是登陆日从西点军校毕业的。他父亲高兴地等待他来到已经几个星期了。在给玛米的一封信

中他这样预言：“我将充满自豪！”在约翰真正到达的那一天，他写道：“我简直像新郎那样激动——幸而我有这么多的事要干，没有时间去发神经！”

他们沿着简易机场旁边尘土飞扬的道路，驱车到达一处通往搭着帐篷的营地的路口，营地里有标志牌命令：“靠左边走。”毫无疑问，这是英军司令部。但蒙哥马利没有等在那里迎接他们，而是外出去找布雷德利了。艾森豪威尔咽下这口气。到附近的米尔斯·邓普西爵士的军司令部去。蒙哥马利的副官在开车送他们去贝叶时，他告诉艾森豪威尔昨天戴高乐在这里说过的一句话——他宣称，“借盟军之助”，法国现在正在收复他们失去的领上。这位最高统帅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儿子害怕他血压上升。

苏格兰步兵列队出来欢迎，艾森豪威尔热情地扫视他们的脸。以暗示他们和他是认识的。约翰则陷入自己的沉思。“我没有看到德国人摧残人民的证据，”第二天他这样写道。地方上是一片繁荣景象。“居民们虽然没有敌意，但离热情还差得很远。”他的父亲也注意到，当护送的战士们走过时，居民们瞧都不瞧一眼。

下午喝茶时，他们返回蒙哥马利的帐篷。艾森豪威尔告诉蒙哥马利，他为战术空军行动的混乱局面而烦恼。“我马上就要过问这个问题”，那天晚上他对凯·萨默斯比说。

回到“电报房”，他为约翰、凯和他私人朋友的家属组织了一个小小的聚会。他有点替孩子发愁。约翰似乎过于文静，他父亲难以看透他。艾森豪威尔告诉妻子，“他和我一同到处走，但很难说他喜欢什么。”不过他高兴地看到，约翰和凯·萨默斯比交上朋友。过了几天，他老实地告诉妻子，“约翰看来过得挺愉快。我的司机（你知道，是个英国人）带着他这儿那儿到处跑。”他补充说，“我想，他也是出去午后兜风。”其间，约翰写下了对诺曼底英军战区的印象。他写道，看起来很不像在打仗，没有什么破坏，也看不到敌军尸体。在约翰·艾森豪威尔看来，甚至伦敦也比英军滩头阵地更像战争地区。

伦敦战区很快就变得比任何人所能预料的更为可怕。

正当艾森豪威尔飞回的那天晚上，沿东南海岸出现了某些凶险的征兆。空袭警报器在多佛尔的峭壁上尖声鸣叫，那儿有几个加拿大师正待命进入诺曼底。加拿大人慌慌张张地跑出来，只见双筒自动高射炮的红色曳光弹，像喷泉似地在沿海岸数英里长的夜空中喷射。多佛尔的火箭炮立即发射，当弹壳碎片通过灌木丛雨点般落下时，士兵们发现一道亮光划破夜空，从海峡对岸迅速地朝他们射来。与探照灯的光柱恰恰画成三角形。这是某种类型的导弹，当它飞过时，天空中充斥着低沉的隆隆声，像一台空转的发动机，但声音要大数千倍。更多的导弹飞来了，飞过头顶了。当它们下落时，喷火式战斗机中队升空迎击，但用机关枪平射带有一吨烈性炸药的弹头是冒险的举动——那天加拿大人就看到有一架喷火飞机被炸得粉碎，掉了下来。6月15日，盟军首脑们在他们下榻的都铎王朝宅邸中很早就上床休息了。快到半夜，响

起了空袭警报。哈普·阿诺德，世界上强大的空军的司令，听到了警报但并不在意。凌晨五点三十分，他做了一个轰炸机司令之梦。梦中听到爆炸声——大地颤栗了，继之以玻璃碎落的砰砰声。他翻了个身，睁一睁眼。一刻钟之后，轰隆一声。整座建筑物部摇晃起来。几分钟之内，又这样来了几次。是戈林的轰炸机又来了？还是什么更凶恶的东西？阿诺德开始考虑各种可能性。凌晨六点左右，他听到（或者不如说感觉到）一阵响亮的而有节奏的发动机声，类似风琴的和谐的旋律，越来越近了。这声音正好在头顶上方消失。到底是怎么回事？过了几秒钟，一阵可怕的爆炸把他震得掉下了床。他从地板上爬起，穿好衣服，下楼去吃早饭。马歇尔、金以及其他人都来了，大家沉着脸。每隔五分钟就爆炸一次，有的远些，有的很近，仿佛处于一张徐徐移动的炮火巨网之下。

上午9点10分，有电话告诉阿诺德说，把他从床上震到地下的砰然巨响，是一枚导弹爆炸。导弹关闭发动机后，穿出云层，然后拉平，又开始缓慢运转，在爆炸前大约飞行一英里半。希特勒的秘密武器的第一次大袭击开始了。三百枚导弹射向伦敦——二十英尺长的飞行炸弹，用一台喷气发动机推动，喷出的火舌有炸弹本身那样长。二百枚已经命中伦敦及其效区。阿诺德试图阅读海底电报，但总是心不在焉。到了九点三十分，一切都探听清楚了；他跳上汽车，开车去看看飞弹有什么残留物。

飞弹在一个小村庄的百码之外着陆。一吨铝剂炸药爆炸的强大气浪，震坏了所有的窗子，屋顶像风吹稻草似地被掀落，树木折断，两百多名村民受伤，许多人伤势严重。弹坑周围散布着残留物——冲制的钢件用螺钉拧在一起，阿诺德估计这件武器大约有二十六英尺长。他那内行的眼睛，辨认出躺在一团柔软的控制电缆和绝缘套管中间的残破的陀螺仪罗盘，还有许多手指大小的干电池。有一块翼板的残片表明曾被防空火力击中。但因不需驾驶员操纵，这飞行器仍继续飞行前进。

阿诺德并非庸碌之辈。决定当晚就坐他的飞机飞往北部非洲。他的粗略估算指出一个恶梦般的可能性，如果纳粹能每一分钟或两分钟发射一枚导弹，并有四十八个发射设施，那么他们定能每天向伦敦发射四万枚这种飞弹。他取出笔记本，在上面写道：“这就将造成恐怖、忧虑，最后破坏整个英国的正常生活秩序、并打乱作战部署，没有人能预料它们。有一枚飞过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当时我们正在那儿。”

艾森豪威尔本人由于这种新武器的使用而感到沮丧。他一直为盟军在诺曼底进展迟缓而放心不下，对意味着话柠勒可能重新赢得主动的每一个刺激都很敏感。此外，当导弹从安在法国的发射设施飞来时，布谢公园位于这些致命的导弹的飞行路线右方。第一次空袭警报持续了一整天。他仍和约翰在一起，饭后两人决定看一场“霸王”行动登陆的影片，但被那“风琴般的旋律”所打断，更多的导弹飞过来了。起先艾森豪威尔还保持镇静，半夜一点钟，警报器再次呼叫时，他正躺在床上看书，“我宁愿呆在这儿，”他对布

彻说，“我不愿意整晚来回跑掩蔽所。”距离很近的一声巨大爆炸驱散了这种漫不经心。他和约翰及其他家属都躲入掩蔽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过夜。第二天醒来时，他咒骂希特勒搞出这种秘密武器，他的头脑被新粉刷的掩蔽所里散发的气味熏得昏昏沉沉。

公众对这种武器（纳粹把它叫做V—1）的反应是激愤的。战后四年，英国人还对它的啸声记忆犹新。“V—1是违反道德的，”这是一位加拿大人综合了英国人的心情而写在他日记中的话。艾森豪威尔请比德尔·史密斯考虑一下，是否把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搬到朴次茅斯，以避免飞弹，但通讯联络是个问题。

英国内阁同样一片惊慌。当艾森豪威尔准备于6月19日去朴次茅斯——打算渡海到法国去时，邱吉尔过来打岔，正如凯·萨默斯比注意到的那样，“极端地关心以‘弩’为代号的秘密武器。”首相和艾森豪威尔谈了九十分钟，请他除了最迫切的军需品之外，给秘密武器的发射地点予以最优先的注意——直至“我们能够肯定，我们在这一特殊威胁方面取得明显上风。”导弹折磨着人们的神经。布彻写道，“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人，由于失眠而迷迷糊糊，听到关门声或摩托车和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就神经过敏。”飞弹的百分九十五郡落在离斯特拉森十二英里以内，斯特拉森是距伦敦只有五英里的近郊区。没让艾森豪威尔知道，英国情报部现被授权欺骗德国人，去瞄准他们V—1未射中的目标。凑巧，布棚公园处在未被飞弹命中地区的中心，所以被伪装成起火样子。6月19日下午七点到次日凌晨一点，这里发生了二十五次猛烈的震撼大地的爆炸。

V—1空袭警报使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人人都熬红了眼睛，并且性情也变得急躁起来。约翰告诉埃弗雷特，休斯，“爸爸累了。”天下雨，很冷——休斯查阅了他的日记，发现一年只有三月暖和。

气候给了蒙哥马利一个借口。现在必须再次对卡昂发动总攻，但他又一次推迟出击日期，艾森豪威尔忍不住了。6月18日，他再次让蒙哥马利放心：“我已经尽力加强战斗部队和弹药供应，抽调各种人员，从各仓库调拨军需物资。”但是又鼓励他说，“我完全理解，你需要储备适当数量的炮兵弹药，不过，我非常希望，一旦攻击开始，能有一股维持很久的势头。”

天气阴沉，海峡中刮起了风暴——气象负责人史塔格说，这是二十年来最恶劣的天气。他曾提醒艾森豪威尔，如果把登陆日推迟到6月6日以后，就会正好处于这一风暴中。同一天，蒙哥马利发布代号为M—502命令。要求在6月24日占领卡昂和瑟堡。他指示说：“卡昂实是瑟堡的钥匙，占领它可以解脱目前为保护左翼而被牵制的兵力。”

蒙哥马利送给艾森豪威尔一份装在于写信封中的请求书：“我们将在今后两周或更长时间内艰苦作战，我衷心地请求你帮助，别让访问者前来。我要牢牢地掌握战斗，因为这是在这一时期里极其重要的战斗，要使事态按我们希望的方式发展，不能混乱。不要让我们自己被任意摆布。我没有时间接

待来访者。”他的意思是指艾森豪威尔本人，还是指戴高乐将军（他在前几天已回了法国），倒也不难猜测。次日，艾森豪威尔详细研究了要转告蒙哥马利的问题，即英国军长邓普西有比他所能想到的还要棘手的任务，因为根据“超级机密”截获的电讯透露，德军援兵正在进入阵地，再次推迟出击是不可避免的了。

蒙哥马利低声下气地认错，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天气恶劣以及其它种种原因，使各师未能及时到达，随身带来他们的车辆等，准备好作战。仅在第二军前线开始小规模军事行动，6月22日比较紧张，6月23日在强大的空军支援下，我将把第八军团投入闪电攻击，如同在埃尔哈马作战时那样。”

加拿大第二军团仍在多佛尔附近待命渡海开往滩头阵地，延明是令人失望的，有点悲剧意味。大家都知道，在滩头阵地中人员拥挤不堪，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早在6月20日，加拿大第二军团的参谋塞缪尔·甘布尔就接到电话说，他妻子马格丽特在前晚七点被V—1导弹炸死了，这是许多军官都害怕的事。甘布尔茫然若夫，他是在那天早晨刚从在泰晤士河畔的家中返回部队的。

加拿大将军们的处境毫无值得羡慕之处。在他们本应渡过海峡到诺曼底的规定日期的五天后，第二军团司令盖伊·西蒙兹将军和他的八位准将和上校们，仍被胡乱塞在甲板上的油布底下，挤在吊床和烤炉中间，在公海上激烈摇晃之中驶离希尔纳斯。6月24日，加拿大军长亨利·克里勒，前往与蒙哥马利商议，然后又派人去请西蒙兹。当西蒙兹次日中午在诺曼底着陆时，黄褐色的简易机场B2在贝叶绿色田野的包围中显得格外醒目。令人辛酸的消息是蒙哥马利决定，当前只能让一个师从英国渡过海峡来。西蒙兹的参谋长在日记中写道，“他显然已经决定，在桥头堡东端只使用一个军而不是两个军去作战……加拿大第一军司令部当然很失望，但是按照纯战术的考虑，这无疑是合乎逻辑的决定……这使得麦克诺顿将军所设想的要缔造、至少要培养出我们年青的加拿大第一军的五个师和两个装甲旅的计划落空了。”实际情况是，英军的战区是如此狭小，没有加拿大部队的容身之地。

蒙哥马利以自己的风格来摆脱困境。6月24日，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对美国兵作了庸俗的吹捧。他热情地写道，“美国士兵目前在我的指挥下战斗，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出色的小伙子；他们真心实意地愿意干活，在战斗中勇气十足。现在我已把我的战术指挥部移至美国战区，所以我更了解他们了，我极其喜欢他们。”似乎完全改变了他的腔调，他甚至写道：“您什么时候来看看我？”其实他完全明白，艾森豪威尔虽然非常想讨论一下危险的困境，但不可能渡这暴风怒号的海峡。蒙哥马利是由于他仍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这一事实而故献殷勤。

动用重型轰炸机去帮助进迟维谷的英国步兵的诱惑在增长。6月21日关于此事议论得更多了。范登堡仍然怀疑这庞然大物是否可以发挥比翻掘战线

前面的土地更有效的攻能。目前的趋势是使用战术空军。对马洛里的敌意仍在美国人的胸中翻腾。他似乎故意小看美国空军的作用，第八次战斗机航空队司令准备了一部很好的影片，显示美国战斗机袭击地面目标所取得的战果，他拒绝观看。不过，斯巴茨劝告范登堡，在批评这位有权有势的英国空军上将时，态度要缓和一些，范登堡写道：“与斯已茨共进午餐时，他劝我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去制造事端，他认为，这样做正中英国皇家空军的心愿，他们想利用这个复杂的问题开始他们的分裂活动。”关于轰炸的争论达到了沸点。蒙哥马利保持冷静。他相信，只要能保证军队合适地使用装备，他们就会很好地作战，就不难击败德国人。6月24日他告诉格里格，“我注意到了那些报告，它们散布关于英国装备、坦克等的性能与德国相比较的种种流言。在目前这种时候，我们不能允许有任何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据点，我们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力量，明天我们要扑向敌人，任何损害自信心和士气的事都必须无情地予以粉碎。”

蒙哥马利使用这些同句是有道理的。英同部队的士气在德军炮火下遭到挫伤。第四十九师的一个营被非常猛烈的迫击饱和榴弹炮的炮火完全轰垮了。两个星期后，该营军官只剩下十二名——营长和各排班长以上的军官在营指挥所里被炸死，有两个连队只剩下一名军官，其他军官都死了。四分之三的人在炮击开始时或战友死伤时就出现歇斯底里的反应，歇斯底里病蔓延开来，有些年轻士兵甚至在自己方面的大炮开火时也要发病。纪律也瓦解了——准尉和军官们不佩带领章和肩章。一名中校营长向蒙哥马利报告：“我有两次不得不站在一条道路的尽头，拔出我的左轮手枪对着往后败退的人……三天前一名逃跑的少校被打死了……因为我命令他帮我在迫击炮火密集时阻止士兵乱跑，而他自己却逃跑了。”接着他又说：“我拒绝再去断送那些好端端的生命了。”他强调说，有两位同僚也同意他的意见。

蒙哥马利报告陆军部，他已解散该营，因为它不再适合战斗。他手书了一条附注：“我认为这个营长显示出失败主义者的心理状态，不是个‘合适的小伙子’。”蒙哥马利非常需要一次伟大的胜利来恢复他的部队对他的信赖。

6月25日，英国第三十军团在卡昂区开始取得了有限的进展。次日早晨，邓普西将军坐吉普车主前方，穿着雨衣，戴一顶红帽，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的第八军团的闪电总攻已于早晨开始，第十一装甲师、第十五步兵师和六百七十五门大炮开始支援他的攻势。“一旦开始攻击”，蒙哥马利颇为自信地在电报中告诉艾森豪威尔，“我将在东翼继续战斗，直到敌我双方中有一个被打垮，而那决不会是我们。”他反复申述他的基本战略：“如果我们能把敌人吸引到第二军那边，那么就会使第一军向南进攻时更加容易些。”下一条消息是在6月26日晚些时候收到的，预兆劫数难逃。蒙哥马利的电报：“天气极端恶劣，出现暴雨，云层很低……战斗将整天整夜继续进行，我准备在东翼向敌人摊牌，决一死战，敌人愿意打多久就打多久。”但

是，不知是因为拖拉还是出于需要，蒙哥马利在出击前等了很长时间，以至对方又增加了两个装甲师，并使纳粹有时间挖战壕。经过激烈战斗，邓音西的进攻沿维博卡日到卡昂一线停顿了下来。同时发起的第三师对卡昂北部的进攻也在6月27日停止。蒙哥马利不把这当回事，写了一封信给布鲁克，再次提出保证：“我的总的广泛的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敌人全部精锐部队和他们的装甲车，以及党卫军装甲师都抽调到第二军前线——符合我们的计划，这使美国第一军的进攻大为容易。”

蒙哥马利有权自鸣得意，因为他的计划确实起了作用。然而，他的总目标是卡昂——该市却仍旧牢牢地掌握在敌人手中，所以他是“失败”了。但他认为没有失败。“刚毅”（这是个宏大的迷惑敌人的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登陆日以后欺骗德国人，让他们相信，他打算通过在英军战区中的卡昂发动主攻，直指巴黎。于是德国人就会不得不部署兵力来迎击。而真正的突破口却选在另外一边的美军战区。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许多最高级别的计划，都参与和配合这一欺骗敌人的行动。蒙哥马利常常陈述这个意图，早自3月份以来就想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官会议上提出来。例如在3月10日，他曾直截了当地叙述他的真实意图是“保持一个非常坚实的左翼以阻止敌军从东面取得进展。”所以，对于高级美国将领说来，从这里抓不到什么把柄，最高统帅部里的那些英国军官（如特德和摩根）就更不用说了。

不仅如此，登陆日后不久就开始一阵喧嚷，看来是“刚毅”计划成功地使盟军和德国人都一起欺骗了。是否因为蒙哥马利在夺取卡昂（这是他所希望的）的一次攻击中失败了，所以他的整个战略也垮台了呢？不是这样的。但是，甚至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里，还继续用同样的话来进行批评指责。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从来不是蒙哥马利的支持者）曾写道，“很清楚，我们取得地进展不是像原来计划的那样在东战线，而是在我们左翼突破成功，使全线得到宽松，并开展了运动战。”他宣称，6月24日艾森豪威尔在瑟堡半岛访问奥马尔·布雷德利时，“已经形成了他的主意……作出在我们左翼缺口进行突破的决定。”其实这个决定在登陆日前数月就由蒙哥马利作出了。

蒙哥马利不公平地受到七嘴八舌的责难。交战的时候，他掩饰他的受挫，坚持说“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他拼命强调计划的主要方面以掩盖他在次要的失败。例如，1945年10月在给皇家陆海空三军科学协会的一份文件中，他宣称，诺曼底行动就是丝毫不差地按他3月份在伦敦向将军们提出的总计划那样发展的。他说，“一旦登陆并站稳脚跟之后，我的计划是，装作要从东翼——即在卡昂战区中——进行突破，以这种威胁来吸引大部分敌军后备队投入这个地区，在那儿和他们作战并牵制住他们，使用英军和加拿大部队来执行这一任务。把大部分敌军后备队都牵制在东边后，我的计划是在西面突破，为此目的，使用布雷德利将军的美国部队，而以卡昂为枢纽。这一攻击要向南一直打到卢瓦尔河，然后挥师向东方，横扫到巴黎附近的塞纳河。”

档案证实了这件事。但是，陆军为“霸王”行动绘制的略图、地面部队图，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6月4日的作战地图，以及第二十一集团军自己的地图上，都标明曾达到过的战线，很清楚，事实上蒙哥马利曾指派英军和加拿大军担当更有进取性的使命。他们曾进展到跨过卡昂—圣—劳公路，登陆日之后十四天，即6月20日，在卡昂附近夺得一个桥头堡，其宽广足以作为能立即开辟成机场的地点。这种实际上要想拿下整个卡昂市的努力，他实实在在地花了两个月都未能奏效。

虽然布雷德利的第一军在技术上归蒙哥马利统一指挥。但是没有人把美国军现攻入瑟堡的胜利归功于这位英国将军。6月24日。柯林斯的第七军团的三十美国师突破了外围防御工事，开始围攻瑟堡。布雷德利于次日会见柯林斯时，给他看蒙哥马利的紧急命令M—502。

“乔，你会喜欢它的，”他咯咯地笑道，“蒙蒂刚刚宣称：卡昂是瑟堡的钥匙！”

柯林斯嘻嘻地笑着说：“布雷德利，让我们打个电报给他，请他把钥匙给我们送来！”

那天，艾森豪威尔写信给布雷德利，“我最热切地希望你明天能拿下瑟堡。一旦你拿下瑟堡，我们就必须立即投入后备力量，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南进攻。敌军已经集结兵力，我们必须不让他们在半岛的北半部挡住我们。第二军的进攻今晨开始，敌人援军将会被吸引到那一边去。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难得的短暂机会。”那天早些时候，布雷德利回答说，他希望能在本月底收拾掉瑟堡，虽然这样一来部队实际上得不到休息。当休斯在6月27日乘C—47飞机飞往战区时，一面白旗已在瑟堡兵工厂上空飘扬。他也竭力劝说布雷德利赶快向半岛南端进军，但这位军长并不那么乐观。

回到英国后，休斯驱车到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去看望艾森豪威尔，并送交布雷德利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把他的出击日期推迟到7月1日。此后不久，又来了第二封信，要求再推迟两天。布雷德利写道，“我非常担心，在现在这个时候去打击敌人，我们有没有既能持续前进，又能大败敌人的力量。我希望能持续前进而没有什么太大的停顿，一直打到半岛底部再拐弯。”

艾森豪威尔叹了口气，对休斯说，“有时我真希望乔治·巴顿在那里。”

第三节 巴顿觉得自己像个逃兵一样

瑟堡半岛战役结束了，但却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战场上弹坑遍地，弹痕累累，树木所剩无几，东倒西歪的纳粹掩体中，到处是各种战斗的残骸——弹药箱、破衣烂衫和各种子弹。6月的最后一天，布雷德利和他那沉默寡言的副手考特尼·霍奇斯将军一同来到霍克角视察。霍奇斯写道：“当时仍散发着火药味和使人恶心的尸体腐臭味。”他在主要阵地的背后五十码的小道上看见一顶钢盔，便拾了起来。这是第二营的一个士兵的帽子，帽子前沿有个子弹孔，后边也开了口，帽子里还是湿漉漉的。自登陆日起，已有五千名美国士兵牺牲两个星期不断连降大雨，瓢泼似地下个不停，洪水泛滥。使诺曼底灰蒙蒙的大地浸泡在一片大水之中。雨水浸透了大地表层，战场变成了泥潭，这是隆美尔几个月来为顶住进军者所期望的。无论老天下雨或道路泥泞与否，英美两国的部队必须向东南推进，到达法莱斯和阿尔让当附近的低洼地带，因为只有从那里，他们才能以装甲部队的优势向巴黎大规模进军。

当诺曼底滩头的战斗陷入僵局时，英国国内人们的情绪开始低落了。但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显得更为沮丧，这就是乔治·巴顿。他似乎觉得自己吃了个败仗。当战斗的炮声远远地从海峡对岸传来时，他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当时，艾森豪威尔也在英国，但他至少还能在乐意的时候乘驱逐舰到战场看看，而巴顿却不能。他在登陆日身背匣子枪，准备出发进军。可是，人们赴前线参加战斗了，他却把他留在柴邵皮欧弗的司令部里，他自己觉得像个逃兵一样。

6月18日，登陆日之后两个星期，巴顿来到伦敦与埃弗雷特·休斯及J·P·共进星期日午餐。这里由J·P·招待他们。巴顿给每个人做了一个炒蛋，里面政了许多豌豆。尽管如此，这顿饭吃得并不令人愉快。那天下午，V—1型飞弹又开始袭击伦敦。他在给夫人比阿特丽斯的信中说：“我认为，这些炮弹只不过是些碍手碍脚的东西罢了。”第二天，休斯再次和巴顿共进午餐。当后者还没有把餐刀送到嘴唇边，一枚飞弹又在不远处炸开了。一吨重的炮弹爆炸时飞起了大量的碎片，窗外升起了一大团烟雾。浑身发抖的休斯看见巴顿对此毫不在乎，连眼都不眨一下。自然，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这位第三军指挥官总是说：“我要回美国去，我担心会死在这里，而不是战死疆场。”

同一天，巴顿会见了英国军事专家利德尔·哈特。并且直截了当地指出，英国军队迄今为止在卡昂一带没有达到任何预定的目标，而美军却在瑟堡半岛大规模挺进。利德尔·哈特回敬道，英军在关键的时刻稳稳地拖住了纳粹的军事力量，这才使美军得以大规模推进的。巴顿断定，更多的德军正虎视眈眈地面对美军。利德尔·哈特又一次有礼貌地否定了巴顿的说法。他了解如下一个事实——英军以一个装甲师的力量牵制着德军四个装甲师，而美军只与一个德军装甲师交战。当天晚上，巴顿在日记中对此写道：“他竟敢在

一个认识不久的人面前把美英之间的通力合作如此轻率地比较，真令人吃惊。”

几天之后，艾森豪威尔邀请仍旧愁眉不展的巴顿一起到康沃尔去视察，巴顿认为艾森豪威尔善于接近部下，可他说话的方式在巴顿看来是太随便了，他总好用第一人称。巴顿以怀疑的态度在日记里写道：“这是当官述，而不是军人的说话方式。”巴顿很想去法国，但他在炼狱中洗涤罪恶的时间太长了，等了好几个月，看来还是没完没了。自西西里登陆以来，他蒙受的奇耻大辱，难道就没有机会摆脱了吗？如今上面不准报纸再提他的姓名。他——乔治·巴顿一定要改变这一切。

6月底，他奉命把部队开往英吉利海峡的一个装卸港。到底可以干了！他的护送车队以六十码车距，二十英里的时速绕道前进，每两小时停七分钟，最后来到装卸区，很快就传来了他等待了很长时间的命令：把他的第三军指挥部迁到法国去。命令告诉他到达法国的日期是7月6日，即登陆日之后一个月。

现在，人们对V—1型飞弹的恐惧心理占了上风。艾森豪威尔的一个参谋人员在6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奉命不得在给家里写信时谈及这种飞弹，可是来袭击的飞弹却越来越多。”可恶的V—1型飞弹不分昼夜地来扰乱，因此不时传来的嗡嗡的警报声扰乱了伦敦的正常生活。休斯累病了，他写道：“来袭击的飞弹实在太多了，昨天一百二十枚。”他知道，形势或许会恶化。一个年方十八岁的德国俘虏曾供述过V—2型飞弹的情况，听了真令人毛骨悚然——他说，这是一种能摧毁十平英里地区的火箭弹，是“德军企国免遭失败的最后希望。”

发了疯似的伦敦人又一次进了地下铁道的隧道，当然不是去游玩，而是去睡觉。记得1944年2月，当高射炮突然在伦敦东区的地下铁道外开火时，也像这样发了疯似的人群在站梯上惊慌失措，混乱不堪，以致二百人被践踏丧生。现在V—1型飞弹来袭击，地下铁道作为后方，可以寄宿，有些地方靠墙也架起三层的铺位。

伦敦已完全不像休斯想象中的那种城市了。他顺便到里茨、多切斯特和克拉丽奇三家酒吧走走，可所有的酒馆都在九点半之前关闭了，九点半后，街道已空无一人。

艾森豪威尔将军精神上十分沮丧，6月30日，他与他那个刚在滩头呆了一天的副手作了一次长谈。特德说，连续几天的大风暴刮得海上波涛汹涌，名为“桑树A”的人造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再也不能使用了。因此，增援部队和军需都远远赶不上需要。而且自登陆日至今，二十四天过去了，但蒙哥马利预期的军事目标一个还没有达到。这样缓慢的进展速度使艾森豪威尔和特德大为担心。现在，蒙哥马利本该占领大约二十七个飞机场，这样，盟国六十二个空军中队也就可以开始行动，而事实完全出乎预料，真是糟糕透了。特德告辞后，艾森豪威尔对凯·萨默斯比说，“蒙蒂正期待敌人一场激

烈的反攻，但是他相信他能够打败它。同时，他也只好等待。”凯·萨默斯比在日记中写道：“布雷德利向法国南部进攻的计划延缓了。”他本应于6月22日发起突破瑟堡半岛底部的攻势，可是，与纳粹结盟的法国兵却顽强抵抗。士兵们被淋得浑身湿透，疲惫不堪，加之军火供应不上和风暴袭击，就更是困难重重了。

将军们大为烦恼的时期开始了。各盟国报纸已开始无情地把这次战役称之为僵局，尽管盟国已摧毁了欧洲大陆的铁路网和公路桥梁，但德国的援军还是源源不断地从苏联前线抽回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尸骨成堆的堑壕战情景，又像恶梦似地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

7月1日，当艾森豪威尔亲自去战场视察时，他心情忧郁。这里有他个人的原因。他刚让自己的座机B—17型“空中堡垒”把儿子约翰送回了美国。凭着一时的冲动，为了填补飞机上的空位，他又让自己的工作人员，连同凯·萨默斯比，都去休假。他又心血来潮地安排凯·萨默斯比去拜访他的夫人，并在信中煞有介事似地解释说：“萨默斯比夫人想去找阿诺德夫人（她已故未婚夫的母亲）……大家都指望在飞机抵达美国后能过上一周的痛快日子。”

艾森豪威尔在飞机上看到整个诺曼底就像一片汪洋。当他的座机溅着泥浆水着陆时，他发现自己从飞机上见到的情景并非错觉。自大风暴过后，倾盆大雨一直下个不停。布雷德利在机场迎接艾森豪威尔。然后，他们一起驱车到了靠近大营浴场的布雷德利的指挥部。艾森豪威尔将在那里下榻。布雷德利已在离海岸线一英里处的一个苹果园里设立了第一个指挥所，可是，那地方遭到过海军重炮轰击，美国别动队也曾打那儿路过。当他的先道部开进去时，人们已经清除了三十二具尸体。在靠近指挥所的小巷里，还有四门被丢弃了的德国155毫米口径火炮以及一大堆枪支弹药。

布雷德利的副手霍奇斯和第十九军团指挥官科利特以及精神饱满的奎萨达在那里等着他们。奎萨达三十五岁就已是一名准将并担任第九战斗机航空队司令。开饭前，布雷德利取出几张地图，讲解起他即将实施的步兵进攻方案。瑟堡战役失败之后，他费了好几天功夫重新部署了军队，确定了海滩登陆地点，并从各个细节进行了安排。可奇怪的是，对海滩那边如此复杂的地形竟无人知晓。科唐坦半岛草木丛生，遍地沼泽，被密密麻麻差不多有三人高的灌木丛篱分隔成一块块小方地。为了使美军坦克顺利地到达进攻地点，步兵们只得穿过这些沼泽地和灌木丛生的旷野——天然的防卫屏障——缓慢地向南进军。

步兵进攻的头五天，艾森豪威尔一直和布雷德利在一起。这次进攻从他来这里那天就开始了，这次进攻很艰难，不仅需要士兵们同心协力，还要求基层指挥官有高超的指挥艺术。艾森豪威尔出发去视察那些部队时，他戴上了自己的软军帽。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总不喜欢戴钢盔。他不愿意让他的士兵们认为，他非要装出一副自己战斗的样子而实际上并没有。

他和布雷德利一起访问了蒙哥马利。有谣言传说蒙哥马利发动进攻太

慢，致使敌人才有时间站稳了脚。蒙哥马利则声称，他已摧毁了三百辆德国坦克，而谣言却说敌方坦克几乎是坚不可摧的。从前线发出的新闻报道又说，有关英美坦克劣势情况的报告都经蒙哥马利审查过。为此，艾森豪威尔急于想弄清事实真相。他找到了从教堂回来的蒙哥马利及其年轻军官们。当时，这位英国司令官的两个傲慢的对手——隆美尔和希特勒正趾高气扬地在德国草地上围着两辆新造出来的纳粹“豹”式和“虎”式坦克观赏呢。蒙哥马利证实了这一令人不安的消息，须知，盟军的反坦克炮和“谢尔曼”式坦克炮都无法射穿这种“豹”式和“虎”式坦克。为此，艾森豪威尔给比德尔·史密斯发一份内容详细的电报，命令他核实这一情况。

艾森豪威尔看到布雷德利的步兵天一亮就缓慢前进，但部队的士气还没有振作起来。天空离泥泞的地面就像只有几英寸高似的，大雨仍在一个劲地下个没完。从敌人过去的一座高射炮台顶上，艾森豪威尔可以仔细观察进攻的地形：沼泽地、布雷区、机枪阵地和更开阔的沼泽地——这些一直向南延伸到圣洛。可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作战计划里却没有一项考虑到了地面部队会遇到这些情况。敌人选择的地方是再好不过了。单排和双排的灌木树篱把机枪和迫击炮阵地掩蔽得严严实实，而且德军还在布雷德利的部队往北向前挺进时就已筑起了一套完整防线。

回到布雷德利的指挥所后。一个年轻的战斗机指挥官彼蒂·奎萨达钻进吉普车并对艾森豪威尔说：“我要朝着巴黎方向飞，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找不出进攻的办法！”

艾森豪威尔眼睛闪出喜悦的神情，说了声“我和你一起去！”“好极了，”奎萨达说道，“我们有野马战斗机同坦克一起奔跑。”

布雷德利对这种不台常规的行动看来不高兴，所以艾森豪威尔大声对他说：“得啦，布雷德利，我又不是飞往柏林。”然后，他就离开指挥部登上了奎萨达的飞机。整个第三六五战斗机中队同行。实际上，奎萨达只飞到了离巴黎的一半多一点的路程就决定返航了。

当艾森豪威尔回到原地时，获悉步兵进攻失败。德国人也知道这一情况——他们慢慢地放回了被俘虏的美国医务人员，并要他们带回一个条子，说美国人或许比德国人更需要医务人员。艾森豪威尔离开滩头堡飞回英国。他对英军和美军的进展情况大为不快。艾森豪威尔在给玛米的信中说：“我刚在雨水和泥浆中跋涉了一趟，见到了许多部队。”他在信的末尾安慰她说，“有时我想念你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除了正常的行为外，我什么事都于得出来，对我来说。除你之外，再也没一个人能使我如此挂念。”

仍留在英国的乔治·巴顿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美军陷入困境，不能前进，就惊英军在卡昂一带的处境一样。巴顿无可奈何，只得听其自然。他注意到，如果布雷德利讲求稳妥，如果他继续这样一段一段地往南进攻，那么，“在我们完成任务前就老死了。”7月4日那天，由于等待去法国的命令等腻了，巴顿就私下偷偷地溜到了伦敦去会见从彼士顿来的一位漂亮的年青女

子。

这位妇女叫琼·戈登，是巴顿的外甥女，是比阿特里斯·巴顿有病的异母姐妹的孩子。她从小失去父亲，日后辍学和巴顿一家住在一起，这些年来。她和巴顿的关系颇为亲近，而巴顿也很喜欢她。她美丽、聪明、伶俐。现在，琼·戈登已应征入伍，成了红十字会中“卖面饼圈的姑娘”，并想法到了欧洲找她的乔治舅舅来了，她差下多巴顿的女儿一样大了。

巴顿发现琼·戈登穿着制服显得窈窕迷人。后来。他曾对埃弗雷特·休斯说，他不想让人知道她到过伦敦一事。自然，休斯也没有泄露出去——他本来就知道许多阴友的私人秘密。琼·戈登是和他们的美国将军们在战场上相会的一些年青女子中的第一人。无论在英国和后来在欧洲大陆，当巴顿款待重要的客人时，她总是奉陪在座。他俩彼此总是用流利的法语热烈交谈，使他们周围的那些人感到莫名其妙，休斯也禁不住怀疑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巴顿7月5日从法国回到英国后，和其他人一起应召去见艾森豪威尔。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显得神采奕奕，但对“蒙蒂的斗志不足有点不耐烦。他正打算亲自去冒险的。”当时，据最高统帅说，美国最终将派四个军去法国作战——三个军（包括巴顿的军在内）归布雷德利指挥，另一个小的美国军归蒙哥马利指挥。对此，巴顿私下直纳闷：“为什么美国陆军要归蒙哥马利指挥，除了保全这个小猴崽子的面子外，我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巴顿本人在英国的作用——作为一个迷惑敌人假目标——已经完成。他要是急急忙忙地去战场的话，将会给那些精心策划使敌军上当的人带来意外的问题。迄今为止，代号“刚毅”的军事行动已骗得纳粹相信新近在加来地区的主攻是以巴顿为首的。当巴顿在诺曼底一露面，敌方就会立即了解到这一情况。所以应该为这支由巴顿一直在英国“指挥”有这支虚假的集团军选派一位新的指挥官，以作为疑兵之计的一部分。因此，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提议让陆军地面部队司令莱斯利·麦克奈尔将军担任。

7月6日，这位命中注定不甘寂寞的人终于抵达法国。他的飞机在奥马哈海滩的机场上摇摇晃晃地停下来。他下了飞机，钻进一辆吉普车。当部队集合在他周围时，他就站了起来。当时巴顿只带一支有皮套的手枪，没有其他任何显眼的东西了，一副“突击队员”的形象。巴顿说：“我来这里和你们并肩战斗感到很自豪，让我们把那些德国佬掏肝挖心，直捣柏林。”

巴顿受霍奇斯将军的邀请去喝酒，晚上同布雷德利将军在一起，由于周围美军炮火的轰击，他的帐篷来回摇动，无法入睡。他早忘了战争是多么的喧闹了，但他的哈叭狗威利印根本不习惯这种闹声，好几次跑出帐篷去张望。“其实我也是这样”，巴顿在给其妻子的信中说。

第二天，巴顿和布雷德利一起与他们的司令蒙哥马利共进午餐。随后又一起到了这位英国将领的营地，正如巴顿所记载的那样：“蒙哥马利当时竭力解释英国方面为何没有动静。”巴顿还注意到，布雷德利对蒙哥马利的在

场感到很不自在。不过，布雷德利很快就要摆脱蒙蒂指挥，去担任即将参战的两个集团军之一的指挥官，而蒙哥马利则将指挥另一个集团军。

在赶回布雷德利指挥部的路上，诺曼底乡村的富庶景象使巴顿惊奇不已。当他驱车在路上时，他心中洋洋得意：法国、德国或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竟然还不知道他现在已到法国这个事实；而且，他将开始其戎马生涯中最壮丽动人的一次战斗。

同一天，布雷德利却不得不在信中向艾森豪威尔承认：“我对我们的进展如此缓慢颇感失望。每一位关心的人都告诉我，我们面对的是敌人精心布置的阵地和相当精锐的部队。但我认为，我们一旦打破这种僵持局面，走向那些妨碍我们前进的障碍，我们的进军一定会比现在迅速得多。”他又安慰这位最高统帅道，“总之，我们正忙于消灭德国人。”

关于进展问题蒙哥马利也已写信给艾森豪威尔。但只是在艾森豪威尔7月5日回到伦敦时才对看到这封长信。蒙哥马利在信中吹嘘他成功在英国战区牵制了几个德国装甲师，从而使美军得以占领瑟堡并安然地进行部队整编。蒙哥马利认为，“所以这一切都是有益的。眼下关键的问题是要占领西翼的阵地。因为我们在那边要有立足点。以发展我们的后勤工作。”

艾森豪威尔的参谋对蒙哥马利在信中表示出来的那种改变侧重点的微妙做法——从他早些时候占领卡昂的雄心，转到新近出现的只想稳固控制英国战区的比较适度的要求——感到很吃惊。“从蒙蒂以往的命令看，他似乎要全力以赴占领卡昂，”布彻在日记中说，“但他至今没有做到这一点。”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在进攻之前完全不要空军支持感到很恼火。次日他召集特德和空军中将阿瑟·康宁汉爵士开会。康宁汉心里感到烦恼，他说，“陆军看来似乎没有作好打他们自己的仗的准备。”特德也跟着大声地重复了这句讽刺话。

受到他俩鼓舞的艾森豪威尔7月7日给那位英国司令官写了一封信，发泄他心中郁积的闷气。这封信实际上指示蒙哥马利：如果盟国的部队已经聚集到滩头的话，他应该予以援助。“亲爱的蒙蒂，”艾森豪威尔在信中写道，“我们开始执行这项行动计划时，曾要求空军发挥空中优势，以推迟沿海地区敌人援军的到达，这两件事现已获得成功。在此期间，尽管遭到风暴和恶运，我们地面部队集结工作已迅速开始。在英国方面，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源已临近极限。以后，敌人就有可能相对增强自己实力，实际上，其实力最看来已经在增强。”艾克继续写道：“为了扩大滩头阵地和取得部队调动的更大余地，以便在敌人的步兵、坦克和大炮方面与我们达到势均力敌之前充分运用我们的兵力，就必须对每一种可能性进行仔细地推敲。在左侧，我们需要向纵深发展，需要有自由活动的余地，至少要有足够的地区来使斯沃尔德海滩免遭敌人炮火的袭击。我们必须竭尽一切来保护几个可用机场。在右侧，我们还需要得到几个另外的、在布列塔尼海岸北部的有用的小港口，还需要将现有的优势兵力可以发挥作用的开阔地带。”

“据我看来，”艾森豪威尔补充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以坚定的努力来结束僵持局面。”当整个第二军参加的全面配合进攻有利于左翼发动进攻时，蒙哥马利却只把英国的有限的两个或三个师用于进攻。为此，艾森豪威尔告诫他说：“在左翼，我们尚未进行一次我们能得到一切力量动摇支援的大规模进攻战。”这要算是艾森豪威尔对这位地面部队司令所作的最激烈的批评了。

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洛爵士给他的朋友蒙哥马利送来了一封信的抄件，此信是由一位曾在阿让尔作战的英国人写的。此时此刻，这封信虽然来得不合时机，但却发人深思。这是阿斯赫顿的约翰爵士给亨利五世的呈文。约翰曾是贝叶的执事，赫杜贝茨的总督和1419年库得斯的执行官。信是用古英语写的。蒙哥马利的几个参谋人员一查发现，这信的内容是英国1417年对卡昂的进攻只用了约一个月的时间。当然；这种比较简直令人啼笑皆非，但蒙哥马利在卡昂受阻的时间已经比那一次要长多了。

7月8日，蒙哥马利对艾森豪威尔的抱怨作出了同样详细的答复。那天，他对卡昂再一次发起了进攻。于是，他开始自信他说：“对于当前的局势，我本人颇感乐观。我一直是按着极其明确的计划全力以赴的。现在我已看见了黎明的曙光。”他回忆道，当布雷德利最近的进军遇到险恶的地形和恶劣的气候阻扰时，他作为地面部队的统帅，已决定“命令东侧发动攻势，以占领卡昂来威慑敌人。”蒙哥马利又补充说，英国第二军指挥官迈尔斯·邓普西爵士为获得卡昂也发起了攻击，蒙哥马利说，进展顺利。第八军团的装甲部队两天后也将参战。蒙哥马利以一个久经沙场的指挥官的教训口气，对着一个比他年轻的艾森豪威尔不厌其烦地为自己辩护。他又向艾森豪威尔保证说：“有件事你尽可以放心——僵局将被打破。”对此，艾森豪威尔表示怀疑。

空军上将特德比艾森豪威尔更不相信这一点。有人问他对邓普西的作战运动有何想法时，他对他们轻蔑地吐出了四个字：“连队演习。”查尔斯·波特爵士在访问蒙哥马利回来后和特德有同感。“问题的关键在于蒙哥马利，”波特爵士说道，“既不能免他的职，也无法去督促他进攻。”

次日晚上，蒙哥马利发来一份密电，凌晨四点三十分译出，内容如下：“东侧的战事已完全按计划进行，并将不停顿地继续下去。英国第八军团将于明日参战。已命令第二军在奥恩左翼向南挺进……所有这一切将有助于加速西侧的战事。今与布雷德利开了一个成功的会，他决心明天发起猛攻。”

艾森豪威尔觉得，他应该回答蒙哥马利。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蒙哥马利保证把德国装甲部队牵制在卡昂一端，“但不幸的是，没等布雷德利向南的进攻大规模展开，有些德国的装甲分队就已及时地转到了他的前方。”这种指责使蒙哥马利困惑不解，因为“超级机密”截获的情报清楚地表明，7月1日至4日期间，除了一个较弱的装甲师外，其他的德国装甲师都已被成功地吸引到了英国战区，而且现在还在那里。

巴顿在这些激烈战斗中是处在侧翼的待命位置，他从他所处的这个地位注视这场战斗。他目前为止没有弄懂蒙哥马利的战术策略——从右向左来回击，扰乱敌方防御部署。事实上，巴顿看到美国的指挥官们在英国人面前如此低三下四（他这样认为），很痛心。他在7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无论是艾克还是布雷德利都无付可施。艾克的手脚完全被英国人束缚住了，而他又意识不到这一点。真是可怜的傻瓜。我们在实际上没有最高统帅——没有一个能把舵、能说了算的人。这种局面真是不幸。对此，我看不到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巴顿对战事的拖延局面同艾森豪威尔一样感到恼火，不过，他是出于他自己的理由。他的军队仍在集结待命。美国战区的范围太狭小，部队施展不开。他在7月14日的日记中急切地写道，“布雷德利说，他要尽快地让我参加战斗。假如他有点骨气，现在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对他本人也是有利。当然，蒙蒂是不会让我现在去的。因为他唯恐我出风头（这个风头我是要出的）。”

然后巴顿写道，“有时候我对未来感到很绝望，布雷德利和霍奇斯简直让人捉摸不透。他们的优点就是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要是让我指挥，三天时间就能打开局面。他们一直试图把战线向前推进，可在那里都是力不从心。”

很明显，英国的战地指挥官们是了解蒙蒂的策略的。在蒙蒂的卡昂战役开始前一天，即7月7日，邓普西将军事先就对五位军团指挥官作过简要的布署，并明确告诉他们，他们第二军的任务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最大限度地牵制住敌人的几个装甲师，坚守住现有的前沿阵地，到时就有机会拿下卡昂。”他还指出，这将使布雷德利得以再次从瑟堡半岛向南发动主攻。

当晚，四百六十架四引擎轰炸机在士兵们的头顶轰鸣。正如一位加拿大人所说的那样——这些上兵正在进军“解放”卡昂的道路上。轰炸机向这个城市和顽强的德国守军投下两千三百吨炸弹。7月8日地面攻势开始了。

现在，在所有这样的攻击中必须尽力珍惜英军士兵的生命，因为蒙哥马利刚刚接到了副官长罗纳德·亚当的告诫，说蒙哥马利再也不能依靠英国征兵来补充他的伤亡了，英国的后备军已几乎消耗殆尽。这就是蒙哥马利在卡昂的主攻中为什么决定调动他的装甲师而不用步兵的原因。坦克郡队第二天就参加了战斗，但前进速度太慢。加拿大军长克里勒将军从附近的教堂塔顶上观看了这场进攻，并于次日前去巡视战场。他在回来的第二天写道，“德军确实打得很顽强，众多小部队坚持作战到最后一人。十几年来，德国法西斯的高压灌输手段对士兵们产生了惊人的影响。昨天蒙蒂对我讲了两个住在英国医院里的德国俘虏的生命，准备给他输血。但他因为输的是英国人的血而拒绝了，他后来就死了。另一件事是一个德国兵在临死前得知了自己的病情，院方问他想请一个什么样的牧师作祈祷，他回答说，他的牧师就是元首并拒绝接受任何宗教帮助。”

7月10日，蒙哥马利的部队只攻下卡昂的一部分，而纳粹军队仍占有城市的大部，在奥恩河的那一边。

7月8日，休斯来到美国战区巡视了位于瑟堡半岛的、新建而尚未使用的第三军指挥部。士兵正在那里待命出发，心情越来越紧张，休斯和巴顿共进了午餐，之后，巴顿请休斯在那儿过夜，并给了他一个睡袋。那夜，休斯在这只装有橡皮垫子和毛毯的睡袋里全身缩成了一团。

第二天是星期天。休斯早上七点起床并向乔治借了刮胡子刀。巴顿在去当地的天主教堂做弥撒之前，向休斯谈起了琼·戈登。当巴顿告诉休斯“她属于我已有十二年”时后者觉得前者讲这话时的口气与其说是忏悔，倒不如说是夸口。但这句话使休斯顿开茅塞：一直隐藏在他心底的一个奇妙的问题立刻找到了答案。

第二天，7月10日，蒙哥马利下达了新的命令，指示布雷德利、邓普西，以及巴顿的美国的第三军、克里勒的加拿大第一军准备投入战斗。巴顿看到文件的最末一段后很不高兴，因为蒙蒂宣布：“最后，布雷德利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受到美国第三军的指挥和监督。第三军的任务是肃清整个布列塔尼半岛上的敌军。”

显然，清除布列塔尼半岛上敌军的任务是没有什么荣誉可得的。这个任务既次要又远离战场，也决非是奔赴巴黎的光荣之路。很清楚，蒙哥马利并非有意让巴顿将军重遭西西里之战的屈辱。那一次，蒙哥马利在西西里岛另一侧进军的速度超过了巴顿，首先到达了墨西拿。

在英国，V—1型飞弹似乎跟着艾森豪威尔转。他刚从布榭公园飞抵朴茅次斯最统帅部前线指挥所，德国人就立刻把目标对准了他。刚从美国回来的凯·萨默斯比7月11日道：“昨天夜里大批V—1型飞弹来轰炸朴次茅斯，今天艾克到了布榭公园去开了三个会。”这一天，艾森豪威尔本人也从那儿写信给玛米说：“我似乎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你可以问问约翰，飞弹飞来时我是多么迅速地躲进掩体的啊！（空袭警报又响了——现在，他们要看看我是否听到了‘紧急，警报！’）”

在凯·萨默斯比去美国休假期间，她给艾森豪威尔夫人留下的印象——据罗伯特·利特尔约翰夫人说——并不是一位风度或精明的小姐。罗伯特·利特尔约翰夫人是艾森豪威尔的军需总监的夫人，她那时正和玛米在一起。她把凯·萨默斯比玛米会面的情况写信告诉了自己的丈夫。显然，军队里的小道消息是当作笑话不胜而走的。凯特·休斯把这些事都告诉了埃弗雷特。他在7月15日的日记写道，“我对凯特来信所谈的关于凯的美国之行一事很感兴趣”，“凯对去美国休假并不开心。约翰·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把凯交给玛米接待。必须把这些事告诉布彻……凯特说，凯打报告要求成为陆军妇女队员。”（几个月后，艾森豪威尔真的任命她为陆军少尉。）

艾森豪威尔并不知道这一切流言蜚语，继续干他自己的工作。他和休斯谈了有关困扰布雷德利的各种问题。布雷德利最大的抱怨就是供给机构，而

这对休斯来说，可有了机会来对他那过去难以对付的对手 J·C·H·李将军及其机构振振有词地发表意见了。休斯严厉批评瑟堡港的清除工作进行缓慢。他目睹了这种情景，这使人联想起了在三十年代经济萧条时期，工程进度管理署为解决就业问题而安排的工程项目——“让人们去捡道路上的枝叶。”至今，该港口仍遍布各种型号的水雷。

这是休斯、李和比德尔·史密斯之间不和的部分事实。6月初，史密斯严厉谴责监察长们（意指休斯）对他的事干涉过多。6月22日，休斯正巧又遇上一件涉及史密斯经济开支方面的问题。他记述说“我看到过一张发票”，“那天关于这位将军的子弹带的一笔帐目，关于此事我听到过不少传闻。”六天后，休斯又补充写道：“监察长说，比德尔不愿意受到那样的调查。我也看得出这一点。”

与此针锋相对，比德尔·史密斯分派休斯夫干一项苦差事，命令他去改组欧洲战区作战部。同情休斯的 J·P·指出：“看来，现在考虑如何改组欧洲战区作战部是为时过晚了。”

休斯一向善于利用逆境。他起草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将取消各种物资供应机构并精简掉战区指挥官李将军。史密斯欣然同意了该计划。在滩头阵地上，耳朵尖的休斯抓到了李将军处事乖谬的证据。在6月16日的监察报告中，休斯指责李将军的那种习惯，即不管战场指挥官们对他的供应安排计划是否满意，却把装满一架飞机的馈赠品送给他们。他在报告中称：“当我们到达布雷德利将军的指挥部时，李将军开口就询问送给他们的东西是否已到达——由于布雷德利刚收到一份称心如意的馈赠，也就不想去攻击（李）了。”

7月10日，布雷德利去看望蒙哥马利。这位美国第一军司令坦率地承认了他的部队突破失败。蒙哥马利则安慰他说：“抓紧你的一切时间作准备。我们将继续打击德军，并把他们的实力吸引到我方一边，使其远离你们的战役。”

这次会见后，邓普西对蒙哥马利建议、现在要改变他们的整个战略部署，即把英国第二军调离卡昂去担任夹围任务。蒙哥马利对此有兴趣，但他最后不同意这样大幅度地改变计划。不过，他的确赞同邓普西的“赛马场”计划，即用三个英国装甲师——那是一支拥有七百多辆坦克的威振世界的强大军事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突击。在战略轰炸部队扫清道路后，装甲师马上对卡昂城实行突破。在空军轰炸后，加拿大第二团的步兵师将在右翼、英国第一军团的步兵师将在左翼挺进。他们从敌人的防御工事中设法打开突破口，然后奥康纳第八军团的三个装甲师通过这个突破口插入农村的开阔地带。

但是，空军指挥官们这次都不赞成上述计划，因为他们觉得蒙哥马利没有适当地利用他们最近对卡昂的轰炸。于是，蒙哥马利对“赛马场”计划的前景作了一番美妙的描述。他要求艾森豪威尔命令所有的空军力量都来支援他的陆战。他写道仍星期六我的整个东翼将硝烟弥漫。星期一的战斗结果可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这一次，艾森豪威尔同意对敌人的防御工事进行饱和轰炸的意见——也许，半英里地区将变为一片废墟。他告诉布彻说，“这样，步兵实际上就安然步行通过。”在与特德商量后，艾克给蒙哥马利拍一份电报，表示只要天气许可保证予以最大限度的空军援助。次日，艾森豪威尔又诚恳地向他保证：“关于上述计划，我深信你上星期所作的辛勤耕耘，定会收得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他给布彻·哈里斯写了一封赞扬信，表扬他最近在卡昂的成绩。信中说，“没有你，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进展的。”

这一次，就连特德也很热心。他告诉蒙哥马利：“我已对艾森豪威尔说了，特别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所有的空军都将尽最大努力来支援你们的那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性计划。”

蒙哥马利在自己连续发出的命令和指示中，大概有意识地把坦克如突破成功后的任务说得含糊不清。坦克是再次停止前进呢，还是直驱巴黎？蒙蒂在7月14日给布鲁克爵士写信说：“我断定，真正的‘摊牌，已经来到……让几个装甲师组成的一个军团进入卡昂—法莱斯公路附近的农村开阔地带正是时候。我们将以一个固若金汤的基地作战。成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但向卡昂东南投入六百辆坦克并配有装甲车在前面突击开路时，什么意外部可能发生，天有不测风云……”

“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蒙蒂后来在同一封信中又重复了这句话，但又补充说，当然他也不会去做任何可能把他的军队暴露给德军反击的傻事；而且，他派军事助理到伦敦向陆军部再次作出保证。这位陆军中校明确地说：“一旦在卡昂东南突破，他（指蒙蒂）就不打算再向东大踏步挺进了，而把置于东侧的第二军摆开、以便东侧战线能够停下来稳固一下。”为了更清楚地表明他的意思，中校又补充说：“在保证东部保持有（英国和加拿大的）坚不可摧的工事的同时，所有东侧的一切军事行动计划都是按照协助在西侧的（美国的）部队来制订的。”

蒙蒂的一切作战计划都旨在为布雷德利的军队打开僵局。这一点从他在同一天就美国战区的情况写给艾伦·布鲁克的信中很明显地看得出来。在美国战区，布雷德利的第一军正朝着皮埃尔—圣洛公路进击。蒙哥马利预言：“一旦美国第一军在这条公路上取得了立足点，就能发动一场名副其实的闪电战。大量、彻底地消灭沿线敌人守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过，怀疑敌人能否在西侧集结更多的部队再把我们分隔开。”他又强调说：“我们也正是需要在西侧获得地盘。”

艾森豪威尔于7月14日给蒙蒂写了信，再度表明他仍然没有完全理解蒙蒂的糊里糊涂的策略意图。艾森豪威尔在信中说：“我还敢肯定，这次进攻一开始，你可以指望布雷德利的部队不论白天黑夜地像凶神恶煞那样战斗，以便为你的装甲部队提供所需要的机会，以便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蒙哥马利的策略意图正好与此相反：他在战胜敌人，攻取卡昂之际想为布雷德利提供主要的战机。

英国第二军指挥官邓普西将军雄心勃勃。在蒙哥马利宏伟计划需要在卡昂实行战术突破之际，邓普西却渴望实行战略突破。他的意图是在7月16日拂晓，在卡昂一侧首先采取行动，两天后——在实施“赛马场”行动中——当敌人的防御工事受到杀伤炸弹和高效炸弹摧毁之后，就派第八团装甲部队突袭德军。这样就可使全体英国军队进入战斗，穿过开阔的法莱斯平原，向巴黎挺进。

这听来似乎很有道理，几乎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蒙哥马利把这次进攻推迟几天使艾森豪威尔十分恼怒，他曾经对他的副手特德讲过这一点，那位英国空军上将早有充分的理由讨厌这个蒙哥马利。7月13日，与特德夫人保持密切关系的休斯写道：“‘上峰’说特德要到邱吉尔那里去告蒙哥马利。她说，可是情况进展不够顺利，蒙蒂得到首相的支持，因此他有恃无恐，谁也奈何他不得。特德对整个局势感到厌倦。所以，她要我找特德谈谈，我拒绝了。我不能对一个英国人透露我的想法。或许，我应该向总司令艾克汇报，不过我想现在还不是时候。”后来，休斯在一个单独的笔记本中谨慎地提醒自己：“‘上峰’来访。当女人们一旦插手高级的政治问题，战争就危险就在这些将军之争的不安时刻，一架设备完善的大型客机降落在地角附近的纽奎伊，随机来的是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他是奉罗斯福之命来调查谣言的：传说英美两国的指挥官们对蒙蒂的战略计划有争论，而且这种争论还在发展。史汀生被安排在一个叫阿博特安的小乡镇附近的庄园里下榻。这个庄园方圆有八英亩，名叫勒德莱斯，靠近安多弗。在庄园里的参谋人员们在汽车要经过地地方列队等候史汀生的到来。庄园大厅约有八十英尺长，四十英尺宽，大厅里悬挂着各种古代油画。

7月13日，艾森豪威尔来到庄园，并与史汀生在庄园的“密室”里商议了一个多小时，史汀生作了详细的记录。艾森豪威尔机密地（“机密”一词是艾氏的爱用词）告诉史汀生，他认为丘吉尔现在倾向于赞同“铁砧”（艾森豪威尔用“忠诚”这个词来代替“铁砧”）计划——下月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计划。如果这次登陆成功，那就会使今后的类似登陆行动大为增加。艾森豪威尔说：“首相总是爱给胜者撑腰的”。艾氏还提醒史汀生注意风险，如果“铁砧”告吹，邱吉尔就有可能转而“对别的什么计划发生兴趣”，后来史汀生去视察战场了。

美国战区受阻，但在英国那一方却是一片激奋人心的战备场面。现在已是“赛马场”行动前夜。蒙哥马利致电艾森豪威尔：“如您下令在这一天空军以全力用来支援我军地面战斗，我将感激不尽。”艾森豪威尔确实下了这道向令。他的私人参谋组离开了布榭公园区，都到了朴次茅斯城上的指挥所去了。艾森豪威尔虽从容安详，但实际上却很忧郁，因为V—1型飞弹如恶梦似地威胁着人们。

艾森豪威尔感到不太舒服。布彻问他是否思耳鸣，他点了点头。艾森豪威尔怀疑耳鸣是由高血压引起的，但他担心，如果专家一来。这消息传到华

盛顿，那样对他是不利的。他倒宁愿承受这种嗡嗡的耳鸣声。他们按时来到朴茨茅斯进餐，艾森豪威尔要了一份老式的陆军式的烧青豆。蒙哥马利的进攻第二天就要开始了。

那年夏季，没有一场战役能像“赛马场”行动使人寄予那么大的希望。这是蒙哥马利计划在卡昂重新夺取主动权而实施的大规模的坦克强攻战。在这许多方面将要取决于奥康纳的三个装甲师师长的素质。其中，一个是被人认为锐气十足、勇猛如虎，但缺乏头脑的人；另一个是谨慎有余的人；而第三十也决非是个敢于拼搏的强者。奥得纳自己钻进了一辆吉普车前主指挥战斗——这对一位本应亲自乘坐的装甲部队的指挥官来说却是一种古怪的选择。

7月18日早上五时三十分。“赛马场”战役开始。天一亮。一千五百九十九架重型轰炸机飞临上空。在中型和轻型轰炸机的配合下，沿着第八军团坦克前进路线和更远的目标（他们认为这些地方藏有德国守军）铺天盖地般地投下了七千七百吨高效炸药。这是陆军一再希望的支援地面作战与英国战舰上的火炮（卡昂仍在其射程内）联合一起狂轰猛炸。

德国空军彼海陆空的联合打得晕头转向，混乱不堪。可他们还想顽固地守住阵地。他们慢慢地爬出了废墟堆，清理出被毁坏的枪支，开动残余的坦克又继续反击了。到正午时分，英国和加拿大的损失又开始上升，而且英军的坦克也受到了阻击。

然而在夜里，送来了蒙哥马利于下午七点四十分打给艾森豪威尔的密码电报。蒙哥马利在电报中表示他本人对这次攻击颇为满意，声称他确已打乱了敌人，辽说三个英国装甲师“正在卡昂南部和西南的开阔地带战斗。”这是不真实的。战斗沉寂下来后，事实是：德军防线在黄昏时还控制在敌人的手里，而且，德军还摧毁或损坏了蒙哥马利的一百八十六辆坦克。

第二天，第八军团在继续战斗，但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损失的坦克又增加了六十五辆，但蒙哥马利在7月19日写给詹姆斯·格里爵士上的个人信中，又一次隐瞒了他受挫的程度。他说：“我们在东侧的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好”，“但仍有许多事情要做。德国人仍在顽固地反击；最要紧的事是要彻底摧毁德国人的兵力和装备，以便削弱敌人的战争潜力——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第二天，蒙哥马利就取消了第八军团的进攻，他的“赛马场”战役就这样失败了。布雷德利对他深表同情，他说：“我们应该默默忍受。”但对蒙哥马利来说，却是他难以忍受的事情。

第四节 戴高乐由于美国不承认他的新政府加速了捣乱活动

盟国不仅需要联合进行战争，而且还需要从战略上平衡各国的利益；各盟军司令之间不仅互相勾心斗角，而且在解决战术问题方面又互相抵触；现在不仅部队的军需给养短缺，而且气候条件也极为恶劣——这一切都使作为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伤透了脑筋。并且，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非常棘手、完全预料之外的问题，这些问题把其它的一切事情都挤到了次要的地位。

那年夏季，那些令人头痛的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出现了一件极为可怕的意外事情，它使英美双方的战斗部队感到如同恶梦初醒时一样的惊恐不安。他们发现自己所用的枪炮都无法射穿敌人的名为“豹”式和“虎”式坦克的正面装甲板。这可决不是小事一桩。从“超级机密”破译情报中获悉，德国人在6月底就要把八十辆“虎”式坦克和二百五十辆“豹”式坦克以及三百辆较老式的“马克”—4型坦克开往滩头阵地。正如德吉刚将军在一封信中指出的那样，存在着“‘豹’和‘虎’的复合行动”夹击盟军登陆部队的危险。

步兵也许会不相信“复合”这个词。但“豹”式坦克对步兵的威胁确实是令人可畏的。它是一座庞然大物，重四十五吨，炮塔很低，炮弹口径为88毫米。当它沿街和穿过田野朝着步兵开炮时，从里面发射出一串串的重炮机枪枪弹，同时它又能像犀牛抖落水珠一样地把步兵的炮火顶回去。因此。只要“豹”式坦克的火力仍在肆虐。地面部队就无能为力，只得趴在地上不能前进。

纳粹坦克的优势对盟军指挥官们来说并非新鲜。在安齐奥滩头会战的坦克兵早已报告了这个情况。《纽约时报》记者C·L·苏兹贝格曾试图披露这种令人难堪的事实：“谢尔曼”坦克的装甲板敌不过“虎”式坦克；“马克”—4型坦克的特制炮和“虎”式坦克炮的射程都胜过“谢尔曼”坦克；德国新型防坦克炮的炮弹初速要比美国最先进的武器快一倍。在意大利战区的美国战区司令德弗斯将军不去要求美方军调当局立即采取补救行动，反而下令对记者苏兹贝格隐瞒上述事实。

在高级指挥官中间，对于严正认真的批评意见加以封锁似乎司空见惯，也很典型。那种令人不安的局面几乎同时也在英国战区出现。蒙哥马利恰恰也是这样来封锁批评意见的。派到军团和师的参谋部的联络官送来的报告不断地交到蒙哥马利那里，这些报告都对德军装备的质量表示怀疑。但是，蒙哥马利6月23日在给他的参谋长批复时说：“此类报告绝对不可再住上报，它们极不可靠，需加仔细审核。”这类报告都被送到了陆军部。6月23日晚上，詹姆斯·格里格爵士打电话给德吉刚说，考虑到“我们的坦克与德国人的相比质量太差”，他预见到装甲警备师可能会出现麻烦。第二天，德吉刚立即写信给蒙哥马利，汇报了有关坦克炮的问题。他说：“陆军部正在尽一切可能来纠正这个局面。”而后，蒙哥马利写信给他的军指挥官迈尔斯·邓

普西爵士说：“此时此刻，面对如此众多的战斗部队，手头又有许多重大问题急待处理，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以保持士兵们的旺盛士气和高度信心。那些毫无责任心和危言耸听的报告，只会带来极大的害处，因此，除那些从正规的战斗指挥渠道道来的报告外，其他的一律不收”。可见，蒙哥马利解决问题的手法同德弗斯的如出一辙。

毫无疑问，在诺曼底的美国人就像在安齐奥一样，感到他们的武器太差。他们用的反坦克火箭炮冲力大小，致使美国士兵只好使用缴获来的德国“铁拳”反坦克火箭筒。这种反坦克火箭筒能从很远的距离射穿厚厚的装甲板。不过，对美军来说，最感头痛的却是“豹”式坦克所占有的优势。希特勒早在三年前就曾亲自首次规定出此项武器的工艺规格，从那时起，他对“豹”式坦克抱有很高的期望。这种坦克正面装有四英寸厚的钢板。莫里斯·罗斯——他将在8月接任久经沙场的美第三装甲师的师长——向艾森豪威尔进一步证实，美国的M—4型和M4A3型坦克确实不如“马克”—4型和“豹”式坦克。美国的劣势只有靠较好的大炮、空中支援、机动能力，以及较好的重炮才能不致于一边倒。罗斯说：“我多次亲眼目睹过我们的75毫米和76毫米的火炮在约六百码的距离内射击马克—5型坦克的正面钢板时的情景。”

罗斯把一卷报表附在他给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其中有一份来自美国坦克营营长E·W·布查德中校。他的报告中说：“我所见到的不是被我方大炮和空军击毁的那些超群的‘豹’式坦克，它们不是被坦克手里遗弃的，就是我方的坦克在极近的距离内击中的。……我们对空军和支援炮火持怀疑态度，我们完全是靠坦克和士兵数量上的优势去战胜德国坦克的。”一位陆军上士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说：“我在一百五十码外向‘豹’式坦克开火，连发六弹——四枚穿甲弹和两枚高效焊炸弹，都未能击穿它。”一位有九个月战斗经验的坦克指挥官说：“德国兵的炮人只要一看见M—4型坦克就能击毁它。”另外还有一位E连的名叫约翰·丹福恩的二等兵。他当炮手九十月，曾击毁过两辆坦克。他说：“我觉得我们的大炮不够劲·我想制造坦克的人并不了解德国火炮威力。我见过一门德国大炮曾穿过两幢楼房后打穿了一辆M—4型坦克，然后又穿过另一幢楼房。”

艾森豪威尔对这些抱怨没有答复。现在只得用间接的方式来对付敌人的坦克——轰炸坦克工厂、炼油厂以及坦克手的近亲们所居住的城市。“豹”式坦克的威胁是无情的、盟军还不得不面临它所造成的恐惧局面。因此，除了特殊的情况外，他们很可能还要在战争后期为此决一死战。

艾森豪威尔感到苦恼的另一问题是自由法国问题。6月13日，伦敦方面事先没有与艾森豪威尔商量就正式通知说：已安排戴高乐将军第二天访问诺曼底，而且，他将乘坐法国驱逐舰横渡海峡。对此，艾森豪威尔的一些参谋人员公开表示惊讶，因为戴高乐从未计划要从海上穿过汹涌波涛而来。比德尔·史密斯对英国战时内阁说，鉴于他们已同意戴高乐的访问，艾森豪威尔大概不会提出反对意见。不过，这位最高统帅将会坚持，戴高乐只参观英国

的滩头阵地，而且他还会坚持，戴高乐即使在怯国也不得发表任何声明。

戴高乐由于美国不愿承认他的委员会力新法国政府而感到痛心。为此，这位好冲动的将军加速了他的捣乱活动。本来，美国政府在戴高乐驻华盛顿代表的默许下印刷了专用的法国货币。现在，戴高乐公开污辱钞票是“伪钞”。他也拒绝让五百名受到英国专门训练的联络官配属到“霸王”战役的各个部队中。后来，他从中挑选了二十名参加到盟军部队中，但是，他们都成了戴高乐分子。这些人企图破坏艾森豪威尔为法国建立中立的民主政府所作出的努力，而且还拒绝发行补充的法郎。纳粹宣传机构利用了这一点，并通过广播向法国发通告，说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已指示店主们不要接受“华盛顿法郎”。

后来，戴高乐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暗示，艾森豪威尔打算把法国作为被敌人征服的国上加以管理。马歇尔当时还在伦敦，他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戴高乐这种态度深为不满。”

史汀生写道：“戴高乐的这种做法简直和他要窃走战场上的枪支弹药或掉转枪口对着我们开枪一样恶劣。”史汀生对罗斯福也说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话，如：“四年前，当一个妄图成为独裁者的人从背后捅一下邻国时，你就强烈地谴责了这种行为。如今，据说还是我们的一个盟国的领袖——虽说分量不大——居然在法国的滩头又从背后捅一下我们的部队。”

这种说法未免有点刺耳，但戴高乐的行为也令人不能容忍，尤其是在他耍手腕想要取得去华盛顿的邀请之后。因为戴高乐难以对付，所以罗斯福当时并不急于邀请他来美国，而且他也不打算对戴高乐作出任何让步。但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急待解决。早在3月，罗斯福就签署过一项命令，授权艾森豪威尔就民政问题与他找到的法兰西运动的领袖谈判，当然不一定非与戴高乐派的人谈判不可。邱吉尔也说过要签署这项命令的，可他迄今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显然，他的外交大臣东尼·艾登在阻拦他。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在访问伦敦时意外地见到戴高乐。对此，海军上将李海在6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戴高乐想利用我们把他强加给法兰西人民，实际上他的种种努力只能叫人讨厌，而且他的许多做法，诸如将吉罗德将军调离陆军指挥岗位等，都给我们的军事部署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

响。”

马歇尔、金和阿诺德三人给总统发了一份急电。第二天，史汀生部长打电话给在伦敦的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在谈判时对戴高乐和安东尼·艾登外交大臣时说了一些难听的活，他说，艾登就戴高乐问题正在与邱吉尔打嘴仗呢。艾登——他补充说，——是个举足轻重的人。但马歇尔还告诫史汀生说，艾登是在玩火。如果美国公众知道，当他们的士兵在滩头阵地上牺牲时，而法国人成了拦路虎，那么，美国可能永久地抛弃法国，并转而实施孤立政策。史汀生把马歇尔的告诫电文拿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看。后者同意始艾登电报，提醒他现在支持戴高乐的做法是在破坏英美关系。

最后，马歇尔亲自狠狠地训斥了戴高乐一番，并极力使他走到为去华盛顿访问创造条件的路线上来。在邱吉尔的乡村官邸契克斯举行的会议上，马歇尔开诚布公地与艾登谈了一次。“艾登是在力劝邱吉尔承认戴高乐的地位”，史汀生在谈到马歇尔的看法时写道，“最后，马歇尔摆脱了出来。他说，他不该谈论政治，不过他又说·他总比艾登更了解军队和美国人民吧。他还说·如果艾登仍我行我素，他将把戴高乐的所作所为全部在报上披露：他是怎样抨击我们的货币，又是怎样拒绝把那些本来为协助我们登陆西欧才接受训练的人派给我们，那么，他将在美国引起愤怒的浪潮，而这种怒潮也将淹没那整个该死的英国外交部。”史汀生又补充写道，“艾登非常生气，他的脸涨得通红。最后，他离开了房间上楼去，再也不参加其他的谈话几天之后，戴高乐最后一次侮辱盟友的行动发生了。据说·戴高乐派出了自己的军官去法国接管军政和民政。里昂在这方面早已倒向了戴高乐一边，他在伦敦宣布，他们的一切行动将不受盟军监督。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在6月17日写道，“那些有争议的行政区并不是远离前线的平静的后方地区”，“相反，那些地方都是激战地区，在那里，英美两国的士兵正在流血牺牲。从军事观点考虑，那些地区现在是，而且在一段时期内仍应是至关重要的地区。”

正巧在登陆日后一个月，戴高乐将军飞到了华盛顿。他在白宫受到了接待。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领导才干的人，因此，比起那些最力偏执地批评他的人来说，戴高乐显得令人欣赏。但是，在他发出的宴会请帖上，他自称是“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统”——这却是一个要取得总统职位的相当拙劣的做法。

1944年夏季，由于艾森豪威尔的部队成了法国的占领者，他又碰到了与法国人打交道的其他一些问题。

从一开始，攻占法国的士兵对民众的态度感到很吃惊。约翰·艾森豪威尔在巡视了英国占领区以后写成的报告中说：“法国人态度的确很冷静，他们非但没有表示出满腔热情，相反，看上去还不仅漠不关心，而且还闷闷不乐。有大量的理由表明，这些人是否希望‘解放，是值得怀疑的。”

所以，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于6月13日下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求在所有即将发出的公告中，凡是涉及法国的地方部一律作用‘解放’这个词，而不用‘占领，一词。”对法国人而言，这种区别有时已毫无价值。滩头地区的村庄和城镇遭到了盟军战列舰的毁灭性轰击和几千架盟军重型轰炸机的袭击，在登陆日下午，对卡昂的空轰炸死了二千五百人，其中包括那些正送孩子到城里著名的双尖顶大教堂做首次圣餐的家庭。农民和村民遭到了机枪的猛烈扫射。6月14日，蒙哥马利在给布鲁克的信中坦率他说，“我看到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昨天的公告说，卡伦敦城解放了。而事实上该城是完全被炸平了，几乎没剩下一所完整的房屋，所有的老百姓全部逃走了，真是奇特的解放。”他在观察过瑟堡半岛之后，于6月23日亲手写给德吉刚的一

封绝密信中（所以也就毫无顾忌了）嘲讽说：“蒙特堡和瓦洛内斯已经‘解放’了，这是按最强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的方式解放的，也就是说，两城都遭到了彻底毁灭！！我认为，瓦洛内斯也许倒出了名，因为它比上次战争中的伊普雷的命运更为惨不忍睹。”

难怪当艾森豪威尔6月12日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一起视察诺曼底时，他们所遇到的法国人并不是人人都很愉快的。艾森豪威尔的一位英国助手高尔特上校记述道，“多数人向我们挥手致意，而另一些人显得有点茫然失措。但当你知道他们不仅遭到了轰炸，而且还受到了海军炮火的袭击时，你会感到他们对那断壁残垣中留下的一点可怜财物更感兴趣些。”他又前言不搭后语补充了一句：“看来人们吃得很好，孩子们红光满面，穿着漂亮。”一位正在英国占领区旅行的加拿大上校6月26日在日记里写下自己对法国人的印象：“他们营养充足，衣冠整洁，见到我们也很高兴，但是，他们与其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轻松愉快的神情，倒不如说他们在看着我们是否将永久呆在这里。”

下面是许多盟国将领在访问“霸王”战役后的法国之后产生许多的疑虑：法国人，至少是诺曼底的法国人，对盟军攻入法国前的情形还不像现在这样糟糕。艾伦·布鲁克爵士6月12日随邱吉尔抵达诺曼底后写道：“看到一个曾遭德军占领和五年战火破坏的国家。竟然损失如此之小，我感到十分惊讶。所有的庄稼长势良好，乡庄见不到野草丛生的地方；牛羊成群、马匹肥壮，鸡鸭遍地……”邱吉尔用胳膊时轻轻地推了推布鲁克，用他那独特的风趣语言说：“嗨，我们受到肥壮牲畜的包围啦！”布鲁克不满地在日记里写道，“法国人看到了我们——解放法国的凯旋部队到来时，一点也不感到高兴。当然，与现在相比，他们对过去的的生活是相当满意的，而我们给他们的国家却带来了战争和一片废墟。”

艾森豪威尔感到问心无愧。他公正地将这场灾难和破坏归咎于敌人。他痛恨德国人，其程度只有比德尔·史密斯才能与之相比，因为史密斯的音鲁士祖先是在艾森豪威尔的德国祖先之后只差一代就来到了美国的。一次，艾森豪威尔驱车途经圣洛（那时圣洛已变成了一片瓦砾）回来，他给玛米写信谈到：“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一些大城市被彻底摧毁了，其中圣洛城和卡昂城的破坏尤为严重。每当我面临要摧毁我的朋友们的家园时，总感到痛心疾首！德国人真是畜牲。”

诸如戴高乐和柯尼希这样的法国移民和政治家们都希望打击德国侵略者，并把他们驱逐出境。但是，法国人所看到的只是盟军的战列舰、轰炸机和坦克在猛烈地轰炸城镇，使它们成为一片废墟，在自卫反击时，他们中的许多人竟然联合起来去帮助隆美尔的部队反击出生人死的盟军。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其中有些人世代都对那些几世纪前曾越过英吉利海峡来法国这一地区进行掠夺的外国人抱有怨恨情绪。蒙哥马利不得不给布鲁克发一份海底电报，就邱吉尔预定于6月12日前来视察一事预先警告说：“由于有一些敌人

的狙击手，其中包括妇女狙击手，所以途中决非百分之百的安全。”那天也来诺曼底视察的阿诺德将军对法国的看法也是悲观的，他在日记里写道：“有些狙击手，其中一个还是法国妇女，后来被打死了。法国人的样子确实可悲又可厌。我怀疑他们是否热爱自由，是否有勇气和决心来重新取得他们作为头等强国的地位。”因此，这些不知好歹的狙击手在6月份成了棘手问题，也成了盟军与公众的关系问题。将近月底时，德吉刚将军写道：“盟军最高统帅部急待发表一个声明，否认法国人狙击我军一事，因为统帅部认为，这样做从政治角度看是非常必要的。”

不久，出现了一个尖锐复杂的问题，它考验着解放者与被解放者之间的关系。这是由战争本身的残酷性所引起的。暴力导致了暴力。美军在奥马哈海滩受到了打击之后，美军就不总是遵守某些规定。例如，他们往往不留下俘虏。克拉伦斯·许布纳的第一师在猛攻奥马哈海滩时遭到了严重的挫折。6月25日，他对霍奇斯将军说（正如霍氏在其日记中赞道，许布纳“是露着笑脸说的”），他的部下拒绝留俘虏，“不然，昨天本很容易留下四名，但我们宁愿把他们干掉。”

许多在诺曼底战斗的部队把战争的不安情绪带到了后方。外国人毕竟是外国人，对许多民族来说——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是意大利人——都一无例外。对那些留在诺曼底迎接自己的解放者的法国人来说，严峻的考验开始了。他们似乎宁愿遭受摧残、抢劫、强奸和屠杀，说实在的，美国大兵在被解放了的欧洲的行为正在引起华盛顿的忧虑。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收到了来自罗马的报告说，现在的形势比德国人在法国时更为糟糕。李海海军上将说：“我们决不容许如同一位美国政府官员所描绘的那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老是堆满着各种各样有关战术和行政问题的文件与报告要处理。他发觉，这一切事情都是那样令人厌烦和沉闷。这使他陷入与战地军事法官爱德华·贝茨准将举行的没完没了的会议中。他需要处理两个黑人因强奸和谋杀而被判有罪的案子，这个案子在登陆日之后仅三天就发生了。这是个很棘手和敏感的问题。它对美国人来说事关紧要，这有损他们作为世界的和事佬和给纳粹蹂躏的欧洲带来法治和秩序的人的形象。利德尔·哈特后来视察卡昂之后指出：“大多数法国人都说德军的行为较为克制，他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德国兵褻读妇女罪要被枪毙的。因此，他们就把美国兵对待妇女的卑鄙行为与之相比较。”

在攻下瑟堡后，作战部队撤离了，但留下的却是被摧毁了的法国乡村和流离失所、悲痛欲绝的人们。瑟堡是战斗部队进驻的第一个大城市，由于美国士兵胡乱地用枪打法国人，因此就爆发了骚动事情。诺曼底某地区的官方报告说：“很不幸，对美国人而言，此事在法国老百姓中产生了不少不利的影晌。”1944年8月初，盟军就派去了宪兵部队。当时，只是由于收回了全部武器并在美军部队驻地的周围筑起了栅栏以禁止他人进入，情况才稍有好转。报告还说，“不幸的是，这些违反纪律的行为大都是有色人种的部队干

的。为了控制这种情况，我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9、10两个月间，这种暴力行为又增多了。该报告又指出：“暴力的受害者虽已无法起死回生，可罪犯是可以惩罚的。为了向居民证明，我们正在力所能及地伸张正义，因此，在现场附近罪犯执行了死刑。受害者的直系亲属以及市政官员都出席目睹了执行情况。”

8月1日，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贝茨，向他索取判处美军人员死刑人数的完整报告。他说：“我尤其想看看白人和有色人种部队中被判死刑的数字。”在英国战区也存在着此类问题。8月10日，蒙哥马利不得不给布雷德利、邓普西和克西勒三位指挥官写信，命令他们不仅要在前线战斗地区，而且还要在其它的外围地方禁止夺取财物。

到1944年秋，由于阴雨连绵，德军出乎意外的反击、不准军人休假以及不利于战事的人事调动制度等等，美军的士气大降，甚至在纪律最严明的军队里纪律也开始涣散。现在，艾森豪威尔必须复查的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又增多了。贝茨每周送来一份档案材料，放在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供他审阅签字。凯·萨默斯比甚为担忧。11月5日，她记道：“贝茨将军报告，军队纪律状况正日夜恶化、许多的强奸、谋杀和抢劫案引起了法国人和荷兰人等的控告。艾克派几名军官去作全面调查，并要求他们直接向他报告……艾克与比德尔详细地研究了我军的纪律情况，参谋长收到一份报告，证实了贝茨的报告是有根据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又把比德尔·史密斯请来。“文克与他分析了第一 一空降师和第八十二空降师的情况，军纪很糟糕，发生过大量的强奸和抢劫案，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为此艾克建议进行一次公开的绞刑，尤其要对强奸犯处刑。”以往的死刑都是在用栅栏围住的那些兵营监牢执行的。最高统帅建议，干脆来一次十九世纪以来难得见到的公开羞辱的惩处，以此警告这两个驰名的美国空降师。他的建议表明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

军纪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个月后，当勒鲁瓦·卢茨少将代替布里恩·萨默维尔到该区视察之后，他在日记时写道：“法国人抱怨……美国兵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目无法纪，比德国人有过之无不及。他们期望有朝一日能摆脱美国人而得到解放。”他补充道，盟军有关德军的宣传显然是不真实的。“据我所知，德国兵不抢劫住宅、商店或博物馆等。实际上，人们却说他们受到了占领军的细心照料。”在这场欧洲战场结束时，贝茨也许会说，在特定时期发生的大批美国兵的强奸和谋杀行为，与那一时期总的战斗活动有着特定的因果关系。“从1944年6月开始登陆至7月中旬，在一些部队中犯罪的人数逐渐增多，”贝茨指出，“不过，到7月底突破圣洛之后，这类违纪的案子人次突然直线上升，而在前线稳定之后又急剧下降……从1945年2月突破鲁尔河至停战，这种犯罪的数量再次出现突然上升的趋势，它几乎与参战部队的人数成比例的。”一度，强奸案例每月竟高达五百起之多。

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美国兵共有四百五十四名，但其中许多人没有被

处死。当时处死的只有七十人，他们当中除一人之外，都是由于犯有诸如强奸和谋杀的非军事犯罪而被处以极刑的。唯一例外的情况就是军事法庭欧洲战区第 5555 号案件。这是大家较熟悉的美国士兵埃迪·斯洛维克的案件。这个二等兵是在 1945 年 1 月 31 日被枪毙的，他是这次战争唯一因开小差而被枪毙的美国士兵。

第五节 美国人对将美军置于蒙哥马利的指挥下深感忧虑

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总参谋部的一些人员企图谋杀希特勒，可他幸免一死，希特勒立即命令部队发射他的“复仇武器”——V—1型飞弹。他们准备用双倍数量的飞弹袭击伦敦，以便不使任何人认为希特勒当时地位虚弱。

当晚，逼近伦敦的飞弹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使埃弗雷特·休斯直到次日凌晨五点才睡。艾森豪威尔即使在朴茨茅斯附近的指挥所里有个地下掩体，也仍然感到很烦恼。他让那些他的将军们在掩体中睡上一番，就像休斯把几箱威士忌分给了他那些在非洲的老朋友们一样。7月21日，艾森豪威尔写信给玛米说：“炸弹，炸弹，还是炸弹啊！”

自7月初以来，奥马尔·布雷德利就在潮湿的乡间小树林里顽强战斗，但进展甚慢，真是寸步难行。德军猛烈抵抗，攻势再猛再强也起不了多少作用。美国第一军的伤亡已达六万二千人，其中死去的近一万一千人。在墓地上一长排一长排地停放着尸体，正等待着穿黑衣服的收尸队来埋葬。这就是僵局的含义。大约在7月10日。布雷德利告诉柯林斯将军，他为打破这种僵局有了个主意，他计划用饱和轰炸来为柯林斯的第七军团通过敌人的防线开出一条路来。这一想法，使他的参谋人员不以为然地挑起眉毛，因为英军最近已作过类似的尝试（在“赛马场”计划之前此法是可行的）。结果发现他们的炸弹坑给坦克的前进带来了麻烦。柯林斯却同意冒险干一下。

就这样，一个名为“眼镜蛇”行动的计划产生了。7月20日，下达了决定性的战斗命令。他们投入了四个步兵师的二个装甲师。进行地面攻击，并得到了大量的美国空军支援。在部署作战计划的那些日子里，布雷德利没有告诉柯林斯一件事（无疑，这是出于安全起见），即在北面，乔治·巴顿将军带着一支实力雄厚的部队正在待命，这些兵力将用在德军防线内扩大缺口。不过，布雷德利确实暗示过这一点。他对柯林斯曾透露：“乔如按期进行，一周后我们就可到达阿弗朗什”。

布雷德利和他的战术空军司令彼蒂·奎萨达一同飞往伦敦。以便同盟军空军指挥官们商议轰炸事宜。马洛里答应提供总共二千二百四十六架飞机，范登堡将军正想把重型轰炸机派往与他们要去炸毁的那些宽阔大路成直角的美国战线上空。马洛里不同意，他坚持说：“那可不行，炸弹必须平行进入着弹点。”轰炸机沿战线平行飞行，否则，轰炸机会出现迂回飞行，炸到美国战线上去。但美国人凭经验懂得，作横向飞行危险更大。一旦烟雾和灰尘把轰炸机的目标区域搞得模糊不清的话，投弹手就有可能偏离战线而飞到自己部队的上空。范登堡反对作平行飞行，他说，“这使我伤透了脑筋。”但马洛里似乎占了上风。

具体说，布雷德利的计划是以两千架飞机的炸弹量连续对七千码宽、五千码长的矩形阵地进行轰炸，把德军战线炸成一片血红地毯，这个矩形的边

缘离美国部队阵地最近也有两千码。三十步兵装甲师将穿过这个矩形阵地和美国阵地之间形成的空隙地带进行强攻。他们可以加固两侧兵力，来对付敌人的反攻，而两个装甲师则齐头穿越那个空隙地带，向南驰骋进入法国的开阔地区。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但气候条件、保密情况、时间选择和轰炸目标的精确程度都必须无懈可击。然而，这四个条件很难同时具备。

詹姆斯·杜利特因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指挥了一次对东京的空袭而出名。他现在是第八航空队司令。他本人对利一马洛里提出的轰炸不满，公开表示反对，他决定对这个拉长了的目标区进行大面积的垂直轰炸，以便让他的庞大的机群在最可能短的时间里穿过它。况且，他深信，最有可能发生的轰炸错误会来自横向分散队形。因为轰炸的目标点几乎在倾刻之间就可能被烟雾所模糊。布雷德利则同意冒一下类似垂直轰炸的风险，但是显然他对柯林斯隐瞒了这个令人不安的情况。进攻的时间定于7月19日，但因天气恶劣而推迟了。

特德当时正伺机攻击蒙哥马利。“赛马场”计划的失败为他提供了攻击蒙哥马利的“炮弹”。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汇报了他刚获悉的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蒙哥马利非但没有加紧进攻，实际上却阻止了装甲师的继续推进。当艾森豪威尔还在朴茨茅斯之际，蒙哥马利就“赛马场”计划给他打了一份很乐观的电报。凯·萨默斯比就艾森豪威尔对此事的反应写道：“迄今为止，英军那边的大进攻颇为顺利，”她补充写道，“艾克只希望蒙哥马利继续往前挺进。”当特德把事实真相报告艾氏时，由于蒙哥马利自吹自擂的战报而产生的愉快心情的艾克顿时变得十分恼怒。“赛马场”计划，受阻于德国人。受阻和僵局之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

蒙哥马利处境困难。7月18日，正当他感到难受之际，邱吉尔给他发来了一份电报，说要来视察。蒙哥马利立即给艾森豪威尔打一份语气很果断了电报，说他不希望首相来此。蒙哥马利知道，他指挥的这次进攻不顺利，所以他不需要望之生畏的目击者。

18日下午，凯·萨默斯比开车送艾森豪威尔去和亨利·史汀生会晤。史汀生前一天巡视了瑟堡的美国部队，回到艾森豪威尔的指挥所后，他们几个人谈笑风生地共进午餐，饭后商谈了半个小时。

从史汀生未公开的笔记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视察有其潜在的意图。那年是总统选举年，他必须想办法对付美国民众的下列看法，即美国现在被迫随着应发生的损失，甚至是在孤军作战，或者说主要是在为英国的利益而战斗。他本人一到欧洲就觉察到，美国人对英方努力不抱有幻想，并对计划把未来的美国第九军置于蒙哥马利的领导深感忧虑。史汀生指出：“我告诉艾森豪威尔，这决非是恐英者对英国的批评，而是由于英国限制兵力而产生的实际问题。”他还谈到了“在总统选举年里可能因此而产生的与美国民众的关系问题。”史汀生劝艾森豪威尔尽快把他的指挥所迁到瑟堡半岛，以防止国内产生对蒙哥马利这个角色份量过重的批论。

这天早些时候，艾森豪威尔获悉，参加“赛马场”行动的英国坦克袭击了德军的一支曾经阻击过他们并使其遭受重大伤亡的反坦克武器的掩护部队。蒙哥马利以一个戏剧性的记者招待会来掩盖他过去的记录。他在会上宣布，自登陆日以来，德国兵死伤已达十五万六千名，但他没提及他在“赛马场”行动中只俘虏二千五百名德国兵，或者说，他没有提及自己以对每英里扔下一千吨炸弹的代价只推进了七英里这一情况，事实上，“赛马场”行动已告失败，蒙哥马利需要找一个替罪羊。他在7月19日给艾森豪威尔又拍了一份仅供艾森豪威尔将军看的私人电报。布彻把电文译了出来，内容如下：“我等待与您商量要事，尤其是发挥空军作用问题。您20日上午能否来我这里？如您能单独来，则不胜感谢。”电文暗示蒙哥马利不愿让特德或其他空军将领与艾森豪威尔一同来。对此，凯。萨默斯比在其袖珍日记中写道：“蒙蒂的电报意思是想单独会晤艾克……德国人今天反攻了。”

艾森豪威尔于上午十一点十五分答复蒙哥马利：“若天气允许，星期四上午去会你。”

那天晚上十一点三十分，副官杰米·高尔特把正在玩扑克的布彻叫了出来，告诉他蒙哥马利又来了一个密码电报。“请你加个夜班，译一下行吗？”他问布彻，“因为我接到命令要早起与总统出去，而你到时间可以睡觉，此外，让帮忙的空军训练学校的军官看一下也可以。”布彻一直译到第二天凌晨两点。蒙哥马利的电报说，布雷德利的“眼镜蛇”行动因天气关系，大进攻延期至7月21日。布彻在艾森豪威尔的地下掩体里给他读了电文，艾氏说了声他仍打算去法国之后，就回去睡觉了。

前一天，邱吉尔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向他要有关“赛马场”行动的情报，并再一次坚持要求艾森豪威尔允许他去视察滩头阵地。艾森豪威尔把邱吉尔与蒙哥马利在视察问题上发生的争执告诉了他的私人参谋。萨默斯比注意到，邱吉尔“由于自己的行动受到限制而大动肝火。”艾森豪威尔作了调查后通知首相的警卫汤普森邱中校，如果邱吉尔愿意，他可以在J·C·H·李将军的战区后勤司令部保护下到瑟堡去，然后驱车到奥马哈海滩，最后上船沿英国攻打的海滩航行视察（为安全起见，还是与蒙哥马利保持一定的距离）。艾森豪威尔的建议本是出于善意，而结果是邱吉尔回电大发雷霆。艾森豪威尔——他早就希望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能亲自动身去法国——现在却发觉自己是在听邱吉尔的一次冗长而愤怒的口角。同时，艾森豪威尔又接到了通讯员送来的邱吉尔的信。他坚持要在第二天就要坐飞机来，还要驱车到瑟堡半岛去转一圈，并访问“几个被称为火箭的发射地带”。邱吉尔忙又说：“我不打算去访问蒙哥马利将军的司令部，不过，他完全不必为我担心。”他怒气冲冲地补充说：“几百个随军记者都能自由活动，我想，我的这个要求总不至于被人认为是一位政府首脑而且还是国防大臣的无理要求吧。不管怎样说，如果蒙哥马利将军对此有任何不同看法的话，是可以通过正式途径解决，因为我有权，也有责任亲自到现场去了解实况的。”

这一连串而至的烦心事使艾森豪威尔的身体受到了影响。最高统帅部的主治医师给艾氏作了体检，特别检查了他的耳鸣病，并发现他还有高血压病。恶劣的气候条件、令人沮丧的进展缓慢的战事、无法亲自参加作出战斗现场的决定，以及如布彻所说的“内心对蒙哥马利过于谨小慎微不满但又不便启齿”——这一切都对他造成了压抑情绪。所以，艾森豪威尔期待第二天就能离开英国，渡过海峡到相对平静的诺曼底战场上去。

特德的心情不平静。他错误地理解了蒙哥马利要在卡昂突破并让他的部队直驱巴黎的计划。根据布彻的记载，特德给最高统帅打了个电话说，“我是这样对您讲过”，并作了一个生气的暗示。他说，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将会支持”艾森豪威尔提出的“任何意见”。这话的用意很明白：如果艾森豪威尔因强大的三十装甲师的进攻没有“成功”，而要解除这位令人厌烦的陆军指挥官的话，他在上面是不会引起麻烦的。

艾森豪威尔没有对特德讲的这个问题接嘴，但对他说：“蒙哥马利显然是想在进攻开始或在继续进攻之前就彻底摧毁敌人的每一寸阵地。”艾森豪威尔知道怎样发怒，并在被激怒时少用些粗俗的语言。说完之后，他就转身上床老早睡觉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警报器发出飞弹空袭警报时才醒来。

特德写来一封信继续发牢骚：“几次势不可挡的空袭打开了门户，但在门户敞开后并没有立即进行决定性战地深入穿插，现在我们还没超出最远的炸弹坑。很明显，您并不打算把这次战役作为原来您设想的那场决定性战役打下去。”

艾森豪威尔现在指示蒙哥马利，在整个前线大胆进击现在比以在任何时候都重要。（这显然是受了史汀生关于国内舆论的一席话的影响。）艾林豪威尔建议，“最近在卡昂附近的进展已部分地消除了那种主张采取守势的观点，所以在我看来，你应当坚持让邓普西继续强攻。现在，我们有地面和空中力量，后备军还可同时支援两军的主攻。布雷德利的进攻一开始，邓普西必须加强攻势，直到布雷德利占领我们在那一侧所需要的地盘和机场……敌人已没有现成可用的主力后备军，”他指出，“所以，此刻我们不必担心敌人会大规模的反攻。”

艾森豪威尔经常吹嘘的英美和谐一致的精神，在他自己的司令部里迅速消失了。他的参谋人员甚至议论起谁能接替蒙哥马利的职位来了。后来情况逐渐清楚：被布彻称之为“吹牛大王”的蒙哥马利是位幸存者，他运气真好，在这一次挫折中又有六成的机会度过危机。蒙哥马利已下令前进中的坦克停下并隐藏起来，以挫败敌人的反攻。这一点艾森豪威尔不会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布彻敏锐地察觉到，艾森豪威尔在极力不使蒙哥马利遭受挫折。他说：“艾克像肉铺里的一只瞎了眼的狗一样，能闻到肉香可找不到它。”

7月20日下午，艾森豪威尔乘坐他的舒适的B—25型飞机去会见蒙哥马利。途中他顺便访问了布雷德利的指挥部，然后就乘汽车到蒙哥马利那里去了。美军的作战方式和昂扬的斗志与蒙哥马利谨小慎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种情况令人恼火。那天晚上，艾森豪威尔很晚才回伦敦，他在“电报房”过了一夜。凯·萨默斯比记下了艾森豪威尔对当时的看法：“蒙蒂对他的进展似乎颇为满意。并说该轮到布雷德利前进了。而艾克对取得的进展是不满意的。”

第二天早晨，当萨默斯比到检疫处（开车半小时的路程）去领回一头名叫特莱克的狗时，艾森豪威尔在“电报房”里与特德商量问题。他们已经获悉前一天对希特勒所进行的炸弹谋杀事件。特德感到很苦恼，他告诉艾森豪威尔说：“蒙哥马利未能早点采取行动使我们失去了这次炸弹谋杀事件所提供的机会。”他向最高统帅建议：“你必须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并答应写信给蒙哥马利。又要给蒙哥马利写信了！这使特德大为生气。他告诫艾森豪威尔，如果他继续给予蒙哥马利无条件的支持，那么美国人将认为他把美国人出卖了。所以，艾森豪威尔决定写信给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阐明自己的观点。

那天上午，在比德尔·史密斯召开的参谋会议上，特德问他多久才能摧毁加来海峡的V—1型飞弹发射基地。史密斯的回答一点也不能使他感到满意。因此，这位平常语气平静，遇事善于克制的小个子特德勃然大怒起来，他不留情面他说：“那么我相信必须更换领导人，让那些能够带我们去那里的人来！”与会者看到这个场面都感到震惊不已。

艾森豪威尔给蒙哥马利又写了一信。下午，特德扫一眼信的内容就气昏了，又是一封软弱无力温口水一般的信。沮丧的艾森豪威尔给蒙哥马利写信说：“几天前，当英国第二集团军的几个装甲师在强有力的空袭援助下突破了敌人的前沿战线时，我曾满怀乐观。我认为，我们终于占领了这条前沿战线，并将席卷敌军。但事与愿违，结果冰冻如此。”他现在求邓普西继续发起攻击，以便攻下供飞机场用的地方并在东侧夺取地盘。他意识到蒙哥马利缺少后援部队，但他又非常明显地暗示，他觉得英国和加拿大部未全力以赴。他在信中说：“最后，美国地面部队的实力必定将比英国的强大得多。不过，当我们兵力的规模还是相等时，我们就应该并肩前进，作出同等的牺牲和获得同等的荣誉。”

特德在看这封语气温和的信时，他怒气冲冲地对自己的一位参谋说：“这封信语气不够强硬。蒙哥马利可以不理睬，因为信中根本没有命令的意思。”

蒙哥马利于7月21日下令，重申“守任我们的左翼”的方针。但是，他第二天显然意识到了艾森豪威尔发怒的严重性，于是就以一种感情受到伤害的语调答复说：“我没有，也从来没有打算停止在东翼的进攻运动。”蒙哥马利试图应付这一困境。他说，他从来也不打算束缚邓普西的进攻行动，他一直在作重新部署。他问道：“这难道还不能使你确信我们在主要军事问题上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吗？”

“昨晚和今天上午轰炸一直未断，”一夜未合眼的休斯在7月21日的日记中潦草地记着。凯·萨默斯比统计了那天来袭击的炸弹总数写道，“我们

今天去掩体躲了二十五次，这是在伦敦最糟糕的一天。”人们的情绪不定。休斯和他的副参谋长罗亚尔·洛德上校一起去见文森豪威尔，对他为改组欧洲战区已写好的一封信提出异议。后来休斯很生气地写道：“洛德和我无法说服他放弃自己的主张，不过倒说服了他写第二封信来解释前一封信。这个人真是疯了。他不会发布切中要害的命令，光会拍桌子大喊大叫。”事到如今，休斯更不耐烦了。他潦草地写了“炸弹”这两个意义含蓄的字，这两个字现在能把他们的一切想法都压下去。在最高统帅部里，人们对蒙哥马利的敌意渐渐激化了。特德7月23日写信说，尽管蒙哥马利在命令中玩弄了一些华丽的词藻，但他任何事情也不成；特德敦促艾森豪威尔把司令部迁到法国去，以确保他的命令付诸实施。空军将领们对蒙哥马利仍未为他们在卡昂东南占领机场而感到恼怒。那个一直要求在卡昂实施战略突破的摩根将军也大为不满。在一些会议上，大家使用了一些刺耳的语言。凯·萨默斯比在她的日记写道：“特德来信对地面战局没有进展极为忧虑……他认为蒙哥马利是在犯严重的错误，一面扬言要在美军战场获得决定性战果，一面在英军战线却仍然只进行有限的攻势。特德就这一个问题写了几封信。”“扬言”这个字眼表明美国人对蒙哥马利的尊敬已降到了何等程度。然而，艾森豪威尔拒绝对这位英国司令进行过早的批评。几年后，艾氏在重读特德这封强烈要求撤蒙哥马利职的措辞激烈的信件时说：“从6月30日起，我想我最宝贵的作战顾问是布雷德利，特德的急躁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劝告往往完全远非事实。”奥马尔·布雷德利对蒙哥马利作战计划的总的战略基本思想是知道的，而且他也是赞同这些计划的，但他却一言不发。

在法国，自登陆日以来一直下着罕见的滂沱大雨。地上泥浆又粘又滑，道路泥泞不堪。在坦克开过的道路上一片泥浆，卡车的轮子一陷进去就动弹不得。所以布雷德利不得不告诉伦敦，他因暂时的恶劣气候再次推迟了“眼镜蛇”战役进攻。

在索思威克大厦，当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吉刚将军谈话时，布彻和德吉刚的美国助手威廉·卡尔弗进行了一次开门见山的聊天。布彻问他：“有碍蒙哥马利发动进攻的原因究竟何在？”卡尔弗答道，蒙哥马利和他的指挥官们已清楚地意识到帝国缺乏人力，所以对发动一场可能会损失一个师的进攻就犹豫不决。现在，即使要补充一个师也简直是难以办到的，卡尔弗认为，“指挥官们感觉到英帝国的血及帝国今后的前途这样值得宝贵，以致在战争中再也不消耗不起了。”

情况确实是这样。所以，保存英国人的生命在蒙哥马利的心目中占很高的地位。他在7月22日“致国防大臣的条陈”中谈到，他抱怨部队在战场上的装备不足，“士兵们经常有贬低武器装备的倾向，他们不爱护武器，不充分利用已有的武器。据我看，英国陆军部向国外派出的部队还未有像现在正在诺曼底战斗的部队那样拥有如此优良的装备。如果战术施展得法、武器装备运用恰当（其他的情况都相同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在战斗中不难打败

德国人。”蒙哥马利对得到的空中支援和医疗服务表示感谢。然后，他严肃地提醒说，“伤亡人员在慢慢增加”。

7月24日，邱吉尔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再次访问蒙哥马利。之后，蒙哥马利给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写信说：“我亲爱的陆军大臣，首相和我一起呆了很长时间，我对他要做的事情提供了一切方便。我们讨论了许多事情，他询问了我一些他在8月2日下院的演说中可以‘引用’的事实，我告诉他，在演说中必须大力表扬陆军部；这种表扬从前未曾有过，现在正是表扬，而且该是公开表扬它的时候。首相说他会这样做的。永远属于你的蒙蒂。”

对此，格里格怀着感激的心情给蒙哥马利写了复信。他说，“政治形势——我指的是国际形势——发展并不理想。我总认为，美国人和俄国人最终会陷害我们。除非我们下决心刻苦地干他一代人的时间，自我克制，不好酒贪杯，否则，我们将陷入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后荷兰人所处的那种地位。”

几天之后，格里格写信给他父亲说：“战争结束后，我们将度过一段极为艰难的时期，俄国人和美国佬都很妒忌我们，企图削弱我们的力量，把我们变成三等大国。当然，他们是不会成功的，但这正就意味着，一切诸如有关大家都有好日子过的允诺，只是一张空头支票，相信他们的人，是会大夫所望的。顺便提一下，蒙哥马利已开始对这些美国佬反感，因为他们说蒙哥马利在强迫他们担起全部战斗任务的担子。这纯粹是恶意中伤。我知道事实是：计划正在按他一开始所设想的那样在贯彻；而我们将一直处在美国人的从属地位。但是，我们的新闻记者却上了人家的当。我担心，一些有嫉妒心的空军人士还在帮人家的忙。不管怎样，蒙哥马利现在已取得温斯顿的信任。我希望，温斯顿能在星期三作一次开门见山的演说。我和蒙蒂的关系相当好，他对陆军部感激不尽。附带说一下，温斯顿年事已高，十分怠倦。我想，他当首相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格里格在这个月底一直忙于写信。他给蒙哥马利的信中极力诋毁新闻界，特别是诋毁美国新闻界。他在信中称：“在最有利的情况下，美国人也会拼命贬低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而抬高他们自己。他们替别人唱赞歌，倒破坏您的声誉。不管怎样，在大选年最为不利。我深信，还在不断地损害您和陆军的声誉，而且这些流言蜚语通过特德再经比德尔很容易在最高统帅部不胥而走。比德尔这个人似乎很自负，爱发脾气，他会津津有味地听信这种有害的宣传。如果我看准了的话，那么在您要求实现把科宁汉从任何与‘霸王’计划有关的事务中调走之前，您的日子都不会好过。此人既让人讨厌又背信弃义，他对您将是个隐患。”

“假如我更不揣冒昧的话，我将设法在您下次见到艾森豪威尔之前，让他公开出面禁止这种可怕和邪恶的谣言流传，实际上，我要指控这种谣言是从他自己的司令部里传出来的。”

7月24日傍晚，艾森豪威尔还在和比德尔·史密斯及杰米·高尔特继续

视察。他回到带篷的车上上床休息已经很晚了。次日凌晨一点，布彻身着睡衣，脚穿拖鞋，沿着煤渣路嘎吱嘎吱地来到艾氏的卧车说：邱吉尔来电话了。“真该死”，艾森豪威尔说着便把一件浴衣披在睡衣上，就踏着煤渣路来到设有保密电话的办公帐篷里。布彻听到了邱吉尔口齿不清的讲话声。后又听到艾森豪威尔回问道：“您手下的人对那边局势进展滞缓怎么看？”

很明显，艾森豪威尔是要验证一下特德关于蒙哥马利一定会被撤职的暗示，也想试探一下邱吉尔的反应。这场电话交待持续了半个小时。第二天上午，艾森豪威尔对布彻说，蒙哥马利显然是在首相最近访问时“骗取了信任”。艾森豪威尔说，“首相对那边的情况极为满意。”这就使事情复杂化了。

上午，特德给艾森豪威尔打了电话，说他下午要来继续讨论他最感兴趣的撤掉蒙哥马利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告诉他已和邱吉尔谈过了，首相对蒙哥马利是满意的。特德说了声“噢，是这样”。从他的语调可以看出，他相信邱吉尔也骗得了最高统帅的信任。

艾森豪威尔动身飞往诺曼底（他要在那里同布雷德利一起待一天，观看一下“眼镜蛇”战役的实施情况）之前，对布彻说：“派人打电话给比德尔，如果他在开会就把他叫出来，告诉他对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事情即使暗示也不必了”——这里指的是蒙哥马利的撤换问题。

在朴茨茅斯附近的托尔奈岛机场，一个通讯员追上艾森豪威尔并交给他一封蒙哥马利的信，此信是他为自己辩护的，说什么天气“极为恶劣”，乌云密布，他们已连续好几天没有见到蔚蓝的天空，空军的行动上已经停止等等，蒙哥马利详细地叙述了他自己的打算，然而他用的却是一些含糊不清的非军事用语。最后他说：“最终结果如何，现在还不能预料。我的目标是要四面出击，力争使敌人的主力从布雷德利前面撤迟。”这就是当邓普西的部队采取一系列方向不定的攻击以迷惑敌人时，蒙哥马利想要取得“真正巨大胜利”的地方。

气象专家预告，7月24日的天气将对空军有利。因此，马洛里就选择这一天行动。布雷德利同意，在中午开始对敌人防御工事进行饱和轰炸之后，下午一点开始“眼镜蛇”战役的进攻时撤出来，以保证安全。

后来的情况表明天公不作美。7月24日，天气的实际情况和预告并不一致。马洛里上午十点左右飞到诺曼底，发现天色阴沉，便命令推迟进攻。然而，在最后一刻要取消一次有如此众多的飞机（而且其中大部分飞机已经起飞）参战的进攻决非是一件易事。“我正在卡昂城西部的我的指挥中心里，”三十六年后奎萨达将军回忆说，“当时，在我第九战斗机指挥部中的一位空军联队指挥官麦考利上校听说炸弹不够，就自作主张地用轰炸机能收听到的频率反复通知它们停止轰炸。他中断了这一次飞行任务。当然，他这样做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的，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批准。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轰炸机中途停止了轰炸。我认为，他倒是救了几百个，也许是几千个美国士兵的生命哩。”

虽然如此，待命参战的步兵部队的处境仍是非常险恶的。考特尼·霍奇斯将军在日记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地面的情景。霍奇斯一行于上午十点五十从他指挥所出发，他和威廉·辛普森将军乘坐吉普车，后面是两位空军将领和一位墨西哥空军指挥官，他们都是应邀来观看这场炫耀美国实力的独特战役的。许多战地记者也和他们一起来了。莱斯利·麦克奈尔陆军中将（他从美国来接管巴顿领导的在英国参加“刚毅”行动的“幽灵军”，他现在到诺曼底仅仅是为了树篱的地方把车停了下来。晌午时分，四架一组P—47型俯冲轰炸机群的第一组出现在空中，砰的一声巨响，一团黑烟在半英里处腾空而起。这说明了一辆美国军火卡车被误炸击毁。接着又是一组P—47型飞机在离他们只有五百码的地方俯冲投弹。霍奇斯镇静地看着战争中的失误现象。一会儿，当这些将军来到一个名叫文茨的村庄里的一间乡间厨房里煮咖啡喝时，几个重型轰炸机中队又飞了过来，并射出一串串火箭照明弹。在第一批炸弹直冲将军们呼啸而下时，他们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尖叫声；炸弹在离他们几百码的地方爆炸开了，炸死了沿公路的第一二步兵团的十七名美国士兵。这在当时可不是玩笑的事。布里尔顿将军也在霍奇斯一行中间，他看了看表，吼叫说：“正好十二点五十分，把它记录下来，上校。对这一帮家伙要好好查一查！”再往前一点看，麦克奈尔差一点被炸死他是个聋子，听不见炸弹呼啸而下的声音。幸亏他的助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把他一把拖进了一条小沟。

整个空袭似乎刚开始就停止了。将军们走后，步兵们以这场空中轰炸的突然中止都感到莫明其妙。他们一边步履艰难地回到公路，一边说着进攻已经取消了。第三十师师长利兰·霍布斯将军对上述惨状火冒三丈，并向霍奇斯讲了，他说，“空军兵团是南北向飞来，而按计划应沿圣洛—埃斯公路东西向飞来的。”当他们回到第七军团指挥部时才听说，马洛里在正午前不久已取消了这次进攻，因而，布雷德利也政弃了步兵的突击。

“这个问题的重要责任应由杰米·杜利特直接承担”，几年后奎萨达说，“因为他坚持主张垂直轰炸队形，而我们则要求采用别的队形进行轰炸。轰炸机起飞……目标正对着烟雾，可烟雾是北向飘行的，所以它们的轰炸方向也朝北移动。”这就是说，炸弹是正好对着美国战线而来的。

一半的战斗轰炸机没有接到临时改变的返航命令，因而飞完了轰炸航程。第一编队的五百架重型轰炸机中途停止了轰炸，第二编队的大多数轰炸机也中途返航了。第三编队的三百多架轰炸机，尽管能见度很低，但它们仍把炸弹投了出去，却未造成德国部队的许多伤亡。

对此，布雷德利大发雷霆。但是，他不管风险如何（德国人正期望布雷德利冒此风险），仍满有信心地决定再度发起总攻。马洛里同意部署整个轰炸方案，但他拒绝下令采取队列飞行。他解释说，在参加战斗的数千名飞行员起飞之前，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向他们重作最后指示。第二次“眼镜蛇”进攻定于第二天（7月25日）上午十一点开始。

艾森豪威尔给布雷德利送去了一封信。艾对凯·萨默斯比说，这封信是鼓励布雷德利的“强心剂”。最高统帅是通过蒙哥马利转交此信的。在蒙哥马利看来，这种做法也是有用意的。“在关键时刻的突破”，艾森豪威尔在信中说，“将使我们付出最小代价”，艾森豪威尔还敦促布雷德利“要设法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放手大干、调动你的一切部队而不担心敌人的大举反攻。”这是为蒙哥马利着想而作的暗示。

这一次。马洛里的美国副手范登堡决定乘飞机去进行空中观察。上午八点四十五分，他和自己的副手弗里雷德里克·史密斯准将一起从伦敦城外的诺思霍尔特机场起飞，向南朝着瑟堡半岛底部飞去，在那里，斯巴茨的轰炸机就要为美国陆军的突击对整个德国防线展开致命的地毯式轰炸。在地面，柯林斯将军已将一个在果切里斯的咖啡馆接管过来作为他的指挥所。到九点半时，二千架轰炸机飞临上空，随着轰炸机的隆隆声，咖啡馆的窗户开始格格地摇晃起来。

考特尼·霍奇斯像以前那样带了几位将军前往文茨村庄的那间村舍。九点三十六分，第一编队P—47型战斗轰炸机（共九组，每组四架）在头顶上空尖叫着，紧贴目标公路和路南的地一掠而过。将军们可以听到第一批B—24型轰炸机发出的漫天的非常低沉的嗡嗡声。“我们从房子破裂的角落极目往北看去，”霍奇斯的助手在他俩共同记的日记中写道，“可以见到十二架轰炸机飞了过来。当它们从我们头顶飞过一英里后，高射炮火向它们射去，密集的炮火使银白色的机身闪闪发光。有一架飞机掉队了，它试图追上机队，可后来慢慢地滑降到了右边，投下了三只降落伞。另一架飞机被击中，而且很准，也许炸弹舱中了弹，因此几分钟后，飞机变成了一团红色的火穿过蓝天一溜烟地往下坠去。但这次，飞机中的人员可没有跳下降落伞。”

第一批五百磅重的炸弹在离柯林斯只有几千码的地方爆炸开来，咖啡馆周围的地面震动不已。几秒钟后，一阵冲击波刮得花边窗帘呼啦呼啦的响。范登堡就在这上空，坐在机舱里向下俯视。他断定，这次轰炸机基本上是在规定的目标区域内投弹。当时，表明美国战线红烟火相当清晰地轰炸机照明，第一次亮了约二十分钟。此后，一片烟幕夹杂着灰尘慢慢地向北蔓延开去，使得表明战线的标志模糊不清。高射炮火起初很猛烈，但到了只剩下一组炮兵时就减弱了，它们向一大群雷鸣的轰炸的前方空中喷射出一团团静止不动的黑烟，片刻，范登堡座机下面的烟幕越来越浓。使得他连炸弹爆炸时发出的闪光也看不清了，他调回机头飞回伦敦。

当二千四百架飞机开始把四千吨杀伤炸弹、高爆炸弹和凝固汽油往下投掷时，手持卡宾枪和机枪的五万名士兵正等待出动的信号。突然响起了哨声，然而这不是连长命令他们进攻的哨声，而是落在他们自己阵地上的炸弹发出可怕的震耳欲聋声。接着，一百磅的炸弹如雨点似地落到了第一二步兵团的主力营中。霍奇斯迅速地跳进了路边的一条沟里掩蔽起来。当他几秒钟后站起来时，刚才和他同行的几个将军已全无踪影了，他们全都跑了——从轰

炸机可能要对目标进行轰炸的这条小路上逃到了任何一个可躲避的地方去十点四十六分，最后一组轰炸机出现了。它们投下的大量炸弹把几百名美国士兵抛到空中，十一点三十分，这场大轰炸总算全部结束了。在前面的战线彼旋风似的烟雾和尘埃所遮盖、一片雾气腾腾，榴弹炮与其它炮弹爆炸时的冲击，引起空气中的强烈震动，而且还夹杂着施美塞机枪所特有的那种迅速的嗒嗒声。

霍奇斯四处寻找他的同伴，可谁也没见到麦克奈尔。这使将军们大为震惊，因为他是陆军中军阶最高的将领之一。他的助手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在轰炸一开始他跳进了散兵坑，于是，人们找到了散兵坑，神情冷酷的士兵们手持铁镐和铁锹挖掘，可就是不见麦克奈尔。与此同时，霍布斯的第三十师百分之九十遭到误炸。由于烟雾和悲愤交加，霍布斯两眼通红，心情沉重地向霍奇斯走来。他脱口而出他说，“考特尼，我想，我们都是些真正的战士，这样干是绝不能饶恕的，绝不能饶恕……早已指示过空军兵团，除非看到公路，否则就不要投弹。”

霍布斯的步兵团团长伯春斯上校打电话给他说，步兵的进攻已经开始，但他的士兵被这次的轰炸炸懵了，他亲自带着扫坦克火箭进攻，但德国人在那儿仍有坦克隐藏在暗处向我士兵射击。依他看，现在的炮击比他们先前所遭到的炮击更厉害。

美国部队犹豫不决地开进了硝烟弥漫的“眼镜蛇”战区，看到了装甲教导师一些残迹。炸弹把重坦克掀到了一边，装备炸得粉碎，狭长的战壕被夷为平地。发了疯似的德国兵在战场上四处乱窜，叽哩呱啦地不知说着些什么。但在装甲教导师的右边，还有德军第五伞兵师，大部分炸弹都未击中他们。少数顽抗的“豹”式坦克仍在阻击美军的进攻。

那天傍晚，霍奇斯听到了谣传，说有一位中将被炸死，而且这位“地面部队将军的尸体还在路上躺着”。他们在十字路口找到了这具尸体，那确实是麦克奈尔，他的肩章上的将军星肯定了这一点，他是在炸弹爆炸时被抛到那里的。

7月25日，霍奇斯在日记中以悲观的语调结束道：“这一天没有形成大家早就期待的突破之势……毫无疑问，把进攻从星期一推迟到星期二，加上对我们部队连续两天轰炸，这一切使前线部队的积极性遭受了挫伤，而且正如预料的那样，也使进攻的全部奇袭因素化力乌有。”

这天傍晚，布雷德利打电话给比德尔·史密斯，告诉他麦克奈尔牺牲的消息。过了一会儿，他用临时代号给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打电话，布彻立即把电文送到了最高统帅的野外工作室里。电文如下：从出发点算起，第九师推进了一千三百码，以上是实际进展情况。“眼镜蛇”正在向德军战线深入。

令人不安的消息是：这次轰炸死了一百一十一名美国士兵，炸伤了五百多名，炸毁了美国一个指挥组，炸坏了一个火力指挥中心，破坏了一个电信通讯系统。对此，部队惊恐不安。凯·萨默斯比记道：“今天上午发起进攻，

进展不太顺利，空军却轰炸了我军部队。艾森豪威尔说，我们必须下决心继续进攻，而且马上就开。

中午十一点半，邱吉尔给最高统帅部设在朴茨茅斯前线指挥所打电话，说：“如果艾森豪威尔尚未入睡的话，”他要求和最高统帅再通一次话。当时，艾森豪威尔将军正在他的野外工作室里。还未睡觉。他告诉邱吉尔，“蒙蒂现在和我意见完全一致，我很满意”，“但战斗很艰苦，将有更多的硬仗要打。”邱吉尔邀请艾森豪威尔第二天一点到伦敦共进午餐。

第二天上午，特德准备首先去见艾森豪威尔。但他的对手马洛里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主任，以其午后要去诺曼底为借口，迫切要求艾森豪威尔与邱吉尔午餐之前与艾氏会面。布彻指出。“也许是空军要在艾森豪威尔会晤首相之前联合起来反对他了。”布彻为了把情况搞清楚，他回忆起几天前艾森豪威尔给查尔斯·波特爵士写了一封长信，赞扬了马洛里一番。他说，这位空军上将是正确的，斗志昂扬，容易合作。总之，他希望消除在进军之前曾向波特流露过的对这位好争辩的空军上将的怀疑之意。

在这些令人烦躁的会晤后，艾森豪威尔就从朴茨茅斯驱车去布榭公园，然后到伦敦唐宁街十号去用午餐。他恳求邱吉尔“规劝蒙蒂骑上他的自行车，开始往前推进”。邱吉尔派人请来了布鲁克，告以最高统帅对“您的蒙蒂”的固执己见和美国报纸的反应（特别是关于蒙哥马利以牺牲美军——他们承担了全部伤亡——来保护英军的做法而发出的吓唬和辱骂）大为不满。凯·萨默斯比后来在日记中说：“（艾森豪威尔）议论了蒙蒂在法国的进展情况。首相急于要在全线发起进攻。”以后，她又补充写道：“艾克和特德以及马洛里进行了商议，这两位空军官员相处不好，但艾克看来总想从中斡旋把他俩撮合在一起。”当埃弗雷特·休斯后来为这一件事给艾森豪威尔出难题时，艾森豪威尔若有所思他说，“我只不过是特德和马洛里之间的信使而已。”

此后，艾森豪威尔写信给蒙哥马利说：“我已向他（邱吉尔）汇报了您在东部战区继续进攻的总计划。他听悦您将在这个战区的两侧发起进攻，以支援中间战区的主攻……感到很高兴。他一再重复他说，他知道您懂得在主攻展开时‘保持战场浓郁的火药味’的必要性。”接着艾森豪威尔以责备的口气补充道：“今晚我得到的有关布雷德利进攻的消息是非常笼统，面对第二军前线的进展情况则一无所知。”

麦克奈尔的死，逼着艾森豪威尔在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使“刚毅”行动的疑兵之计在这危险的时刻面临彻底暴露的危险。“超级机密”截获的情报早已表明，德国谍报机构已经辨清了盟国在诺曼底的一些部队（他们原以为这些部队是在英国待命进攻加来海岸的“巴顿集团军”的一部分）。因此，德军两个师守住了一段时期。麦克奈尔的尸体是当着美国士兵面埋葬的，没有举行特别的仪式。马歇尔通知艾森豪威尔说，没有把这一恶耗通知任何人，哪怕是他最近的亲属也如此。可是麦克奈尔的飞行员却把事实告诉了华盛顿的许多人，两天后，人们竟传说麦克奈尔是“在诺曼底被敌人打死的”。

麦克奈尔是美国陆军最卓越的军官之一，他的死导致了非常难堪的对空军的调查。斯巴茨和布雷德利一起检查了“眼镜蛇”战役的全部空援行动。杜利特拿出最后定下的轰炸目标图，说明了他一千五百架重型轰炸机的每一架投弹未达到目标，这就是他在进攻前曾提醒布雷德利要预先考虑的事情。斯巴茨在日记中写道，不过这些损失比原先所预料的损失要小。

有位美国人——范登堡的高级参谋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准将，再也不能容忍同难以相处的马洛里共事时的紧张气氛了。他呼像是得了精神崩溃症似的受罪，斯巴茨准备不加伤害地解除他的职务，而把他遣送回国。范登堡在8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他非常厌烦马洛里的个性和作战方法，这仿佛是他终于不能支撑而垮的因素。”

艾森豪威尔冒着飞弹的风险留在伦敦。他在给玛米写信时说：“到现在为止，我写此信已有四次被人打断。第一次是三位将军就空军问题与我紧急磋商；第二次是文书让我签署给两位指挥官的信件；第三次是首相来电话；刚才一次是确定授予一位将军‘军团功勋章’的日期。这足以向你表明，写一封普通信对我来说竟是这样缓慢的一件事情。”“眼镜蛇”的行动有了令人鼓舞的消息。蒙哥马利给布鲁克打去一个得意洋洋的电报，说“盟军整个计划的主攻现已在西侧打响，这次攻击是我们整个行动计划的基础，确实打得很出色。”7月27日，他们几个——布鲁克、艾森豪威尔和比德尔、史密斯同邱吉尔一起共进午餐。布鲁克提出，如果需要协助艾森豪威尔对付那位脾气暴躁的英国指挥官，他就到诺曼底去。他还不厌其烦地用艾森豪威尔能理解的语言来解释蒙哥马利扰乱敌人的战略，后来，布鲁克在自己的日记中不无道理地写道，“这很明显，艾克对战略学是一无所知，而另一面，比德尔·史密斯虽是个智囊，但却没受到正规的军事教育。诚然他是美国最优秀军官之一，可一旦涉及到战略观点，他还是很久缺的。”布鲁克正确地指出了艾森豪威尔看法错误的根本原因。显然，布鲁克对全线发起攻击，或者在这方面，艾克会得到某种支持。这在法国加以用，使蒙哥马利很不安，他记得比德尔·史密斯有一次把艾森豪威尔比作一个足球教练。史密斯说，“他总是在场上来回走动，鼓励每一个运动员加油比赛。”蒙哥马利心想，这是一条原则，它可以证明在人类生活中是要花费极大代价的。

艾森豪威尔午餐后回到了最高统帅部。他对这次他进行的最高阶层游说的结果很清楚，但并不流露出来。他想到有邱吉尔撑腰，就立即给蒙哥马利发一份电报。这份电报的语气正如他对萨默斯比说的那样，“十分强硬”。第二天，凯·萨默斯比写道：“蒙蒂来电，他已作好了前进的充分准备。”

德国人知道圣洛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们了解到美国人差一点儿实现正面突破打开向法国挺进的道路，于是，他们拼命反击以阻止美国人的突击。第二装甲师自己估计，仅他们一个师就消灭了一千五百名德国兵。当时，弹坑遍地的乡村到处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千头被炸死了的牲畜，这些尸体已经因腐烂而胀得鼓鼓的，散发出一股恶心的腥臭味，美军穿过这块地区继续向前。

这次突破比预期的要顺利，所以7月27日中午，布雷德利就改变了计划，命令柯林斯和米德尔顿的部队穿过突破口，向布雷顿半岛北部海岸的一个小镇阿弗朗什挺进。

7月28日，当布雷德利的坦克已隆隆出发时，蒙哥马利唯恐别人抢走头功或自己显得落后、便给艾森豪威尔打去了这样一封电报：“我已命令邓普西抛弃一切顾虑，不惜一切伤亡，不顾一切风险，加大油门向维尔进军。”电报中有些用词不当。所以比德尔抓住“顾虑”一词大肆攻击，他认为这正是蒙哥马利的不打自招。后来他写道，现在艾森豪威尔坚持在东西两侧发起全力进攻的主张终于被“大家”所接受。也就是说，连蒙哥马利也接受了。

突破圣洛之后，没有什么再能阻挡布雷德利前进了，7月28日傍晚，他召集手下的几位军团指挥官，发布了第二阶段突击的战斗命令。布雷德利了解到敌人正在急调援兵，但他相信，他自己也能把他们击溃。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正如您看到的那样，我们现在是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7月30日，艾森豪威尔睡到很晚才起来，这是他几个月来的第一次。这无疑表明，他已认为诺曼底战役的关键时刻已经过去。他决定将巴顿在法国一事再保密一段时间，巴顿的名字就像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艾森豪威尔还希望纳粹的部队仍等着这颗炸弹在加来爆炸。

第三章 同床异梦

巴顿发誓：我要干出一些惊人的事情来
在雷德利制止巴顿前进引起了空前的争吵
马歇尔认为：英国的态度令人啼笑皆非
蒙哥马利希望所有美军停止前进以使他胜利挺进

第一节 美国报界评论：艾森豪威尔是英国的傀儡

爆炸性的事件在科唐坦半岛真的发生了，当时不顾一切向外猛冲的正是乔治·巴顿。他相信神的保佑，想着自己是不会死的。他驾驶着自己的轻飞机在战线三百英尺上空同他的步兵“肩并肩”地在同一条线上急进。当他停下来发现那些吓得够呛的大兵们从“像坟墓一样的壕沟”中逃出来时，就赶着他们进入战斗。他呵斥着胆小的低级军官，盖住钢盔上的标志，这样就不会喊叫他指挥他的部队投入战斗了；咒骂着那些不逼着他的部下奋勇前进的校官们；

嚷嚷着要将军们去亲自视察他们各自的战区。他抓起双目镜，测出正像蚂蚁一样匆匆越过塞山腰的敌军之间的距离，命令朝着他们开火。

当世界上知道他还活着并希望很快见到他时，巴顿的名声顿时传开了。他将要去创造一个伟大的胜利记录。他确实是这样。他处在情绪的巅峰，他像一个将要出现在奥林匹克运动场上的短跑运动员，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自信心本身所燃起的火焰，永远会发出光辉。”他还写信对他的妻子说：“大胆！大胆！大胆到底！……当我最后出现时，那将是一个十分惊人的爆炸性事件。”

他的心理状态，在当时他同第七军团司令的两次谈话中最清楚地表露了出来。“你知道，柯林斯”，他说，“在这周围，似乎只有你我才是真正享受这该死的战争的乐趣的人！”接着他很快又面色阴沉，很显然，他想到了在西西里受到的打击和其它失误。“可我不受重视的，不受重视的！我要干出一些惊人的事情来！”

不过，这些惊人的事情在当时还没有公开。由于麦克奈尔的死，修改后的以“刚毅”为代号的蒙骗性计划就寿终正寝了。使德国人不知道巴顿当时在法国，这是非常重要的。“巴顿统率的一个军向法国的进军在后天，即8月1日开始行动”，艾森豪威尔用电报急告马歇尔将军说，“为了隐蔽和伪装，这种行动将不公开宣布，在适当的时候，再发表适当的声明。”

与此同时，8月1日在诺曼底的指挥机构也重新调整。布雷德利被提升负责指挥美国的第十二集团军，这个集团军主要由巴顿指挥的第三军和霍斯指挥的第一军组成。但是直到这个月底，由于交接需要一个过渡，蒙哥马利仍然行使着全面的指挥权。美国的将军们都盼望着由奥马尔·布雷德利来

独自指挥他们的这一天。至于蒙哥马利，他在8月2日给詹姆斯·格里格爵士的信中对这些美国将军们使用了列毒的语言。格里格爵士曾经明白地告诫过他要小心抑制对批评他的人的攻击。蒙哥马利写道：“一番好的‘痛骂’是一件好事情”，他还故弄玄虚地补充说：“我们真正需要是大规模杀戮，这样之后我们就会迅速结束战争。”

当美国部队像短剑一样刺破德军防线的时候，短兵相接的搏斗局面也随之开始。霍奇斯奉命把攻击方向改向东南；在他的右翼，巴顿开始向前推进。在8月1日正午。已顿相信长期等待的局面结束了。

他曾多次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再看到战争。他的好朋友埃弗雷特·休斯在8月2日写给比阿特丽斯的信中说：“几个月来我一直坚持要乔治忍耐和镇定，我月复一月地支持他和他手下的人而不顾任何人的反对。我已经成功地使乔治能在我们需要战士的时候投入战斗。我担心的是，他会被这样一些白痴吓住了，他们不喜欢乔治的柄上镶有珍珠的手枪，或是他奇异的军服，或是他的一切比较奇特的个性。”

7月的最后四天以来，乔治已经突破了德军的防线，他的两个装甲师插进到南部，相继夺取了科坦斯和阿夫兰切斯。在阿夫兰切斯，突破口常狭小，但他的装甲部队还是像活塞似地通过了瓶颈地带，并进入了布列塔尼，一个师指向雷恩，另一个师则直向布雷斯特。

8月2日，巴顿的装甲部队在猛攻，在午饭之前，艾森豪威尔对布彻发出命令，“如果‘超级机密’截获的情报是正确的，我们是在长驱直入布列塔尼，并在诺曼底把德军分裂！”作战室地图上的红箭头表明，巴顿在十二小时前已经到达了雷恩。由于自豪而激动得脸发红的埃弗雷特·休斯，再次表明，是他挽救了可能成为军事上天才的巴顿。第二天，休斯在他的笔记本上不连贯地写道：“艾克两次跑到法国去臭骂布雷德利……这是在前进的路上付出了很好的报酬。当我说他有太多的自鸣得意的将军时，他似乎是相信我的话的。”他补充说：“乔治已到雷恩，‘我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

巴顿在急速推进中却对过长的侧翼掉以轻心。一个月后他曾对新闻记者说过，他会轻而易举地消除在侧翼的危险：“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该死的傻瓜……可对侧翼我从不烦恼，这可能是由于我的男子汉气质的长期感觉所致。”当时，在僵局持续了几个星期之后，他率先攻入法国，扫清了盟军侧翼之敌，8月8日勒芒陷落，巴顿开始挥师向北，收紧对两个德军的包围网，他这样做是勉强的，因为他热衷于攻城掠地。虽然德军的第五和第七装甲师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但仍没有全线退却。这正是蒙哥马利所希望的：德国顽抗的时间越长，陷入他的包围网就越多。

与美军的这些成功行动相比，特别是与他们在阿夫兰切斯海岸勇敢攻击的成功相比，英军的行动迟缓，并在英格兰造成一片失望气氛。在新闻公报中，很少提到关于蒙哥马利、英军和加拿大军的情况。对英国人来说，这是很使他们耿耿于怀的。干一件实事胜过千言万语。在牛津以西的科茨沃德的

小康普顿庄园里，为美国军官建造了一个疗养所，每次六人在这里休养，当时在这里轮流休养过的已是一千五百人，休养的费用由美国政府支付。庄园主人和管理人亚里山德拉·梅特卡夫女士有一半美国血统。在收听阿夫兰切斯的消息广播之后，她再也憋不住了，她没有向听得津津有味的美军军官表示一个字的歉意，就伸手关掉了收音机。

像这种反美情绪，也袭击着蒙哥马利。他注意到，现在美国部队已经实现了他们的伟大突围，而这种突围行动的成功，是有他的战略和决心的一部分功劳的，可是却遭到了忽视。他的急躁情绪在不断增长。他对擅离他的战区的一个英军将大声斥责，粗暴地喊：“我不愿再见到你这张脸！”

阿道夫·希特勒在两星期前被暗杀者安放在他的最高司令部里的炸弹，炸得身体受伤至今未愈，而且在这种背叛的打击下神智至今仍不清醒，但他知道眼前的利害是什么。他同他的没有远见的将领不同，他知道占领法国对他长期战略是何等的重要。他需要法国的天空以加强德国的防御；他需要布列塔尼这样的潜艇基地，以使他们的新型超级 XXI 和 XXIII 潜艇能从德国远航到日本而不必露出水面，他需要法国的原料，他需要法国沿海水域把逃避封锁的船只带回国。但是他最需要的是时间，需要能使他的令人惊奇的新型梅塞施米特式喷气机群能投入战斗的时间，此外，如果法国北部丧失，他就不再能发射他的 V 型飞弹对付英国。正因为法国对他是如此重要，所以很值得他进行一次大的冒险。实际上在 1940 年他就曾进行过这种冒险，而且得到了收效。

然而希特勒不了解，那时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在 1940 年 5 月，盟军还没有破译密码的“超级机密”机构，而现在，这个机构已经在伦敦以西的布里切公园里工作了。

7 月 28 日，盟军从战俘那里得知隆美尔在他的汽车遭到空袭时受了重伤，他的职务已由另一个陆军元帅根特尔汉斯·冯·克卢格所接替。8 月 2 日，希特勒命令克卢格进行猛烈的反攻。他的四个装甲师猛打猛冲，突破了从莫尔坦到阿夫兰切斯海岸的缺口。于是就切断了巴顿对敌人伸出的中指。如果运气好，克卢格可能击溃整个美军的防线。他也可能像 1940 年他们在敦克尔克打败英军那样，打垮全部盟国军队。

德军通过地面进行通讯联络的最初日子里，盟军始终没有监听到，之后，在 8 月 6 日傍晚，“超级机密”截听到了无线电信号，获悉了希特勒计划发起猛烈反攻的详细计划。当晚从英国向各盟军司令部发出了有关情报：纳粹要求夜间战斗机掩护，以使党卫军第二坦克师发起通过莫尔坦西南方向圣赫利厄尔的进攻。由于莫尔坦刚被美军占领。因此，这意味着反攻在发展。半小时之后，“超级机密”又截获密码，提及这次德军投入反攻的部队不少于四个装甲师。由于预先得到了通告，美军得以迅速组织力量阻止德军的反攻。

刚刚从“超级机密”的奇迹中得到消息的巴顿，却满腹狐疑。他在日记

中写道：昨天晚上我们从秘密来源中得到了一个谣传，说德军有几个装甲师将在西面进攻从……莫尔坦……到阿夫兰切斯。我个人认为这是德军掩护撤退的一种恫吓，但我已经使第八十师、法国的第二装甲师和第三十五师停在了圣赫利厄尔附近，以防万一”。由于“超级机密”的预先通告，盟军的步兵和飞机都转移到了适当的地方，德军的这次反攻落空。

在7月，马歇尔将军通知艾森豪威尔，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和一个专家小组，计划去法国调查货币问题。艾森豪威尔不禁叹了一口气，回答道，在他的军队所占领的小块土地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调查的，“因为由于两条主要的道路彼来回运输的汽车完全堵塞了，战斗前线 and 补给线已经被隔开了”。他私下还说，这些“大人物”的旅行是很令人讨厌的。那里确实不是适合这些访问者呆的地方：布雷德利接待客人的设施只是一辆拖车和几辆吉普。而蒙哥马利则“索性拒绝看望不受欢迎的客人”。但是，由于摩根索受罗斯福的器重，是个强有力的人物，所以艾森豪威尔除了迁就之外，就没有别的选择。

比德尔·史密斯曾保证要为摩根索的儿子在军内安排一个接近他的惬意的职位，当摩根索于8月6日在普雷斯特威克走下C—54运输机时，他的儿子也到场了（不过当时“既没有公开提到他的儿子，也没有他儿子同他一起的照片”，这是摩根索的助手事先约定的）。摩根索的顾问亨利·怀特博士，也参加了这个小组。他们访问选择的日子没有比这更坏的了——正好是希特勒对巴顿和布雷德利进行反攻的那个夜晚。第二天，他们同艾森豪威尔一起在朴茨茅斯指挥所里共进午餐。凯；萨默斯比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之后指出：“摩根索部长和小组参加午餐，他们所十分关心的是战后对德国的政策。特别使人担忧的是，我们没有建立起汇率，以便使它永远破产，不让它东山再起，重新发动战争，这就促使艾森豪威尔详述了他自己对待敌人的观点。之后，他对自己的这种观点又作了这样的说明：“决不允许任何一个犯了罪的德国人逃脱，德国制造战争的力量应当被消灭……某些集团，应给予特别严厉的惩罚……德国总参谋部应彻底消灭。对所有被破坏了的文件档案溃散及失掉权力的人，都要作为一个整体去处理。”之后，艾森豪威尔向摩根索告别，并表示没有更多的想法。他的这种殷勤好客所得到的却是不友好的报答。一个月之后，摩根索向邱吉尔和罗斯福提出了破坏德国重工业和惩罚它的居民的计划，这个计划引起了全世界的责骂。为了给他自己辩护，摩根索出了一本书，在书中以这个计划最初在一次吃午饭时同艾森豪威尔讨论过作为辩解。对于他这种暗地中伤和颠倒黑白的误述，艾森豪威尔没有原谅他，在之后的几年里，摩根索经常邀请他去参加重要的活动，但他总是婉言谢绝。

在8月7日午后（即摩根索小组离去一小时后），艾森豪威尔乘飞机到法国。一个新的指挥部在靠近图尔内尔斯的诺曼底为他建立了。艾森豪威尔在这里的第一个访问者，是他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利罗伊·沃森原是第三装甲师师长，他在阿夫兰切斯战斗中犯了错误，艾森豪威尔把他降职为上校。

“我们将把你送回国去”，艾森豪威尔告诉他。

“你怎么可以这样！”沃森回答道，“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战争·我当上校可以同我当将军一样的努力去斗，给我一个上校应该指挥的兵力吧。”

艾森豪威尔深受感动，派他到二十九步兵师补了个缺。他告诉凯·萨默斯比：“我确信他能够重新爬起来。”不久，沃森又重新获得了他的将星。

过了不久，艾森豪威尔来到布雷德利的指挥所。这个指挥所现在设在圣让德达耶南部。他去看看：“眼镜蛇”行动的爆炸区，并穿过麦克奈尔因美国轰炸而葬身的二区附近。他看到每个村庄都被轰炸得完全看不见人烟。科但斯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这天下午，蒙哥马利也在布雷德利的指挥所，并向艾森豪威尔保证，加拿大部队从卡昂向南部的进攻正在顺利进行。现在，能够采取主动行动的只有艾森豪威尔，他要布雷德利命令巴顿马上转向北部，把敌人由巴顿和霍奇斯的南部，英国和加拿大部队的北部，加以包围，蒙哥马利表示同意。这两个巨钳，将在距卡昂南约二十公里的一个名叫法莱斯的小城镇合拢。

关于8月7日的战斗新闻是戏剧性的。巴顿部队的一个军冲入布列塔尼，并奉命去攻占布列斯特。另一个军掉向东开始对法莱斯的包围行动，当时还没有人知道是巴顿指挥。布彻向艾森豪威尔请求，向世界公布巴顿的名字的时间到了，这样可以证明，关于艾森豪威尔对巴顿的处理始终是正确的。艾森豪威尔摇摇头：“为什么要向敌人通风报信呢？”

在这一天，休斯也乘飞机到了法国。在飞机上，他从拥挤的道路、炸弹坑和公路上飞扬的尘土，看得出美国部队行进的所在地区。雨已经不下了，天气燥热。再走运不过。J·C·H·李把休斯送到巴顿的指挥所之后，他又一溜烟地开车走了。休斯走进巴顿睡觉的卡车，它是由一个没有机件的车身改成的，里面摆着他自己的脸盆架、衣柜、桌子、军用地图。巴顿在地图上向他指出，他为了他南部的装甲师，他伤透了脑筋。“人们从下会由于一个指挥官因大胆而犯错误去处罚他，而不敢去冒风险则应受到惩罚。”这是他的的一句名言。

休斯很喜欢同巴顿在一起。但在当时的场合。或许是由于巴顿夫人的一封信，却使他显得有些紧张不安。这封信是巴顿在几天之前收到的。她已经知道琼·戈登在英格兰，距她的“乔治大叔”比她要近几千英里，而且已有书信往来。巴顿推脱地回信说：“从你的信里我第一次知道她的下落。我们是在战斗当中，不能会见任何人，所以请不要烦恼。”

休斯把巴顿的许多典型琐事都记入了日记。一次巴顿用刺耳的语言对他说：“什么是战略？战略就是让你手下的一个狗娘养的，要他去夺取一个地方，如果他做不到，就把他撤掉！”在另一种精神状态下，巴顿的谈话表明，他并没有失掉他的人性。他刚要求对布列斯特和圣纳齐尔进行饱和轰炸。在那里，顽强的纳粹部队仍拒绝让艾森豪威尔的兵员和供应物资船队使用这些港口。他向休斯严肃他说：“我已经对法国大量居民的命运作了保证，”8

月 10 日，休斯潦潦草草写下的话，是对乔治·巴顿的全部传奇性格的刻划——这位将军终于在他的全盛时期横冲直撞地在德国防线后面越过法国——“乔治还是到处欢蹦乱跳。”

休斯还作了更有趣的描述：“琼·戈登前往法国，这将使乔‘大叔’高兴。”

至于包围铁钳的另一钳臂，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8 月 5 日，在加拿大部队前沿的轰炸行动，有助于他们的推进。范登堡和斯巴茨在使用美国重型轰炸机计划中受到了挫折，在英国人或许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第八和第九航空队却使友军受到了许多伤亡。因此，当时有人称他们是德国的第八、第九航空队。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英国军和加拿大空军的轰炸和在执行任务时，造成了加拿大部队的不少伤亡，可是，蒙哥马利坚信，大举轰炸是必要的。他对特德和斯巴茨说：“如果没有这种轰炸作准备，要试图突破敌人的防线，将要以上万人作为代价。”

8 月 7 日，加拿大部队开始伸出北部的铁钳臂。这样，盟军试图包围和击溃在法国全部德军的计划就真正地开始了。他们以大量的坦克和大炮沿着从卡昂到法莱斯公路开始向南推进。攻击进展缓慢，敌人的大量兵力仍集中在那里。可是进攻者仍信心十足。在蒙哥马利指挥部里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德吉刚和加拿大部队指挥官克里勒指出，战争将在三个月内结束，而布彻把他们吹的这个完全脱离现实的牛皮，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对此，艾森豪威尔也只好表示遗憾，而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办法。

在这头一天的夜里，英国轰炸机对侧翼进行继续的轰击。第二天，第八航空队派出战略轰炸机，炸平了进攻的前方地区。不幸的是，两个美国轰炸机组却在加拿大部队之间炸开了另一条血路。在轰炸结束到组织新的进攻之间的五分钟，德国人才清醒过来。在紧接着的三天内，加拿大部队的进攻只向前推进了八英里。距他们的目标法莱斯还有相当的距离。当包围德军的另一钳臂美国部队从南部向法莱斯赶来的时候，留下这样一个缺口是严重的。美国部队的行动极为迅速。当时巴顿的地位仍隐藏在完全的沉默中，参谋们确信，这是剥夺巴顿的巨大功绩的一个阴谋。但艾森豪威尔的态度仍然是：“为什么我要向敌人通风报信呢？”到 8 月 9 日晚，纳粹以四个装甲师的兵力向阿夫兰切斯反攻被击败。艾森豪威尔通过“超级机密”截听知道，大量的进行反攻的德军仍聚集在这个地区。如果他们进入埋伏圈，他必须派巴顿迅速在他周围隐蔽起来。为此，他急需部队。“我们的每个战斗单位都尽他们所能地迅速到达海滩立即进入战斗”。他告诉马歇尔说：“巴顿、布雷德利和蒙哥马利都为这样作的必要性所鼓舞、并认识到了这难得的机会。已经在侧翼推进的巴顿，将调转矛头从勒芒附近插向东北，现正由此向西，朝阿朗松和法莱斯挺进。”

对埃弗雷特·休斯，巴顿一再抱怨：当时所策划的这个包围网，同他的希望的相比是太小了。他说：“我们企图是按步兵的方式，而不是以骑兵的

方式包围德军。”在开始转移去包围敌军之前。他要求继续向南深入，因为继续往南的地形对使用坦克是很有利的。

到8月13日，被包围的德军部队从反攻中败退，对他们的包围圈也接近于完全收紧了。巴顿和霍奇斯迅速从南部赶来。当时，加拿大部队仍在从北向法莱斯和原规定的英美部队之间交界地区的会合点劈路前进的。在包围网中，是德军第五装甲师和第七军的残部，但在阿根廷和法莱斯之间的突破口仍然开着，敌人部队由此开始逃跑。

巴顿愤怒得要发狂，他开始强令J.C.H.李把供应品卡车，装上士兵立即来到他的部队，并急速去完成对德军的全部包围。他向李夸口说，文森豪威尔必须做的事是改变原来对各部队划分的范围。这样他就能推进到北部，并亲自拿下法莱斯。在他们自己情绪的驱使下，巴顿的第十五军团事实上已经越过了与友邻部队的界线。布雷德利的参谋长利文·艾伦打电话警告巴顿，让他在原约定的界线上停止前进。两只钳臂意外发生冲突的危险性太大了，除了安全的考虑之外，出于正常的礼貌，也使布雷德利不能听之任之。他要等待蒙哥马利对美国提出继续前进的正式请求。巴顿给布雷德利指挥部回电话抗辩道：让他继续推进是完全可行的。但艾伦少将传达了布雷德利的命令，让他停止发出让美国部队继续前进的请求，他错误地相信，来自布雷德利停止前进的命令。蒙哥马利是支持的，并把他这样作原因归为：“或者是对美国的猜忌，或者是对战局的完全无知。”

巴顿在他8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第十五军团……已经拿下了阿松和西斯到法莱斯并完成封住包围圈的缺口。但是，由于英国用飞机在这之间投下了大量的定时炸弹，我们只得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我确信，这是个巨大的错误，像我们断定的那样，英国将无法封住法莱斯。”

巴顿向布雷德利说：“让我们继续向法莱斯前进，我们将使英国人像在敦刻尔克那样，把他们赶到大海里去！”自从在1940年蒙哥马利在敦刻尔克被希特勒打败而退回本国之后，他一到敦刻尔克就特别受刺激。

第十天午后，加拿大部队开始以四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的兵力向法莱斯发动了另一次猛烈的攻击，即所谓“温顺”行动。但英国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的黑色飞机群，被耀眼的日光照得眼花缭乱，再一次向加拿大部队投下了大量的炸弹，炸死了几百人。

8月14日，蒙哥马利给詹姆斯·格里格爵士狂喜地写道：“这些日子是伟大的日子，在本星期就可以看到有伟大的事件发生。大量德军已经陷入了重围，当然有一些可能逃跑，但我们不认为他们能够再继续坚持和在塞纳河两岸进行激烈的战斗了。”

大量德军确实从加拿大军队和第十五军团之间的缺口逃跑。有些行动迟缓的德军，最后被封口的部队所截击，在密集的枪炮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中丧生。遭受这次毁灭性打击之后，希特勒已不再可能以余下的部队守住法国了。他的溃散的部队开始在一片混乱中向德国边境和比利时全面退却。

布雷德利制止巴顿前进引起了争吵，但比德尔·史密斯在一年后更公平地写道：“当发动攻势的两只钳臂相向运动，要避免相撞，那么在一定时候总是要其中一个或另一个停下来，或其中一方或双方改变前进的方向。在当时的情况下，从南部通过阿根廷和阿郎松部里已经认识到冲突的可能性已迫在眉睫，必顺迅速采取协调的措施，商定在东西向主要道路上的美国部队停止前进，以便按照蒙哥马利的希望，让右翼英军作为前进的轴心，穿过美国部队前线。在这条大道以北已有大批美国前线，也不能开炮。布雷德利正确地坚持不让他的部队与英军发生毫无希望的纠缠，甚至在战斗混乱中发生直接交火。最高统帅正在布雷德利的指挥所里，他亲自支持布雷德利对二十一集团军发出的避免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明智决定。在各地的指挥官，尽他们最大可能，采取必要的合作行动。迅速追击溃逃敌人。”

在法莱斯战役几星期后，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对英国第二军司令邓普西将军的访问记，在这篇访问记中，他很不公正地力他的部队向塞纳河追击敌人进展缓慢一事诿过于美国人。访问记者引用他的话说：“在德军陷入在法莱斯的包围口袋后，因为在右翼迂回的美国部队按兵不动。最后美国撤走了两个师，但这两个师都是在我们还没有作更深入推进前穿过我们防线的。这就耽误了我们军四十八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在8月26—27日才渡过塞纳河。”

就邓普西的指责，布雷德利向艾森豪威尔作了申辩。他指出。关于美国部队第十五军团往北推进至阿根廷的行动，是得到蒙哥马利特别同意的。几天后，蒙哥马利要求美国部队更向北推进到尚博瓦和特朗。布雷德利说：“关于这次行动，邓普西是知道的，而且他还开玩笑他说，他将在我们前面赶到阿根廷。”当时柯林斯的第七军团已经到了英美原定的边界线上，并要求继续向北推进。”第二天，蒙哥马利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柯林斯才又推进到弗莱尔阿根廷大道以北。邓普西的谈话在伦敦报纸出现几天之后，蒙哥马利向布雷德利表示了道歉。

现在艾森豪威尔面前有一项他很乐意履行的义务，全世界都在思索的一个问题：是谁在指挥第三军，这个军完成了猛打猛冲，横跨法国的重任。他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并宣布正是巴顿将军在前线指挥这个军，他并没有蜷缩在英国。对于巴顿本人来说，自西西里事件之后，一直忍受屈辱和折磨的这几个月的时间是值得的。他的名字在西方世界的每家报纸上的头条新闻中出现。布雷德利也为巴顿而十分自豪。他曾用这样的话来描写这位将军：“他勇敢，有吸引力，伟大的演出者，有时表现得过分动怒，但实际上他的心地却很善良，他具有很高的领导才能，行动大胆，有良好的战斗感，能最大限度地从下属参谋人员中听取意见，从而无论在精神或肉体上都得到有益的提醒，获致非常好的结果。他是我们的伟大战将之一。”这种评价巴顿本人可能会写得更夸大一点。

布雷德利在对他类似的评价中还写道：“在圣洛战刚一打响。巴顿的第

三军立即投入了战斗，当时的形势要求乘德军瓦解之机采取大胆行动，对如何理解这种抵抗性质和对此应采取的行动，巴顿将军处理得十分出色。如果是一个胆怯的领导人，就可能给敌人以重整旗鼓的机会。在这之后的所有战役也证明，他是一个大胆而又善于认识敌人力量的领导人。”

在遥远的东普鲁士的指挥部里，希特勒开始沉思默想。也许他还有时间重整旗鼓。他注视着地图开始考虑正在到来的秋季，白日渐短，有利于阻止盟军空军对他们部队所造成的绝对优势。到那时，他将发动欧战以来最强大的反攻。

自8月中旬开始，美国两个军已经驰聘在门户大开的法国——巴顿在右，霍奇斯在左。正如隆美尔在1940年所发现的那样，浅国的地形对使用坦克是极好的。地面坚硬，阳光照射。坦克和各种摩托车辆奋勇追敌而扬起的尘土形成的巨大的烟柱，在阳光照射下闪烁发光直升天空。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向东部推进，不久，从滚滚麦浪上面望去，夏尔特尔修道院古教院古教堂的闻名的双尖塔，已隐约可见。很快他们将置身巴黎。从包围卡昂残酷厮杀中摆脱出来的英帝国部队，当时已转向东北去扫除V型武器攻击基地。这些基地一直对伦敦和夺取接近德国港口造成威胁，而这些港口又确实是最后发动全面反攻所必需的。

8月16日，法莱斯的杀戮已经结束。在艾森豪威尔的营地，凯·萨默斯比写道：“加拿大的部队已经包围了法莱斯，美国部队已经进入夏尔特尔……法国人提出了我们的部队进行抢劫的确切证据。一名陆军准将被认为拿走了一满箱子的白银。艾森豪威尔下令，不准发表有关巴顿的任何声明。现在，巴顿的部队已经在前进作战中，五角大楼终于设法获得国会同意巴顿将军的永久性军阶的提升。

美国宣布由布雷德利指挥第十二集团军，受到今人满意的欢迎。但在美国新闻界，特别是《纽约时报》，不满情绪却在增长，特别是人们获悉尽管艾森豪威尔已把他的最高统帅部搬到法国国土上，而英国将军蒙哥马利仍然处在对布雷德利发号施令的地位。在8月18日，从欧洲回来的摩根索告诉罗斯福：“尽管在像英国为什么按兵不动、美国为什么对自己的部队没有指挥权等问题上存在一定的摩擦，但总的说，美英部队之间的关系还是良好的。”马歇尔将军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篇措辞有力的信，说他和史汀生两人都感到，由他来履行他们所说的“直接指挥美国部队”的时间已经到来。马歇尔补充说：“直到目前为止的欧洲战役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已经激起了对你和布雷德利的深厚的信任之情。”《华盛顿先驱时报》发表了一个特别恼人的文章，大意是说，所有的指挥实际上全是英国人，艾森豪威尔不过只是一个傀儡。正如凯·萨默斯比在她日记中所引用的：“许多美国将军们被降级或被送回国，而英国的将军却没有人这样。”

来自华盛顿的贵宾们，似乎是要求永久性的把艾森豪威尔拴在他的诺曼底指挥部中。8月21日，一批五角大楼的官员来同他一起吃午饭，其中包括

史订生的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和最有权势的美军供应部司令布里恩·萨默维尔中将。萨默维尔后来在他的日记中记述道：“艾森豪威尔面色红润。他谈到了关于前线形势和他遇到的问题。还谈到了关于铁砧行动计划他同邱吉尔的麻烦。”之后，这批访问者乘飞机去看望巴顿。萨默维尔写道：“巴顿的司令部在布鲁附近，他在停放在森林中的卡车上，生气勃勃，精神充沛……他说只要让他干，他就可以拿下巴黎。他要求长驱直入德国。他的部队距德国只三天的路程，他要求在德军组成防线之前，以他所能达到的最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供应问题，无需担忧。的确，除非更高的指挥当局阻止他，他是会迅速前进的。关于侧翼，也用不着担忧。德军已经是在逃跑之中。数字表明，他的部队的伤亡与德军的伤亡相比较，为一万二千人对十二万人。第二天，在他离开后，萨默维尔概述了对他的印象：“这些指挥官是第一流的——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霍奇斯和巴顿。”萨默维尔预言，由于采取大胆的行动，他们能够在10月1日攻入德国，并结束欧洲这场战争。萨默维尔得出结论：“现在的任务是迅速和追击。巴顿有一个正确的想法——正面前进，让空军注意侧翼。”

可是，蒙哥马利有他自己的意图。他对胜利过于狂热。在8月21日，他对他的部队发表了一个罕见的个人名义的电文，对美国部队勇敢战斗的品质提出了高度的赞扬，他说：“我们不能要求有更好的并肩战斗的战士了”，“然而确实，无论你要这样作或他要那样作，谁都没有当作一回事。战争之神已经把胜利赐予他们，”蒙哥马利说：“战争的结束已经在眼前，让我们实现这个载入史册的业绩。”这种浮夸的评论，只不过是灌输一种有害的不切实际的速胜幻想。的确，在那年整个一秋，将军们满不在乎地失去了早日取胜的机会，而这种胜利他们曾经是赢得过的。”

在8月22日，艾森豪威尔宣布，从11月开始他将接管对两个集团军的最高指挥权，不久他将给这两个集团军以指示，要求他们如何给德军以最后一击。但他毕竟主要是一个偏长于军事后勤方面的参谋人员，而从来都不是战场上的指挥官。即使当新的机会已经摆在他的面前，他也往往不能及时灵活地理解这种机会。所以当蒙哥马利提出通过加来和低地国家孤立向北推进而进入德国心脏地区的单枪匹马式的特别计划，艾森豪威尔当即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战斗就是要在整个战线上同敌人交锋，这是他的信条。他还出于国家自豪感的原因，在使美国军队在胜利成果中有自己的一份。

对未来战略的争吵非自今日始，在这之前，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前来通知艾森豪威尔，说他的将军要求把一些美国师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以便他们能够继续向北推进，这时，就已经开始酝酿了。

第二天，蒙哥马利亲自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很干脆他说明，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捷径是：向北推进，把远及安特卫普的沿岸敌军清除，并在比利时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力量，之后再推进到鲁尔。他还不礼貌地提醒艾森豪威尔：到目前为止的伟大胜利，都是在“个人指挥下”所取得的，他说：“这

是为一个人全力以赴进行的工作。”这个人是谁是不言而喻的。他邀请艾森豪威尔来同他讨论未来的战略问题。

第二天，即8月23日，当巴顿将军为增加两个师的兵力，以便能尽快向东推进德国的边界防御工事齐格菲防线而去拜访布雷德利时，知道了蒙哥马利的计划。他看出布雷德利大概是要离开去见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了。布雷德利告诉他，如果蒙哥马利已经有了他自己的计划，第三军就不得不利用剩下的物资——弹药和汽油——去进行最大程度的进攻。巴顿后来解释说：“由于他感到艾克将不会去反对蒙蒂，美国部队也会全部或部分转用于支援蒙哥马利，所以十分烦恼。我从来没有见过布雷德利这样恼火过，也没听说过他这样大声嚷嚷，‘最高统帅有什么了不起’。”巴顿越是注意看他地图，就越对蒙哥马利的计划不以为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蒙蒂要继续请求调动在加来的四个军向穿过比利时的方向运动。在那里（因为大部分是水路）坦克实际是无用的，而且在今年整冬天都是如此”，巴顿用厌恶的口气说，“不幸的是，蒙哥马利有办法说服艾克同意他自己的想法。”

有一阵子，巴顿曾经不很认真地考虑过辞职的问题。他向布雷德利建议，他、霍奇斯和巴顿三人都以辞职相威胁，这样一来艾森豪威尔就会让步。布雷德利提出了一个不能说服巴顿的站不住脚的辩解。巴顿写道：“我认为，在这种摊牌中，艾克是不敢解除我们的职务的，我们将获胜。”

在8月23日，艾森豪威尔驱车去看望蒙哥马利，他首先请求让比德尔·史密斯从英国来这里与他会见，尽管蒙哥马利坚持，比德尔·史密斯不应来参加他们的会谈，但他仍然来了。蒙哥马利坦率地告诉艾森豪威尔，像他在9月初所打算的那样，亲自接受地面战斗指挥，对他来说是犯了一个错误，他说：“最高统帅必顺高高在上，以便综览全局，处理错综复杂的问题——包括陆、海、空、民政管理、政治等问题。”他坚持，地面作战既不应由他指挥，也不应由布雷德利指挥。

之后，蒙哥马利对艾森豪威尔全面推进的战略，又提出了大量的批评。为实现他大举向北挺进以攻入德国的计划，他要求把霍奇斯的第一军拨给他指挥；为保证他的需要，对巴顿的军需供应也应削减。凯·萨默斯比评论说：“在未来的计划中，蒙蒂是困难重重的，在加来地区，他需要大约十个师的美国兵力去帮助他，而艾森豪威尔只给五个师，不能再多。”很显然，向北挺进的安排，对英国有利而对美国是不利的，敌人可能聚集起一支打击力量，猛扑蒙哥马利已经暴露的侧翼，而一旦这一打击变力现实，就有可能改变整个战争的形势，一贯作为调解者的艾森豪威尔，内心开始权衡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蒙哥马利的，布雷德利的，以及来自爱骚动的美国将领们的）以求得它们的平衡值。按照惯例，仍然是实行妥协。他的指示含糊不清，使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都觉得这个指示过分有利于对方。它给了蒙哥马利向北挺进的任务，并“在安特卫普建立牢靠的基地”。霍奇斯则受命在蒙哥马利的左侧向前挺进，其主要任务是支援蒙哥马利的推进。但是，这个指令仍然允许布

雷德利的集团军可以继续向东推进。

关于这个作战计划，布雷德利是半信半疑的，因为他要反对供应品的绝大部分提供给蒙哥马利；巴顿大为发火，霍奇斯也感到气愤。霍奇斯在8月25日的日记中记道，他在上午乘飞机去同布雷德利和巴顿会谈。他在日记中预言：“我们向东北进攻，英国人则负责清除V型武器基地——不是霍奇斯将军所希望采取的路线，但显而易见，至少在当时从政治上来考虑，没有其他的办法。”

8月26日，蒙哥马利给格里洛写了一封意气消沉的信说：“在这次战役中，有很多困难的时刻，但我总是相信，你和布鲁克将坚定地作为我的后盾，基于这种认识，使我渡过难关。在此刻我担忧的是，出于政治和国家的考虑，正在影响艾森豪威尔采取不明智的军事行动的方针。我竭力设法保护航船免遭意外；而且我认为，由于我们所赢得的胜利的重要意义，我们已采取的妥协解决将使我们获得一致。”

两天之后，英国三军参谋长们会晤。据艾伦·布鲁克爵士的记载，他们争论了艾森豪威尔把他们的大军划分为两个集团军的战略：一个朝西南，直趋南锡；另一个朝向东北。布鲁克感到，对于一个指挥官来说，分散他的兵力从根本上来讲总是一个不健全的战略。他愤怒地评论道：“这个计划看来将使战争再延长三至六个月。”他决定在第二天乘飞机到诺曼底去看蒙哥马利。蒙哥马利——无疑是希望他能来亲眼看看在他打击下敌人所受到的伤亡——坚持布鲁克乘车而不要乘飞机到指挥部来。

布鲁克的汽车冒着暴雨沿着散发马尸腐臭的公路持续行驶了三小时，尚博瓦是一个停满被打坏了的坦克、汽车、骡马车辆残骸和动物尸体的场所。敌人的死尸则用车运走埋葬。布鲁克同蒙哥马利就艾森豪威尔以及艾克想让蒙哥马利指挥其右翼的霍奇斯的美国第一军但仍听命于布雷德利的打算，进行了长谈。布鲁克没有因既成事实而就接受让步，他说：“可以看出，继续使美国人成为独立于英国人之外的一根轴心，这完全是加在艾森豪威尔身上的一种政治压力。”

8月26日，艾森豪威离开指挥部去法莱斯亲眼看看满目创痍的景象。看过法莱斯之后，他又在周围进行了视察，在靠近加西的蒙哥马利指挥部，英国指挥官们贵诉他，要看战争的破坏，最合适的地方是在尚博瓦正南的阿布里村。高尔特写道：“我们确实不虚此行，所看到的景象是遍地都是打坏的坦克、大炮、车辆和各种装备，包括许多德国人和马匹的死尸。那种冲天的恶臭是可怕的——正是在这个地点，德国佬试图突围，但被战斗轰炸机和第五军团的火力制住了。”这种场面只能使人倒足胃口。凯·萨默斯比在那个星期六毫不动感情地写道：“德国人的死尸遍地都是，特别是在尚博瓦和阿布里。马匹的死尸和各种装备都混杂在了一起。恶臭令人窒息。陪同艾森豪威尔的记者拍摄了许多照片。”

巴黎将向盟国屈服了。市民们在8月19日起义，并同德国人达成交易，

允许他们和平地离开这个城市，戴高乐手下的人急于要取得政治果实。

第二天，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少将指挥的第二装甲师，到达了霍奇斯将军的美国第一军司令部附近的法莱斯，他被邀请在一点钟进午餐，可是十点半钟他就提早到了，霍奇斯在日记中回忆道：“他持续不断提出论据说明了，尽管有道路、运输和我们的计划等方面的问题，他的师仍应立即奔向巴黎。并且说，他既不需要支援，也不需要更多的装备，他有足够的力量，但只在几分钟之后，他却又承认，所有这三者他都需要。”这个顽强不屈的美国将军要让勒克莱尔知道，直到霍奇斯给他下达别的命令之前，他将待命不动。

艾森豪威尔的计划是，绕过巴黎以免延误时间造成伤亡和毁坏城市，这个计划对在8月20日到达法国的戴高乐并不合适。两天后，戴高乐写信给艾森豪威尔，以抢劫和骚乱为理由，强烈要求他尽可能快地带法国和盟国部队去占领巴黎，“即使会造成城市内的某些战斗和损失。”不久，巴黎抵抗运动领导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凯·萨默斯比写道：“艾森豪威尔不愿取道巴黎，因为这需要占用我们用来战胜德国人的兵力和供给。”他勉强地召集了一次同布雷德利、J.C.H.李和法国将军们的会议，商讨供应问题。布雷德利提出，他们不得不派部队进入巴黎，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表示同意。

布雷德利乘飞机到第一军司令部告诉霍奇斯去占领巴黎。霍奇斯记录了布雷德利的通知：“他说，巴黎自星期天中午就已经被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内地军所控制，在占领了城市的主要建筑物之后，这支队伍暂时同德军休战，到星期日中午满期。布雷德利将军谈到，更高的司令部已经决定，进入巴黎已是不可能回避了，为了防止在广大居民中可能发生大的流血，我们的部队进入是必要的，他想知道，霍奇斯将军是否可能立即派兵。”霍奇斯派人去把吉·杰罗请来，把勒克莱尔的师和一个美国步兵师配属到他的第五军团，并要他们马上整装前往巴黎。勒克莱尔师所造成的麻烦多于帮助。第二天。杰罗打电话给霍奇斯，说法国的汽车司机都成了酒鬼，而且每地必停，所有的公路交通全堵塞了。

如霍奇斯在8月25日的日记中所记述的，在巴黎，因“法国各政党、通敌者与反通敌者之间”进行着猛烈的枪击陷入一片混乱，第七十六野战炮旅长的一位助手已经被一个法国人击毙。第二天，霍奇斯刚乘坐他的“雏鸽”汽车前往第十五军团司令部之后，杰罗到了第一军司令部，他怒气冲冲地问道：“谁是他妈的巴黎的头头？法国人在相互射击，各党派也相互攻击，头头是科尼希？还是戴高子？我作为高级指挥官是不是归我管？”布雷德利的参谋长威廉·吉恩告诉他：“就是由你负责。”杰罗警告他，这可能引起政治上的反响。即使现在，戴高乐也未能停止玩弄手腕，在杰罗不在期间，戴高乐命令举行一次法国第二装甲师穿过巴黎的胜利游行。杰罗指示勒克莱尔不要理睬这个命令，告诉他要清理这个城市。但戴高乐却坚持要举行，既然如此，美国人——他的部队在法国付出了伤亡——也要在游行队伍中安排他

们自己的人。游行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举行，站在检阅台上的有布雷德利、科尼希、勒克莱尔和戴高乐，戴高乐在游行结束之后就高开了检阅台，这是对美国将军们并非不值一提的蓄意的侮辱。

艾森豪威尔把巴黎当做是一件棘手的事。特别是在他得知英国广播公司已经宣布戴高乐（由于他出现得正是时候）已经“解放了”这个城市之后。8月26日，凯·萨默斯比写道：“赛伯特将军（情报处）刚从巴黎回来，除很小一块地方外，这个城市几乎全部控制在我们手里。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决定在星期天早晨驱车进入巴黎，同时发电报给蒙蒂约他一起进入巴黎，但他拒绝了。”在巴黎城郊，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受到科尼希将军迎接并一起驱车去看望了戴高乐。这位仪表堂堂的法国领导人已经接管了原国防部大楼作为他的司令部，而且从一上楼开始一直到会客室都列有仪仗队。这些仪仗队员都穿着与总统卫队一样的军服。

与此同时，在南部的美国部队几乎全都停止前进，巴顿指挥的第三军已经把他的第十五军团拨给了霍奇斯指挥的第一军。现在这支队伍正在支援英国加拿大部队在并部的推进行动。霍奇斯得到了供应的绝大部分，所以巴顿的第三军——现在沿着三百英里的战线展开——实际上已经停顿了下来，不是因为受阻于德军，而早因为汽油缺少。当时汽油是在欧洲，虽然它已运上岸，但在相距很远的西面的卸货港口周围的油库里堆积着。

几天之后，8月29日，艾森豪威尔从法国飞机回在英国的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天气很坏，他的飞机不得不在整个飞行中保持一千英尺的高度。第二天，他花了一整天的功夫起草向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报告关于纳粹损失的文件，并同贝茨将军一起阅览例行报告，艾森豪威尔签署了二三件死刑判决书。在凯·萨默斯比少尉这一天的日记中，头一次提到了在法国的盟军所出现的供应危机的情况：“艾森豪威尔送了一份关于他急需供应问题的声明给萨默维尔将军，并强调，这是他们坚持下去所绝对必要的。”

如像经常计划的那样，使蒙哥马利正式中止对地面部队全面指挥权，只让他指挥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的时刻来到了。特别是在报纸上对他推进缓慢提出了许多批评之后，这不可避免地会像是一次贬降的行动。艾森豪威尔决定约请新闻界人士来，向他们发表对蒙哥马利的赞誉歌颂。8月31日，他驱车到伦敦，同特德一起出席在情报部举行的大型记者招待会，他告诉新闻界，蒙哥马利为什么失去了对地面部队的全面指挥权。这也是他关于盟军合作问题上最大度的声明，他挑战性的说：“现在，当我们已从当初的滩头阵地中突杀出来的时候，时机就已经到了，布雷德利将军接管了他的部分工作，并直接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报告工作。任何把这件事解释为蒙哥马利将军遭到贬降的人，简直就是不愿面对现实。他不仅是我们的最子密的朋友，而且与他共事两年。他是这次战争或其他任何战争中伟大的战士之一，我对他无比钦佩。”

他继续说，蒙哥马利将军对阿夫兰切斯的突围、法莱斯阿根坦的包围战，

以及强渡塞纳河的作战所作的贡献，同其他人一样是克尽其职的。艾森豪威尔不能容忍对蒙哥马利在登陆之后在卡昂“推进缓慢”的任何轻微的批评。他慷慨激昂他说：“他们（敌人）在卡昂失掉了每一英尺土地，就像在其他地方丢掉了十英里，这里的每一粒土，对他们来说都比钻石更宝贵。”

因为直到他讲完话坐下后仍然响着长时间的掌声，所以艾森豪威尔感到此举很是成功，他再一次挽救了这个伟大的联盟。不过，当萨默斯比驾驶青他们四颗将星轿车送他回布榭公园时，他想到，他也许伤害了许多人的感情。这样作战役的结果是，巴顿已由于蒙哥马利被称为“这次战役的伟大战士之一”而感到受到伤害。这种称号应当属于他。

而邱吉尔却兴高采烈。他写信向艾森豪威尔祝贺道：“对我们来说，坦率、谦恭和公正，比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

第二天，报纸上发表了一条新闻。邱吉尔授予蒙哥马利以第五颗将星，他成了一名陆军元帅。

第二节 蒙哥马利晋升五星军衔使艾森豪威尔的将军们火冒三丈

引起艾森豪威尔在感情上的一个大的难题，是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计划，即所谓“铁砧”行动计划。它是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得到罗斯福支持。从表面上看，这个作战思想是要“铁砧”行动计划与“霸王”行动计划配合进行，以分割德军防御。

邱吉尔提出了一些强烈的理由反对“铁砧”行动计划，并运用各种花言巧语为他的意见进行辩解。他认为，“铁砧”计划是不可靠的，它只能作为一种威胁，而不能构成实际上的打击，1944年2月，英国预言，在“霸王”行动计划开始准备之后，在地中海地区提供的登陆艇，仅够一个师的兵力所用；英国还感到，即使能为两个师的兵力提供足够的登陆艇，“铁砧”战区距诺曼底太远，完全不适用在争论中的战略性的“铁砧”计划。此外，由于来自“魔术”和“超级机密”的情报清楚地表明，希特勒已经突然决定要在罗马以南坚守，因而盟军没有选择，只能在意大利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他们坚信，这场战争将使纳粹转移兵员和物资进行新的攻击是不明智的。

马歇尔认为，英国的这种态度真使人啼笑皆非，英国人现在变成了“霸王”计划的积极赞成者，而美国人反倒成了地中海派，两者互易其先前的立场了。毕竟还是邱吉尔说出了真心话：“当我想到诺曼底海滩将要被美国和英国青年中的精华的尸体所堵塞，在我的想象中，汹涌的潮水将被他们的鲜血所染红时，我疑虑丛生。”

在关于入侵巴尔干的必要性问题上，邱吉尔一直同美国人纠缠不休。在整个1944年春天和夏天，他一次又一次地打电报给罗斯福，要求早日在伦敦召开有关这个问题的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马歇尔不愿意前去参加，而李海肩测，这件事的结果对美国不会有任何好处，所以他俩一起阻止这个意见。李海在日记中写道：“这个长时间争吵的问题，是由美国主张集中兵力首先打败纳粹德军所引起的，而英国则另有所图，在纳粹被打败后，英国要取得战后在巴尔干各国的利益。”

问题是，受邱吉尔鼓动的在安齐奥登陆之举因遭到德国人的强烈抵抗而形成了僵局。当时滩头所有能用的登陆艇都被用来给滩头阵地运送供应品。当英国急切决定要求立即从“铁砧”行动计划中拨出一部分登陆艇去支援“霸王”计划时，金海军上将对罗斯福说（像他们的会谈记录中所表明的那样），“霸王”行动计划现在需要更多的登陆艇。他用嘲弄的口气补充说：“由于要投入极其大量的登陆艇进行攻击，人们将几乎可以从海峡的一边而不湿脚地步行走到另一边去。”英国要求的这个决定，是在被推迟一个月之后才作出的。

英国继续对“铁砧”行动计划进行挑剔。蒙哥马利同意邱吉尔的观点。2月19日，他写信告诉艾森豪威尔，在意大利的部队已经很疲劳，不大可能马上拿下罗马。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不出从意大利抽出兵力支援‘铁

砧’行动计划是可能的”。他建议把“铁砧”行动计划所用兵力和物资分配到意大利和“霸王”行动计划中去。他写道，“这样可以使‘霸王’计划更臻完美，可以为此精选登陆艇，得到更好的船舰储备，可以作更充裕的准备，以及其它种种好处”。第二天，蒙哥马利同邱吉尔一同吃午饭时，邱吉尔告诉他们一些在意大利的战斗情况，使他感到震惊。蒙哥马利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写道：“看来十分清楚，我们正在意大利从事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它不只是为了拿下罗马，我们遭到了严重的伤亡，敌人的伤亡也很严重。”所有这些，远比将会行动维艰的“铁砧”行动计划更有利于“霸王”行动计划的进行。艾森豪威尔对此陈述颇为动容，而且正是必将放弃“铁砧”行动计划之时，但是他决定还是采取“别管闲事”的态度，看看再说。3月27日，他告诉马歇尔，他已经决定在第二天同英国参谋长们会面。他还说，他现在也感到，与“霸王”行动同时发起“铁砧”行动，由于登陆艇的极度缺乏，这种想法将不得不放弃，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铁砧”行动计划被推迟了。

3月28日，五角大楼接到英国将军亨利·梅特兰德·威尔逊爵士的一个电报——威尔逊由于过去肥胖而显得有些发懒——平平淡淡地宣布，他已决定把罗马外围卡西诺山的进攻推迟到下一个半月，这对“铁砧”行动计划是一个坏消息。

4月8日，在华盛顿再次召开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上，对“铁砧”行动计划又进行了争论。现在英国参谋长们拒绝对“铁砧”行动计划继续进行准备。马歇尔把这件事告诉了亨利·史汀生。史汀生对这场风波作了较中肯的评论：“我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这场战争获胜，那它就是具有积极创造精神的全力以赴的美国人的胜利；而且实际情况表明，英国人确实在衰退下去——一个刮刮叫的民族，但失去了他们的主动精神。”

在“霸王”行动前夕占领了罗马，这在艾森豪威尔的班子中并没有引起多少喜悦。埃弗雷特·霍奇斯在他的日记中对这一点作了代表性的评论：“罗马在昨天晚上九点十五分陷落，德军撤到了罗马以北地区；希特勒把罗马这个包袱让我们来背，抽出一些德国师来对付我们，这就破坏了‘铁砧’行动计划。就纳粹方面来说，真是高明的战略计划”。

整个6月，由于天气很坏，艾森豪威尔一直呆在英国。不过在英国他能盯住邱吉尔的行动和挫败英国把“铁砧”行动计划从作战地图上抹掉的企图，这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为完全不同的推进行动而展开的争论，到6月21日在威尔逊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达到了顶点。他说，盟军部队将不向法国南部推进，而继续由意大利向威尼斯推进，之后调头向东，绕过亚得里亚海到巴尔干，并非没有可能去匈牙利。史汀生在这天的日记中写下了他对鼠目寸光的威尔逊的评论：“英国为其帝国的利益，正像他们在一年前所做的那样，再一次把我们拖进东地中海……我深信。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将是极大的错误。我们的国家现在的利益是结束德国人对法国的占领，将强烈

反对转移到一个与我们毫无利害关系的区域中去冒险。”他也相信，盟军在东地中海的冒险行动推进越远，与苏联人发生冲突的危险就越大。

艾森豪威尔对史汀生的猜疑有同感。他告诉威尔逊的参谋长，他要求很快开始“铁砧”行动计划，并反对邱吉尔从意大利穿过的里雅斯特攻击匈牙利的计划。第二天，当他去唐宁街与邱吉尔会晤时，又强调了这一点。凯·萨默斯比得知，他们讨论了地中海未来政策。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地反对穿过的里雅斯特的行动。四天之后，两个领导人再次协商。艾森豪威尔已决定执行把地中海所需要的装备提供给“铁砧”行动计划，萨默斯比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首相的决心仍然是占领的里雅斯特。”

于是就形成了僵局。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拒绝接受英国的巴尔干行动计划，而坚持“铁砧”行动计划必须在8月份开始执行；英国参谋长们仍为威尔逊的计划呼吁，并对“铁砧”行动计划能否如期开始表示怀疑。史汀生写道：“事实证明，他们对于美国能否按计划快速地开始这种两栖行动，确实还不曾领教过。”

马歇尔对阻挠这个计划感到恼火。他打了一个被史汀生描写为“撕裂者”的电报给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邱吉尔也向罗斯福总统发了一个火气毫不逊色的电报说：“我们首先希望的是，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方式帮助艾森豪威尔将军，但我们不认为这就必然要牵涉到完全毁坏我们在地中海的伟大事业。我们对此感到关切，那是我们所需要的”，罗斯福当天就进行回复，他毫不含糊地支持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铁砧”计划要在8月中旬开始行动的要求，并拒绝了威尔逊向巴尔干推进的计划。罗斯福向邱吉尔说：“我确实相信，我们应当加强我们行动的统一，而不是去分散它。”当晚，邱吉尔在一篇长得惊人的备忘录中又对罗斯福进行了回击。同晚，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在一封补充电报中指出，如果政弃“铁砧”行动计划，英国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就有机会消灭德国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塞林在意大利的全部军队。他们还尖锐地补充说：“我们承认，艾森豪威尔将军对‘霸王’行动计划本身的成功负有责任，但我们不能承认他对整个欧洲战略有任何责任，这种责任必须留给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而不能委托给任何一个总司令。”第二天，邱吉尔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请他派比德尔·史密斯——他的冷静的战略判断能力似乎比他的最高统帅高明——来同他谈此事。邱吉尔在这天日记中写道：“下午一点半，与比德尔·史密斯共进午餐。”但史密斯毫不让步。

罗斯福看出争论已经激化。他打了一个电报给邱吉尔想进行调解。他力图说服邱吉尔——说他们两人都曾在德黑兰向斯大林谈到“铁砧”计划，暗示到下次总统大选中他有可能由于这个问题而招致失败。罗斯福要求说：“我亲爱的朋友，我请求你让我们按照自己的计划行动”。他还挑明了说：“由于此间纯粹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即使让‘霸王’计划出现轻微的后退，我的日子也过不下去，更何况人们知道大部分兵力已经转移到巴尔干去了。

邱吉尔拒绝罗斯福这些道理。他一心想的是在已尔干的推进。正如有人所说，他是决心要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利波利战役中所遭到的失败来证明他那时还是正确的。他答复罗斯福说：“把地中海战役分割成两个部分行动，结果将是哪一个都不会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以我的愚见看来，对此所造成的重大战略和政治上的失误，我们俩都不得不承担责任。”现在不论是友谊还是厚爱都不能影响他的遣词造句了。邱吉尔回想在开罗时艾森豪威尔曾如何为使这个已经开辟的战区得到重视侃侃而谈，邱吉尔现在指责说，同一个艾森豪威尔却改变了他的主意。他断言，只有戴高乐能从“铁砧”计划中得到好处。在这些独唱表演的同时，他把在意大利的亚历山大将军描写为几乎要掉眼泪的样子，抱怨说：“‘铁砧’行动计划的幽灵正严重地威胁着前线的战斗。”他伤心的是，美国部队为了新的行动而突然撤出了战斗。他断定，因此将遭到厄运。至于经常被提到的对斯大林的诺言，邱吉尔现在感到他受到的对待远不如在德黑兰时所感受到的宽宏大量。他自负他说：“从长期的政治观点来说，他（斯大林）可能更喜欢英国和美国为他们在法国所承担的义务而永远陷于正在来临的苦战，这样东欧、中欧和南欧将自然而然地沦于他的控制之下。不过，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之间的利益，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是最好的。”

邱吉尔在一次和解说明的试探中的失误，其愿望并不是粗俗的。他庄重他说，尽管如此，如果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下命令“铁砧”计划必须进行，英国将会照办，但是在严重的抗议下的照办。联合参谋长成员们的眼睛中，闪烁着胜利的光芒，他们作出了进行“铁砧”行动的决定。第二天，命令送达威尔逊、指示“铁砧”计划在8月15日正式发动。艾森豪威尔为[邱吉尔]这一明智的屈服感到高兴。

但是，在一周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幻觉终于消失了。艾森豪威尔驱车到契克斯与正在卧室休息的邱吉尔会谈了九十分钟。首相因艾森豪威尔坚持“铁砧”行动计划而使他难堪——艾森豪威尔直言不讳地这样说。的确，邱吉尔使全部的争论又重新开始了。后来艾森豪威尔告诉蒙哥马利说：“他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大多数我都用我们将沿这条战线发动攻势，并将攻占地盘和消灭德国军的话作了回答。”邱吉尔邀请他去吃午饭，但被艾森豪威尔拒绝了。

这样，对战略问题的争论又继续了。当蒙哥马利在卡昂厮杀得难解难分时，当布雷德利猛击圣洛逃敌时，以及巴顿的坦克准备实行向开阔的法国纵横驰骋时，温斯顿·邱吉尔正在反对“龙骑兵”行动——“铁砧”行动现在已重新命名。对于这样作的目的，他没有回避。8月1日与艾森豪威尔经过三小时的会谈，并共进午餐之后，邱吉尔打电报给罗斯福说，艾森豪威尔已经同意，预定在8月中旬开始的“龙骑兵”行动所需部队，将转运到布列塔尼半岛的一些港口。虽然谁都知道这些港口当时都仍在德军手中，不过它们将很快被拿下来。通过这些地方，“龙骑兵”部队能够源源不断地增援滩头

部队，邱吉尔对罗斯福劝说道：“当我们有订开前门的钥匙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猛敲后门呢？”比如说，在圣纳泽尔投入十个师的兵力，要比投入三个师的兵力在地中海沿岸登陆更会受到美国部队的欢迎。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也具有与他相同的观点。

英国继续表明它反对这个行动计划，不肯善罢甘休。而艾森豪威尔在特德和海军总司令拉姆齐的支持下，也毫不退让。后来，邱吉尔狡黠地给罗斯福打了一个海底电报，表示支持所谓艾森豪威尔关于把“龙骑兵”的兵力转移使用到布列塔尼的建议。艾森豪威尔立即打电报给马歇尔，揭了邱吉尔的底：“我知道，首相打了一个有关‘尤骑兵’行动的电报给总统，在此刻，在任何条件下，我都不同意取消‘龙骑兵’行动……在这些问题上，首相可能误解了我表明过的意见，不过我对前述信念从未产生过动摇。”

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强有力的说法拒绝了这种意见：任何人都无法预言布列塔尼港何时能获自由——这是一个预言性的问题，难以预计。由于圣纳泽尔是希特勒将要抓住不放的重要港口之一直到战争结束，罗斯福直截了当地拒绝了邱吉尔这个最后一分钟的建议，他强调：“‘龙骑兵’行动的发动日期越早越好，这是我仔细考虑之后的意见”。走投无路的邱吉尔在第二天也戏剧性地回答道：“我祷告上帝，但愿是正确的。当然，我们将竭尽所能助你成功”。

但是，这只是虚伪的默认，直到此刻，他也没有放弃争斗。当他在8月9日看到艾森豪威尔时，邱吉尔威胁道，如果他的办法不能实行，他就要觐见英王请求辞职。后来艾森豪威尔又对伊斯梅爵士描述了所发生的事情。他说，邱吉尔实际上流出了眼泪。而“实际上是在争辩美国拒绝接受他们（首先是他）所推荐的宏大战略并对英国采取‘霸道’态度时，邱吉尔泪流满面。”（在他战后出版的说明中，布彻冲淡了这段插曲的针锋相对的情节，出于艾森豪威尔的坚持，补充了这样的话：“两人都爱这位首相……他们对他的评论，就像两个值得羡慕的儿子，在讨论他们的虽然脾气不好，但仍值得崇拜的父亲。”在毫不卖弄文墨的战时日记中，行文却有着不同的风格）。邱吉尔再次恳求艾森豪威尔对亚历山大将军的支援，这样从意大利他就能穿过卢布尔雅那的空隙插进“欧洲的腋窝”，即巴尔干地区。

艾森豪威尔坚决拒绝。对于他，意大利是一个死胡同，他不愿把更多的可用之兵投放进去。这个插曲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已经成了一场恶梦。他是一名战士，对于“霸王”行动计划的成功负有责任。在他看来，对于“龙骑兵”行动主要是表现为军事方面的争论，的确，如果他是一个政治家，他将会同邱吉尔。几年之后，艾森豪威尔在给阿尔·魏德迈的信中写道，关于把兵力用于向东北突击插进巴尔干，以阻遏斯大林在该地区的野心。“我告诉他（邱吉尔），在争论集中在眼前的军事问题的时候，我不仅要使我的观点明确无误，而且不允许偏离这个方向。”

邱吉尔内心的背叛感的深度使艾森豪威尔为之震惊。难道这就是英国和

美国之间严重分歧的开始吗？他在8月11日写信给邱吉尔：“如果说我没有我们在星期三的会谈所困扰，那还远远没有表达出由于你最近的决策给予地中海战区的影响所作的说明使我感到的忧伤之情。我一刻也不相信美国战争机构中的任何负责人士会怀有漠视英国意见的感情，或者冷酷无情地让英国在我们的共同事业中两手空空毫无所得。你似乎认为我们使用我们的伟大的力量，作为在会议中的一根棍棒，我感到十分难过。”

当“龙骑兵”行动在按原定计划进行时，第六军团的所属各部都于8月15日下午六点钟在法国南部弗雷斯附近登陆，伤亡人数还不到一百人。

当“龙骑兵”行动开始时间来到时，邱吉尔没有由于他长时间和痛苦的对抗而放弃举行盛大执行会。他很快地抛头露面登上了前台。在卡普里尽情舒坦了一两天之后，他登上了开往弗雷斯的一艘驱逐舰，目睹三个师的兵力投入战斗。正在访问中的美国将军布里恩·萨默维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早晨八点钟，我到英国驱逐舰‘金伯利号’上。在那里见到了首相，并一路同行。到达法国海岸一共用了五个小时。在舰上的这一天都花在打桥牌上了。首相是很活跃和健谈的，战争和他对作战行动的看法，是谈话的主要话题……他否认他要发动已尔干战役，只不过是主张进行支援游击队的游击行动罢了。”

1944年9月1日这一天，艾森豪威尔得知蒙哥马利被提升为陆军元帅。同日，弗朗西斯·德吉刚将军写信给蒙哥马利。他在信中高兴地写道：“艾克将军今天早上对我说，他正在争取给你打个电话，向你表示祝贺，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叫通。”

通讯联系是指挥官们长期感到头疼的问题。蒙哥马利在回信中谈及这个问题时用尖刻的口吻说：“依我看，艾克在几个月之内是甭想能给我打电话了。”情况也差不多如此，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当时设在格朗维尔，离前线四百英里。然而，足以使人感到惊奇的是，该司令部与蒙哥马利司令部或布雷德利司令部之间就是使用无线电联络，也无法进行，用电话联络就更不可能了。据凯·萨默斯比从未间断的日记记载，当时，艾森豪威尔正着手准备把司令部搬到离前线更近一些——巴黎北部的一处地方。

蒙哥马利晋升为五星军衔使艾森豪威尔的将军们感到震惊，因为美国军队中没有这种军衔。巴顿将军在给比阿特丽斯的信中写道：“陆军元帅这件事令我们不快，”布雷德利同比德尔·史密斯谈到此事时火冒三丈，史密斯以前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吼道：“蒙哥马利只是个三流将军而已。他也从未干出过什么名堂，别人打不赢的战争，他也没有打赢，更不必说打得比别人更好了。”然而，史密斯也决不是一个不怀偏见的旁观者，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没有巴顿，蒙哥马利就会一钱不值，他的“政治上的顽固性和在背后搞小动作来提高其声望，并用以谋取起主要作用的统帅地位的企图”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最强烈的指责。

这决不是历史的结论。那年秋季，有关战略方向掌握在艾森豪威尔、史

密斯和布雷德利三人手中，这对于盟国所做的努力的确是一种悲剧，由于他们对蒙哥马利这种禁欲主义者和孤家寡人的态度，使得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家们对他的建议也置若罔闻。如果当时迅速而认真地做出决策，采取他所提出的推进方案之一，战争很可能尽早结束。然而，希特勒这时却得到喘息之机，重整旗鼓，在德国边境站住脚根。

1944年8月下旬，希特勒下狠心在战略上做出了抉择。他已经意识到巴尔干失守的可能性，并开始将其军队撤出了东南战场。与此同时，他暂时放弃了法国。他把军队撤回到齐格菲防线，这是五年前修建的一道屏障，里面设有碉堡工事、电网及布雷区。随着德军补给线的缩短和盟军补给线的拉长，盟军在追击时逐渐被甩了下来。取道英吉利海峡主要港口的方案仍然没有引起重视，致使缺乏补给的盟军在追击中受到扼制，令人振奋的攻势化为泡影。现在，趁德国人做好防御之前突破齐格菲防线的机会已经错过。由于盟军弹尽泊绝，加之阴雨和寒冷的天气，甚至使已顿也泄了气，希特勒得以苟延残喘。

8月22日，蒙哥马利请求调美国一个整军到其右翼，加强他从北部突击德军的力量。艾森豪威尔在一份秘密记录中（这份记录保管在他自己的文件夹内，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种日益增长的紧张状态）带有讽刺地写道：蒙哥马利这个人“以其一贯的小心谨慎”，认为不妨碍他向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深水港进军的行动是头等大事。因此，他要求对他所需的一切补给和军队给予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勉强同意，命令霍奇斯的第一军前进到更加靠近蒙哥马利的右侧。

不久，巴顿断油。为了保证蒙哥马利的突击计划，汽油正调往霍奇斯的第一军。巴顿被迫在巴黎东南部原地待命，只能进行一些微不足道的侦察使命。“英国佬又得逞了，”巴顿在日记中写道。人们所熟悉的偏执狂——有真有假——从他身上一下子冒了出来。”他在给比阿特丽斯的信中说：“我每前进一步都得拼命，然而，现在阻止我的不是敌人，却是‘他们’……假如我能偷到些汽油，仅凭这一条，我就能打赢这场战争。”想法变成了行动。长期以来，他那典型的巴顿作风，使他在后勤补给部队的黑人士兵中颇有声望。现在，一个汽车连替他偷到一些准备供给其他部队的汽油。很快，他又自行其是，采取了更加值得打问号的办法。

在霍奇斯的协助下，英国军队迅速攻入比利时，9月4日占领布鲁塞尔。但是，在盟军的船只可以进入安特卫普之前，盟军的补给危机不会有所缓和。据“超级机密”截听到的情报，希特勒下令采取了疯狂的措施来阻止盟军船只开往安特卫普。蒙哥马利忽略了采取措施，扫清通往安特卫普港的航道口港湾残敌，使敌第十五军沿港湾两侧构筑了坚固的阵地工事，并且开始了大面积的布雷行动。第一艘船只那怕只靠近港口，也得花费几个月的时间。造成这种过失，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必须各挨五十大板，因为蒙哥马利忽视了入港口的安全保证；而艾森豪威尔也并没有给他下达明确无误的命令，指

示他去这样做。

其它深水港——迪子普港除外，该港被加拿大军队占领，但是已遭到破坏——都牢牢地控制在德国人手里，其中一些港口直至大战结束前夕仍是这种状况。处于盲目狂热的德军仍旧控制着战场以西六百英里的布列塔尼的布雷斯特港口。赫尔曼·拉姆克——纳粹伞兵部队中最难对付的指挥官之一——被任命为该区司令。在一次空降事故中，他摔掉了所有的牙齿·现在满嘴都是钢牙。拉姆克指挥着四万军队，但很大部分人只是来自“托特”组织的工程师和工人。他们已经使美国第八军团遭受了四千人的伤亡，并顶住了几个星期的炮轰及饱和的空中轰炸。

夺取港口控制权已经成为较量意志和维护国家尊严的一仗。对于希特勒，布雷斯特港象征着他再度征服法国的决心，然后，他准备把该港作为其新型潜艇基地。而对于美国人，为了表明他们无敌于天下。布雷德利暗暗地对巴顿说：“除你之外，我不去对任何人讲这样的话，我已经向我的同僚和上司提出了各种没有把握取胜的借口，但是，为了保注美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幻想，我们一定要攻占布雷斯特港。”巴顿回答说：对，作为美国军人，不打败仗，打仗必胜。

9月2日，星期六，艾森豪威尔乘坐他的B—25飞机从格朗维尔起飞，去会见住在凡尔赛的布雷德利。凯·萨默斯比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艾森豪威尔谈到，他准备让巴顿吃苦头，因为他的战线拉得过长，给补给带来了困难。”他迄今还没有看出这恰恰是巴顿的意图——无视上级的指示，我行我素。当天晚上，巴顿和霍奇斯两位军长来到布雷德利司令部，会见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滔滔不绝谈论未来的“伟大的德国之战”，并且用伟大的普鲁士军事家克劳茨威兹的例子来说明自己意见的正确。而已顿反驳说，当年克劳茨威兹指挥的大军不但没有机械化的装备，而且其规模也不及他指挥队伍的四分之一，他一个人就指挥了四十五万人。巴顿试图说服艾森豪威尔，命令第一军和第三军立即向齐格菲防线挺进，因为德国人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然而艾森豪威尔固执己见，拒绝分散必要的汽油和弹药。巴顿心想“如我们等待下去，势必会等出一场伟大的德国之战来。”他把这个想法写在日记本上，然而大概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

更使巴顿恼火的是，艾森豪威尔极力推崇后勤首脑J.C.H.李的工作，在巴顿看来，他的工作一无是处。由于他未能给巴顿的汽油补给，连入冬前夺取胜利的机会都可能被葬送掉。巴顿在日记中写道：“艾克从千到过前线，也没有实战体会，因此，他事事小心谨慎。而布雷德利、霍奇斯和我则积极主张果断地前进。”霍奇斯的日记进一步证实，连他这位平时头脑冷静、沉默寡言、谦让的将军也被深深地激怒了。他是从他设在比利时边界附近森利斯的司令部驱车来的，“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布雷德利将军和巴顿将军举行了一次冗长的会议，”霍奇斯在日记中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记述道，“按照霍奇斯将军的观点，至少可以说，会议的结果‘并不完全令人满意’……霍奇

斯对整个方案并不完全满意的原因是，他认为他能够摆脱缺油的困境。在德国人溃逃之际，追击甚至不可有一分钟的停顿。”霍奇斯深有体会地接着写道：“给第一军下达的命令屡次变卦，这就不得不使人有时候觉得那些‘上面的人’在下命令时似乎也没有一个明确一贯的概念，而他们却指望靠这类命令来突破德国边境。”

会议开得令人沮丧，在返回格朗维尔的途中，艾森豪威尔乘坐的B—25飞机的一个排气消声器发生了故障，他改乘一架小型的L—5联络机。飞行途中，刮起了强风，驾驶员不得不紧急着陆，降落在圣让德托马附近的海滩上。在帮助驾驶员把飞机推出海滩时，艾森豪威尔的腿部严重扭伤，他在8月份曾经伤过另一条腿的膝部，并且卧床一个时期。眼下，他又得卧床休养了。

由于决定把布雷德利的大举推进摆在蒙哥马利的行动之后，布雷德利感到很不是滋味。因此，在巴顿和这位集团军司令之间就开始了一笔大的秘密交易。巴顿过去一直瞧不起布雷德利，背后称他是“跑龙套的”。布雷德利立即给巴顿打了个电话，然后赶去向巴顿私下保证说：他的集团军所得的任何补给，第三军都可以分享一半。除此之外，他还许诺说，他准备再派四个师的兵力给巴顿。如果巴顿现在就能突破下一道障碍——摩泽尔河，那么，他会有另一种打算。实际上，他不会不让巴顿从正面突破齐格菲防线，继而挥师直指莱茵河。至此，巴顿开始对布雷德利刮目相看。

蒙哥马利已经全盘获胜，然而他并不知足。在如何选择合适的进攻路线问题上，他像狗缠着骨头一样，继续纠缠着艾森豪威尔不放。9月4日，他发报给艾森豪威尔称：“我认为，目前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全力以赴向柏林展开大举进攻，很可能马到成功，就这样结束德国的战争。”当时，没有足够的补给提供给两路挺进的部队——蒙哥马利向鲁尔推进，以及巴顿取道梅斯和萨尔的进军。这位元帅要求当机立断，优先考虑鲁尔战役。接着，他在电报中说：“你如果同意此方案，我们也许再研究一下。如无异议，我高兴在明天午饭时见到你。要知道，我目前很难从这个战场上脱身。”

翌日，艾森豪威尔复电，否定了上述建议。在此之前，他已经着手研究把杰克·德弗斯的第六集团军——连同亚历山大·帕奇将军的美国第七军（该军也已经在法国南部登陆）一起——归他统一指挥。他拟订了一个宏伟的作战方案：三路集团军同时全部压向德国边境，齐头并进，像压路机一样一点一点地从德国开过去。艾森豪威尔在与布雷德利和强硬的巴顿将军谈话之后才做出这个反应，似乎有点马后炮。然而，他还是恢复了原来的主意：大面积地突破“西墙”——齐格菲防线，并越过莱茵河。这样就可以从他所讲的德军军事力量的垮台中捞一把。也就是说，他不但要萨尔，而且要攻克鲁尔。艾森豪威尔断定，现在是让巴顿再次大显身手的时机，“以便我们能以圆满地实现关于本次战役的最后阶段的原来的构想。”他在9月5日这天写道。

巴顿对艾森豪威尔改变主意，当然欣喜若狂。9月7日，巴顿对第三军的随军记者发表谈话，富有涛意地表达了他的夙愿。他说：“我希望像射穿

一只鹅那样穿过齐格菲防线。”在谈话当中，他又别有用心地附加了一句当时人云亦云的谎言：“陆军无帅蒙哥马利所指挥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十分惊人的推进把整个事情全部给搅乱了。”到底谁的“事情”被搅了呢？是希特勒的还是巴顿的？他在谈话中没有说明。然而这些却无碍大局。在到达莱茵河之前，巴顿是不打算再停下来了。

在华盛顿没有人注意到日趋严重的补给危机，似乎是万事如意。由于被美国的广播和报刊宣传冲昏了头脑，正在度假的埃弗雷特·休斯估计11月2日德国将会战败。比阿特丽斯·巴顿几天来踏破了休斯家的门槛，殷切希望休斯把日记中所有关于她丈夫的记载全都读给她听。休斯同意了她的请求，但只谈了一部分。（“我对她说我很忙，”休斯在同一日记中这样写道。）休斯9月3日动身去伦敦，给巴顿、霍奇斯和柯林斯捎去了夹克衫、短袜、分指手套和连指手套、上衣外套以及其它一些不太值钱的礼品。他还给布雷德利捎去一封信，布雷德利的妻子让一个她称之为“黑家伙信差”交给休斯的。休斯发现在飞返欧洲途中，与美同劳军协会的一个小分队同行，这些人中包括平·克劳斯贝和弗雷德·阿斯泰尔。刚到伦敦，他带上J.P.，接着一溜烟似的跑到瑟堡去了。

在格朗维尔，休斯看出艾森豪威尔走路仍然很不利索。在办公房里，有杰克·德弗斯和几位从北非回来的军官。休斯过去就跟他们很熟。他们正在交出指挥权，归艾森豪威尔调遣。像往常一样，所有在座的人共进午餐，其中有休斯、J.P.、艾森豪威尔、凯·萨默斯比、特克斯·李上校以及几位初来乍到的人。休斯同艾森豪威尔谈到了如何不断发生的公众关系问题——应该渲染一下美国在法国战场上作用。

“我不能这样干，”艾森豪威尔回答，眼神呆滞。

“你最好还是去这样干一下，因为你不会在欧洲待一辈子。”休斯直截了当地反驳说。

休斯让大家欣赏了他为乔治·巴顿买来的一支新38口径手枪，这支手枪装有特制的象牙枪柄。他恶作剧他说，他曾经在华盛顿让一位陆军妇女队的队员握住“乔治的象牙手枪，”一句话引起全场轰堂大笑。休斯告诉艾森豪威尔，他8月23日夜里给玛米打过电话，听声音她很愉快。休斯在日记里写道：“我在谈论玛米时，（艾森豪威尔）在向凯·萨默斯比使眼色”。饭后，休斯向他们讲了最近在华盛顿广为流传的各种笑话。J.C.H.李约好五点钟要来见他，讨论有关战区后勤司令部——美国在占领区的一个补给机构——和日趋严重的补给危机问题。

经艾森豪威尔同意，休斯作为欧洲战区参谋长，把办公地点迁往巴黎。

在巴黎，尽管通讯联络仍很糟糕，但也未阻止司令部人员抢在所有上等房间被占据之前随着大批人马拥进市内。休斯写道：早先被法国人占据的六百五十个饭店已经被盟国搞得应接不暇，而且每天还有不少被征用。他把他的那些办公室搬进了富丽堂皇的麦杰斯提克饭店。一些傻瓜们挂出了两块

牌子，把“战区后勤司令部”的牌子挂上面，“欧洲战区司令部”的牌子挂在它下面。休斯把牌子的次序调了一下。这样，J.C.H.李来后不至于看到后勤司令部的牌子在上面而洋洋得意。

巴黎美丽的景色、漂亮的姑娘以及夏末的太阳深深地陶醉了这些美国人。休斯9月5日写道：“酒成了主要问题。”对某些将军来说，问题也许是这样，但对战斗部队的指挥官们来说，还有比这更紧迫的问题：汽油和弹药的短缺越来越严重。J.C.H.李召集了会议，并且回答了为什么战区后勤司令部未能尽快向战斗部队提供补给的批评。

然而，巴黎为这些将领们之间的争论提供了花天酒地的背景，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9月6日，休斯一直熬夜到凌晨一点半，大喝其苏格兰威士忌和最上乘的法国科涅克白兰地——这两种酒混在一起喝其实是最外行了。第二天，休斯又和新闻记者一起跟艾森豪威尔的军械主任亨利·塞勒在他豪华的饭店里共进午餐，显然头天熬夜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他们的对话——根据休斯的日记——围绕在一些非军事性的问题上。塞勒告诉他，军械处有三车科涅克白兰地，休斯听了心里一动，但要他小心。“我们的战争不能没有酒喝，但也不能纵酒过度。”那天晚上他私下里这样写道，听起来颇像伟大的格言。

最高司令部受了向公众做的宣传工作的蒙蔽，对供应危机的严峻事实缺乏了解。8月30日，艾森豪威尔给海军部发了一份贺电，祝贺他们迄今为止已经完成的运兵和卸货数字：英军地区八十万六千五百五十九名军队和二十万一千二百辆车辆；美军地区一百一十九万七千八百九十七名军队和二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七辆车辆。另外还总数三百一十五万三千四百七十六吨补给品。《时代》杂志把这一后勤方面的奇迹说成是符合美国人的传统的——“这个民族生性就习惯于广阔的空间、洲际铁路、遍布全国的货运网、漫无尽头的道路和千百万辆汽车，以函购为经营方式的商行、百货公司以及超级市场；上天赋予这个国家以许多创业家和活动家。”9月11日，李让休斯看了他写给艾森豪威尔的备忘录。备忘录建议使他那衣着邋遢的后勤补给部队穿上正规的野战服装——高统靴和头盔。

“我建议，你就让大家有什么穿什么，只要合适就得了。”休斯回答道。后来他对罗斯福的文职代表安娜·卢森堡谈起了李的这种小题大作，装模作样。当时她正在战区走访：被要求穿上一身陆军妇女队队员的装束。她气呼呼地对休斯说，“李这个人真不通人情。”休斯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这个评论。

在法国，没有发生多少具有军事意义的事。不出所料，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官员从“超级机密”截听到的情报表明，德国在比利时阿尔贝运河周围，卢森堡边境和摩泽尔河一带的抵抗正在稳步地加强。

艾森豪威尔设在格朗维尔的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通讯设备极为差劲。他改变了主意后的新指示分四部分才到达蒙哥马利那里，花了四天时间

才传达下去。

蒙哥马利可以看出，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艾森豪尔的四部分电文收到的越多，他就愈加震惊。9月7日，他开始呼吁给养。

9月10日，星期日，艾森豪威尔、特德和最高统帅部的后勤官员汉弗莱·盖尔前往布鲁塞尔。凯·萨默斯比在记述这件事时像以往一样地带有明显的偏袒。“蒙蒂”，她写道，“处在极端困难之中，各种各样的给养他都需要。”艾森豪威尔避而不去比利时首都的市区，他不喜欢大城市以及那些礼节。事实上，他的腿扭伤得很厉害，这次会议是在他的座机上进行的。

蒙哥马利谈的第一件事是V—2火箭正从他下一个挺进的目标地开始雨点般地袭击伦敦。艾森豪威尔试图让他放心，他正在优先考虑北路挺进。蒙哥马利直截了当地纠正说，“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艾森豪威尔马上缩了回去，解释说，他的意思并不是说绝对的优先。他也无法把向萨尔方面推进的规模加以收缩。

蒙哥马利不耐烦地重复了他的老论点：现在有两个可行的计划：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布雷德利的。艾森豪威尔必须从中做出抉择。这两个计划是不能兼顾的。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的分析明显地表示心烦。两人分离时未做明确的决定。不过，蒙哥马利的下一步重大冒险应该照样进行——这是指一次大规模的空降计划，目的在于夺取包括坐落在阿纳姆莱茵河上一座桥梁在内的三座桥梁。

艾森豪威尔回到司令部后，他的腿痛得使他不得不卧床好几天。这期间，蒙哥马利回顾了他们之间的交谈；给他发了一份固执己见、带有责备性的电报：“关于北进鲁尔的行动不优先于其他行动你的这个决定，将会带来某些影响，这一点你应该明白。第二军和空降军向北对默兹河和莱茵河的大规模行动，最早也不能在9月23日之前发动，可能要推迟到9月26日。这一推迟将使敌人获得喘息时间，组织更好的防御安排，从而我们将会遇到更加顽强的抵抗，并且放慢前进的速度。”

其结果，正如蒙哥马利后来所说的，令人震惊。比德尔·史密斯去看望蒙哥马利，并且通知他，艾森豪威尔决定根据他的建议行动，停止萨尔方面的推进。三个美国师所属的卡车运输将转为替蒙哥马利的集团军运送补给品。这是艾森豪威尔一个星期之内第二次改变主意。

这使巴顿将军处于危险的境地。他取得布雷德利的默契后，立即决定将他的部队全力投入到摩泽尔河即将来临的行动中去。这样艾森豪威尔就不敢削减给他的给养配额，更不用说停止这次行动了。第二天，9月11日，布雷德利来看望艾森豪威尔，并和他讨论了下一个月的行动。布雷德利透露说，巴顿已经开始了跨越摩泽尔河的进击。但是他担保说，9月14日以前如果巴顿过不了河的活，就放弃这次企图。第二天他给艾森豪威尔的信再次肯定：“我已告诉巴顿继续进攻，”他说，“但是，如果到星期四晚上他的大部队仍未能强行渡过摩泽尔河，他将停止这次进攻。”布雷德利请求艾森豪威尔

不要把巴顿每天得到的给养削减到少于二千五百吨。巴顿现在面临的部分问题是，他现在正在开展作战行动的洛林省的群众大部分是亲德国的，巴顿对此毛骨悚然。法国抵抗运动在这里并不存在。不像巴顿所想象的那样到处都是抵抗运动。一名报社记者问他自由法国的游击队迄今给了他多少援助时，他回答说：“比预料的要好，但比大肆宣扬的要差。”

埃弗雷特·休斯很想再次和巴顿在一起。但是他要穿透官僚阶层的迷雾不那么容易——部分出于对酒的嗜好，部分由于无能——另外，他也难于发现巴顿在哪里。他向巴黎的一些人打听过，但他们谁也不知道布雷德利的司令部究竟设在哪里。直到9月11日，他才找到乔治的所在位置——他的司令部设在夏龙市外——并且和他通了话乔治对他说：“来吧！带 J.P. 一起来。”休斯于是带上了她，并且把自己从华盛顿带来的礼物给了巴顿——酒、烟、一件毛皮里子的厚大衣和那支他曾经给那位陆军妇女队员摸过的 38 毫米口径的手枪。巴顿带着休斯到了前方，吉普车的时速很少在六十英里以下。休斯和他的哈叭狗“威利”风尘扑扑地坐在他旁边。休斯察觉到，“不管他手下的指挥官们如何艰苦向前推进，乔治看起来总是不满意。也许这个办法能管用……乔治自始至终都在谈论艾森豪威尔不是一个帅材。听了蒙蒂的意思——想把美军派到低地国家去。”凯·萨默斯比的日记也反映了这一点：“艾克派比德尔去看望蒙蒂，”她写道，“想了解我们应该于点什么。蒙蒂的建议很简单：把一切都给他！这真是发疯了。”

艾森豪威尔本人不愿去巴黎。自“霸王”行动以来，他只去过两次。每次只逗留一小时。“我情愿住在营房，而不愿待在城市。”他对玛米写道。回到司令部后他就卧床不起。医生命令他好好将息他的膝盖。“只是有些肿、”他向玛米解释，“而且像我这个年龄也不大容易很快就好了。”腿伤使他脾气变得很坏。他把他兄弟厄尔的来信看了再看。信中向他报告说，国内的报纸给人一种印象，部队似乎未遇任何事实上的抵抗。艾森豪威尔颇为恼火地回信道：“我不知道哪些报纸的报道给你这样的印象、似乎战斗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你说的那些写此类报道的作者三个星期以前跟我一起通过那次法莱斯峡谷，我敢担保，他们的调子是会改变的。”

希特勒称它为“西墙”的防线，盟国称之为齐格菲防线。该防线沿着德国边境从北到南构筑了密集的要塞。对它要么强行突破，要么迂回过去。现在三支盟军部队正向它逼近。北路从安特卫普来的是蒙哥马利的部队；在他下方二百英里，靠近梅斯附近的是受阻的巴顿部队；夹在他们中间的是科特尼·霍奇斯率领的第一军。乔·柯林斯是霍奇斯手下的一位指挥官，自突破距后方三百英里的法莱斯以来，未遇敌人真正的抵抗。现在，他的第七军团正在接近“西墙”，向科隆挺进。柯林斯急于想保持这个势头，力促霍奇斯允许第七军团至少对“西墙”的外围试探敌方虚实。紧靠他的部队的前方是处在“西墙”防线之内的德国第一个城市亚琛。在它东南十英里处是一片茂密的赫特根森林。亚琛和赫特根森林之间的通道，布满了多层的楔形混凝

土障碍物，可以阻止任何坦克的前进。

9月12日，柯林斯部队跨越边界是进入德国领土，并且开始实施试探性行动。（“第一军越过齐格菲防线进入德国，”刚刚对巴顿进行访问的休斯写道。他还补充说：“乔治很妒嫉。”）现在开始的这场血战，与当年夏天那次光荣的坦克挺进不能同日而语。德国人依仗着碉堡的保护，在泥泞滑溜的森林里杀伤了大量柯林斯的坦克部队和步兵。在那漫长的夏季，美国人很容易得到了威力强大的重型轰炸机的支援，这样倒娇惯了他们，这次一旦失去了空中支援，他们连这些疲惫不堪的德国残敌也对付不了。霍奇斯允许杰罗将军的第五军团也参与对“西墙”的试探性进攻，但杰罗的行动也受到挫败。9月剩下的日子以及整个10月份，这里的天气令人沮丧，常常是大雨如注。德国人和美国人就在这湿淋淋的灌木丛生的地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9月15日，蒙哥马利给他的朋友格里格写信说：“目前这里不存在士气问题。士兵们打了大胜仗后并不过份操心未来。真正使他们感到兴奋的是，他们得悉，由于他们的努力，在向安特卫普令人丧胆的进军中，他们踏平了飞弹发射地，从而使伦敦得到了解救。”他又说：“从9月17日起，事情会十分令人振奋，当我们拿下鲁尔时，我想离战争的结束不会再是遥遥无期了。”

艾森豪威尔看来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同一天，他给蒙哥马利写了一封长信，考虑了攻下鲁尔、萨尔和法兰克福以后的下一步行动。“很明显，”他写道，“柏林将是竞相争取的大奖。敌人将会倾其全力去保卫柏林。然而我认为，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集中我们所有的精力和资源迅速直捣柏林。”后来，艾森豪威尔在一封信中说：“简单他说，我的心愿是，美英联合部队在其他可动用的部队的动员下，组织一次联合一致的行动，越过关键的中心地带，占领侧翼的战略地区，选择最短捷径急速地向柏林推进。”这是对艾森豪威尔全面铺开论的一次极好的描述。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关于柏林的头脑发热的言论证明是言之过早的。艾森豪威尔甚至未能使蒙哥马利同意目前正在德国以外进行的行动，而这正是属于全面铺开的战略范围内的。

巴顿痛惜地在日记里写道：“蒙蒂仍在企图向低地国家发动全面陆上攻势，并且向鲁尔挺进。”布雷德利是站在巴顿一边的。邓普西公开攻击美军在法莱斯“挡了他的道。”对此，布雷德利至今仍耿耿于怀。9月15日巴顿更为激烈地表达说：“蒙蒂一意孤行，而艾克一味地‘是，先生’……布雷德利认为，我有能力而且也应该向前推进。布雷德利告诉艾克：如果蒙蒂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美国第一军的第十二军团和第七军团的话，布雷德利就请求解他的职。”

布雷德利对巴顿嘀咕说：该是摊牌的时候了。巴顿信以为真，急切地提出跟他一起辞职。但布雷德利很快变了主意。布雷德利甚至要艾森豪威尔劝他：蒙哥马利的战略是符合逻辑的——在向德境发动任何实质性的进攻能够得到支援以前，他们将不得不首先扫清安特卫普和海峡沿岸的港口。第二天，

布雷德利打电话给巴顿传话说：蒙哥马利希望所有的美军停止前进，以便让他，蒙哥马利，率领第二十一集团军像匕首一样直插敌人的心脏。”布雷德利不以为然他说，“依我看，这倒更像是钝刀切肉。”

巴顿在日记里写道：“见鬼去吧，蒙蒂！我得赶紧行动，免得他们来阻止我。”不管允许与否，他要发起自己的攻势了。他大声地告诉布雷德利，“19日天黑以前不要找我。”

休斯和J.P.当时还在巴顿那里作客，所以他们目睹了这件事的大部分。9月16日，他飞回格朗维尔。

第二天，9月17日，蒙哥马利突然将三个英美空降师派遣到敌人那里。他把他们空降到从他自己的战线深入到德国领土的一条狭长的走廊。蒙哥马利还想派一支装甲部队去这条走廊的上方，并让他们向右直接跨越莱茵河下游。那里，位于荷兰阿纳姆市的河面上横架着一座桥梁。

这次行动有一些奇怪的特点。蒙哥马利的这次计划算是很有胆识的——调动了一千二百架运输飞机，运载了大约一万六千名部队和装备，另外还有二千架滑翔机。异乎寻常的是，这样一次范围狭小而规模庞大的突如其来的冒险，竟出自素以谨慎和有条不紊的准备而著称的盟军司令之手，而且又得到了极力主张沿德国边境全线推进的美国籍最高统帅的支持。不过，蒙哥马利为此嚷嚷了好几个星期。艾森豪威尔本来可以决定听之任之——如果赌注下对，他们都可以躺在光荣的功劳簿上，而一旦失败，就可以使蒙哥马利在一段时期内哑口无言。令人奇怪的还表现在他们那种傲慢自大的态度上。在阿纳姆地区驻有两支最精锐的德国党卫军的装甲师，第九师和第十师。根据空中多次截听的情报，盟国对这一情况早就了解。事实上，9月14日从“超级机密”截听的情报表明，沃尔特·莫德尔元帅亲自统率的德军集团军司令部就设在阿纳姆的市郊。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和蒙哥马利对这些情况却置若罔闻。

空降行动第一天的天气良好，共出动了四千四百三十架次飞机。但是，阿纳姆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英国第一空降师被围。9月19日，当这个师正十分需要一支空降增援部队和给养品的支援之际，天气变坏了。

艾森豪威尔似乎两眼摸黑。从蒙哥马利那里来的信息有时比从玛米那里的来信时间还长。在危急的9月19日那一天，一封玛米的来信埋怨他没有经常给她写信。他厌烦地解释了为什么：“你从这两天前的报纸上已经看到，我们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空降进攻，”他以明显尖锐的口气说：“每当我不得不命令另一次重大进攻时，我感到纳闷，国内的人对我们完成这里的任务的情况为什么总是那么自以为是。在我们面前还会经历许许多多的挫折。上帝，我恨这些德国佬。”

蒙哥马利的来电一方面抱怨给养危机正在危及他的前景，另一方面又称战斗的结局不会有问题。“英国空降师在阿纳姆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承认道，“但现在我们可以从内伊梅根北进去支援他们。因此，他们的处境会有

所改善。目前，我们有良好的机会去攻占仍在敌人占领下、完整无损的阿纳姆大桥。”

赌注是下了，但失败了。9月25日，蒙哥马利放弃了这次行动。他达到了他希望的三分之二的目的——他通过敌人阵地向荷兰打通了一条长六十英里的细长通道，保卫了横跨在默兹河和伐耳河上的桥梁。但是，他未能夺取坐落在阿纳姆城的莱茵河桥，而那才是至关重要的。他损失了一万二千部队以及二百八十架运输机。两天以后，机智圆滑的艾森豪威尔给他写信时只字未谈自己的失望。事实上，他的语气还近乎打趣诙谐。“我的膝盖痊愈得很快，”他说，“我真想马上跑去看你。”

斯巴茨对这次阿纳姆的惨败极为生气。10月1日他给一位朋友写信时说：“对这次空降行动的结局我们都很失望……我倒应该指出，这次行动的任何欠缺，可能更多是由于著名的英国将军蒙哥马利的过失，而不是其他任何方面的原因。”但是，经过重新考虑以后，他在最后发出这封信时还是删去了这一不太得体的批评。埃·休斯对这次失败也很恼火。他在日记里讥讽地写道：“在荷兰的这次空降是一次惨败。但是英国人感到高兴，因为这次引起注意的是他们空降第一师。不然的话，人们又会宣扬美国人如何如何地帮助英国人了。”这两人无论是谁，其内心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这个傲慢的英国指挥官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糟糕透顶的是通讯联络使艾森豪威尔十分恼火。他于9月20日从格朗维尔迁到了离巴黎大约二十分钟路程的凡尔赛。他写信感谢贝蒂·斯塔克给他送来护膝松紧袜时解释说：“我只在这里作短暂停留，因为我离前线太远了。那一天，蒙哥马利两次给他来电。凯·萨默斯比在她的笔记中作了如下概括：“（1）需要各种各样的补给品；（2）还想保留他那几个空降师。”

第二天下午，艾森豪威尔访问了巴黎的后勤司令部。他没有从李那里得到令人高兴的消息。他的港口没有按预定的速度卸货——每天只卸一万七千吨，而不是三万吨。“红球”公路体系也不灵了——货物在沿途经常不翼而飞，卡车工人参与了盗窃。而不少卡车由于使用过度，抛锚的抛锚，丢弃的丢弃。有一天，休斯在巴黎等着给一位“红球”公路的卡车司机授以“优质服务勋章”，但是车队压根就没有到来。李已经放弃了想让他的后勤补给部队穿戴上头盔和统靴的尝试，再一次告诉艾森豪威尔，他可以保证向霍奇斯提供足够的吨位——对此艾森豪威尔曾经答应给予某种程度的优先考虑——条件是其他两个美国军必须原地不动。

盟军究竟采取什么正确进军路线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实行突破，从而置这个德国巨人于死地，这个问题在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之间一直存在着争论。

在这场通过电报和信件进行的争论中，蒙哥马利用语尖刻，而艾森豪威尔则态度谦恭，更富有外交手腕。

9月18日，蒙哥马利写道：“我考虑，由于时间是这样地重要，我们必

须做出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向柏林推进，结束这场战争，把其他事情都放在次要地位。我的意见是，如果你选择北路，那么三个军的兵力就足够了。从给养的角度来看，这是可以做到的。”他承认说：“我尚未对南路进行研究。”

艾森豪威尔9月20日给他回了信，试图平息这场争论。他说：“总的来说，我是完全同意你9月98日的来信的。所以，我无法相信我们之间的观点会有任何重大的分歧。”他向蒙哥马利保证，他从没有想让所有的盟军肩并肩地向德推进。他所选择的进攻路线是从鲁尔到柏林。他说，蒙哥马利将在霍奇斯的第一军的支持下，率部向柏林挺进，而巴顿和其他部队则保持一种进攻的姿态，拉长德国人的防卫线。

即使这样也未能使蒙哥马利和解。他要所有其他部队都偃旗息鼓，而他自己则继续发动进攻。9月21日，他用特别密码回答说：“我不同意说我们之间的观点是相同的。我相信，你是希望我在这个问题上开诚布公的。我一直说把右路停下来而继续左路的进攻。但是，右路（指巴顿）已经走得太远了，超过了它所需的给养限度，以至使我们丧失了灵活性。”他恳求艾森豪威尔直接命令布雷德利停止行动。并补充说：“如果此令被拒绝执行，我们将陷入更大的困境。”他给自己签上了“您十分伟大的朋友，蒙蒂。”

艾森豪威尔内心十分不平静，但他沉默不语。事实上，梅斯周围坚固的碉堡仍然阻挡着巴顿的前进。经过连续几天下雨后，地面变得十分滑。于是，巴顿从梅斯以南尽早跨越摩泽尔河的前景成了泡影。

9月21日，巴顿飞到巴黎和艾森豪威尔共进午餐。席间，他顺便想阻止把他的第十五兵团划归第六集团军已经在法国南部的德拉贡登陆，并且正在已顿下方沿罗纳河向南部德国前进。给人的印象是，巴顿最南面的第十五军团可以从马赛方面得到德弗斯更为充足的补给。巴顿愠怒地给休斯写道：“我此刻正在两面受敌，但进攻者并不是德国人。”（几天后，当他得知德弗斯肯定无疑地得到了第十五军团时，巴顿写道：“但愿上帝让他不得好死！”）

艾森豪威尔在进餐期间一定以使他中听的口吻与他讨论了蒙哥马利的问题。因为已顿回到南部司令部时写道：“今天事情看来有好转。艾克仍然坚持，至少目前是这样，应把主要努力扔给英国人和第一军的北翼。然而，他这次对蒙哥马利的怒气过去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实上，他称他是‘一个聪明的狗杂种。’这倒颇令人鼓舞。”

但是，整个10月份巴顿不得不静坐待命。

与此同时，蒙哥马利为了重新取得对地面部队的指挥权，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他打出的第一炮是9月21日给比德尔·史密斯的一份书面意见。意见书结尾写道：“我提议，最高统帅把任务交给我，并授予我对美军第一军作战行动的控制权。”几天以后，他给史密斯送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题目为：《关于西欧指挥问题的注解》，艾森豪威尔于13日拒绝了他的提议。16日，蒙哥马利悔悟地给他写道：“您再也不会从我这里听到关于指

挥这个话题了。我已经把我的观点告诉了您，您也把您的回答告诉了我，这个问题到此为止。我和所有我们这里的人将百分之百地遵照您的吩咐。”他在这份材料上签的是“您最忠诚的属下蒙蒂。”

艾森豪威尔没有往心里去。他告诉休斯——还有已经抵达巴黎准备去拜访李的监察长弗吉尔·彼得森——他需要把更多师投入前线，但他无法得到卡车。谈到蒙哥马利未能扫清通往欧洲最大港口的通道时，他还说：“我需要安特卫普，但我不得不依靠蒙蒂。”

“那你为什么不许诺提升蒙蒂呢？”休斯开玩笑地问。

“许诺什么？”艾森豪威尔蔑视地反问。“英国国王在北非时说过，他很高兴地发觉蒙蒂并没有垂涎他的职位。”

9月22日下午，艾森豪威尔在凡尔赛召集了一个总司令会议，与会者有马洛里、布雷德利、特德和拉姆齐，审查向鲁尔发起一次全面进攻的方案。蒙哥马利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借口是阿纳姆战斗正处在紧要关头。实际上他也清楚地知道，他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并不很吃得开。“出于作战理由的考虑，我不能离开前线前来参加你们明天在凡尔赛举行的会议。”他写道。他派德吉刚做了他的代表。

几个星期的坐等、泥泞、战壕足病、雨天，以及闲着没有事干，使人心烦意乱。还有那糟糕的通讯联络。艾森豪威尔仍在为收发报的耽误而烦恼。

“除非赶紧想办法，”9月28日他说，“否则我送明博将军回国，找个替他的人。”威廉·郎博是欧洲战区的首席通信军官。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为了争夺为数不多的汽油和弹药，过去存在于陆军指挥官之间的牢固友谊受到了破坏。将领们相互进行礼节性的拜访，比较各自的材料和计划，而又磨刀霍霍，彼此拍拍后背——为的是感触一下在时机成熟时捅进刀子的正确部位。

9月27日，九位将军拜访巴顿（“访问一位火性子的人，这可是不平常的一天。”他在日记里苦笑地写道。）他不太在乎空军司令斯巴茨将军，因为他早已独占了他的感情，可以任意支配他。但是，J.C.H.李在场——由于他在供应方面的失败，出现了目前这种令人厌恶的按兵不动的局面。巴顿不理解，艾森豪威尔为什么不把李请走。他私下写道：“李是一个一贯油腔滑调的撒谎者。休斯以不得不跟他坐在一张桌旁感到非常懊丧。”休斯也想弄明白为什么艾森豪威尔能够容忍李。“亚历山大大王喜欢拍马屁的人，”他写道。接着他可能是暗自高兴地加上这样一句话：“他死于三十三岁，他的帝国也被瓜分了。”

第三节 美国总统对严厉处置盖世太保比较感兴趣

两位轰炸机司令官，杜黑·斯巴茨和布彻·哈里斯急于想恢复对德国的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们的计划工作。

哈里斯7月18日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客气而又毫不含糊地建议，那些大型轰炸机应该回到原订任务上来。他把这个任务看成是“在德国的老巢敲掉德军手上的武器。”两天以后，传来了企图谋杀希特勒的爆炸事件。这一阴谋暴露了潜伏在第三帝国内部的不满暗流，从而加强了要求对德国老百姓的士气发动一次全面进攻的压力。由于地面战斗正在激烈进行，艾森豪威尔没有同意。斯巴茨在7月21日条陈说，“艾克需要更多的针对目标的精确轰炸，而不是对士气进行轰炸。”但是，高层之间的计划还在进行。凯·萨默斯比在第二个月的中旬写的日记中写道：“联合参谋长会议正在制定一项计划，一旦轰炸机能从战斗的前线腾出手来，就对柏林实施昼夜不停的轰炸。”此时，斯巴茨成了反对者，他表示反对对柏林进行任何他认为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

但是，在对法莱斯实施大轰炸后的头几天里，盟国最高统帅部正被一种新的情绪所左右——那几天，大家目睹了规模可怕的大屠杀。正如战争无情地对待那些浴血奋战的战斗部队，驱使他干出自己想都不可能想的残忍行为一样，这种情绪现在正在影响着这些指挥官们，冲淡了他们的急躁情绪，使他们变得反常地超然，屈从于只要目的好手段便正当这样一个方便的信条。艾森豪威尔8月28日写信给斯巴茨时提出：假如存在这么一个机会：通过一次“突然而致命的打击”，能给人一种他所谓的“很快结束战争的可靠的指望”，那么，这类对柏林的空袭在特殊情况下也许是可以实施的。

9月15日，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把欧洲战略轰炸机部队的控制权分别交还给英、美空军指挥官们。阿诺德对此早有所感，一个星期以前，他就要求斯巴茨提出一份使用英、美空军力量“对德国进行一次为期也许是六、七天的全面而广泛的攻击”计划。至于具体攻击目标，阿诺德补充说，他本人既不赞成对城市进行毁灭性的攻击，也不认为柏林应该是唯一被攻击的目标。第二天，期巴茨同艾森豪威尔谈起了关于柏林方案。斯巴茨后来这样写道：艾森豪威尔给他“指示……我们再也不打算只对明确的军事目标实施袭击，而是准备一旦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声令下，立即对城市进行不加区别的轰炸。”

应该说明的是，这时德国人对伦敦的飞弹袭击还刚刚恢复。而且不单单是各种V—1飞弹了，V—2武器已经问世。人们为此已经担心好几个月了。整个夏季，传到伦敦的迹象表明，希特勒正在准备一种远比V—1飞弹更为凶恶的武器——某种重约五十吨，携带一枚十吨弹头，能摧毁五英里为半径范围内的一切的火箭。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尽管数字被夸大了）。特务被派遣到了波兰，并且在一个火箭试验场弄到了一枚飞弹中的部件。另外·从瑞典弄到了更多的火箭碎片，这枚火箭是在试飞时坠毁的。V—2武器使英国人

对其前景毛骨悚然。他们的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7月份向内阁报告说：伦敦已有一万五千五百栋房子毁于V—1飞弹，另有六十九万一千栋房子有待修复。五万人正在从事修缮工作、二十二万九千人已被撤离，五十多万人被吓跑了。现在又一种新的可怖的火箭威胁正在隐约地呈现，其前景是，伦敦这样一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工业城市，可能一夜之间突然全部瘫痪——公众中间可能会出现无法控制的惊慌。已经清理出可容纳三万六千人的医院，因为每天可能会有四千伤员。内务大臣有气无力地：“我怕公众会发

因此，要求将军们现在就去夺取海峡沿岸所有发射区域的压力越来越厉害。8月4日，艾森豪威尔接到华盛顿的一个指令，要他修改他的战略，使之包括这样一个地面行动。“在准备法国作战计划时，”指令说，“请保证给予应有的力量去消灭这个威胁。”

接着，V—2真的来临了。9月第二个星期开始之初，伦敦听到了强大的爆炸声。官方有意把它说成煤气爆炸。但据目睹者说，他们在爆炸声之前听到了一种超声波的冲击声。还有人听到爆炸以后有某种急速的胃音传到地面上。（超音速火箭的一种奇怪的物质效果）9月11日，斯巴茨给阿诺德发的电报说：“爆炸声看来是发自远程火箭弹。9月8日傍晚，英国对此作了报道。声音方位表明射弹来自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地区。无线电搜索设备没有听到控制信号。一项还处在秘密阶段的雷达也尚未加以证实。对一次爆炸事件的调查表明，弹坑的直径为三十八英尺，深八英尺八英寸……射弹穿透了混凝上道路。三人破炸死，十八人炸伤，七栋房子被炸毁。爆炸所造成的损失彼及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只找到一些小碎片。把收集到的碎片跟瑞典的火箭部件相比较后，远程火箭弹新的部件得到了合理的验证。一名受到空军技术军官访问的老百姓说，他当时在出事地点以外三英里半的一个工厂。大约一分半钟以后，爆炸声才传到他那里。他和其他工人听到了类似警报器的声音，但声音更加尖厉……”

V—1飞弹并就在美国驻英国的指挥官中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惧。现在一种更加致命的火箭给他们带来了更为可怕的前景。于是，一种使用旧的飞机作为无人驾驶的超级炸弹的想法应运而生。这种飞机可以装满高效炸药，机组人员可在友好国家的领空跳伞。然后一架受控飞机行进到某一目标，过去对此进行过几次初步试验，其结果不怎么令人鼓舞。但已在尝试用这些满载炸药的飞机去对付那些神秘的V型武器的巨大发射场。麻烦在于，一架咄咄作响、装满高效炸药的引擎轰炸机对把它飞向天空的驾驶员比对它要打击的目标更具有致命的危险。8月12日，一支美国海军遥控飞机特遣队出发，前去炸平米摩那克——一个巨大的纳粹地下炮火发射基地。希特勒希望从那里每小时向伦敦倾泻成千枚火箭炮弹。一架装满爆炸物的解放者型B—24遥控飞机由一个两人机组飞上了天，并且一直飞向由两艘母舰接替导航的上空。这次试航结局很惨。在几次制控试验后，这架B—24飞机突然爆炸成一团火球，解体成一股白色烟雾。几片大的碎片直落地面，两名机组人员当场

死亡。其中一人是美国海军后备队的海军上尉小约瑟夫·P·肯尼迪。他是美国前驻英国大使的儿子，一位未来美国总统的哥哥。

这次事件之后，美国使用这类飞机去轰炸敌人城市的计划仍照样进行，但是更加谨慎小心。阿诺德 10 月 14 日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第一批轰炸机将在冬季之间准备完毕：驾驶员们将跳伞而出，飞机尾部将在敌人目标上空炸毁。英国人表示反对——与其说出于道德上的理由，不如说因为英国人知道，戈林所掌握的可用来狂轰滥炸的旧飞机比盟国要多得多。然而，这一基本想法确实使一些人为之瞠目：美国空军不是经常自诩只小心翼翼地攻击军事目标吗？阿诺德仔细考虑了这一问题，然后写信给斯巴茨：“英国人实施夜间区域轰炸，我们使用战争中已经老掉牙的飞机，从譬如说离科隆五、六十英里的地方飞起，并让它掉在市区范围内。我看不出这二者之间有多大区别。”他倾向于放手把它们送到“德国全国各地”。

如果战争在那年秋天很快结束（从法莱斯战斗情况来看，这一点似乎是可能的），那么，这些稀奇古怪的方案原是无多大必要的。事实上，它们浪费了人们不少精力，这些精力本来可以更好地用来处理手头紧迫的事务。至于艾森豪威尔，他正陷入制订分割和统治战后德国的高层政治之中。从这里产生的那些决定和争论也并不于将领们关于轰炸民用目标是对是错的争论。

自从 1 月在白宫的病榻上见到罗斯福以后，艾森豪威尔没有怎么认真考虑过战后德国问题。7 月 10 日，他对正在英国拜访他的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里法克斯勋爵说，对战争负有责任的领导人们只要企图逃跑，就应该枪毙他。他指出，这样就可以避免窘迫的局面和冗长乏味的审判。当话题转到敌军将领时，比德尔·史密斯同意艾森豪威尔的观点：监禁是不够的。他提议，战后可以把德国的一些地区暂时交给几个小国，这样也可以使他们洗雪旧恨。

亨利·史汀生对罗斯福执意要占领北部德国尤为不安。史汀生认为，那样会招致与英国人的麻烦。英国人想占领大部分德国北部港口。他提醒罗斯福，在他的选民中有很多人都是德国人后裔。史汀生在日记里转弯抹角地写道：“我感觉到，不管是对是错，如果看来要由我们对此事负责的话，肯定会引起反响，从而给我们历史上的一页留下污点。”两天后，他草草地记下了说明他所谓的“反响”。他写道，“去占领更相宜的德国的南部地区，在占领时期，我们要离苏联人远一点，让他们去干肮脏的勾当，但不要包庇纵容他们去干。”史汀生担心被牵进他所谓的一个“重大的人道主义问题”中去。但是，罗斯福不同意占领南部德国的意见。他担心他的占领军的交通线，在邻国法国一旦爆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时陷入混乱。后来，他对这个问题干脆不予置理，而集中到竞选运动中去了。

8 月中旬，陆军部给艾森豪威尔送去了一份草案文件，并且征求他的意见。这份草案勾画出了非常温和的占领政策。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伯恩斯坦上校偷出了一份草案的复制品，绕过正常的军方渠道将官送给了他在华盛顿的朋友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这一下子闯下了大祸，摩根索对陆军部

的宽大态度义愤填膺。8月23日，他与罗斯福共餐时，提出了自己对管制德国的更为严厉的意见。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罗斯福重复了这些意见。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在日记中写道：“罗斯福说，他（摩根索）刚听说陆军部准备的一份文件。他对建议中的严厉措施一点也不满意。摩根索说，德国人只要给些能维持生活的食品就可以了——用他的话说，有救济穷人的施汤所就足以维持生命了——此外，还应该彻底剥夺他们的财富。他们维持生命的水平不该高于曾经被他们征服过的人民的最低水平。”

史汀生是赞同陆军部的比较温和的态度的。因此，他感到愕然。“摩根索的建议，”他在日记里指出，“将导致三千万德国人挨饿。”

罗斯福对他说，“9月份，我要去魁北克会见邱吉尔。我预料，所有问题到那时候都会得到解决。”后来摩根索告诉史汀生，既然邱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在德黑兰已经就战后德国的边界作出了决定，那么，战争结束之日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在何处就无关大局了。史汀生在他的日记里如实地记下了这些话：“摩根索告诉我，他如何在伦敦听说，三位头头已经在德黑兰同意瓜分德国。尽管这一发现对我们大家都吃惊不小，三位头头把它看成是一种既成事实，对此我还无法相信。”

两天后，当史汀生再次谒见总统时，他发现总统脑子里正在酝酿如何在边界实施司法的问题。史汀生提醒罗斯福指示艾森豪威尔应该如何处置那些被宣布为“罪犯”的人？是不是把希特勒及其种族主义分子和反犹分子匪帮简单杀掉了事？“我们的官员，”史汀生说，“在受命执行枪决时，必须受到明确指示的保护。枪决必须立即执行，而不是拖到战后”。他应该派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官员去艾森豪威尔那里给予指导。

“总统对严厉处置盖世大保比较感兴趣。”一位史汀生的助手后来写道。罗斯福说，他准备建立一个由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史汀生本人和摩根索组成的委员会。罗斯福显然是被摩根索的计划迷住了。“德国人可以靠施汤过幸福而安宁的生活。”他说。

史汀生厌恶摩根索的计划。他采取这样的惩罚太过份了。“我一直在努力阻止那个计划，”他私下写道。他和马歇尔认为，惩罚主要应该针对盖世大保和党卫队。史汀生经过几天考虑后说，“我认为这样做，我们就会从正确的目标开始，也就是说针对希特勒的机器，并且惩罚那些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我发现，在我的周围特别是摩根索，存在着一种反对全体德国人的充满怨恨的个人感情用事的气氛。他们不考虑个人的罪过。我很担心，这样会导致我们以拙劣的经济行动实行大规模的报复”。他强调指出：存在这么一种危险，如此邪恶的计划将会掩盖纳粹的罪恶，那是一种引向一场新战争的途径。他若有所思他说，这倒并不是说，像他那样年龄的人，还有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这场战争。

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希望罗斯福以其明智把摩根索的建议束之高阁。史汀生对此不抱希望。“这里，总统委任了一个以赫尔为主席

的委员会……”史汀生说，“而他前往魁北克时带走的人实际上只代表少数。此人心怀不满的偏见，以致就目前来说，他实在是总统的一位危险顾问。”史汀生决定，无论如何，他该给艾森豪威尔发一个指示。“我们的部队现在正在德国”他在电话上向赫尔指出，证明确有需要尽快发个指示。但是，魁北克的事态发展压倒了华盛顿的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由于飓风吹断了通向他周末寓所的电话线，史汀生失去了联络。最后，他的副手约翰·麦克洛伊给他通上了电话，告诉他，13日与罗斯福进餐时，“那个顾问”——他是这样称呼他的，获胜了。一个认可摩根索计划的备忘录已经起草完毕。

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它的不平常还表现在两位领袖作出这个决定时所表现出的举止风度上。两人事实上都病得很厉害。阿诺德9月16日在魁北克写的日记里观察道：“总统看来病得不轻，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活力，注意力也不那么集中，不像往常那样爱说些俏皮话，他似乎老在想些别的什么，比通常更多闭目养神。”邱吉尔也再度病了。但是，当想到战后英国可以牺牲德国为代价增加出口的可能性时，立刻又活跃起来。安东尼·艾登对这个计划提出异议时，邱吉尔变得十分激动，怒气冲冲他说：“这是个关系到我国人民的幸福与德国人民的幸福势不两立的问题。而我是站在我国人民这一边的。”邱吉尔警告艾登，不要在他回国之前回伦敦，到战时内阁那里火上加油地反对他。

摩根索计划在一家纽约报纸上被泄漏以后，在德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纳粹把它作为头子新闻大肆宣扬。他们让八千万德国人相信，假如他们打败了，他们的国家将一步一步走向毁灭，他们自己也将饿死。德国的抵抗本来已经很顽强，现在更变得不顾一切了。盟军士兵的死亡人数节节上升。巴顿将军对几星期后夺拜访第三军的勒鲁瓦·卢茨将军说：“一些狂热的德国青年拒不投降，直至战死到最后一人为止。”

11月20日，艾森豪威尔给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发了一份语气沮丧的电报。他说，“此处战线德国人的士气目前看不出有崩溃的迹象。我认为，敌人继续负隅顽抗是延缓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因素。在目前情况下，保证只有靠持久艰苦斗争才能夺取最后胜利。”他说，敌人如此顽强抵抗的一种解释是纳粹的宣传。这些宣传使每一个德国人相信，无条件投降意味着德国将遭彻底蹂躏，意味着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将被消灭。他不要求改变无条件投降的政策，而是要求盟国进行更多的颠覆性宣传，采用更多欺骗性措施。假如盟国能使头脑简单的德国兵跟他们的指挥官以及纳粹党和党卫队闹不和，那实际上是完成了战役的一半。

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劝告罗斯福发布一个适合于德国人民的文告，向他们保证：尽管他们有“德国国防军全面的铁的纪律以及纳粹党对德意志民族每一个人的束缚”，这些人民无需害怕盟国。但是，邱吉尔否决了这个文告。他反对未与斯大林协商就给德国人许诺任何保证。而斯大林无疑会坚持对“几百万纳粹青年、盖世太保之流实行长期劳动。”况且，邱吉尔争辩说，任何

这类文告会被看成是盟国的软弱。邱吉尔写信给艾森豪威尔道：“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当然会针对我们宣传调子的改变，用来鼓动进一步的抵抗。另外，德国战斗部队的士气也会因此而相应提高。”

福雷斯特在 1945 年 1 月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人民不会支持对德国人的大规模谋杀，奴役他们，或者使这个国家的工业毁灭。”史汀生同意他的意见，福雷斯特质问值，如果人人都认为这个残酷的摩根索计划不会付诸实施的话，那美国士兵为什么还要继续牺牲他们的性命呢？答案是，因为盟国政府拒绝就纳粹在宣传中大作文章的“无条件投降”的含义作出解释，因此战斗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盟军进展顺利。德国人的抵抗时有时无。对于龃龉不休、争权夺利的高级将领来说，巴黎是一个赏心悦目的消遣场所。只有两个问题令人担忧，其一是急需供应问题。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盟军就会所向披靡，而这个问题是必定很快就能解决的。战场上的必然成功自然会提出另一个问题：战争还要打多久？

10 月的一天，蒙哥马利访问了加拿大部队。他让加拿大猜测战争还要持续多久。然后，他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一切取决于德国人是否将把全部力量投入战斗：或者他们将龟缩到莱茵河彼岸相当远的地方，回避打阵地战。他认为，如果发生后一种情况，战争就将拖延到 1945 年的春天。

艾森豪威尔的“耳目”休斯同监察长弗吉尔·彼得森一起突然到瑟堡了解物资运输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休斯写道，“讨厌的皮特说，在美国，如果负责任何这类事务的指挥官工作不能取得进展，那是一定要被撤职的。”休斯责怪李从来不作突然的检查，而是不惜浪费钱财印制检查路线指南并加以分发，以此事先警告被检查的部队作好准备。

休斯对此感到吃惊，他立即设法让李随他返回瑟堡。途中，他教训李应该如何进行检查，搞得李抱怨起来：“你真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年教师。”这一次，诺曼底后勤基地分部又事先得到了风声，全体人员整装出迎。休斯失望地对李说：“诺曼底的每个人都知道你来了。这样搞有何用处！”他在笔记本里刻薄地写道：“李干的是一件苦差事；使大家，包括他自己，皆大欢喜。”

休斯患了伤风，发高烧，在巴黎住进了医院。但他还是忙个不停，他要医生们说说当他们得知李要来检查时是怎样做准备的。当医生们谈起来时，休斯伸手掏出笔记本，写道：“整装以待，停止工作，洗净厕所。”

在巴黎和凡尔赛，虽然煤炭快要用完了，生活还是很好的。艾森豪威尔终于把他的地面部队指挥官召集在一起讨论下一阶段的作战问题。一辆有四星标志的小轿车被派到库布莱镇军用机场去接蒙哥马利，一辆卡德牌快车去接布雷德利。艾伦·布鲁克爵士是从伦敦赶来的。指挥官们聚集在盟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室，开始讨论他们迄今的作战情况。艾森豪威尔宽宏大度地为蒙哥马利在试图夺取阿纳姆之前未能攻占安特卫普的通道承担了责任。他说，

蒙哥马利的计划是他批准的。布鲁克在日记中写道：“尽管对管理工作（军需供应）情况提出了一些坦率的批评，会上的气氛还是正常的、友好的。”

指挥官们讨论了突破敌军“西墙”防线的作战方案。据布鲁克记载，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是首先打开安特卫普港口，然后拉开一条广阔的战线向莱茵河进逼，渡河包围希特勒军队的强大武器库——鲁尔工业区。“此后，”布鲁克在日记中接着写道，“根据战局的发展再决定是从鲁尔还是从法兰克福进军柏林。”

尽管艾森豪威尔在盟军最高统帅部会议上表现宽容、仁慈，蒙哥马利依然桀骜不驯。他越来越暴躁地指责艾森豪威尔在军事上踟躇不前。他觉察到，艾森豪威尔不会任命一位指挥官来指挥进军鲁尔的战斗。他说，艾森豪威尔力图“通过冗长的电报”坐在最高统帅部里指挥一切。蒙哥马利用他的宽尖派克—51型自来水笔在淡蓝色的信纸上写信回击艾森豪威尔。书信的基调总是彬彬有礼的，只是在情况严重时略带急躁情绪。

这期间，蒙哥马利一直同他在伦敦的军事和政治上司布鲁克和格里格保持着通信联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他向格里格写道：“美军超用了他们应得的军需物资，结果使我们在整个前线落到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境地。我们现在不可能攻占鲁尔、萨尔或者法兰克福。我认为，我们的这场戏实际上已经‘砸锅了’，这只能怪我们自己。这是一场大悲剧，我已经尽力而为，我一直坚持我在9月4日拍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所阐述的立场。我在那封电报里说，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给敌人一次沉重打击。我还说，如果我们试图寻求妥协的解决办法，把给养物资加以分散从而使任何一次打击都是软弱无力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使这场战争拖延下去。”

在一切努力均遭失败之后，蒙哥马利写下了一个绝望的备忘录——“西欧指挥纪事”。在备忘录中，他对艾森豪威尔不负责任地拆散曾经在“霸王”战役中赢得胜利的指挥结构表示惋惜。他写道：“这一结构使我们取得了也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此后，地面部队指挥官蒙哥马利本人和空军指挥官利一马洛里遭到排斥。蒙哥马利坚决主张艾森豪威尔现在应该任命一名地面部队司令。他解释说：“在战斗中，直接而迅速的行动是必要的。”要么由艾森豪威尔本人来担当这一工作，要么就任命蒙哥马利或者布雷德利。蒙哥马利对格里格说：“我愿表示，如能在我最伟大的朋友奥马尔·布雷德利手下服役，我将感到骄傲。”为了打破指挥僵局，这位陆军元帅表示甘愿屈居于一位的三星将军之下，这是出自一位元帅之手的无私言论。

蒙哥马利在给格里格的这封长信的末尾加了附言：“倘使此事现在能够处理得当，我相信，我们尚能侥幸取得成功并在今年或在事态的发展所能允许的最短期间结束战争。然而，若不如此行事并抓紧进行，那么，我觉得，我们就只好咎由自取了。”

接着，他又潦草地写道：“再附言：我在此信中发了一通脾气，我想你阅后把它烧掉为好。”

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向他施加压力的作法满不在乎。10月7日，他收到蒙哥马利的一封信，信中说：“依我之见，目前的指挥体制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蒙哥马利对待德说：“敌人对我们威胁鲁尔的行动作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并集中了强大兵力以对付第二军。”在此后的两天内，艾森豪威尔先是断然不同意蒙哥马利的意见，再次要求对莱茵河进行全线攻击，但后来又转而赞同蒙哥马利的意见：“我要强调指出，在我们从瑞士到海峡整个战线上的一切行动中，我认为安特卫普是最为主要的。”这句话使一向严肃的陆军元帅的上唇胡子抽搐了一下。

蒙哥马利由于未能扫清安特卫普的敌人而受到海军越来越严厉的批评。拉姆齐海军上将叫得最响。10月9日，蒙哥马利给艾森豪威尔打电报说：“亲爱的艾克……请你替我问问拉姆齐，他有何权利对我的作战行动——他对此一无所知——向你发表那些狂言恶语。”

10月12日，凯·萨默斯比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蒙蒂来信，他想指挥第十二集团军。”第二天，艾森豪威尔答复蒙哥马利，否定了他的要求。三天之后，蒙哥马利又来一信，几乎像一份投降书。他认识到，这位西点军校生在其战略观点上不会妥协，因此，继续以这种争论来打扰他是毫无益处的。于是写了一封“仅供亲阅”的信，郑重地向艾森豪威尔保证：“你再也不会听到我重提指挥问题了。我已经向你说了我的看法，而你也已经给了我回答。事情就此结束了，我和我们这里的所有人将对你唯命是听，全力以赴，我把安特卫普摆在第二十一集团军一切行动中最优先的地位。现在，一切精力和努力都将投入打开那个地方的战斗。你最忠诚的部下——蒙蒂。”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复信蒙哥马利，对他表示了亲切的感谢。

10月14日是艾森豪威尔的五十四岁生日。他到比利时访问了霍奇斯将军设在那里的司令部，布雷德利、辛普森、柯林斯、吉罗和查尔斯·科利特部在那里。巴顿是在差一刻十二点时最后到达的，这是一个特殊的场合：英王乔治六世前来访问美军高级将领。艾森豪威尔向英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他说：“假如还要打另一场战争，求上帝赐福，保佑我们有英国这样的盟国。乔治六世国王万岁！”

当天晚上，将军们在霍奇斯安排他们下榻的一座乡间别墅里不拘礼节地、愉快地共进晚宴。宴后，辛普森回到他在四楼上的房间。他的第九军刚刚开到前线。巴顿从自己房间穿过厅堂走进辛普森的房间。他们俩是好友。巴顿呷了一口白兰地，说：“你我现在都在这个地方，这真是有趣。西点军校我们在一起，现在又都在这里，各自指挥着一个军。”接着，他并无怨恨地悦：“‘你看，你和霍奇斯，还有我，都是比艾森豪威尔或者布雷德利更老的狐狸、可我们却要替他们去冲锋陷阵。’显然，巴顿对战局有一些想法。

三天之后，艾森豪威尔来到南希拜访巴顿。巴顿向他请求拨给三百万加仑汽油和够五天使用的弹药，他渴望采取行动。几天之后，他在一封信中暗示，如果布雷德利保证每天供应他二千吨炸药，他随时都可以发起进攻，他

亲自对布雷德利谈到这一想法。但这位集团军司令只是听听而已，未置可否，因为他对战略问题和军需供应情况心中有数。巴顿对此却满不在乎，他写道：“布雷德利太保守了。他想等到我们大家都急得暴跳起来，那时，我们的人会有有一半害流感或者得战壕脚病。”

美军第十九军团两周前已开始向亚琛发动无情的攻击。亚琛作为盟军进攻的第一座德国城市，对于希特勒来说是享关威信的一件大事，是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该城德军利用地下室和下水道进行顽抗，美军只得逐街进行巷战，通过反复试验，美军发现只有 155 毫米榴弹炮才能对亚琛古老的石建筑物发挥作用。但是，155 毫米榴弹炮的弹药却已消耗殆尽。残存的少数建筑物被炮火打得百孔千疮。进攻部队不久就被搞得筋疲力竭，士气低落，然而亚琛仍未攻下。

整个战线的进攻势头不断减弱，在洛林的梅斯也是如此。这是一座扼守通向德国的传统战略要道的古者堡垒，数百年来从未被攻陷过。由狂热的希特勒青年组成的部队死死地守住巨大的石壁碉堡，顽强地进行抵抗。10 月 18 日，再次住进医院的埃弗雷特·休斯——这次是因为腹部受伤——写道：“尚未攻下亚琛，在梅斯……乔[巴顿]不得不撤退。不知是谁告诉他，不要让士兵无谓地牺牲。”护士给休斯拿来一束玫瑰花。他怀着愉快的心情把花束打开。他猜测着，这花也许是 J.P 送来的。名片上写着：“亲爱的埃弗雷特，贵体欠佳，甚为不安。”原来是讨厌的 J.C.H. 李送来的。

斯巴茨乘飞机来到南希，发现巴顿非常想再次出击。巴顿相信，他手中的军需物资和打击力量足以使他推进到莱茵河。但是，“他们”是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斯巴茨住了一宿，同巴顿作了一次长谈，讨论了如何在战场上最有效地使用巴顿的重型武器问题。巴顿说，如能得到战略空军的支持，他将把他的步兵分散地部署在后面，让他们隐蔽在散兵壕内，而派坦克去打头阵。

第二天，斯巴茨飞往卢森堡去见布雷德利。布雷德利说，他打算 11 月 10 日向莱茵河大举进攻。斯巴茨希望他早些开始行动。希特勒的喷气战斗机越来越多，大有把斯巴茨的白昼轰炸机群从这一带空中逐出之势。斯巴茨说：“要保持我们目前对德军的制空权，就必须牺牲掉四万战略空军人员……因此，为了使我们的战斗机获得额外的机场，我军尽快地打到莱茵河是至关重要的。”

布雷德利认真地思考了一番，说：“我们可以提前于 11 月 5 日发起进攻，如果我们的气象人员预告会有良好的飞行天气的话。”斯巴茨回答说，如果天气条件允许，他的战略空军力量将对布雷德利指定的任何地方进行猛烈轰炸。

天气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则是弹药。布雷德利急于得到弹药，于是他前往巴黎，要求后勤部门把发运弹药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他说，暂时还不需把防寒军服运到前线去。他对军需主任罗伯特·大约翰·利特尔约翰说：

“士兵是能够吃苦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向前推进。这就是说，一切都要给弹药和汽油让路。”然而，军需供应非常混乱。装有一百万条毛毯停泊在勒阿弗尔港外的一艘船就是一个例子。先后为该船指定了五个不同的停泊位置，但是，最后一次快要卸货时，它又接到命令离开泊位，为装载弹药的船只让路。毛毯和防寒军服的延搁，使部队冒着很大的危险。如果冬季天气酷寒，盟军有可能碰到希特勒在莫斯科郊外碰到过的那种情况。此外，盟军最高统帅部还必须向获得解政的居民提供物资，这就更加重了供应方面的困难。法国、比利时和荷兰都感到食品日益匮乏，而德国战俘更是首先处于不利的地位，休斯决定削减战俘的食品配额，使之低于盟军的水平。鉴于这一措施违反一条基本的战争规则，他建议李不要把“他的参谋人员对战俘食品配给额的观点载入文件”。

军需供应发生阻滞及其对早日取得胜利造成不良影响的消息，在美国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波。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艾森豪威尔的参谋人员通常是互有龃龉的，但这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把彼此的宿怨置之度外，全力对付外来的干预，甚至愿意为J.C.H.李进行辩护。马歇尔再次来到法国，并在回到华盛顿之后催促布里恩·萨默维尔派遣一名最得力的军需官去欧洲，不是到那里去解决一时的麻烦，而是留在那里把事情搞好。萨默维尔挑选了矮小、机灵、精力旺盛的芝加哥第六后勤指挥部首脑亨利·奥兰德少将担当这一使命。但是，最高统帅部那些老奸巨滑的家伙很快就设法把他甩开了。

10月末阴冷的一天，奥兰德乘飞机抵达巴黎的奥利机场。最高统帅部没有派车来接他，这使他感到极为奇怪。他只好坐出租汽车前往凡尔赛。到了最高统帅部，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未能顺利地得到卫兵放行。但他对此并不介意。他只是以为，这是由于少将衔的军官在这儿多得很，卫兵们已司空见惯了。

艾森豪威尔指派他作最高统帅部军械官亨利·塞勒少将的副手。奥兰德的等级比塞勒高，地位仅次于李，但他对于派他作塞勒的助手并无怨言。无论如何，塞勒总是他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学友，两人已相识多年，然而塞勒却明显地表示并不喜欢在这里看到他。后来，奥兰德回忆道：“我觉得，我必须步步小心。”他的老朋友埃弗雷特·休斯虽然同他一样都是军械官，也对他甚为冷淡。但休斯的款待使他的不满情绪稍稍缓和了一些。他前往城里来到旅馆，发现给他的的是一个小小房间，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也没有取暖设备。

奥兰德孤独地花了几个星期检查布雷德利、巴顿、霍奇斯和辛普森的前线军火库，竭力找出弹药供应方面卡脖子的症结所在。不久，他就断定艾森豪威尔与李不和。艾森豪威尔确实逢人便说李并不是他挑选来负责军需供应的。最后，奥兰德告诉休斯，他已拟好了关于弹药问题的报告。休斯对此颇感兴趣，便邀奥兰德吃饭。那天晚上出席宴会的有三位少将：塞勒、奥、德和休斯。奥兰德大概是酒后失言，竟然谈起了整个欧洲指挥结构的弊端。（休斯后来曾写道，他那天花了一个晚上“聆听……奥兰德的高论。”接着，

他嘲讽地补充道：“[他]那样夸夸其谈，弄得我和塞勒实在是莫名其妙。”）然后，奥兰德在宣布最高统帅部几位即将被解职的高级军官，这些军官是战区通讯官郎博、军需主任利特尔约翰，还有同奥兰德隔桌对坐的塞勒。奥兰德的话使在座大为惊恐，因为塞勒是最高统帅部老班底的一员。

11月19日，比德尔·史密斯派人来请奥兰德。史密斯冷淡地接待了奥兰德，并把休斯当天写给他的一封信交给了他。信中说，奥兰德强烈而轻率地表示反对欧洲的指挥机构，因此，他作为这一结构中一员是不合适的。

“你将被送回国当你那个永久性的上校。”交密斯说。

“我的弹药问题报告怎么办呢？”奥兰德问。

“你引起了别人对你的反感，这是不言自明的。”史密斯回答说，“将有一位更能胜任的军官来做那件工作。”

塞勒对已经不再构成一种危险的可怜的奥兰德有点怜悯了。他为奥兰德安排了一个办公室，并送来一个大炭炉子。然而，最后处置奥兰德这件不光彩事情的责任却落到了李的头上。一天，他约奥兰德同他一起到诺曼底其他分部去，它设在饱受战祸而现在仍然处于胡作非为的士兵们的扰乱之下的瑟堡。这里距乔治五世饭店和爱丽舍田园大街很远。奥兰德惊愕地听着李对欢迎他们的人们说：“请允许我向诸位介绍一下后勤诺曼底基地分部的新指挥官——亨利·奥兰德将军。”

整个11月休斯都很忙碌，尤其是对他这样一个喜欢记日记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月份。11月4日，他拜访了艾森豪威尔。他愉快地对艾森豪威尔说，他是他喜欢与之交谈的少数人之一。休斯是来吃午饭的，但一直呆到傍晚。他心中惦记着几件事情。“建议[艾森豪威尔]不要发布关于让战俘吃饱肚子和向他们发酒的命令”，这是他写下的第一则日记。然后，“[他]把准备在打完最后一枪退休之后发表的一部书的第一部分送给了我。啊，是啊！我想，他一定是以为当过最高统帅之后再当陆军参谋长是地位下降。”

另一则日记写的是关于一个最棘手的非军事性的问题：“商议巴巴拉的事。”最高统帅的一位心腹之交第五军团司令吉·杰罗在华盛顿对珍珠港事件的正式听证会作证后刚刚飞回法国。他回来是找他的法国妻子玛丽—路易斯的。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正在审查她，说她的一个名叫巴巴拉的女亲戚同纳粹合作过。10月16日，休斯给自己写了这样一个备忘录：“切勿卷入吉的社会关系——我认为他们是纳粹的合作者。”休斯在日记里说，次日，J.P.“卷入了法国人试图拘捕巴巴拉及其母亲一事……必须把此事告知吉！”艾森豪威尔对此事无能为力或不愿插手。

11月3日，休斯同杰罗及其亲属共进晚餐。席间笼罩着一种凄惨的气氛。巴巴拉整个晚上都在轻声啜泣，而他尽管竭力坚持，但还是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审判的日子已经确定。11月9日休斯写道：“杰罗及其亲属仍然受着审查，他们由于审判时姗姗来迟而激怒了法国法庭。”艾森豪威尔向休斯询问

过一两次这一案件的结果。但他的司令部不愿出面求情，这不是涉及安全的问题，与他们无关。“普莱斯（最高统帅部一位军官）说巴巴拉是通敌者，”休斯写道。“除非法国法庭证明她无辜，她就是有罪的。”11月21日，休斯作了这样的结论：“玛丽和巴巴拉显然是清白的。”然而，令人烦恼的事并未就此结束。1月5日，休斯同艾森豪威尔和凯·萨默斯比一起吃午饭，商量了杰罗的事情。艾森豪威尔由禀性不善于处理政治问题而拒绝干预此事。他说，他对整个事件上感到困惑。休斯在日记中记道：“他想不出任何妥善的对策。”

类似的事件在法国发生过多起，由捅风捉影、妄加迫害一直发展到血腥清洗、消灭异己。在比利时，盟国建立并培育起来的抵抗组织变成了难以驾驭的怪物。11月17日，凯·萨默斯比写道：“比利时内地军拒绝执行要他们交出武器的命令。”蒙哥马利的司令部终于不得不以武力相威胁。数日之后德吉冈写信给最高统帅部驻比利时的代表机构，对其协助结束这一“不愉快的事件”表示感谢，并说蒙哥马利希望他们不要将事件公诸于世。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比利时人还是很难控制。德吉冈在同抵抗组织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举行了一次不愉快的会晤之后，邀请他们到前线进行了一次访问。德吉冈写信对蒙哥马利说：“我想，这是一个妙策。我们将把他们捎到……最坏的地方去。”他补充说：“我认为，我们最好是设法使他们那样做，而他们有可能在途中就遇到不测！”

11月5日，休斯来访巴顿。巴顿安排他住在格兰德饭店。休斯发现巴顿情绪紧张。两周前，巴顿终于说服布雷德利使他的第三军有了头头。已经决定三日之后开始进攻，而他期待着十天之内越过一百三十二英里到达莱茵河。他的军队拥有一切所必须的东西，只是缺少套鞋和短袜。这使他十分忧虑。部队一向怕患战壕脚病，巴顿对此非常重视。第二天，乌云满天，大雨如注。休斯想与巴顿叙旧，谈谈在突尼斯和西西里的往事，并回忆在阿弗朗什突破敌军防线的战斗情景，但巴顿的情绪极为兴奋，无意闲聊。他正在全神贯注地考虑着当天下午他将向第六和第四装甲师发表的战前训话。他将向他们宣布：“我们一定胜利！”他想到，他现在指挥着五十万士兵，他们年仅二十岁出头一点，而他是五十九岁。他知道，亚历山大大王死于三十三岁，死时认为再无值得他征服的地方了；拿破仑和汉尼巴死时不到四十岁，而威灵顿在滑铁卢之役时是四十四岁。

部队将在黎明前出发。凌晨三点钟，他一惊而起。此刻外面大雨倾盆。他感到战前经常发作的一阵胃痉挛。为了使自己镇定下来，他开始翻阅隆美尔的著名军书《步兵攻击》，过了半个小时。巴顿从书中得到了隆美尔的启示。隆美尔写道，1914年9月，有一天他也遇上了大雨，然而德国人依然向前推进并打了一场大胜仗。三点四十五分巴顿又睡着了，过了一个半小时他被炮击声惊醒。他的四个步兵突击师很快就要跳出战壕。如果他们能够冲过去，他的两个装甲师就将越过突破口，夺取的目标是齐格菲防线，距离是六

十英里。前进的主要障碍是梅斯河上的堡垒。

“雨停了，”巴顿那天早些时候在日记中写道，“天空出现了星星。四百门大炮轰鸣，就像一座空空如洞的房子里许多门扇一起猛力关上发出的声响。”炮声也惊醒了在格兰德饭店下榻的休斯。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都打来电话为巴顿鼓劲。“我对你抱有很大期望，”最高统帅说，“你要一鼓作气，勇往直前。”

11月12日是巴顿的五十九岁生日。此前一天，休斯为了使这位忧愁的勇士高兴高兴，就像送一份生日礼物似的把琼·戈登又送了回来，但巴顿却有自己办法聊以自慰。他写信时对比阿特丽斯说，他是“从死者尸骨未寒的地方站起身来”庆祝自己的生日的。他还写信对他的妹妹尼塔说：“我看到很多德国人的尸体，使我恶心欲呕……大约有八百具。这些尸体就像成捆出售的木材整齐地推放在路边，等待着我们的收尸队把他们烧掉。”

德国人的尸体和不停的大雨使巴顿感到沮丧。这一天，他到教堂里去听最令人痛苦的规诫，让他的随营牧师“为罪人祈祷。”牧师这样做了，但大雨却依然下个不停。摩泽尔河已经涨到1919年以来的最高水位。河水溢出两岸，冲走了一些卡车、飞机，淹没了—个医疗队。巴顿只夺得蓬塔穆松的一座完整的桥梁，但他并没有气馁。战壕脚病带来很大麻烦。那天，当艾森豪威尔打电话问他需要什么时，他要求为士兵弄到毛短袜和防水鞋油。艾森豪威尔当即把巴顿的请求转告J.C.H.李。李由于华盛顿在注视着他的工作而早已提心吊胆，次日便给艾森豪威尔回电话说：“昨夜已将袜子运往巴顿所部。”

尽管盟国空军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和十二天的浴血激战，德国人依然控制着梅斯河上的堡垒和梅斯城。巴顿突破敌人防线的尝试未能成功。蒙哥马利对此冷嘲热讽，但巴顿也有自己的辩护者。他的一位朋友写信对休斯说：“请告诉乔治，只要听说他又暴怒发狂了，这就足以使战场陷入和平恐慌。在他开始猛攻梅斯之后，为巴顿竞选总统的俱乐部很快就会纷纷成立起来。”此人接着写道，“这件好事确实使他更有魅力了。然而，我希望蒙哥马利下一次挑选一位将军进行责骂，你何尝不可充当这样的牺牲品呢？”

休斯把这一建议告诉了巴顿，并说，如果巴顿同意，他可以来同他面谈。他说：“我将不惜被你踢出门外，假如你认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的话，因为我仍然是亲巴顿的。”

巴顿怀着同样的心情作了回答。他否认他有任问政治上的热望。“你知道，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我打算扔掉我的权杖和手表，但我还要继续穿我的短上衣，以便让每个人来吻我的屁股。”直到12月中旬，最后一个堡垒才被攻下来，而巴顿才能考虑向前推进的问题。与此同时，希特勒正准备一场挑战，这将对巴顿的军事才能是一次最严重的考验。

第四节 蒙哥马利指责艾森豪威尔在车言上踟蹰不前

1944年11月初，蒙哥马利给艾森豪威尔写信，恭顺地请求准许他到伦敦去治牙。实际上他是想去见艾林·布鲁克。他草拟了一个新的文件——“对目前形势的若干看法”。在这一文件中，他对艾森豪威尔再次进行了攻击，这一次他攻击的是最高统帅10月28日的命令，他写道，必须面对现实；那种总计划是不会取得成功的。他向布鲁克重申了“打一个惊人的左勾手拳”的所有理由，但又说他不能打击艾森豪威尔。因为他本人同所有的美国将军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这种关系的确从未这么好过”，现在打破这种和谐的关系是愚蠢的。他写信对布鲁克说：“决不能使这种关系受到危害；这是我所恪守的一条首要原则。”

他补充道：“因此，我得出结论：我要自我克制，不再提出任何批评，并将听凭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安排。他了解我的看法；他已拿定主意；他肩负重担和伟大的责任，而我们应该全力以赴，竭诚相助。”这些话表明，蒙哥马利对艾森豪威尔的战略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们大家现在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不得不面对一场西欧冬季战争及其一切后果。我认为，要是我们不犯错误，我们本来很可能在今年就结束这场战争的。然而，现在我认为这已经不可能了。除非发生奇迹。”

在伦敦，蒙哥马利尽力进行了活动，他把他的备忘录透露给《泰晤士报》。他同布鲁克共进午餐。布鲁克早已赞同他对艾森豪威尔的战略的看法。后来，布鲁克在日记中以听凭事态发展的口吻写道：“我也认为那种安排是糟糕的，但这不是能够容易改变的，因为美国人当然也认为他们应该享有主要发言权。”

对于盟军来说，空中和地面战争的转折点都正在到来。夏天，数百名美国飞行员被可怕的危险磨掉了锐气，把飞机降落在瑞士和瑞典，因而遭到拘留。阿诺德对这种“逃避战斗”的征兆甚为不安。厌战情绪也侵袭了美国的步兵。艾森豪威尔在视察一个战地医院时，发现大多数伤员是自伤的。他对此感到愤怒。战斗伤亡非常严重；因战壕脚病造成的损失也很严重；但是也因精神原因而造成了大批伤亡。这种情况既有实际原因，也有人之常情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步兵作战两周后即可指望脱离前线而得到休息和恢复，但在这次战争中他们却没有这样的喘息机会。5月间，美军第二军团在意大利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是马歇尔将军采用了轮换制度。盟军中只有美国人不等部队在战斗中消耗殆尽，就将其撤出前线，使其得到恢复，并及时地为之补充主力军，结果使部队能够保持高昂的士气。到了1944年11月，由于兵源不足，这种作法已难以为继。美军前线各师，老兵越来越少，部队不断减员，士气每况愈下。

艾森豪威尔竭力关注这个问题。他在一封信中告诫他的儿子如何训练他的一个新兵排。他写道。“你要四处走走，去看看士兵，使每个士兵都穿上

暖和、干燥的衣服……吃得好吃得热，使武器保持完好。鞋子、袜子和脚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不论是实地训练还是在战斗中，你都应该尽量同你的部下穿一样材料的衣服。只要你采取这种方法，你就不仅会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而且这支部队一定会使你得心应手，指挥自如。”

美军中的许多排长是忽视这些问题的。艾森豪威尔冒着倾盆大雨在法国四处奔波，看到这些军官对其部下那样冷漠无情，感到甚为生气。他遇到一些卡车队，看到步兵挤在车厢内，冷得瑟瑟发抖，神情沮丧，却没有人下命令把车篷支起来。他看到部队在抖动的帐篷里宿营，而在距这些帐篷不远处就是军官们为自己安排的暖和而又坚固的掩蔽部。他收到的信件使他担心部队正在雨中垮掉。11月6日，艾森豪威尔给他的军官们写信，并从他收到的信中摘录了一些内容。“部队指挥官不准士兵请假，”他引述一个人的来信说，“但他们却允许军官随便请假。”另一个士兵写道，“士兵离开前线后，没有机会看看他们为之战斗的国家，然而军官却能够不受限制地到各地去旅行，而且还可以乘坐政府提供的车辆。”第三个抱怨说：“军官可以在前线得到威士忌配给，而士兵连纸烟也抽不到。”第四个士兵写道：“乘船时，几千名士兵拥挤在一小块地方，而军官和护士则可以享用宽敞的甲板。”“军官们吃的比士兵好得多。”

这类牢骚举不胜举。艾森豪威尔命令他的司令官们保证做到使军官和士兵得到同样的待遇。将军们有时应乘船或者乘坐把将星标记遮盖起来的汽车外出巡视。从德国人手中夺来的酒类要平均分配给军官和士兵。把大部分薪饷用来喝酒的埃弗雷特·休斯强烈反对艾森豪威尔的这一措施。他在日记中写道：“曾竭力阻止艾克下达这样的命令，未获成功。”

11月的第二周，艾森豪威尔再一次外出视察。他花了十二天的时间视察部队。他在10月28日的命令中拒绝了蒙哥马利关于向鲁尔地区发动一次出其不意的突袭的请求，而下令在二百英里的战线上发动全面进攻，打击的主要矛头是阿登地区的北部，由第一和第九军通过亚环隘口向克雷费尔德、科隆和波恩挺进。他还命令，“在后勤条件允许的时候”，巴顿应再度作出夺取萨尔的尝试。然而，如前所述，后勤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布雷德利仍然幼稚地允许巴顿于11月初发动了攻击，这就使艾森豪威尔在阿登北部的主要行动丧失了取得成功的一切希望。尽管如此、对第一和第九军攻势的空中支持将会比登陆日以来的任何时候来得强大；第八和第九航空队以及皇家空军重型轰炸机，将对敌人的地面防御工事进行饱和轰炸，七十五炮兵营和火箭部队也将参加轰击。但是，大规模的空中行动必须有良好的天气条件。

与此同时，霍奇斯的步兵在前进中遇到了抵抗。每个村庄和树林都有敌人的碉堡防守，士兵无法接近目标去放置炸药包，因为德国人甚至把迫击炮和炮弹打到自己的碉堡上。步兵面前是布雷区和八英尺宽的铁丝网，他们还受到杀伤力很大的轻兵器的射击。在一个叫施密特的村子里，房屋被打得只剩下底部，即使如此，也只是经过一场白刃搏斗之后才清除了敌人。有时，

步兵经过一整天浴血奋战只能前进三百码。

11月8日，第一军的阵地上下起雪来。远期的天气预报说，这一地区的天气还要恶化，因此，发动进攻的日期推迟了。

11月中旬，布鲁克和邱吉尔乘火车来到兰斯。布鲁克依旧对最高统帅不以为然，他说：“他视察了前线部署，但看来他对实际发生的呈情并不清楚。”布鲁克对于凯·萨默斯比主持宴会，而邱吉尔先生坐在她的右侧这种奇怪的座次安排感到莫名其妙；这种安排在英国军队里是难以想象的。

11月16日天气晴朗，布雷德利可以对莱茵河发动大规模突袭了。这次突袭在10月份就已开始运筹。上午十二点四十五分，第一军和第九军在亚琛附近发动了进攻。最初，一千一百架美国重型轰炸机投入了战斗，后来，一千一百五十架英国轰炸机在下午对敌军防御工事开始猛烈轰炸。盟军就这一次做到了弹不虚掷，也未发生盟军被自己的飞机炸死的情况。但是，敌军由于隐蔽在靠近美军前沿的战壕里，也没遭到严重伤亡。“无法对这次四十八小时的攻击作评。”霍奇斯那天夜里这样说。他很快发现，情况比他想的更糟。德国人的抵抗是顽强的。次日，第四师的师长对他说，德军有一个排全部被消灭，无一人幸免，“他们拒不投降，也不后退。”进展缓慢而又费力，但布雷德利却表示满意。进攻开始后过了五天，他打电话对霍奇斯说：“除非是最乐观的空想家，谁也没有指望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能突破敌人的防线并像圣洛之战那样一下子冲到莱茵河上。”布雷德利仿佛在翘首凝视着天空的星星。但是，他在莱茵河上空一颗星星也看不到：突破莱茵河是没希望的。

步兵在被雨水侵透的土地上作战是艰难的。第一军的非正式日志里记载了霍奇斯的部队取得了微小的进展：他们仅仅打到了许尔特根本林的边沿，稍稍越过了亚琛。日志接着辩解似地写道：“看起来这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们是用了几千发炮弹、数以吨计的炸弹并付出了众多生命才取得这几码进展的。”

空军仍继续在部队的前方轰炸敌人，然而效果却越来越小。11月28日，第四七四轰炸机小组仅向一个叫克莱因豪的村子就投下了六十七枚凝固汽油弹（他们一共有七十枚），把这个村子烧成了一片焦土。德国人据守着一片烧黑的废墟抵抗了两天。尤其使霍奇斯感到折磨的是，他设在斯帕的指挥部正处在打击列日和安特卫普的V—1飞弹的飞行路线之下。数日以来已有几百枚隆隆地从低空掠过。他在1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一枚飞弹以仅仅距地面几百英尺的高度飞过房屋，激起的震波把挂在三楼墙上的镜子掷到房间的另一边。另一枚飞弹滑翔而来，来了一个三点着陆，轰然一声爆炸在距离房屋大约一英里的地方，把楼板掀起一英尺多高。最后一枚飞弹把不列颠饭店的窗子炸掉了一些，把玻璃炸得稀里哗啦，砸伤了一个坐在服务台上的中士。”

这次，美国部队在阴森黑暗、难以通行的许尔特根森林里展开了一场苦战。在这个原始森林里，处处是光秃秃的、倒在地上的树木，炮弹掀起的泥

土散发着恶臭。这是一场进展缓慢令人疲乏的步兵战斗。这样的战斗不会创造历史奇迹，但却给参战部队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11月底。

蒙哥马利有一个月既没有去见艾森豪威尔，也没有给他打电话，他自己对此也感到奇怪。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意识到，自诺曼底战役以来，他只同艾森豪威尔见过四次。他已经向艾森豪威尔许诺，今后不再打扰他。但是，迹象表明，艾森豪威尔正在把他的战争机器开到静止的壕堑战的方向上去。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没有过这样糟糕的情况，这使蒙哥马利感到不安。因此，他在11月17日给艾伦·布鲁克爵士写信，发了一通牢骚，他写道：“艾森豪威尔现在坐在兰斯的前线司令部里。他在那里发出的命令同战争的实际需要毫不相干。我要完成我的任务是绝对不可能……艾森豪威尔应该亲自很好地掌握作战行动，要么就任命别人来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任其自然，那只会对敌人有利，而战争将不知要打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以前，在他的整个戎马生涯中，他从未指挥过战斗；现在，这是他第一次直接指挥极大规模的作战行动，而他对此根本不知所措。”

这是这位陆军元帅大声疾呼的抗议。他在信中接着写道：“德国人必定会从挪威、俄国前线和其他地方调几个师到西线来……布雷德利告诉我，美国的弹药供应状况日益恶化，他得到的弹药已经开始减少了。原因是，太平洋战场现在正在提到前面，必须把弹药供应到那里；美国的军火不能满足两个战场的需要，因为两个战场都正在进行全力的战争。因此，尽快结束对德战争是十分迫切的。”

接着，他又提起他的理由：在真正适当的地方大量歼灭德军。然而，他能做些什么呢？他目睹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无谓地死去，但他已经在一封信中向艾森豪威尔保证不再提起此事了。现在，他向布鲁克恳求道：“对于我是否应该主动重提此事，如蒙赐教，不胜感激……我认为，我们正在一步步陷入危险的境地。”

布鲁克在伦敦盟军参谋长会议上谈到了蒙哥马利这封绝望的长信。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说：“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统帅是完全不称职的。比德尔·史密斯深居巴黎；结果使战争处于自流状态……我正在作好准备，不久我们就将同美国人交涉此事。”但他认为，再由蒙哥马利亲自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个问题已甚为不当，因为他已保证不再提起此事。于是，布鲁克派空军参谋长波特到法国给蒙哥马利带去一封高度机密的信件。此信措词十分微妙，要求蒙哥马利“（1）现在不要去见艾森豪威尔；（2）暂时保持沉默，除非艾森豪威尔提及此事。”他们要让盟军最高统帅在明显的挫折面前自责。由于绝望而不得不采取的补救办法将付出众多的牺牲。布鲁克在信中幸灾乐祸地说：“我确信，目前开展的进攻的结果将充分证明我们要求美军三军参谋长们重新考虑西线的指挥结构和当前的战略是正确的。”他还不得不提醒蒙哥马利说，陆军司令十之八九将由美国人担任。这就是说，布雷德利将会得

到此职。

蒙哥马利几次试图诱使艾森豪威尔改弦更张。11月22日，最高统帅写来一封信，请求蒙哥马利同意他去访问邓普西和克里勒。蒙哥马利表示同意，并说：“也许在你此行期间，我们能够晤谈一次。我有许多问题想同你商讨。”他们的这次会晤安排在六天之后。在此期间，蒙哥马利开始琢磨用什么方式能够使他重新提出全部问题，尽管他已经违心地答应过要克制自己。能否请求艾森豪威尔不同意呢？可是布鲁克强烈要求他不要这样做。“依我之见，”布鲁克写道，“你这样做是不妥当的。”他对蒙哥马利这位陆军元帅不放心，写信要他立即说明他打算怎么办。布鲁克派专门信使送来了这封信。他担心可能发生一场真正的危机，以致给蒙哥马利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在11月24日的美国三军参谋长会议上，布鲁克吩咐秘书退出，然后向同行们谈到这场可能发生的危机。布鲁克说：“艾森豪威尔虽然看起来是在指挥地面战斗，但他躲在兰斯的高尔夫球场上，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状态，实际上根本没有参加战争的指挥活动。”他断言，最近事情变得更糟了，比德尔·史密斯等人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去见艾森豪威尔，坚决要求他开始行动，“指挥”战争。艾森豪威尔作了允诺。与会的参谋长要求布鲁克向邱吉尔提出这个问题。

在这期间，蒙哥马利却在安心地、孜孜不倦地工作着。11月26日他到达伦敦，只停留一个小时，想见一见布鲁克。他们一起写了一个可行的建议：布雷德利出任北面部队司令，指挥两个集团军——阿登北部的蒙哥马利集团军和南部的德弗斯集团军。按照这一建议，巴顿所部将编入蒙哥马利集团军。布鲁克在日记中写道，蒙哥马利计划两天之后去见艾森豪威尔，“如果他提起此事，蒙蒂就会提出上述建议。”

布鲁克向邱吉尔直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最近的这次进攻只能被认为是自我们在法国登陆以来第一次战略倒退。”他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战略纯属发疯。

艾森豪威尔同德弗斯一起度过了数日。他对第六集团军司令雅各布·德弗斯一向评价不高。德弗斯是巴顿在西点军校时的同学，两人都酷爱马球，但他们的共同点仅此而已。当陆军部要求艾森豪威尔对其三十八位高级将领进行评价时，艾森豪威尔把德弗斯排列了第三十四位，比几位军团指挥官还低。在三十八位军官中，德弗斯是艾森豪威尔作出否定评价的唯一的人。艾森豪威尔说，德弗斯“常常不能准确地表达思想和评价事物。”“因此，他未能赢得此间美国高级将领的依赖。”艾森豪威尔居然能让他留下来，这的确是个谜，唯一的原因可能是艾森豪威尔不愿使他的陆军中将领们降职。

J. C. H. 李也借此沾了点光。

天气糟透了。艾森豪威尔一路乘车，已感疲倦。凯·萨默斯比自豪地佩戴着崭新的陆军妇女队少尉军衔标志为他开车。雷米·高尔特坐在前排引路。艾森豪威尔将军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后排。三个人常常一连几个小时沉默不语。艾森豪威尔凝视着凯·萨默斯比的后颈，沉浸在对十五年前他同玛米外

出休假时的回忆中。他回到前线指挥部，即匆匆给她写了一封信。军事智慧提醒他，切忌两线作战，腹背受敌，而他同蒙哥马利已闹得不可开交。他在信中写道：“如果我最近的几封信中对你的来信表示了不耐烦的情绪，那我是真的感到追悔莫及的。我完全理解你的烦闷和痛苦心情。无论如何我是非常爱你的，只要你记住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我们之间那些信中的奇怪的语气是什么意思了。”

现在，是交通阻塞而不是吃不饱打乱了军需供应体系。八列装载 105 毫米榴弹炮炮弹和迫击炮弹的美国供应品火车搁置在巴黎东部，既无部队卸货，也无仓库可以存放这些至关重要的军火。美国运往欧洲大陆的军火有百分之四十八还滞留在诺曼底。在铁路线通过的作战地区使用着五种不同的语言：美国英语、法语、荷兰语、佛兰芒语和德语，这种情况也造成了困难。

11 月 22 日，颇有名望的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巴黎同霍奇斯共进午餐时，问他战争何时能够结束。霍奇斯回答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人——希特勒正在用三十个师增援西线。他拥有并正在动用巨大的战略后备力量。假如太平洋战场上的需要不对欧洲战场发生干扰，战争在今年晚春即可打赢。”

艾森豪威尔的将军们在巴黎的生活依然是一次又一次地举行鸡尾酒会，同红十字会的女护士厮混，接见新闻记者，审讯可疑的通敌分子和不顾一切地寻欢作乐。美国兵一涌进巴黎，这里就出现了狂热的黑市交易。到 11 月底，就有一百六十八名美国士兵因犯违反货币管理罪和参与黑市集团被拘留。这里扒窃成风，伪造货币的活动十分猖獗。艾森豪威尔命令李从巴黎撤出其部队，并向军和军团指挥官们表明，他将把军需供应处赶出巴黎，让市区成为作战部队的秩序良好的休息中心。尽管艾森豪威尔采取了这些措施，巴黎的大街小巷仍然充斥着美国士兵、而且每个人都有其待在那里的表面理由。休斯曾以欣赏的口吻写道，在赛马场上，穿着优雅的女人们比比皆是，还加上一笔：“年轻的男子也是如此。”休斯为此着笔，颇有“吾老矣”之感。人们个个叼着香烟，只要留心就可以看出香烟都是美国货，而这是美国兵除配给份额外无法从军中合作社里多买到的。但这些香烟可以在巴黎的黑市上弄到，每包要付二百法郎。

距这个不夜城以东二百英里，是霍奇斯和辛普森负责的战场。那里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每天都有大约二千名伤员运到联合王国去。据休斯记载，当时“阴雨连绵”，塞纳河里的水漫到了岸上。莱茵河洪水泛滥，这对盟军来说是一个更为可怕的障碍。

11 月 28 日，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终于举行了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谈。这次会谈是在蒙哥马利陆军元帅设在荷兰的作战指挥部里举行的。会谈进行了三个小时，语调相当友好。蒙哥马利坚定地声明。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在最后一年的命令中提出的计划失败了。盟军实际上蒙受了战略上的倒退。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他还赞成盟军现在应该集中力量进行一次选择性的打击。

但是，他强调说，他不能同意蒙哥马利关于任命布雷德利为地面部队司令这一无私的建议，也不赞同在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之间把战线一分为二的其它建议。

第二天早晨他们再次举行会谈。蒙哥马利打电报向布鲁克报告说：“毫无疑问，我们昨天夜间的讨论使他焦虑不安，心绪不佳。而今晨获得的印象是，他认为布雷德利作为地面作战行动的设计已使他大失所望。”蒙哥马利相信，现在艾森豪威尔将会同意重新采纳已经取得成功的“霸王”指挥机构。蒙哥马利是定调者，而布雷德利及其他将军们则是依照他定的调子行动的。布鲁克读着蒙哥马利的报告，心中疑虑重重。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艾克无能力指挥地面战斗，一切要看蒙蒂能否善于同他周旋了。”

为了把事情敲定，蒙哥马利次日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要求把他们的会谈内容纪录在案。他在信中说：“亲爱的艾克，我们的确未能完成最高统帅部10月28日命令中的计划……而且我们没有希望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没有取得成功：我们在战略上倒退了……这一次，我们决不能失败。”他重申，他和布雷德利是很好的搭档，并告诉艾森豪威尔，下周他将腾出两天时间同艾森豪威尔在荷兰的会晤，届时布雷德利和他应出席。蒙哥马利最后斩钉截铁地写道：“请告诉我，你选择哪一天。我建议，除几位列席会议不作发言的参谋长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必到会。永远属于他的B.L.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的这封简略草率的信使艾森豪威尔勃然大怒。他尖刻地回答道，他不能苟同这位陆军元帅把“这一伟大战斗力量”过去的行动看作失败。此后，蒙哥马利就有点泄气了。

“我从未做过那种事。”蒙哥马利的回信中亲笔写道。他强调指出。他是以10月28日的命令作为讨论基础的。他写道：“我是说我们未能实现其中包含的计划。只要读一读那条命令，就不能不承认我说的是事实。”

艾森豪威尔以缓和的口吻回答说：“我误解了你的来信，不胜抱歉。”与此同进，他还去过布雷德利设在卢森堡的指挥部。艾向他的工作班子歪曲地介绍了蒙哥马利元帅的请求。凯·萨默斯比在日记中写道：“[艾森豪威尔]一到，就同比德尔谈了很长时间蒙蒂的事……说蒙蒂极欲将布雷德利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蒙蒂一再说这样会有很多好处等等，这种想法当然是狂妄了。”

蒙哥马利及时地向格里格通报了情况。他写道：“亲爱的P.J.，这里正在进行十分棘手的谈判：其目的在于探索并保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蒙哥马利大概是过份乐观了。他要求自己的军指挥官们圣诞节时不要采取任何进攻行动，以便使所有军官和士兵能够得到一个休息日，他说：“他们将有机会受到梦寐以求的款待，安静地享受一顿圣诞宴……在那一天我们将不会主动地发动进攻。”可是，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的将士们却不得不作一场殊死的战斗。

12月4日，艾森豪威尔打电报给蒙哥马利，表示同意在马斯特里赫特的

辛普森指挥部同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会晤。电报说：“星期四上午十一时后，我们一到那里就举行会谈。”他坚持要带比德尔·史密斯参加会议。艾森豪威尔写道，“我决不会对他说他在同我一起参加的任何会议上应该缄口不语而使他受到侮辱。”当他12月7日，即星期四见到蒙哥马利的时候，他显得怒气冲冲。温厚而慈祥的面容、平日那温和颜悦色、长辈般的外交风度、英美和谐一致的气氛都变得无影无踪了。他此刻是一位通过强硬手段取得了目前地位的出身西点的硬汉子。蒙哥马利敦促艾森豪威尔派他和布雷德利的集团军从阿登以北插入德国，然而这是徒然的，他说“我宁愿在布雷德利之下服役”，这也是徒然的。

时隔不久。就已真相大白：会议是失败的。蒙哥马利得到的是美国的其他将军们“收买”了艾森豪威尔。他懊恼地发现，艾森豪威尔推翻了十天前他们达成一致意见的所有要点。艾森豪威尔宣布，布雷德利的集团军将分为两部分，分别从两个不同方向发动进攻。蒙哥马利忧虑地看到，在这中间将出现一个面对阿登的一百英里的缺口，仅有米德尔顿将军的第八军团孤军据守。

他们共进午餐，看起来是喜气洋洋，但很不自然。分手时，大家仍然是强作欢颜。午餐之后，蒙哥马利回到自己的写字台，给布鲁克实际情况是一封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情绪最为暴躁的信。这封信很长，一共四十多段。

艾森豪威尔把特德带到马斯特室赫特来，这使蒙哥马利尤其感到厌烦。因为他们要返回卢森堡到布雷德利的指挥部去过夜，在这三个小时的汽车旅途中，特德和布雷德利显然将会劝说最高统帅收回他已经作出的那些很少的让步。后来，特德曾向斯巴茨谈起这次会议的情况。斯巴茨在日记中写道：“很明显，蒙哥马利觊觎对参加鲁尔北部和南部进攻行动的全部美英部队的指挥权。他主张把一切力量集中于这次进攻行动，甚至不惜停止巴顿的进攻。”他冷冰冰地评论道：“这看来是卡昂和圣洛的重演，而在蒙哥马利的控制之下美军是没有希望突破的。”

12月7日，蒙哥马利收到了詹姆斯·格里格爵士通过信使送来的一封绝密信。从格里格在伦敦的陆军部办公桌上送来这样的信件这还是第一次。格里格写道：“亲爱的蒙蒂，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主要原因是，我不愿以自己的消沉情绪影响你。如果你要问我究竟因为何事而感到沮丧，我的回答是：（1）我越来越深信不疑，美国人和俄国人打算使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成为第三流的国家。他们实际上已不再煞费苦心地隐瞒自己的意图了；（2）我坚信，由于我们在某些方面失控，我们要在这一点或任何其他问题上采取强有力的立场是极为不可能的。”格里格对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紧张的通讯联系一直是知情的。他写道：“我有义务指出，我觉得艾克最近的那封信表明，与其说他是犹豫不决，不如说他是在耍滑头。我不认为他真的是要履行诺言。不肯怎样，我开始认为这场对德战争将要打到1945年底。这一切真是令人怒火中烧——你比我更为恼火些，而你却能比我更为沉着。”

蒙哥马利从马斯待里赫特一回来，就给格里格写了回信。他说，这次会议“完全失败了，他在单独同我达成一致意见的所有各点上却又退了回去。布雷德利和特德也参加了会议，我是单枪匹马地对付他们三人。特德站到了他们一边，这是很令人讨厌的。”蒙哥马利说艾森豪威尔打赢这场战争的计划也是“很令人讨厌的”。“这一计划不会成功的，战争将继续下去。要想适时地结束战争，就必须摆脱艾克对地面战斗的控制，也必须摆脱布雷德利的控制，我不知道你们将如何做到这一点。然而，除非你们做到这一点，否则战争还会继续打下去，我盼望美国公众将会认识到这一点，即由于9月1日以来对西欧战事的那种控制，对德战争在1945年还得持续一整年。而且，他们应该清楚地看这种控制权完全在美国人手中。当控制权在英国人手中时，我们干得很出色。大家只好埋头苦干也许会出现某种奇迹。但是，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犯了错误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我们英国人比谁都更了解这一点。”

格里格所说的“在某些方面的失控”可能是指邱吉尔而言。邱吉尔对这种僵局早有预见，他在三天前给罗斯福拍了一封电报，要求举行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讨论在法国出现的僵局。马歇尔不接受这一主张。因此，邱吉尔和布鲁克邀请了艾森豪威尔和特德。

艾森豪威尔提出同特德一起于12月12日，即星期二早晨抵伦敦访问。他到达时受到了欢迎，因为他答应向邱吉尔提供数千名在伦敦的美国士兵，以帮助十二万人日夜不停地修复被火箭弹造成的破坏。但是，由于他仍然拒绝对他的立场作出让步，所以还是不那么受人喜欢。会议是当天下午六时在邱吉尔的地图室里举行的。英国三军参谋长也出席了会议，以此向艾森豪威尔示威。艾森豪威尔是唯一参加会议的美国人。他重申了关于向德国两路并进的整套充笼统统的计划，但是未能使人信服。布鲁克对他说，由于违反集中兵力这一最神圣的战争原则，他已经使盟军蒙受了挫折。艾森豪威尔回答仍然是一夸陈腐之词。后来，布鲁克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写道：“要使首相懂得这些原则的重要性，是完全不可能的。”大家虽然同桌共餐，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变化。布鲁克的日记中写道：“我还发现，艾克现在并不指望在5月以前跨过莱茵河！”

作为大国的英国已经完结了。它的兵源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布鲁克感到绝望，以至要提出辞呈。但是，第二天邱吉尔显示出布鲁克的一些论点也曾在他的糊涂的头脑中萦绕。当天晚上，邱吉尔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1945年的5月这个日期也使内阁大为震惊。

邱吉尔的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点三十五分才告结束。艾森豪威尔从未在晚十点钟以后就寝过，他次日早晨醒来时感到昏昏沉沉。他一连奔忙了几天，不是坐汽车就是乘飞机，而且天气恶劣——这是他心中最忧虑的事。他甚至忘记了玛米。他突然内疚地意识到好久没有给她写信了：他应该即刻坐下来给她写信。他越来越感到很难想出写什么。这些天来他一直生活在“绝密，

英国最高机密”这种环境中。当他遐想他们两人在战争结束后将要进行的谈话时，他不禁发出一声窃笑。他陶醉地写道：“我们一定要找一处僻静的海滩休假三个月。啊！苍天在上，给我阳光！！我真不敢相信从前我在阳光下尽情踢足球的情景。”

后勤部队首脑布里恩·萨默维尔中将是五角大楼一个令人生畏、头脑严谨的官僚。此人善于以精雕细刻、井井有条的报告取悦于国会。然而现在，这位通常温文尔雅的将军却一反常态，变得怒气冲冲。华盛顿报道了军需物资供应危机的情况，而他成了矛头所向。派奥兰德将军赴欧是他发起反攻的第一枪，但这一枪只是一次跳弹射击。现在他要放第二枪了。

1月4日，他的计划和执行处长勒鲁瓦·卢茨少将（此人沉着冷静、精明能干）带着萨默维尔的指示前往巴黎，调查军需供应系统发生阻滞的原因。卢茨同这里的大部分将军们相识。当蒙哥马利在伦敦圣保罗学校举行的著名的五月会议上向乔治国王和盟军将领们简单的介绍情况时，当时卢茨也在场。他在遭到严重轰炸的巴黎奥利机场受到一位仪表端庄、身材魁梧的中将的迎接。中将向卢茨行了军礼。他就是那位因军需供应的窘境受人指责的战区后勤司令李。卢茨被安置在豪华的乔治五世饭店下榻。该饭店既大又现代化，从他的房间里可以俯瞰花坛和喷泉，但因为缺少煤炭，室内寒冷。卢茨在日记中写道：“我同李将军进行了简短谈话。他显得很克制，似乎也很窘迫。他一定是对我此行的目的不甚了解。”李要他相信军需供应“很正常”。他邀请卢茨到一家饭店他的套间里喝鸡尾酒。卢茨写道，“这样的套间他好像不只一处。”

第二天早晨，比德尔·史密斯要求同卢茨紧急会见。史密斯不喜欢监察官员们。（仅仅在两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就对埃弗雷特·休斯说，史密斯想叫他担任最高统帅部的监察长。）

“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休斯这样想，并在日记中写道：“我猜想比德尔是想让我向而不是向艾克报告情况。他一向希望做到这一点。”

比德尔·史密斯怒视着卢茨，冷冰冰地说：“谁也不能说这里的军需补给是糟糕的。”他一再强调前线的补给是令人满意的。然后，他直截了当地透露了艾森豪威尔对李的忧虑不安。史密斯说：“但是，战争打到这一阶段，他无意调换他。主要的困难是个人冲突造成的。”

“你打算在法国呆多久？”他直率地问卢茨。

“把我借调出来大约一个月。”卢茨回答说。

“那是不够的。”史密斯说。

卢茨看出了比德尔·史密斯的真意。他一边说一边向史密斯“明显暗示，除非重新任命一位战区后勤司令，我对自己能否有所作为深表怀疑，”史密斯坚持认为，艾森豪威尔并没有选择李，也没有推荐提拔他。李是华盛顿悄悄安插给他的。当卢茨表示他正打算调查李的能力时，比德尔·史密斯便改变了调子，说军队供应混乱不堪，军需物资正在运输途中，但在巴黎东部的

铁路上发生了严重的堵塞。

第二天，即1月7日，卢茨应邀同李共进晚餐。“他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地祝酒，泰然地应酬一切。”李对万尔街·普兰克将军那样粗暴无礼使卢茨感到吃惊。普兰克是负责分配前线物资的前沿分部指挥官。卢茨后来才明白其中的缘故，原来普兰克不是驻巴黎的军需集团的一员，而且对这个集团持批评态度，因此李对他是冷眼相看的。尽管普兰克的工作干得很出色，也无济于事。卢茨推断道：“显然，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李将军都将极力支持其在巴黎的班卢茨将军乘一辆陈旧的英国沃尔斯利牌小汽车，沿着雪地到前线视察军用物资仓库。他的出巡是在战争即将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夕对美军战地指挥情况所进行的一次奇特的检查。

卢茨发现，尽管沿着齐格菲防线正在进行激烈的步兵战斗、各仓库的军官们却依然用大部分时间吃喝玩乐。他们根本就不作库存记录。也很少设法解决巴黎东部铁路的阻塞问题，而在那里每节装有五十吨物资的车厢每天就要积压四千吨物资。

当卢茨进入阿登森林地带时，正值风雪弥漫。他写道：“此情此景，恰似大家在童话书和许多圣诞卡片所看到的一样，株株松树披着白雪，不时有古老的庄园出现在山间。”

卢茨到达设在卢森堡的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时，布雷德利正好外出了。他在地图室里等候布雷德利。不会儿，布雷德利从他身后悄悄地溜进来，猛然抱住他的肩膀。两个老朋友热情地互致问候。卢茨带来了美国上等威士忌送给布雷德利。然后，俩人谈起弹药危机问题。卢茨后来写道：“他为此非常苦恼。他说，在每天只有五十发105毫米炮弹的情况下，英国人是不会开始考虑发动进攻的。他还说，他们每一门炮通常拥有一百五十发炮弹，但他需要使每一门炮有一百五十至二百发炮弹才能发动进攻。”布雷德利把榴弹饱和迫击炮弹药不足归咎于李。他请卢茨到阿尔法参加宴会。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豪华的饭店，是专供布雷德利的参谋人员使用的。宾主在漂亮的主宴会厅用餐后，看了电影，然后就寝。卢茨拿出自己的日记本，记下了获得的印象：宴会丰盛而又隆重，每一位军官的座席上都摆着名片，气氛壮观而舒适。但有一点使他感到惊奇。这是他在密谈中听到的。他记载道：“布雷德利将军觉得德国人非常可能进行顽强抵抗，把战争一直拖到1946年元旦。”

卢茨发现，将军们的说法令人莫名其妙地自相矛盾。与他交谈过的所有将领无一不附和布雷德利的预测，可是大家又同时谈到德国战俘士气低落，可是又说敌人在拚命挣扎。卢茨的看法是：“我不认为德国人能够坚持到春天以后。”

他告别布雷德利，去访问巴顿。沿途处处是遭到轰炸和破坏的村庄。村子里“总有几个居民悲哀地守着残垣断壁”。最近在摩泽尔东部发生的一场战斗的痕迹历历在目：动物的尸体，弹坑里的没有干的泥浆，还有横七竖八

的器材。巴顿对卢茨说，他们这里遭受了1861年以来最严重的洪水。他的部队还在梅兹作战，敌人的一个堡垒扼守着该市的西部。卢茨可以看到地干线上的冲天火光。他在巴顿住所吃了饭。巴顿的住所要算是南希最宏伟的建筑物了。卢茨记载道：“他也对弹药问题感到苦恼，并像往常一样讨厌李将军。尽管如此，他依然那么自负，那么自信……他说德国人没有发动强大进攻的力量。”卢茨写信对萨默维尔说：“巴顿将军声称，他打算以其现有的武器装备尽力向前挺进，然后掘壕据守……巴顿说，他不信任在后勤的任何人，这一点他可以对上至李将军下至其他人直言不讳。他非常坦率。”

不管比德尔·史密斯怎么说，军需供应危机确实是存在的。卢茨发现，每个军只有够六天使用的军需供应。他说：“巴顿将军宁肯缺少给养，也要弄到较多的汽油。因此，他存有够八天用的油（汽油、石油和润滑油），但他的给养却只够三天用的。”不久前巴顿要亲自驾驶装甲列车到诺曼底去搞他们需要的155毫米口径榴弹炮弹药，往返行程达八百英里。

卢茨的视察到此结束。1月末，他同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长谈。这是他同艾森豪威尔第一次难得的会见。在谈话中，他概述了自己的看法。“这对他并非新闻。”卢茨后来曾这样写道。艾森豪威尔当时说，他对战区后勤司令部一直是不放心的，但他忍耐着。他不愿裁撤像李这样的陆军中将，除非他有特殊的过失。

阿登地区下了五英寸厚的雪。12月16日拂晓，雪地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希特勒的坦克穿过勒鲁瓦·卢茨在几个小时前刚经过的道路汹涌而来。“元首”派出两个强大的军来袭击还在睡梦中的美军。美国士兵就像一群由于狂欲而变得麻木迟钝的流浪汉遭到恶棍的袭击而突然警觉起来那样，发现第五装甲军和第六党卫队装甲军正向他们猛扑过来。

希特勒选择的这次打击的时间是非常高明的，他的保密工作干得很好。他选择了只有两个没有经验的师据守的美军最薄弱的部位作为打击目标。他集中炮火在空中力量打击第八军团左翼的一条仅六英里宽的狭长地带。盟军在这个突然的凶猛进攻下慌了手脚。希特勒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他是要分割盟军的战线，吓跑美国人，强渡默兹河，直捣安特卫普，切断整个美国和加拿大部队的联系。如果这一计划得逞，他就将在西战场上赢得胜利，因为对英国来说，不可能有第二次敦刻尔克奇迹出现了。

“这一回我们不是不能通过敦刻尔克脱身了”，蒙哥马利在一封信中嘲讽地对布鲁克说，“因为德国人仍然控制着敦刻尔克。”布鲁克把这封信送给了邱吉尔，但圆滑地把这句话删掉了。

第四章 举步维艰

霍奇斯在日记中写道：形势正在迅速恶化

蒙哥马利说：“我正在经历一场有趣的战斗。”

蒙哥马利的谈话使布雷德利暴跳如雷

战后，英美双方严令禁止透露将军们之间争吵的文件

第一节 一个重大丑闻——德军的进攻使盟军司令部措手不及

当希特勒发动强大攻势的消息传到艾森豪威尔指挥部那里的时候，他们正处在毫无戒备的状态之中。在他们的议事日程上根本没有警惕敌军的进攻这一项。此时，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整个参谋班子正在参加一个婚礼。蒙哥马利正在高尔夫球场。布雷德利和霍奇斯也正受到一个矮小的比利时枪械制造商的细心度量，看有无油水可捞。可是事后他们又都多少怀着愤激心情声称，他们完全知道德军是很可能发动进攻的。

数周以来，将近六十万人的两个巨大的装甲军在两大强国的眼皮底下集结着，训练着，而这两个强国拥有最现代化、最尖端的密码破译计算机以及庞大的情报网。完全可以掌握这些情况，因此，德军的进攻竟使他们措手不及，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丑闻。后来，他们花了很大的精力捏造文件，力图造成当时确实存在这些卓有见识的报告的假象。然而同时期的记录如此详尽，以致使事情的真相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了。在激烈的炮击突然开始之时，从最高级的四星上将直到那些在阿登坑道口发抖、望着漫山积雪的最低级的陆军士兵，谁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有些天他们注意V—1飞弹的袭击减少了。他们以为敌军的弹药告罄，或是敌军的发射阵地被炸毁。枪声也逐渐平静下来，而现在，炮火一下子变得异常猛烈——炸弹、飞弹、火箭、重炮火和迫击炮火以及新奇的五英尺长标枪式投射弹，铺天盖地倾泻而来。投射弹是希特勒的军事专家设计的“高压泵”发射的，德军最初使用这种武器是从米莫伊克的地下工事轰击过伦敦。

有几个小时，德军进攻的消息在各个军或军团的司令部没有受到重视。最初的报告是零碎的，未能引起人们的警惕。

盟军第一军司令部设在斯帕著名的不列颠饭店。考特尼·霍奇斯的办公室就在这里。那天早餐之后，霍奇斯在这里同奎萨达和布雷德利初次试用了弗兰柯特先生从列日带来的新猎枪。弗兰柯特一到，他们便开始谈论起猎枪。正当他们品评猎枪的优劣之时，副官们不断地把战况记录送来。记录表明德军的攻势规模越来越大了。记录说到了敌军取得的突破，许多村镇落入德军手中，有的盟军部队被包围。考特尼·霍奇斯发出了一些有节制的指示。布雷德利赶回他设在卢森堡的司令部。

也许蒙哥马利这一次很为难堪。昨天，即12月15日，他还在给艾森豪

威尔的信中写道：“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将于星期六，12月23日飞回英国，在那里与我的儿子一起度过圣诞节。自从盟军登陆以来我一直没有见过他。”更糟糕的是，在同一天他还签署了第二十一集团军的一份军情报告，报告根本不把德军放在眼里：“目前，敌军正在全线打防御战，它已陷入无力发动重大进攻战役的状态。此外，它被迫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战争进入机动战阶段，因为敌军的运输工具和汽油奇缺，而这些又是机动战所必需的。”他总结说：“敌军处在困境之中。”写毕，蒙哥马利便乘一架轻型飞机飞往附近的埃因霍温去打高尔夫球。在和高尔夫球职业选手戴·里斯打了几穴以后，他得到了出事的消息，便立即飞回他的司令部。

12月16日晨，艾森豪威尔收到蒙哥马利要求准许回英国度圣诞节的信件，随信还寄来一张便条，提醒艾森豪威尔在他十四个月以前，曾以五英镑打赌，认为战争将在这个圣诞节到来之际结束。蒙哥马利在便条上亲笔写道：“关于付钱之事，我想就安排在圣诞节吧。”

“我还有九天的时间呢。”艾森豪威尔在回信中写道。

那天早晨早些时候，艾森豪威尔、比德尔·史密斯以及他们的大多数参谋前往凡尔赛路易教堂参加艾森豪威尔的侍从官米基·麦基奥的婚礼，新娘琅莉·哈格雷夫是一位伶俐的带着眼镜的美国陆军妇女队的中士，她来自纽约，这是十八世纪以来第一次在此举行的婚礼。接着，在圣日尔曼艾森豪威尔的住所举行了宴会，宾客们在宴会上饮香酒。此时此刻美国参议院刚刚宣布任命艾森豪威尔为陆军五星上将，这是一个新设立的军衔。休斯喋喋不休地对他说：“你接受第四颗星时我们畅饮得酩酊大醉，如今你被授予第五颗星，我们反而没酒可喝，这我是决不答应的。”艾森豪威尔邀请他共进晚餐，休斯带来一瓶名为“苏格兰高地笛手”的酒。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达他的敬意了。五星上将！最高统帅遇到一个难题：他怎样才能把五星缀在夹克上呢？他将不得不找人把它们绣上。

从1944年8月底以来，希特勒一直在为这一重要的时刻进行筹划。

整个9月，他一直在同他的军事和工业专家制定集结必需的攻击力量的计划，甚至当在齐格菲防线前沿阵地上进行绝望的防御战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这种努力。未遂的谋杀和9月底一场卧床十天的黄疸病使他颇为沮丧，然而他仍旧命令传令兵把阿登地区的地图送进他那用钢筋水泥建造的地下卧室。阿登是希特勒1940年取得战略性胜利的所在地，那时他火速派遣他的装甲部队侵入了法国。地图铺放在他的床脚边，希特勒向他的战略顾问，秃顶但相貌显得精明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概述了摧毁西线盟军的秘密计划。

希特勒探查出美军的一段力量薄弱的前线防区。这里仅有美军三个师：九十九师、一六师和二十八师在林区的战役中伤亡惨重，而另外两个师则从未参加过战斗。希特勒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抽出两支最精悍的德国部队进攻美军，一支是党卫队第六装甲师，另一支是第五装甲军。他减少了前线其

他部分的装备，向这两个军提供了充足的汽油和武器，以便进行一场长时间的，孤注一掷的战役。希特勒下令，有关这次戏剧性反攻的一切信息都要经由地面路线传递，不得使用无线电。这样，他便无意识地——也许应该说是直觉地——躲避了盟军谍报系统的耳目。

希特勒的计划是使德国的两个军突破前线，消灭守在该地区的三十力量薄弱的美军师，然后向西和向北推进，越过默兹河。他要继续前进，横跨比利时，再度占领安特卫普。这样，不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政治上他都会把英国军队、加拿大军队同美国军队割开，使美军丧失自己前方的弹药库，并在实际上彻底消灭英军，从而改变整个局势。这将意味着西线盟军在军事上的失败。

希特勒的这一冒险计划取决于许多因素。他需要战术上的出其不意，他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恶劣天气以使盟军的空中力量无法发挥出来。而首要的是，他需要东线上的苏联红军按兵不动，直至他击溃西线盟军之时。阿道夫·希特勒的这一军事冒险几乎得逞，他不仅使盟军出乎意料，而且使之惊慌失措。恶劣的天气持续了一周多，时而雨雪交加，时而浓云低垂，时而大雾弥漫。正当满身血污的军队在比利时的乡村蒙头转向地陷入大规模装甲战之时，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斯大林冷漠地旁观着。

战后，美国的将军们越来越痛苦地认识到，他们未能及时侦破德军的集结。当美军官方历史学家，声望极高的福雷斯特·波格教授写作《最高统帅部》一书中暗示美军情报机构疏忽大意的阿登一章时，他把书稿送给布雷德利的前任情报处长埃德温·西伯特将军过目以征求意见。西伯特考虑到自己的名声，赶忙对波格说，情报机关当时有一个秘密的消息来源，这一次却搞糟了。西伯特愤怒地说，如果波格的文稿出版时仍保留对他的批评，他将请求组织调查法庭来为他正名。波格遇到了阻碍，他认为西伯特是诱过于无能的谍报人员。然而西伯特指的却是“超级机密”破译手段，而波格对其中的秘密一无所知。西伯特等人秘密掌握的这一绝对可靠的情报手段“这一次”却使他们丢脸了。

“超级机密”并不是获得德军军事情报的唯一来源。第一军情报处的蒙特·迪克逊上校曾几乎已经发现了希特勒的意图，并且不只一次地提请霍奇斯注意敌军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情报处的报告，”第一军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强调第六装甲军正在集结……它的六个装甲师中至少有三个师正面对第一军的战线。俘虏提供的消息也表明敌军士气高昂，德国很快就要全力以赴地发动反攻。当时还有一种传说，德军炮兵部队将使用“气压大炮”，这是暗指“高压泵”。霍奇斯勉强承认，目前“并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是一个行家正在指导德军的行动，而我没有把面对第一军阵线的那几个德军装甲师放在心上。”第二天，迪克逊提出第37号军情报告，警告说第六装甲军已做好准备，它可能做出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来。但是，这些警告被忽视了，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也许是巴黎、卢森堡和凡尔赛那种气氛，豪华的

饭店，无休止的宴乐以及以及缴获的美酒使他们麻痹大意了。

至于“超级机密”，本来是可以再一次发挥作用的，因为德军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并非毫无破绽。可是“超级机密”提供的线索却没有得到重视与承认。11月16日截获了德军一份电报，其中提到战斗机正在莱茵兰中部集中，电文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但那个字眼儿只有在大举进攻或扫攻之前才使用的。“超级机密”破译的电文转送给了最高级司令官们，其中包括艾森豪威尔、布雷德利和蒙哥马利。12月2日窃听到，尤德斯泰特的B集团军紧急要求战斗机向西线运动。当天晚些时候，另一份电报表明调动的德军士兵，包括元首警卫旅——希特勒的装甲禁卫军。其它被截获的电报表明，德军采取紧急措施为党卫队第六装甲军凑集了上千辆卡车，并对欧本、马尔梅迪和从列日到吉维之间的默兹河段渡口进行了空中侦察。在一份电报中伯林表示出十分焦虑的情绪，因为有一个师向西线运动的时间延误了整整二十小时。“超级机密”获得的情报也清楚地表明，在第五装甲军和党卫队第六装甲军以及第七军之间存在着战术上的联系。

战后的第一年，已经成为乔治·马歇尔的继任者的艾森豪威尔在陆军部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声称，他和布雷德利在德军进攻之前几周讨论过这种可能性。出于明智，他“坚决反对”发表这份备忘录，“我曾从我的情报系统那里得到警告，有迹象表明将要发生一次进攻。”他写道，“布雷德利将军在敌人发起攻击的好几天之前，曾经在地图上描绘出德军可能渗入的路线，如果他们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能够集结大量军队的话……我没有同意转入防御战的说法。”

这是不真实的。12月12日，刚从战场之外来到的卢茨曾向布雷恩·萨默维尔秘密地报告说：“有一件事对我来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德军的进攻对前线的各个军是突如其来的。我穿越那些德军正在作战的地区只不过是德军发动进攻之后二十四小时。被德国伞兵占领的第一批村镇中，有一个是我在不久前经过的。我被准许一个人乘参谋部的一辆小汽车通过这个位于卢森堡和斯帕之间的地区。我断定布雷德利的参谋部根本没有预料到敌人会在这一地段对他们发起进攻。”

更为了解实情的目击者是前线的战士，第一眼所看到的是对形势的更符合实际的观察。步兵看见一些坦克和穿着冬服的党卫军士兵踏着雪地向他们逼来。但是，当他们试图向营部报告的时候，发现由于炮轰和空袭，联络线路已多处被切断了。而军和集团军司令部则没有重视得到的报告。不轻信的将军们认为德军只不过是企图阻挡美军向科隆进攻。霍奇斯，这位沉默寡言、说话谦和的将军，把敌军的行动称为破坏性攻击，是专门为了破坏他向鲁尔河水坝进军的作战行动的。

急如星火的请求从第一六师传到斯帕的不列颠饭店。霍奇斯办公室的日志是不会突出他自己的弱点的，因而只是使用圆滑的词句写道：“这一天，将军既不乐观也不悲观。”记录人员谨慎地补充道：“遗憾的是，在如此忙

碌的傍晚，将军……不得不去接待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处的 A·E·格拉塞特中将。”格拉塞特和另外两位宾客是在敌军发动进攻后一小时从布雷德利集团军来到这里的。他们的到来无济于事，第十二集团军同样处于无法控制状态。布雷德利也认为敌军的行动是破坏性攻击，并且于 12 月 16 日平静地从卢森堡到巴黎去访问。他的巴黎之行可能是讨论重新部署军队的必要——后来艾森豪威尔对这次旅行就是这样解释的；也可能如凯·萨默斯比在其日记里所写的那样，只是为了“度过那个夜晚”。她的日记中还记载了第一天的混乱不堪和对全局缺乏认识的状况：“霍奇斯的第一军正在展开攻击，德军向前推进了一些。现在距卢森堡只有十二英里了。”

这段时间得到的所有情报都是严酷的。晚十点四十分，“超级机密”发出电报说窃听到敌军第二战斗机总队将于次日晨被派去“支援第五和第六军的进攻。”甚至关于霍奇斯正面对着两支装甲军这样可怕发现，也没有促使司令部作出任何紧急决定。布雷德利并未感到他必须立即返回卢森堡。他仍然留在巴黎与埃弗雷牧·休斯闲聊。休斯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布雷德利说德军已向霍奇斯展开了大反攻。但他对此很冷淡。从他没有重视这一问题可以看出，他不认为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二天黎明，“超级机密”传来了它截获施泰特在进行和开始前一天已电告其指挥官的那篇著名通报：“决定命运的时刻已经来临，强大的攻击部队正与盟军对峙。千钧一发，生死攸关。对祖国的崇高责任感要求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不是单纯的“破坏性攻击”，然而这给盟军直到最高统帅部的整套指挥系统也未能敲响警钟。

12 月 17 日，艾森豪威尔的情报官肯尼斯·斯特朗将军签发了一周情报总结。后来这份总结明显地经过了窜改，它是写在几种质地不同的纸上的复制品。尽管如此，它在提到敌军发动进攻时也只说是“一场中等规模的牵制性攻击”，并且补充说现在对这场攻击进行谈论还为时过早。总结中承认，敌军发动这一进攻动用了整个党卫队第六装甲军，但同时却坚持认为进攻仅仅是为了“解除科隆—迪塞尔多夫以及萨尔等战区的压力。”艾森豪威尔在他后来口授的一项备忘录中说，“意识到这场进攻较之纯粹的局部攻击来得猛烈，”他催促当时还在巴黎的布雷德利去调遣第十装甲师从南边北上，并调遣第七装甲师从北边南下。布雷德利向巴顿传达这项命令。巴顿虽然不愿调出他的第十装甲师，但还是同意了。除此之外，布雷德利直到进攻后的第二天动身返回卢森堡时，仍然未采取果断的反攻措施。霍奇斯从一份截获的情报中得知，德军有七十架飞机停在科隆机场，准备把伞兵部队空降到他的整个防区。这位不走运的将军的日记记载道，他曾几次试图与布雷德利联系，但直到布雷德利终于在“那天晚上”回到卢森堡才联系上。当晚七点钟，布雷德利终于答应了霍奇斯关于派遣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后备队第八十二和第一一空降师前往救援的急迫要求。第一一空降师开往巴斯托尼。

在进攻开始的当天午夜，霍奇斯无法与布雷德利取得联系，只好给在马

斯特里赫特的第九军和辛普森打电话。“我不想通过电话里谈。”他说，“你是否在五点半之前到我司令部里来？”

“那好吧，我一定去。”辛普森迷惑不解地回答说。

辛普存在一辆装甲车的护卫下乘吉普车准时到达斯帕。设在不列颠饭店的卫兵已经增加了一倍。霍奇斯情绪低落，他告诉辛普森，他的部队在德军的进攻之下节节败退。他的日记叙述道：“一天之内形势变得非常不利，今晚的局势，即使不是危急的，也会十分严重。”截获的敌军命令和战俘一直在提供有关敌军行动规模的零星动态。后来抓到了一个德军参谋官，他带着一张德军全部进攻计划的地回，地图上标示着攻击的目标，表明了敌人打算造成的突破点，并且至少辩明了主要的德军参战部队——军和兵团。

辛普森尽力使霍奇斯振作起来。他说：“我在这里看到的，并不使我感到那么不安。我们将要打一场硬仗，但我认为我们最终一定能够阻止敌人的进攻。”

“我一直在设法同布雷德利或艾森豪威尔取得联系”，霍奇斯颇为忧郁地说，“可是我谁也联系不上，我想请求他们下命令把你的一个师调给我。”

“真见鬼！你大可不必！。辛普森回答说，“我这里有第三十步兵师作后备队。如果你需要，我马上就把它交给你。”

到目前为止第一军司令部仍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据报告，敌人的坦克已经开进施塔佛洛，就在第一军南面仅有九英里的地方，并且正向美军最大的汽油仓库逼近。这里储存着二百万加仑汽油，并且只有一个工兵连守卫。

在巴黎的将军们看来，一切都是平静的。凯·萨默斯比的日记仍是泰然自若。12月17日她仅仅这样写道：“德军正在列日地区空降伞兵。情况依然严重，布雷德利返回卢森堡。”

蒙哥马利同样不慌不忙，他在加拿大第二师授勋。度过了一些时间，之后，他又与加拿大的司令官们度地了整整一天，同他们商议了代号为“真正的”作战计划。这是英加联合对莱茵河的进攻计划。加拿大旅长N·埃利奥特·罗杰心满意足地写道：“在离我的营地半英里以内发现了一个可以射猎野鸡的新地方！尽管一无所获。”直到第二天，严重的军情才打破了田园诗般的宁静。他写道：“事情一下子多起来。”但是他又写道：“午餐前外出打猎半小时……12点45分（加拿大第一军）告诉我们为了及早地行动要把第五十一师掌握在手中。”

时值德军进攻的第三天，霍奇斯在日记中说：“形势正在迅速恶化。”但是清晨他得知布雷德利已同意给他调来马修·李奇微将军和两个完整的空降师。第一军的日忘记载道：“目前还不知第十二集团军是否充分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尽管霍奇斯将军和基恩将于那天同布雷德利打了电话……第一六师遭到重创……斯特朗报告说我军只探恻出德军装甲部队的一半，”

对于霍奇斯来说，恶梦还在扩展。党卫队第一装甲师的坦克和步兵正在步步逼近施塔佛洛和盟军巨大的燃料库。这个燃料库储存着足够供一个装甲

师行驶三十天的汽油。这消息甚至使李也行动起来了，因为德军有可能偷袭他的主贵物资。休斯写道：“克利弗·李与J·C·H·李赶紧前往以确保油库。”

下午三点钟，霍奇斯得知党卫队装甲师已接近施塔佛洛并正向斯帕推进，只有一道防御工事和为数极少的半履带式车辆阻挡着德军前进的道路，四点钟，霍奇斯从不列颠饭店撤出，除每一部门由一名军官留守之外，他的司令部全体出动去帮助防守通往该城的道路。迪克逊上校催促感到震惊的霍奇斯躲避到附近的管道工休憩间去。但是，在最后一刻的先头突击部队离开了施塔佛洛转向西南而去。这样，敌人放过了几乎没有防御力量的第一军司令部和那座庞大的汽油库。霍奇斯命令司令部向西撤退十英里，撤到列日附近的乔德枫丹。

史汀生12月18日的日记写道：“到今晨为止德军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因此我和马歇尔谈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德军不可能前进很多……我们的人民看来是不会不知所措的，美国部队正在收拢包围圈，我认为敌军将被制止。”

第二天，史汀生再一次同马歇尔晤谈，这位参谋长极为坚定而且十分清醒。一天之后，自满情绪从五角大楼人士的脸上消失了。12月20日，史汀生参加了马歇尔的参谋会议。后来这位陆军部长在日记里记述道：“今日来自法国的消息仍然不妙，虽然我们的部队已经多少使敌军的突破减缓了。依然存在令人生畏的威胁……这可能会延长战争。”第二天早晨十点三十分，史汀生向例行的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会上气氛沉闷。但他乐观他说：“我们将战胜他们。”他提到1918年德军类似的进攻，可是那一切像又一个被戳穿的肥皂泡那样破裂了。

希德勒的总计划非常周密，但唯独没有考虑到乔治·巴顿将军。12月18日布雷德利给巴顿打电话，要他带着他的高级参谋军官到卢森堡参加紧急会议。巴顿意识到局势不妙，便让琼·戈登撤离，派他的专用飞机把她送回巴黎与休斯的朋友J·P·住在一起，然后他钻进专用轿车，从南希向卢森堡飞驰而去。

他一到，布雷德利就向他展示了最新的军事形势地图。巴顿大吃一惊。美军整个防线正在垮下来，一座行将崩塌的大坝。“我感到你会喜欢我们将要干的事情”，布雷德利说，“可是我想这是迫不得已的。”

不等布雷德利开口，巴顿就已明白他们指望他做什么了。他必须停止进攻齐格菲防线。假如他是艾森豪威尔，他将克制自己的性子，让德军推进，诱敌军深入盟军防线五十英里或更多一些，然后从两翼反攻，立刻吃掉突出部，然而，他却毫不犹豫地说，他将命令他的第四装甲师午夜向北面一百英里处的朗威前进，并还将于明晨派遣第八十师开向卢森堡。他说：“如有必要，我也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使第二十六师出击。”

巴顿讨厌在夜间行车回家，特别是自从各条道路都由那些喜欢开枪的宪

兵担任巡逻以来，正当他行驶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形势进一步恶化了。他刚回到南希，他的参谋长就告诉他，布雷德利曾经打过电话，命令他不要等到午夜而要立即派第四装甲师的一半进击朗威，还要求他一到就给布雷德利回电话。

当晚八点钟，巴顿与布雷德利接通电话。

“这里的形势比我和你谈话时更糟了。”布雷德利忧虑重重他说，明天的形势也不会好转，因此必须马上开始行动。“你带一名参谋”，布雷德利告诉他，“到凡尔登找我，以便明天上午十一点钟与艾森豪威尔将军一起举行会议。”

将日，即12月19日早晨七点钟，巴顿召集他的参谋，把减少进攻行动的作战计划变动告诉了他们。然后，他和一个参谋前往凡尔登。凡尔登是一个令人预感不祥的地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里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残杀，成千上万的英国、法国以及德国青年在这里丧失了生命。当时奥匈帝国军队有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十八岁的二等兵就在这里负伤，巨大的军人墓至今仍然遍布山坡。

艾森豪威尔带着特德从巴黎赶来，他佩戴着陆军五星上将新军衔。当艾森豪威尔把一个香烟纸包捏皱接着又神经质地抓起另一包的时候。盟军最高统帅部情报官斯特朗将军开始向与会者扼要地介绍战况。最新的情报表明，这次进攻是纳粹的一次重大行动。敌军的企图是用两支闪电式的装甲部队插向安特卫普，夺取列日附近的主要供应仓库，龙德施泰特已准备好调二十个师其中包括五个装甲师的兵力投入这一突击行动。除此之外，在 frontline 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发动进攻。

如果不要求蒙哥马利支援，那么就仅有一种解决办法了。不过，没有一个美国人希望蒙哥马利派兵来。艾森豪威尔要求巴顿指挥从南边开始的强大反攻。一年之后，在已顿遭到车祸生命垂危之际，他收到了艾森豪威尔打来的电报。艾森豪威尔在电报中重提了这一紧急关头的插曲：“布雷德利刚刚提醒过我，当我们三人在凡尔登会见并仔细考虑作战计划的时候，你和你的部队接受了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从那个时刻起，我们对该次战斗的忧虑便开始消失了。无论是风暴、严寒或冰封雪盖的道路，还是作困兽斗的敌人，都不可能挡住你前进的道路。我们要对你说，在你当前的生死搏斗中我们坚信你的精神将会再次赢得胜利。”

“你什么时候能出击？”艾森豪威尔现在问。

这是已顿一生中无尚光荣的倍受赞赏部分的最重要的时刻。命运使他肩负起拯救美军的重任。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什么时间！12月22日！三个师——第四装甲师、第二十六师和第八十师。”他的回答引起一阵骚动。一些将军们很兴奋，另一些则坦率地表示怀疑，在这个时候，巴顿的军队正开足马力向东出击，他怎能及时地做到回师北上，紧接着重新调转攻击的主力在与最初的轴线成直角的地方出击呢？将军们刚离开，艾森豪威尔轻声低语

着：“我每新获得一颗将星时，就要遭到一次进攻。”他在卡塞林隘口战役之前也得到了擢升。

“你每一次遭到进攻”，巴顿闪着炯炯的目光回答说，“我就救你渡过难关”。

艾森豪威尔随即返回凡尔赛，并打电话给蒙哥马利，向他通报在凡尔登作出的重要决定——把德弗斯的部队调至战线南部进行防御，巴顿的部队在23日和24日举行反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还向布雷德利发电报提醒他不要让默兹河上任何一座未被破坏的桥落入敌人手中。布雷德利勃然大怒，他确信盟军最高统帅部已骄狂过分了。“他们究竟想要我们做什么？”他的参谋长问，“难道要退到海滩再重新开始吗”？

让英军置身战斗之外的希望减少了。同一天的晚上，比德尔·罗密斯给艾森豪威尔打来电话。他说，斯特朗现在确信德军已把主要力量投入向距离布鲁塞尔仅四十英里的那慕尔冲击，而且敌军可能在两天之内到达该城。整个英军阵地受到严重威胁。

霍奇斯的部队陷入一片混乱这中。德军的进攻切断了它的通讯联络，同时德军伞兵部队也在马尔梅迪和斯帕地区开始行动。正值霍奇斯把他的司令部从斯帕向列日撤退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一颗V—1飞弹恰巧落到一辆参谋部的卡车上，把三辆卡车和车上的十四个人炸得无影无踪了。当霍奇斯的最后几辆卡车从斯帕驶出时，吓得魂不附体的市长急匆匆赶到市监狱，亲自释放了二十个可疑的投敌分子。在极度惊恐之中，美国的国旗被降下来，罗斯福总统的照片也被撤掉，以防德军到来。

12月20日凌晨一点钟，艾森豪威尔在凡尔赛叫比德尔·史密斯给蒙哥马利发一份电报，询问他的看法。为了缩短战线·聚集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他们是否应该放弃霍奇斯的前沿转移到左翼阵地？

蒙哥马利已经单胆开始行动了。凌晨两点三十分，蒙哥马利的一名军官奉命到达设在乔德枫丹皇宫饭店第二层楼上的司令部，要求把霍奇斯叫醒。军官被领到霍奇斯床前。他对霍奇斯说，蒙哥马利陆军元帅已调遣第三十军团向默在河运动，以便在那里给退却部队必要的支持。第三十军团还同负起守卫那慕尔和列日一带大桥的责任并且做好了奉命把它们炸毁的准备。

希特勒进攻开始三天之后，蒙哥马利似乎对来自最高统帅部的消息终于感到满意了。一天以前，他曾给布鲁克发了出电报，电报是这样开始的：“美军战区的形势不妙。”蒙哥马利感到美军正在全面撤退。他警告说：“确实是张惶失措了，而且没有人能对形势做出明确的估计……在第一军和第九军中弥漫着悲观气氛，我认为，这是由于事实上每个人都觉察到有些事出了问题，然而，又没有人能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或为什么。布雷德利仍然在卢森堡，我想他正在转移，因为他的司令部处在危险中。我未得到关于他向什么地方转移的消息。我断定艾克在兰斯，但我未曾得到来自他或布雷德利的任何消息……我自己没有接到命令或任何形式的请求，我的看法是……美军部队已

被彻底一分为二，而且德军能够不遭任何抵抗地直取默兹河上的那慕尔。”蒙哥马利指出，在防线被冲破的情况下指挥结构现在是何等无用。因此他告知布鲁克，他已要驻凡尔赛艾森豪威尔参谋部的英军高级军官少将约翰·怀特利爵士上，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应该让蒙哥马利指挥前线北半部分的所有部队。

布鲁克大吃一惊，他在...封电报中敦促蒙哥马利于取柔和态度：“我认为你应该慎重考虑你要对艾森豪威尔所说的话.....因为那样会害多利少，特别是当他现在很可能对整个形势深感忧虑的时候。”

第二天早晨，艾森豪威尔在盟军最高统帅部同史密斯以及怀特利一起商讨局势。此时德军进攻的问题在他的议事日程上已经提到最高位置。

盟军的防线止在进行重新部署，巴顿开始把他的部队向北推移，以进入敌军突出部分的南侧，但是，德军的冲击造成了一个严重问题——在南边的布雷德利与他在北边的两个军之间的电话网已经受到威胁。12月20日，休斯在日记里预言：“如果我知道我的军队的情况，那么明天可能会有另一次重新部署，应该有调动——假如不是乱动的话。”他似乎对这种混乱幸灾乐祸。

艾森豪威尔出于迫不得已，正在完全按照蒙哥马利三个月来一直要求的那样行事——做出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部全体美国人和许多英国成员只能视为侮辱的决定。他将下得不能让蒙哥马利来指挥处在突出部北侧的霍奇斯与辛普森这两个美国军。这样一来，就把布雷德利留在了突出部南部极度缩小的范围之内，只剩下巴顿在他的统率之下。凯·萨默斯比写道：“艾森豪威尔给蒙蒂打电话，把这一新的安排告诉了他。”

电话是那天早晨十点三十分打来的，蒙哥马利听不清他的话。艾森豪威尔很激动，对着话筒叫喊说得大快，以至蒙哥马利很难听懂他的意思。有一会儿他还是听到了最高统帅的喊叫：“现在我们似乎只有两战线。”艾森豪威尔在要求他去指挥北部前线，这正是蒙哥马利所要知道的一切。艾森豪威尔继续大叫大嚷了几分钟，蒙哥马利只好不只一次地喊道：“我听不见！”他未来得及说完，电话就中断了。后来，蒙哥马利在回忆录里依然感到得意。他写道：“对于最高统帅部里我的那些批评者们以及那些反对我的主张的那些美国将军们，这不会是愉快的。”

他敏捷而果断地行动起来：在艾森豪威尔打来电话之后两小时之内，他就亲自向各军司令官发出命令，在他自己主持的上午十一点钟的会议上，他向邓音西和克里勒简要地谈了谈，然后前往霍奇斯的司令部，并事先通知辛普森到那里同他会见。

下午一点三十分，蒙哥马利大模大样地走进乔德枫丹皇宫饭店。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英国军官说：“就那耶稣基督前来使殿堂变得圣洁。”仅仅在几个小时以前，一枚V—1飞弹落到附近的地面，震破了许多窗子，蒙哥马利发觉，不论是辛普森，还是霍奇斯自从战斗开始以来一直没有见到过布雷德

利。“在（这段）防线之后没有任何后备力量。”他于当夜向布鲁克报告说。“士气极为低落，士兵们好像期待着有谁能向他们发出坚定果断的命令。”他立即重新部署了防线，以便抽出三个师的后备力量。“我满怀希望，形势能够转好。”他要布鲁克相信，“现在我们具有一个组织良好的指挥结构，能够对这场战斗进行出色的监督和控制。”

危急之中不是谈论国别的时候。蒙哥马利将英国部队调由辛普森指挥，同时调他的第九军驻防霍奇斯的某些地段。然后他命令英国部队驻扎在两支美国军队的后面以防不测。蒙哥马利特别要求霍奇斯选择的一位骁勇善战的军团司令指挥反攻。霍奇斯知道符合这样条件的只有一位将军，这就是乔·柯林斯，他的第七军团曾攻占了瑟堡。柯林斯的两个师已被转移到第九军。与英军第五十一师会合一处，这三个师选充当后备队，然后再担当蒙哥马利大反攻骨干力量。

那天下午在伦敦，布鲁克会见首相并且呈交了蒙哥马利前一天夜晨的紧急报告。布鲁克力劝邱吉尔给艾森豪威尔打电话。但是，艾森豪威尔已经做了邱吉尔打算提议的事情——他已让蒙哥马利负责指挥。下午六点钟，内阁全体集会听取消息。“阁员们大体上是乐观的”，布鲁克在日记中写道，“我很怀疑他们是否领会了所有潜在的含义。”

20日早晨，巴顿驱车北上，来到布雷德利设在卢森堡的司令部。与他共商由第三军担住的救援行动，巴顿发现布雷德利已在某些方面打乱了他的部署，在未与他商议的情况下将一个师留在卢森堡并已还在巴斯托尼以东设立了一个装甲师战斗指挥部，尽管如此，鉴于情况紧急，巴顿没有发牢骚。上午九点钟，他到达之后不久，布雷德利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艾森豪威尔打来的，内容是蒙哥马利将被指派指挥霍奇斯及辛普森两支部队的战斗行动。艾森豪威尔说，这是因为他们与布雷德利之间的电话系统已被破坏。巴顿对此付之一笑。“事实上”，他在日记中评论说，“电话联络十分正常。这是对布雷德利失去了信任，或是由于首相施展手腕而被迫指派蒙哥马利，或是抱有这样一种希望：把战斗指挥权交给蒙蒂，便可得到一些英同师参加战斗。艾森豪威尔不愿意或指挥不了蒙哥马利。”

巴顿似乎镇定自若。突出部是越来越大了么？那就让他继续扩大吧。他要第八军团司令米德尔顿让给敌军更多的地面，以便使敌军的战线拉得更长，并且诱敌深入，炸毁桥梁。然后，他就在南侧狠狠向敌发起攻击，巴顿紧紧握往电话，向推进火炮部队、司令部人员、炮兵部队以及后续部队发出命令，移动地图上的位置，他要充实反坦克部队，组编步枪队，转移弹药库和战地医院，并引导各部队进入各自的阵地以待战斗开始，由于他的参谋们不在身边，他便打电话到各个夜总会寻找他在南希的参谋官们。

他对这一切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他在消灭德国人，智胜蒙哥马利，协助艾森豪威尔。他的命运似乎与艾森豪威尔息息相关，他正在证明自己是第一个亚历山大大王。

对于霍奇斯来说，现在是最不安宁的时刻。这位年迈的将军对这种艰巨的重任已感到力不从心了。“天气一整干部非常恶劣。”第一军20日的日志这样写道，“无数（V—1）‘嗡嗡弹’越过战斗指挥所……飞机和大街上来往不断的车辆部使这位将军难以静下心来作出重大的决定。”

现在，美国将军们已感到焦虑不安了，德军向霍奇斯的防区空投了一百五十名伞兵。他们身着美国军服，脖子上挂着入伍编号牌。其中有三人竟然溜到了施塔佛洛大油库。当他们被俘获时，他们知道不久就将被处决，一个德国军官要求给他一支手枪以便自杀。第一军日志上写道：“他对于这种离奇而陈腐的荣誉感如此执着。我们将热诚地向他提供方便。”

然而事情远非仅仅如此。据一个列日地区被俘的德国军官透露，一支德军的敢死队正在盟军防线之后行动，他们穿着美国陆军制服，乘坐美国吉普车，装备着美国武器并带有身份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佯装输送德国“俘虏”到盟军的后方。据说他们的头子是党卫队少校奥托·斯科尔兹内，其任务是刺杀艾森豪威尔。“这些人十分残忍，而且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霍奇斯的日记说，“全体成员都操着流利的英语。”他们携带着爆破器材，有的还装备有新型手榴弹，它可以由手枪发射。

12月20日晚上，艾森豪威尔收到一份紧急报告。身着美军制服的敌军伞兵已出现在埃佩尔内，他们正乘坐民用卡车驶向巴黎。盟军最高统帅部已经知道斯科尔兹内这个名字。12月1日的反间谍报告中警告说：“被俘的破坏者强调了斯科尔兹内破坏与颠覆计划的惊人规模。他……创立了某种新的部队，显然是为了准军事目的。”比德尔·史密斯在早晨举行的凡尔赛参谋会议上向艾森豪威尔指出暗杀图谋正在暗中进行。据传有六十个德国人正在为此目的前来巴黎，他们穿着盟军的制服并将畅行无阻。艾森豪威尔的高级幕僚们极力劝告他呆在办公室里，千万不要回家。”这对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尤其是在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大步登上舞台，兵权在握，向霍奇斯和辛普森发号施令的时候，他却像个逃亡者那样躲在司令部里耗费时光。

自此以后，巴黎的安全措施越来越严。以至休斯那天早晨两次未能进入自己的住处，因为卫兵没有认出他来。第二次，他勃然大怒，派人去叫值班军官。那天晚上他是带着琼·戈登和J·P·一起在“女神游乐厅”跳舞之后回来的。

当利特尔约翰将军回到他在阿斯托利亚饭店的司令部之时。他发现在大楼的周围到处都布满了刺刀的卫兵。利特尔约翰，是个像只灰熊有一对招风耳的将军，他狂吼着：“把他们撤掉！要是德国人来，就把他们交给我，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仍然力安全警戒所困扰。凯·萨默斯比记述道：“他被禁闭在办公楼里，这简直使他发疯。”

他阅读了蒙哥马利关于他与霍奇斯、辛普森举行的会议的第一批报告。

蒙哥马利坦率地说：“前线急需重新部署，我已就此发出命令。第七装甲师的主力与另一些部队目前仍然坚守在圣维斯周围的大部分地区。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英勇行为有力地减缓了敌军向渗透地区及向西面的进展。”

12月21日这一天，天气更加寒冷，地面已开始结冰。拂晓，在东面二百英里处龙德施泰特把十二个新编师其中包括七个装甲师投入了战斗。现在批评之声开始传到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他第一次以内疚心情慌乱地下令封锁消息，即推迟四十八小时发布所有新闻。他被告知，这对法国人与比利时人所造成影响最为严重。人们担心这是1940年德军大举进攻的重演，那时希特勒就是沿着这条路线侵入法国和比利时的。为了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开始收听德国无线电台广播。欧洲正在被谣言的恶浪冲击。“许多消息开始时只不过是谣言，”艾森豪威尔的参谋对他说，“不幸的是以后又常常被证明是真实……隐瞒德军突破防线以及他们正处于反攻势头的事实是毫无用处的。”

没有什么能使这一天变得轻松起来。斯特朗给艾森豪威尔带来了证据：希特勒正在从苏联前线撤回许多师并且将他们调往西线参加战斗。艾森豪威尔的忧虑进一步加深了，他口述了一份给马歇尔的电报：“我……认为尽快弄清俄国人的战略和策略意图是至关重要的。”斯大林为什么要推迟他的进攻呢？又为什么他要把盟国蒙在鼓里呢？

第二节 艾森豪威尔说：我们的口号是昂首阔步

在蒙哥马利被授权统率突出部北翼的美军的次日，艾伦·布鲁克爵士警告他，对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不再去故意触他们的痛处。但蒙哥马利认为难以遵从这一规劝。他没有理睬美国指挥官们对此作的反应。他对詹姆斯·格里格爵士说：“我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不想说什么，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值得置评！”他做了一个颇有特色的手势，“就我个人而言，我正在经历一场有趣的战斗。但是，整个悲剧确实令人不安。眼前的道路坎坷不平。此刻，我看不列这一切怎样会转变为艾克所说的‘我们最伟大的胜利’。”

自己的司令部被迫撤出斯帕，部队损失惨重，他的第一军首当其冲的消息，布雷德利在紧要关头却一连几天没有露面等等，这一切都使霍奇斯将军感到压仰。V—1 飞弹掠过天空向安特卫普倾泻下来，尖利的呼啸声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刺激着他的神经，这位五十人岁的性情忧郁的沙场老将感到一筹莫展，蒙哥马利担心这位将军的沮丧情绪蔓延开来。这位陆军元帅清楚地看到霍奇斯“锐气受挫，异常疲惫，需要鼓气。”12月21日蒙哥马利来到乔德枫丹会晤了霍奇斯，询问情况是否有所好转。霍奇斯回答说情况见好。蒙哥马利决定每天会见霍奇斯和辛普森这两位指挥官，以便为他们鼓劲。蒙哥马利把自己对霍奇的看法报告给艾森豪威尔。第二天艾森豪威尔给霍奇斯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我们的中号是‘昂首阔步，’”然而，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却这样写道：“我相信你知道霍奇斯是一位深谋远虑而又不露锋芒的人。”他暗示如果蒙哥马利觉到有必要就美方人事作一些变动的話，那是可以考虑的。

当天，即12月22日，午餐时刻，蒙哥马利兴冲冲地来到霍奇斯的司令部带来喜讯说，他已将一百五十辆英国坦克，像晾衣绳上的衣夹一样，部署在默兹河，以保卫那慕尔和纪韦之间的默兹河桥梁。霍奇斯的日记员这样写道，“蒙蒂生气勃勃，像往常一样充满自信。”又说，蒙哥马利带来的消息使霍奇斯将军感到轻松。近几天，他一直为北翼，特别是杰罗的几个师的缺乏战斗力而忧虑不安。

三小时后，霍奇斯把他的司令部大大往后撤，搬到他认为比较安全的通格列斯，以便得到“作出重大决定时所必需的安静”。也就是说，他认为默兹河的彼岸比较安全。

早在12月22日已顿的部队在短期中经过成绩卓著的整编和引人注目的参谋工作之后，发动反攻。他在反攻前夜，寓意深邃地给比阿特丽斯写信说：“早上我们孤注一掷地发动了远征。”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高级顾问哈罗德·布尔将军担心在他不够强大之前未免操之过急，但巴顿认为战机不可坐失。进攻于12月22日晨6点30分开始沿着二十英里的前沿，挺进了七英里，这比他预言的要慢，因为现在正大雪纷飞。

“我是不乐观的，”蒙哥马利对艾森豪威尔说，“第三军的战斗必定是一场硬仗。而米德尔顿的第八军团已溃不成军。我猜想德国的第七军也许要挡住已顿对德国第五装甲军西进的截击。”他再次向艾森豪威尔保证，霍奇斯将军的第一军“经过整体重新装备，现已恢复元气，我们将在这里打个漂亮仗。”

这里，第一 一空降师已在观巴斯托尼掘壕据守。此处是整个区域最重要的交叉路口。协助他们据守的还有第几装甲师、第十装甲师的一部分，还有几个反坦克连和一些黑人炮兵部队。米德尔顿向第一 一空降师临时指挥官安东尼·麦克奥利弗准将发出了简短的命令：“坚守巴斯托尼！”安东尼·麦克奥利弗的英雄表现堪称与日月同辉，永放光芒。12月22日，“超级机密”截获的情报表明，这于中午，德军要求被困的守军在光荣条件下投降，麦克奥利弗的回答只有后来传为美谈的两个字：“笨蛋！”德国指挥官明白它的意思，“超级机密”截获的情报也表明了这一点。

霍奇斯命令乔·柯林斯调集两个步兵的一个装甲师在12月23日午夜沿着五十英里的前线集结，准备发动反攻。柯林斯把他的军团司令部建在马尔什的一个处于十字交叉路口的集镇上，他到达司令部时，正值激战前夜的宁静时刻。当时在场的师长亚历山大·波林准备将对于控制东北七英里得从马尔什到霍顿的阵地充满信心。如果他这个目标实现了，将有助于封锁住德国第五装甲军。德军就不得不在占领横渡默兹河的一座桥梁之前被迫停顿下来。

12月23日艾森豪威尔口授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以备将来一旦对这次战役发生争论时作用，文件中他解释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阿登地区的防卫如此薄弱，为什么布雷德利在北面的进攻停止下来（这是因为没有把鲁尔河的关键性的拦河坝拿下来，而德国人会以破坏拦河坝的办法去冲走进攻者），为什么布雷德利让巴顿在前线的其余地区进行处境不利的攻势。至于情报部门的失误，他承认他的参谋处早注意到在加一地区德国的装甲部队正在撤退，而由一些装甲较差的步兵师接替。”尽管所有的情报部门不辞辛劳地工作，“想探恻这些装甲部队的位置和意图”，他宣称，“但毫无所获。”当然这不全是事实，艾森豪威尔肯定知道。他继续说道：“当穿插攻击阿登还只是一种可能性时，我们认为敌人下大可能在冬季利用该地区来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击。”

星期日，圣诞节的前夜。艾森豪威尔允许用很短的时间回到他原来的住处，换换衣服，保安警察依然没有破获暗杀阴谋集团。但作为三军统帅，他的安全太重要了。不得冒任何风险。在他离开这里去圣日尔曼之前。艾森豪威尔看望了驻在瑟堡的亨利·奥兰德，要求他个人亲自过问一个案件。斯塔夫德·勒鲁瓦·欧文将军的第五师的一位颇有名气的排级军士。在瑟堡时惹出了麻烦，被指控犯有谋杀和强奸罪被判处死刑。虽然战区军政当局已减刑为十六年徒刑，但是艾森豪威尔和奥兰德两人的同班同学欧文要求对此人无

罪释放。艾森豪威尔说：“有关文件正在途中，”

“我急于要让他回去，”欧文在电话里告诉奥兰德，“如果你打发他回部队，叫他给我开一辆新吉普车夹，并亲自向我报告。”

奥兰德，这位热情奔放的军需官，正需一辆崭新的吉普车可供他用，他答应下来。奥兰德说，“当我把这位军士打发回第五师后回到了我的办公室，此刻我已感受到了圣诞节的温馨的欢乐。”他的兴奋愉悦的心情一小时后就消失了。从瑟堡传来消息，一艘船只在瑟堡彼鱼雷炸沉，他的诺曼底基地后勤分部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船在港内。人们在夜色笼罩中的海洋里推迟救幸存者，几小时后，据初步统计的结果，第六十六师有七百人丧生。

此时的巴黎，晚钟正敲九点。休斯将军和 J·P·在圣诞前夜漫步圣母院。它古老而又别具风格，默默地蛰伏在塞纳河这个阴沉沉的小岛上。休斯认为，罗马天主教展现出的这些建筑是一切宗教中最好的。

德国人对巴顿进行猛烈反击，迫使第四装甲师后撤了几英里。此刻巴顿的士兵连续下断地日夜战斗，早已疲惫不堪，地势和天气更增加了困难。北翼形势飘忽不定，柯林斯驱车前往马尔什会见博林。这位步兵指挥官仍充满信心，尽管战斗更加险恶，德军第一一六装甲师的一些坦克几乎已深入到马尔什—霍顿一线。柯林斯的吉普车飞速疾驰，他感到寒风刺骨。但他看到天气晴朗，又高兴异常。这样，盟军的战斗轰炸机随时可以入战斗，而德子的坦克很快将耗尽汽油。

那天下午，蒙哥马利对霍奇斯进行例行的鼓舞士气的访问。他对柯林斯的侧翼出现危机至为关切，接着，发生了一场有决定意义的误会。据第一军参谋长威廉·基恩将军悦，霍奇斯命令柯林斯。如果他的军团被迫后撤的话，要准备固守从霍顿至阿登一线一条通至那慕尔附近默兹河的长三十英里的西北轴线。大约在下午三点三十分，第一军参谋长基恩已给第七军团参谋长帕尔默将军通了电话，口述命令要点。为了避免泄密，他说话很神秘：他让帕尔默在军用地图上寻找出字头为“A”和“H”的两个城市。一小时后，基恩担心帕尔默误解，又一次电话来。基恩说：“我只重复这一次，注意寻找。”帕尔默再看地图，发现了分别以这两个字开头的两个城市阿登和赫伊。但是这条线通向它村子的后方的距离超过三十英里。帕尔默仔细分析研究这个命令的意图。看来这像是盟军大撤退的先兆。他立即将这份命令送给柯林斯，并签注了自己的意见：“我想你还是到家里来好。”艾克斯开吉普来到时，快冻僵了，他急急忙忙地改正原来的错误，并坚持说，即使是作些较小撤退，也不过是向柯林斯提出一个建议，而不是命令。为了使自己日后不承担责任，柯林斯让艾克斯写下霍奇斯建议，把它归档，也不再管它

柯林斯打电话给欧内斯特·哈蒙将军，命令他的第二装甲师不要后撤而是发起进攻。在第一军的日志中这样记载：“看起来，明日在第七军团的阵地上可能是最严酷的一干。勇猛无畏的欧内斯特·哈蒙的部队在圣诞节早晨发起进攻，经过两天的坦克激战，摧毁了德国第二装甲师的大部，他得到了

支援。皮特·奎萨达的战斗轰炸机大批出动。强大的美国炮兵发射致命的VT近发引信炮弹，让哈索·冯·曼陀菲尔的德军第五装甲军在抵达默兹河以前就拔掉了牙齿。

圣诞节这天，布雷德利去拜会在宗德霍温的蒙哥马利。这位元帅脱去通常穿的军服，换上一身漂亮军服以示对布雷德利的欢迎。然而，换上这一身衣服，并不能掩盖他对布雷德利处境困窘的幸灾乐祸的神情。蒙哥马利发现布雷德利面容消瘦，疲惫不堪，蒙哥马利当晚向布鲁克报告说，“我对他完全开诚布公，我对他说，德国人确实把我们订得头破血流，假如说我们将很快转失败为大胜是徒劳的，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失败，最好还是承认。”蒙哥马利接着说，“阿登地区发生的这一切全然是他们自己的过失——布雷德利让已顿推进得太远，其结果削弱了他的和北翼的战斗力。”敌人瞅准时机，充分利用，我军也便陷入困境。”蒙哥马利带着怜悯之情端详着布雷德利，他在一年前还未指挥过比他在突尼斯指挥过的军团更大的部队。“可怜的家伙！”他写道，“他真是一个老好人，整个的事情对他来说无异于一剂苦药丸。但他表现出男子汉气概，承认失败，他是这样做了。”

布雷德利在蒙哥马利处仅呆了半小时，因为这必然是一次不愉快的会晤，布雷德利告诉蒙哥马利，已顿还没有使第一——空降师在巴斯托尼脱离险境，不过据称在战斗中歼灭了德军一百五十辆坦克。他想从南希到达巴斯托尼，只是担心如果没有更多的兵力，他能否推进得更远，很成问题。

蒙哥马利开始用布雷德利极为熟悉的腔调说话了，他说：“如果盟军要重新取得主动，解决当前兵力不足的困难，那么就必须缩短南翼战线，部队在南翼拉得过长，在北翼就可能被挤进一个强有力的冲压机内。”

晚饭后，布雷德利去看巴顿。他秘密地向已顿透露：蒙哥马利说霍奇斯的第一军在三个月不能投入攻势，只有巴顿的部队能这样做，然而巴顿的部队又太弱，因此建议他们应撤至萨尔——孚日一线，甚至可能撤到摩泽尔。巴顿对这种预测感到恶心。

蒙哥马利仍然推迟由柯林斯的第七军团发动的反攻。他只计划进行一次有限的反攻，一次在德军伸出“小指头”的突出地段的反攻，把敌人挤出口袋，然后像在法莱斯那样穷追猛打。但是，企图对突出部拦腰大咬一口，这将是一场冒风险的战斗，霍奇斯也明显地要咬它一口。在霍奇斯12月27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在深夜时分霍奇斯将军仔细地审查了由柯林斯将军设计的三种可能的攻击方案，有两种是以巴斯托尼为目标，一是守住圣维持……柯林斯将军坦率地在这些文件中提出他的要求：由于两翼暴露于敌。需要加强力量。在上两个星期内，霍奇斯将军两翼的苦头已经够呛了，鉴于这种情况，霍奇斯决定采取后一种比较保守的方案，”

突出部的两侧，巴顿因蒙哥马利为柯林斯的攻势所作准备十分缓慢而十分高兴。他认为“如果艾克让布雷德利重新指挥第一军和第六军，我们将能把德军一网打尽。我希望艾克能更像个赌徒，不过他肯定比蒙哥马利更是一

头雄狮，至于就神经的坚强程度来说，布雷德利要比艾克更胜一筹。”毋庸讳言，在德军进行冲击前一段时间里，他犯了很大有错误，使第八军团处极为被动的局面。蒙蒂是个讨厌的卑鄙小人。“战争是需要冒风险的，而蒙哥马利却做不到这一点。”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们研究了进攻计划。凯·萨默斯比注意到“艾克的情绪有点低沉”。目前德国人显然已被阻挡住了，但是蒙哥马利仍像过去一样谨慎小心、送来了一封信说他没有进行反攻的兵力。但是在第二天，巴斯托尼的守军在与敌军三个师对抗十天之后，他们的勇敢行为得到了报偿，已顿的先头部队打垮了敌人并解了巴斯托尼之围。巴顿写道，“德国人是在孤注一掷。俘虏们已经有三天到五天没有食物了，我们应该进攻。写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看看现在的天气，军队集结情况，以及人力，燃料的供应，还有弹药短缺。”但巴顿非常自信。他说：“混蛋德国佬已经把他们的脑袋伸进绞肉机中了，而绞肉机的柄在我手中。”

艾森豪威尔主要关注的事情是，为什么苏联人还没有发动进攻？今天，马歇尔发来的电报说：“斯大林乐于接见艾森豪威尔派往莫斯科的任何一位高级官员。”艾森豪威尔对前景极为担忧，派去他的副手特德。他立即前往伦敦，但是有几天因天气被困在那不勒斯和开罗。一月中旬才见到了苏联的领导者斯大林。苏联人对于他们军事计划的沉默使盟国深感不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梅里尔·缪勒报道了盟国的这种不安，被运送回国，一月末。邱吉尔致电艾森豪威尔，要求不要发表事情的真相，在他的莫斯科之行以前，将不发表任何与苏联关系的声明，这种声明将使美国和英国为之震动。

在华盛顿，12月27日，史汀生午饭后回到陆军部，悄悄走进马歇尔的办公室，跟马歇尔围绕着德国人赢得这场投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马歇尔也一直在考虑同样的问题，窗外雨雪霏霏，雨霰打在窗玻璃上沙沙响。现在，美国要不要开始动员一些新的师来把战争打倒1945年秋天呢，“他说。”后来史汀生在其口授的一份文件中记下了马歇尔的话，“……如果德国人在这次反攻中打败我们，特别是苏联人在他们一侧不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对战争重新作出安排；在德国边境采取守势——我们相信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做到这一点——然后，由美国人民决定他们是否愿意为继续这场战争增加所必需的新的兵员……他论述了我们对敌人保持压力的主要港口安特卫普的重要性。不使德国人摧毁该港是至关重要的。”

两周来，罗斯福一直很体谅别人。没有向他们的三军参谋长们询问战斗进展而使他们为难，但在法国。休斯谈到美国报纸并于12月30日说道：“报纸对于我们怎么让德国人稳住了阵脚表示莫名其妙。我也是如此。”

过了一些时候，艾森豪威尔前往布鲁塞尔与蒙哥马利会晤。时值天降大雾，车于走走停停，途中花了很卜时间，令人十分难受。艾森豪威尔抵达布鲁塞尔，不料蒙哥马利已经到哈塞尔特去了，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

生了，他忍气吞声。搭乘专列火车去找蒙哥马利。凯·萨默斯比于次日获悉：“艾克和蒙蒂作了一次会谈，蒙蒂没有让他的参谋长参加。蒙蒂仍然劝说艾克相信，整个战线应由一人来指挥，至于此人应该谁，那是不言而喻的。从整个情况来看他都不是那么很易于合作的。”

12月28日，蒙哥马利在哈塞尔特对艾森豪威尔说，他希望德国人发动新的进攻，那时他将予以迎头痛击，把他们顶回去，大挫敌军锐气。这是经典的军事教科书中的一种用战方法。万一德军不发动新的进攻，他就令柯林斯在1月1日发起反攻。蒙哥马利说，鲁尔是下一步的首攻目标，盟军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并由一个指挥官指挥来进击鲁尔。布鲁克获悉了此次会晤的内容根本不赞同蒙哥马利对会晤所作的说明，布鲁克写道：“看来，蒙蒂似乎一直在对艾克不厌其烦地大讲不听劝告的后果！”

当布鲁克写下这些话时，蒙哥马利已经采取了行动。第二天，不出所料，蒙哥马利在会晤以后就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要求他任命一位地面部队指挥官。信中说，这“只是因为极盼不再失利。”他要求艾克不要把信中的一部分内容向布雷德利透露，因为布雷德利不同意他的指挥。他提醒艾森豪威尔，在这个问题上他对布雷德利的态度是坚决的。“任何统、含糊的言同，”蒙哥马利说，“都是于事无补的。”他亲自提出以下严厉的措辞：“从即日起，一切作战指挥、控制和协调两个集团军作战行动之权均由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行使之。”他这样签署这封信：“你最忠实的朋友蒙蒂谨上。”然后，他又附笔写道：“不必复信。”针对这封信，凯·萨默斯比后来尖刻地写道：“蒙蒂对于任命谁来当地面部队指挥官是无疑的，那当然是蒙蒂自己了。”

艾森豪威尔在12月29日会见蒙哥马利回来之后，情绪低沉。他召集他的僚属举行了会议，“大家对蒙蒂都很气愤，”凯·萨默斯比说，“特别是惠特勒。艾克的目的是使他的僚属保持一致。今天晚上艾克从他在圣日尔曼的房子搬到一所新住处，这儿距他的办公室只有三分钟路程。”数年之后，艾森豪威尔的一位参谋描述了蒙哥马利在盟军命运攸关的时刻向艾森豪威尔重提他的要求而在最高统帅部激起了怎样的怒火。阿瑟·内文斯盟军最高统帅部战时的计划处处长曾在接受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的一次口头访问中说道：“艾森豪威尔将军曾想致函联合参谋长会议，要求撤掉他——蒙哥马利的职务。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吉冈得知这一消息……火速赶到司令部跟比德尔·史密斯一起拟定了一个解决办法。”德吉冈说服了艾森豪威尔和特德停止起草他们准备发往华盛顿的信函。德吉冈将军对他们说，他能说服蒙哥马利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蒙哥马利不懂得形势是如何严重。然后，德吉冈返回驻地，坦率地告诉蒙哥马利，如果艾森豪威尔的报告呈报到联合参谋长会议，那么他一定会被免职，没人会替他说话。连邱吉尔也无能为力，如果艾森豪威尔将军无法与他共事的说话。于是。蒙哥马利致函艾森豪威尔，说他不了解局势，表示将以“最大限度”的合作。他在信末写信道：“你十

分忠实的部下”。内文斯说，正是这一落款挽救了他。

从战时记录和艾森豪威尔关于蒙哥马利的秘密档案及私人日记中，可以归纳出这场危机的确切结果。艾森豪威尔从哈塞尔特回到司令部时发现德吉冈恰在那里。而且还看到马歇尔打来的一封电报。电报是下午6时45分收到的。电报中提到伦敦报纸上发表了直言不讳地批评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文章并把蒙哥马利吹捧成为阿登战役的英雄。“我的想法是，”马歇尔说，他的威严的声音好像穿过大西洋传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任何让步，你不仅得到我们完全的信任，而且，如果你作出让步，那必招到全国极大的怨恨。”他最后说：“你正在从事一件伟大的工作，愿你持之以恒，让他们见鬼去吧！”艾森豪威尔大概会认为这是阿谀之词，他本人也曾以此来鼓励可怜的霍奇斯振作起来。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12月31日，艾森豪威尔终于给蒙哥马利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措辞生硬，装腔作势地叙述了他关于消灭突出部敌人之后的作战计划概要。根据他的计划，强渡莱茵河之后将增强鲁尔以北的兵力。他告诫蒙哥马利：“计划的主要方面也就是28日我在专车上向你一再口述的我的那些打算。”他特别强调一点：他决不会把布霍德利置于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他写道，由于又重提关于“失败”的预言，“你使我很不安”，除非“你把自己对此问题的确切意见……详加陈述”。他接着写道：“我告诉你，在此问题上我不能再迟让了。”他劝诫蒙哥马利不要使裂痕扩大，以致发展到非得向联合参谋长会议提出申诉不可的地步，这样定将有损于盟国的共同事业。

至此，他已把话说到明确的程度：他正逼迫设在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会议明确表态，他们两个当中哪一个对盟国的事业更有价值，是蒙哥马利还是艾森豪威尔？在收到马歇尔最近的来电之后，艾森豪威尔对他们可能给予的回答已毫不怀疑。

看起来，这对艾森豪威尔像是一场竞赛，而他已经过了整个比赛的全过程。凯·萨默斯比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比德尔和艾克一致认为，自从一年前蒙哥马利在意大利说他愿意入‘队’以来，蒙蒂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在艾森豪威尔会晤蒙哥马利的前一天，德吉冈同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三小时会谈。现在他急忙来告诫这位陆军元帅，艾森豪威尔是多么愤怒，同时把马歇尔来电一并告诉他。蒙哥马利决定谨慎行事，并于12月31日下午四时把M第406号信件呈给艾森豪威尔亲收。信中写道：

“亲爱的艾克：

已见德吉冈，获悉你在这些十分艰难的日子里为很多事情而积思苦虑。我之所以把自己的看法直言不讳地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你喜欢这样做。现在我明白了，有很多因素是我始料未及的，无论你作出什么决定。你可放心，我将百分之百地去执行。我相信布雷德利也将如此。前函也许使你为难，我深感不安，务请将它撕掉。

你的十分忠实的部下蒙蒂谨上”

此外，艾森豪威尔还有一件可喜的事情。当天夜间九时三十五分，蒙哥马利给艾森豪威尔送来了第二封信。信中说，他同霍奇斯磋商之后，目前正着手使柯林斯的第七军团在三天后天一亮就发起反攻。

第三节 蒙哥马利明白他在争夺指挥权的斗争中输了

这年除夕，史汀生拜会了罗斯福总统，总统仍卧病在床。他借助于等高线地图，简明扼要地向总统汇报了巴顿反攻的进展情况。接着他们又议伦了一番英国报界为英国的副总指挥发起的令人不愉快的宣传运动。史汀生指出，英军的师现在很少。

罗斯福同意他的看法。“邱吉尔一向是分散主义者。”他评论说。他的意思是说，邱吉尔把他的兵力分散到全球，而不是用来集中对付德国。

史汀生与罗斯福一唱一和。“邱吉尔是一个分散主义者并非反常，”他说，“因为他不得不分散他的兵力去保卫大英帝国。而我们则必须打赢这场战争，此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为此，我们必须在目前正在作战的地方倾注全力。”

史汀生根据幸存者叙述的情况，向罗斯福报告了纳粹党卫队第一装甲师在马尔梅迪惨杀一百五十名美国士兵的情况。“好吧！”总统冷笑着回答说，“这将使我们的士兵更清楚地认识德国人，就像他们已经认识了的日本佬一样！”

虽然暗杀的威胁逐渐减少了，艾森豪威尔有了较多的行动自由，但严峻的考验对他来说并未减轻。“对于艾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困难时期。”凯·萨默斯比写道，“每个人都有点儿神经紧张，因为不知道敌人下一次将从哪里发动进攻，艾克必须时时刻刻给人们以鼓励。他重任在肩，不能有片刻松懈。”

艾森豪威尔一度似乎必须把他的兵力撤出斯特拉斯堡——阿尔萨斯首府，位于萨尔布吕肯以南七十英里和南希东南五十英里的地方，告诉他的参谋们：“我们没有军队来保卫这个地方。如果法国要派一些军队防守该城，那就太好了。”从军事观点上来看，斯特拉斯堡并不值得防守，但艾森豪尔忽略了希特勒观点上夺取该城作为政治资本：德国人早就把它视为一个该国城市了。戴高乐震惊万分，他的阿尔冯斯·朱安将军对艾森豪威尔说，一旦第六集团军撤退，德国人就会立刻色围并占领这个城市，而盟国在这个城里的三千名合作者就将惨遭屠戮。“他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凯·萨默斯比1月2日写道。当时法国派遣了勒克莱尔的一师兵力前往保卫斯特拉堡。1月3日戴高乐赶来·他”至少可以说很激动。”凯·萨默斯比这样写道。他固执地对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他把美军的两个师撤出斯特拉堡地区，法国就将自行其是了。”虽然艾森豪威尔通常会让政治上的考虑压倒军事上的需要，但他最终还是勉强作了让步。事后，他不安地对他的僚属们说：“如果我们坚持把两个师撤出去，法国必将转而反对我们。”

这还不算，又出一件麻烦事。邱吉尔宣布他和鲁克1月3日要来拜会并将留宿一晚。那天，艾森豪威尔乘等候邱吉尔一行的空闲给玛米写了信。自从圣诞节以来，他一直没有给她写信。尽管其间他曾拍去两三封电报，但他

知道这并不能使她满足。因此，每当他走进办公室，一眼瞥见挂在角落里的玛米和约翰的照片时，“便深感歉疚”，现在他要写一封信为自己的怠慢而承认过错。“你从每天看到的报纸文章中就会明白，”他在信中解释说，“我们处在沉重的压力之下，这样你便会体谅到要想安静地坐在桌旁，专心致志地给自己心爱的人写一封畅叙衷肠的信是极为困难的。”他希望用语意委婉的话语，能够避免玛米给他写那些令人苦恼的信件。

此时，他思绪联翩，想了很多事。就在一天前，他的好友，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海军司令拉姆军上将从库布莱镇起飞时，也同利马洛里一样，因飞机出了故障坠机身亡。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迁提出赦免关押在军事监狱里的美国士兵——只要他们肯拿起武器去战斗。遗憾的是，他得知只有少数刑期长的人接受了这一建议。

12月31日，蒙哥马利给他的朋友格里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P.J.

……一切都好。现在德国人不会如愿以偿，但他们把美国人打得鼻破血流，并且打乱了我们的计划，然而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所以我想，他们肯定会说这没有什么关系！！有时间来看我。”

英国急切盼望战争能够得以束的1944年就这样过去了，英国把一切都投入了这场战争，如果战争要持续到1945年，那么这将使英国沦为国际上的肢产者，耗尽它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而它仍不得不在同那些对英国帝国的存亡漠不关心的大国结盟的情况下，继续跟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作战。蒙哥马利之所以百般告诫艾森豪威尔必须给德国以致命打击，以便迅速结束这场战争。免得付出更多代价，其背景也正在这里。英国没有时间来理行这种慢腾腾的、把战线拉得过长的战争。

元旦一天，数以百计的飞机发出的嗡嗡声打破了黎明的沉寂。这是戈林出其不意地派出他的全部战斗机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盟军前沿机场进行猛烈袭击”“超级机密”又一次事先提出了警告，而盟军又一次对这类袭击措手不及，事实上，蒙哥马利的情报处曾经给英国皇空军司令部情报处打过招呼。第一军的日志中这样记载：“在布塞尔机场的目击者证明，一百多半飞机密集地排列在那儿，因遭敌机扫射而全部被摧毁。今夜被毁飞机已超过一百八十架。”在这些击毁的飞中，有蒙哥马利“达科塔”式座机。此事发生后，艾森豪威尔立刻把自己刚刚得到的一架新的“达科塔”送给了蒙哥马利。

他在给布鲁克的信中写道：“现在我打算从竞争中退出来。很清楚，我们已经得到了所能够得到的一切，今后我们不去获得更多的什么了。我已把我的观点坦率地告诉了艾克，他也给我讲了他的决定。今后我会百分之百地按他的部署工作。他很高兴，拍来一份很好的电报，感谢我所采取的谅解态度。因此。一切都是友好的。”

这些友好的表示是相当令人满意的，但是那一历史性的争吵仍然在战场上回响，正如一场即将逝去的暴风雨中霹雳的余震那样。很快，艾森豪威尔的将领们便获悉了他和蒙哥马利之间来往的那些信件的内容。布雷德利也是如此。”

巴顿自信突出部的德军已被击败。尽管他的第三军在从巴斯托尼向北推进到豪法利兹时仍然遇到强大的抵抗，但是他知道怎样去鼓舞自己的军队英勇作战。元旦这天，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装甲部队的集中情况怎么样？”巴顿答道：“他们的装甲部队已经完蛋了，除非他们的坦克能够繁殖。”

在法莱斯，这时袋形地的口仍然张开着。巴顿用重炮猛轰，以便打通向巴斯托尼的道路，并缩小缺口。此时柯林斯急欲从北侧进行突击来同巴顿一起封锁这一缺口。但是蒙哥马利则想先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再让霍奇斯令柯林斯发动攻势。命令终于下达了：1月3日晨第七军团向南，即向预定的汇合地点豪法利兹发起进攻。听到这一情况，巴顿在信中嘲讽道：“亲爱的考特怪终于要来了……这将减轻我们的压力。”

柯林斯的第七军团于上午八时三十分顺利地发起攻势。天气又一次帮了希特勒的忙。道路上布满坚冰。虽然铺上了砂砾，坦克还是滑向两边，撞倒电线杆，阻断了电讯联系，减低了前进的速度，尽管如此，部队仍然大大向前推进了。蒙哥马利下午二时打电话给霍奇斯时不断他说：“打得好，打得好！”豪法利兹越来越近了，柯林斯的正面是纳粹党卫队第二装甲师团的一支坦克部队正在通过一个村庄向德军发起正面攻击，这是因为冰封的路面很滑，使坦克难以作侧翼迂回。用反坦克火箭炮武装起来的德国步兵躲在一些房屋的地下室里。负隅顽抗。柯林斯的部队使用带迟发引信的八英寸榴弹炮弹猛烈轰击，才穿透房屋的屋顶摧毁了德军据守的地下室。扫清了前进道路。那天下午，柯林斯亲眼看到一辆履带式坦克失去控制。滑出路面。滚到山下，坦克手身亡。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斗。

在钳形攻势另一侧的顶端，即巴斯托尼的南面，战斗愈演愈烈，因为敌人，特别是不可一世的纳粹德国党卫军顽强抵抗巴顿的进攻。巴顿想起在西西里时。自己受挫的那段不光彩的经历，在1月4日的日记里忧虑地写道：“第十装甲师非常年轻而又缺乏战斗经验，屡屡失利，遭到很多不应有的损失。也有一些枪杀俘虏的不幸事件（我希望我们能够对此秘而不宣）。”不久以前，在尤德施泰特攻势的早期，一支武装党卫队在马尔梅迪近枪杀了很多美国人，他们的尸体并排曝置于野外，犹如市场上堆积出售的木材——巴顿以前这样描述过种情景。他是在一次反攻被阻遏之前不久说这话的。美国的战况宣传机构称这一事件为暴行，即著名的“马尔梅迪事件”。史汀生曾将这一插曲老老实实地向罗斯福作了讲述。

当突出地带的战斗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美国指挥官们再次发生了意见分歧。霍奇斯赞同慢而稳的方案。战略轰炸机司令斯巴茨则主张重复“眼镜蛇”计划。1月1日他冒着被巴顿的高射炮子击落的危险飞到了列日，询问

霍奇斯将军即将发起的进攻需要怎样的空中支援。霍奇斯拒绝接受在柯林斯第七军团的阵地前面对敌军作地毯式轰炸的建议，并要斯已茨继续按照原来的作法行事。斯巴茨把他对布雷德利和巴顿过的话告诉了霍奇斯：“接连不断的坏天气将使德国人得以重整旗鼓。因为最好抓住时机，立即进攻。”他离开霍奇斯之后，便口授了一篇私人笔记，说霍奇斯将军和他的参谋们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他们似乎缺乏进攻的胆量，巴顿专注地观察着变得越来越坏的天气警告说，如果德国人决定在巴斯托尼打一场硬仗，他们能够削弱钳形攻势。他主张最好对突出地带的中心部位发动袭击，那时德国人将会惊慌失措而考虑撤退。这样便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胜利。

行动迟缓和部队遭到的伤亡使艾森豪威尔深为不安。他眼巴巴地望着东方，不知道俄国人何时发动进攻，莫斯科没有任何消息：特德在途中因天气问题仍停留在那天下勒斯。艾森豪威尔为此焦虑不安，他说：“特德此行干系重大。”美国新闻界透露了蒙哥马利指挥美军的消息。这就使情况变得更糟糕了。艾森豪威尔只好对此事作了解释。“对艾克来说，这是一段漫长而又使人厌倦的日子，”凯·萨默斯比在1月5日的日记中同情地写道，“他开始感到有点紧张了。有谁能不这样呢？”

那天，埃弗雷特·休斯来艾森豪威尔在办公室附近的特勒隆新居，同他和凯·萨默斯比共进午餐，当他们谈及严重的人力不足时，艾森豪威尔又一次大骂李将军无能，这使休斯感到高兴。“李凡事必要求有图表，”最高统帅说，“然而有了图表他又看不懂！”

战局日趋严重，一天，斯巴茨向艾森豪尔报告说，从一些迹象来看，德国空军发了一种能使飞机发动停止运转的“光”。更严重的问题是当前兵员难以补充。“我们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凯·萨默斯比1月6日这样写道。次日，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雷·巴克将军从华盛顿回来，向艾森豪威尔作了汇报。巴克说他已告诉陆军部，“除非得到更有力的增援，否则我们可能输掉这场战争。”

巴顿也是郁郁寡欢，他的部队从巴斯托尼向北进军遭受了惨重损失，这使他精神不振。“这场战争我们仍有可能打输，”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人比我们更冷更饿，可是他们却比我们打得好。我无法使我们幼稚的部队摆脱愚钝。”他在给比阿特丽斯的信中又说：“对于战争的结局，有时连我也产生怀疑。”

巴顿计划在1月9日用八个师的兵力向豪法利庇展开攻势，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天气依然寒冷多雪。当他乘车从巴斯托尼回来时，他的脸被吹得疼痛难忍。他碰上乘无篷卡车行军的第九十师的最后一个营，士兵们在暴风雪中乘车已好几个小时，当巴顿驱车经过时，他们兴高彩烈地向他欢呼。这情景使他感到鼓舞。“我们的确必顺坚持进攻，否则它（敌人）就会进攻。”他写信给比阿特丽斯时说，“我希望我们的伟大战士B爵士稍微多出点力。”

1月6日，陆军元帅柏纳德·蒙哥马利爵士笑着把钱来夹收起来。战争

还没有结束，因此他又赢的是格里格。“两英镑的支票收了，”他回信说，“谢谢你。打贿对我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儿！”接着，他谈到正在突出部打胜仗。“跟美国佬打交道的实际麻烦是。”他写道，“他们根本不懂同德国人打仗的规律，如果掌握了这些规律，那就会打得好多了。”

现在，艾森豪威尔不能不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即蒙哥马利的集团军只有二十一个师，这对面临的任务来说太少了。因此，他决定把美国的第九军（该军和第一军都已临时交由蒙哥马利指挥，用以在阿登地区发动攻势）更久地置于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

他的新计划，除作战控制权之外，采取了蒙哥马利的全部建议。

美国将军们因他们的战略遭到瓦解而长期垂头丧气，神经过敏。英国将军们却得意洋洋，兴高彩烈。1月7日，蒙哥马利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次会议引起的麻烦比他以前的任何言论引起的麻烦严重得多。他对记者们说，他对英国报纸诽谤艾森豪威尔的文章甚为不安。他承认尤德施泰特“获得了战术奇袭的效果”。他继续说，“我一发现此事，便亲自采取措施，即使德军挺进到默兹河，也要确保不让他们渡河……后来局势开始恶化。但盟军齐心协力对付了这一危局；大家都把民族观念撇在一边；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我负起指挥整个北方战线的责任……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英军正在受到沉重打击的美军左右两翼作战。这可说是一幅动人的盟国并肩作战的画面。”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我认为，任何人要破坏盟军的合作精神，那必然是给敌人帮忙。让我告诉诸位，”他说，“我们这个队的队长是艾森豪威尔。”他指责报纸发表对艾森豪威尔不友好的文章。他说：“我请诸位协助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让我们团结在队长的周围，赢得这场比赛。”

事实上，蒙哥马利讨厌的英国报界在圣诞节前，即在美国第一军和第九军交由他指挥来进行阿登战役之后对他阿谀奉承，迟迟不作出反应。英国报纸宣扬蒙哥马利而贬低艾森豪威尔，这就触怒了美国人，其中包括马歇尔，使美国人的忍气转向了蒙哥马利，几星期后，蒙哥马利写道：“在我作为盟军指挥官的全部经历中，没有任何事件像报纸上这种特别动感情的报道如此难以应付，首相和我千方百计来消除这一误解，但这只不过是造成长期怨恨的那些事情中的一件事，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军在这里能够通过伦敦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得到重要的消息。”然而，这次争吵同记者招待会之后发生的纠纷相比还算不了什么。

英国的高级随军记者切斯特·威尔莫特写了一篇关于这次记者招待会的电讯稿，被德国人截获。他们把这篇稿子加以改写，编造了一些极端反美的言论，把这些言论说成是出自蒙哥马利之口，在他们冒充英国电台的阿纳姆电台播送。布雷德利的指挥部监听到阿纳姆电台的广播，误认为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于是，犹如火上浇油，激起一场轩然大波。但是，这不能全怪德国人，而蒙哥马利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他的讲话是不合时宜的，无论如何他的用词是不幸的根源。当他说盟军在希特勒的不顾一切的屠杀面

前，发狂地、悲惨地进行防御是他经历的最为“有趣而微妙的”战役时，美国人未能领略英国人的幽默感。

有一段时间，蒙哥马利的谈话引起的争吵简直要压倒巴斯托尼的炮声。连比较喜欢这位陆军元帅的辛普森也认为这番话是令人气愤的。布雷德利暴跳如雷，向辛普森表示他正在寻找时机向蒙哥马利发泄怒气，柯林斯也是如此。其实，他的部队仍在南面进行战斗。“蒙蒂真正使人感到愤怒只有一次，”几年以后他这样说。“那就是他在进行突出部的战斗时贬低了美军，这就是当时我和布雷德利忍不可遏的原因……他举行那次记者招待会，暗示由英国人作主，因此一切都会好起来。”柯林斯在回忆录里指出，无论怎么说布赖恩·霍罗克挥团在援助他，但事实上当时布雷德利、已顿以及我们所有在突出部北线战斗的人们，这对齐心合力的伟大的盟国陆军和空军作出的努力投上了一层阴影。”

像往常一样，艾森豪威尔要同时解决来自军事和个人私生活两方面的麻烦，就在蒙哥马利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那天，艾森豪威尔收到了玛米的来信——又是一封使他担心的发牢骚的信。他立刻写了回信。他写道：“当我获悉你由于我没有给你写信而感到不安和不耐烦时，我不胜烦恼。恳求你体谅我，我现在席不暇暖，无法写信。对我来说，提起一支笔有时简直是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他想给她描述一下他现在的处境——艰难的战斗，无暇做体操锻炼射击，到处是卫兵和管闲事的人打扰他。“甚至在我的楼上大厅里也有卫兵。”他不需要这样，但负责他的安全的却坚持这样做。

第二天，即1月8日，他接到布雷德利打来的电话；美国方面对蒙哥马利的讲话极为愤慨。德吉冈拜会了艾森豪威尔，跟他诚挚地交谈直至深夜。次日，休斯在日记中生气地写道：“在这场大竞赛中，蒙蒂指挥第一和第九军，而布雷德利则只指挥第三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三天后，休斯又写道：“蒙蒂和布雷德利之间仍然争吵不休。”1月9日，艾森豪威尔在夜间接到邱吉尔两次电话后，决定授予布雷德利一枚铜星奖章，奖励他对阻止德军进攻所作的贡献。报纸对此作了大量宣传，这使布雷德利感到欣慰。

与此同时，在巴黎的美国人反英情绪也很强烈。住在乔治五世旅馆，跟休斯只隔一条走廊的O.N.索尔帕特准私下对休斯说，英国人绝然不会彻底摧毁纳粹德国，因为他们希望战后有一个强大的德国，以取得一个销售英国商品的市场和反苏联的支持者。他还说：“把两个军交给蒙蒂乃是对布雷德利的一击。”

1月10日上午，参谋会议结束后，艾森豪威尔让比德尔·史密斯和怀特利留下来。鉴于钳形攻势正在向蒙法利兹收拢，艾森豪威尔参谋部里的英国准将约克·怀特利建议，现在就应该制定计划，让布雷德利从蒙哥马利手中收回对第一军的指挥权。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辛普森的第九军仍将由蒙蒂指挥，”凯·萨默斯比这样写道，“远在德国人发动突击之前，艾克就说过他不得不把一个美国军交给蒙蒂。第二十一集团军大约只有二十一个师。

艾克担心布雷德利会对这种安排下悦，但在战争中要放纵个人的感情和欲望往往是难以做到的。”

斯大林那儿依然没有任何消息。第二天，情报处长斯特朗在艾森豪威尔召开的会议上说：“许多事情要看我国是否将发动进攻。我们衷心希望他们在2月底能发起攻势。否则，德国人将能够从东线把许多师抽调到西线来跟我们交战。”斯巴茨将军在同比德尔·史密斯几次会晤中，及后来1月8日在同艾森豪威尔的会晤中，都强调必顺警惕德国人重整旗鼓再次发动进攻的一切迹象。他认为，纳粹强渡默兹河，向安特卫普地区攻击的可能性极大。他强烈要求，一旦天气状况允许，他将最先去轰炸油库。对此艾森豪威尔终于表示赞同。

此时希特勒正做着巴顿也可能做的事情，他派出大约一营的兵力在斯特拉斯堡以南横渡莱茵河，对第七军实施了一次牵制性进攻。艾森豪威尔担心失掉这个桥头堡，于1月10日命令布雷德利停止巴顿的第三军在巴斯托尼地区的进军。巴顿为此大发牢骚，但还是服从了。“由于德国人比我们更沉着大胆，我的顺利攻势第二次被中止了。”他这样写道。

在蒙哥马利发表那番谈话的前几天，英国参谋长会议给马歇尔写了一封很有份量的信，断言艾森豪威尔应对阿登地区的失利负责，因为他没有阻止布雷德利把短缺的物资投入已顿对萨尔的进攻。英国人说，这使整个战争失去了平衡，而且与艾森豪威尔本人赞成的从阿登北部突入德国本土的意见也是抵触的。在盟军最高统帅部里，争论超越了国籍界限，艾森豪威尔的全体英国参谋人员都为他鸣不平，凯·萨默斯比1月10日写道：“很明显，英国人正在竭力地争取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同意设一名司令官，而蒙蒂则是当然的人选。我真希望马歇尔将军会同意艾克对今后作战的设想。”

马歇尔1月12日做了回答。他明确指出，既然盟军主要是由美军组成，因此应该有一位美国指挥官，他并没有觉察到，他这样说是在暗示没有一位美国指挥官是凭他自己的本领而荣膺此选的。然而他的决定是权威性的，这对于英国支配北欧战争的希望。乃至英帝国无异于一曲挽歌。

蒙哥马利明白，他在争夺地面部队最高指挥权的这场斗争中是输了。但是，无论谁都承认，他是像一个绅士那样，输得体面。“我想说两点，”他给布雷德利写信说，“第一，对我来说指挥如此出色的部队，真是无上荣幸；第二，他们打得真漂亮。”

也是在1月12日，俄国的巨大攻势开始了。没有几天，红军长驱直入，攻占了华沙。盟军最高统帅部如释重负。在华盛顿，史汀生对着口述录音机说道：“这是一条很好的消息，尽管我们一直希望并愿意相信（俄国人）会信守诺言，但这两天我们还是对斯大林的迟缓有点焦虑不宁了。”现在东西方合作受到的损害已不那么明显，而且可以被忘却了。

布雷德利和蒙哥马利都希望在突出地带北部发动下一次攻势。但是，1月15日这一天，当蒙哥马利应艾森豪威尔的观点的要求对他作了一次罕有的拜

访时，他发现艾森豪威尔的观点没有改变。“我们必须在莱茵河以西击败德军，”最高统帅这样说道。

比德尔·史密斯在一次会议之后留下来，跟艾森豪威尔反映了美国人在法国犯罪与日俱增的事实：英军士兵从运送军需品的列车上盗窃物资，然后到黑市上出售。这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未必是什么新闻。他对史密斯说：“我有价值一百多美元的酒就是从舍尔伯斯特偷来的。”舍尔伯斯特是他设在兰斯的前线指挥部。艾森豪威尔近来心情烦躁，神色倦怠。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超重了八磅。为给部下做出榜样他带头献血，医生抽血时费了好大劲才找到静脉把针头插进去。几天后，一位医生给他进行体检。对他的健康状况表示满意，虽然对他抽烟的数量作了番尖锐的告诫。玛米许久没有来信，这使他很是放不下：也许她到本宁堡去了。旅途中无暇写信。对此他并没有发牢骚，而只是在一封信中询问她是否收到了他寄去的圣诞礼物，给她的香水和给约翰买的装有一千法郎支票的皮夹子。

1月16日，柯林斯的部队从北向南推进，在豪法利兹同巴顿的部队会师，这样就把“口袋”封住了。虽然被包围的德国人不多，但这显然标志着纳粹的攻势已告结束。据斯特朗估计，敌军大约损失八万五千人。他们虽然撤出了大部分建制，但其人员和物资损失惨重。因此，他们开始从突出地带撤退。艾森豪威尔把第一军重新交归布雷德利指挥。巴顿认为，“这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布雷德利要比蒙哥马利大胆果断得多。”

一天，休斯来到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艾森豪威尔对他说：“埃弗雷特·乔治确是一位十分伟大的战士。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一定请求马歇尔对他有所奖励。”休斯跟最高统帅一起匆匆进过午餐，便赶忙飞抵南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巴顿，事后，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乔治看来很高兴。送给J.P.一具捅鼠器和几本书。还给我那支象牙柄手枪。我们一直谈到下午一时三十分。我们在一块议论了布雷德利，艾克，考特尼等，一如既往地极力赞颂他们的聪明才智。乔治还谈到他是一个骄傲的好斗的人。他是好样的——他是这样说的，”休斯在巴顿那里住了几天。“真是地狱般的地方，”他写道“冰天雪地。我催促乔治去睡觉，但他说我们像是一对刚从寄宿学校回到家里的姊妹，我们要尽情地谈个够。”

美国人正像蒙哥马利说的那样，被打得头破血流，死伤近七万人，像步兵榴弹炮之类的装备损失惨重。使他们在阿登陷入灾难的原因是指挥不力，结果导致战线拉得过长，缺乏战术后备力量，而首先是最高统帅部的自满情绪使他们忽视了重要情报，华盛顿一位分析家指出，盟军最高统帅部关于9月份以后的情况所作的情报总结，“对德国人已经做的和可能做的的一切均持嘲笑态度。”尽管马歇尔竭诚地替艾森豪威尔辩护，阿登之战的结果仍然受到严厉的批评。“时至今日，”空军副参谋长L.S.库特将写道，“无论是从使用地面部队还是从使用空军的角度来看，艾森豪威尔的部署都是支离破碎的，而不是协调一致的行动。”

把美军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是蒙哥马利。在这些日子里，他向霍奇斯，其次是辛普森作出了冷静的表率。然而，决定性的事情归根结底是美军士兵做的。他们不畏严寒，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坚韧不拔，比起他们的指挥官的惊惶失措来，远远胜过他们。功劳不仅应授予英勇卓绝的巴斯托尼的保卫者第一——空降师，而且也应授予在蒙绍地带战斗的W.M.罗伯逊少将的第二步兵师。如果没有第二兵师12月17日付出重大伤亡而胜利地拖延纳粹在克林凯特前面的进击，那么德军肯定会在当天或次日攻抵欧本甚至有可能到达列日。这样一来，巴斯托尼也将失去它的意义。另外，允许在战斗中使用近发引信炮弹这一措施也壮大了反击德军的战斗规模。

阿登战役把战争推迟了好几个月，不但用光了盟军的给养和后备兵力，而且鼓舞了敌人的士气，而这正是希特勒当时所期望得到的。凯·萨默斯比1月19日写下了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遭受的挫折：“德国人的士气现在很高，自从12月16日德军发动突袭以来一直如此。”

马歇尔对于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受到日益增多的批评深为担心，便从华盛顿派了一位名叫本·利尔的精力充沛的将军去调查问题的症结所在。马歇尔告诉艾森豪威尔，利尔为人严苛，性情暴烈，但十分有军人风度。他向艾森豪威尔提议，让他作“你的副手”，去负责后勤方面的事务，并把李置于利尔的领导之下。利尔抵达巴黎后，给正在巴顿司令部里的埃弗雷特·休斯打了电话，告诉他今后他们将在一起共事了。休斯去见艾森豪威尔，坚决地表示他愿在利尔手下工作。他竭尽全力想说服艾森豪威尔同意他留在原处，继续充当艾森豪威尔的耳目。“我试图说服他，但他说不行！”休斯后来写道，“他让利尔担任战区副总司令，后勤交通部门司令官、监察长，他要他手下最得力的人去帮助利尔。就是这么回事。”凯·萨默斯比目睹了他们的争论，她写道，“休斯是一个非常难与相处的人。”

21日，休斯和利尔共进午餐。他对利尔的孤陋寡闻甚为不满。1月23日休斯意味深长地写道：“利尔的工作应是收拾残局。对于已经出现的错误，他只是作善后处理。谁将会被撤职呢？布雷德利？不会。霍奇斯？也不会。”那天晚上李设宴招待了利尔。休斯就此茫然评论：“这就万事大吉了。”李的所有亲信都没有被解职……2月3日，休斯在给他的朋友弗吉尔·彼得森的信中大发牢骚：“我们的那位教名以B开头的同学，同我意见不一……他的几个年青助手正在悄悄活动，搜寻错误，但他们既不了解背景，也不了解组织情况。当看到后勤交通部门有人肥冻时，他就情绪激动。我建议他到前线去，他会发现到底有多少不该死去的人却无谓地死掉了……我的办公室依然是一个寄托哀思的地方，那儿有一个新的，汇集我们眼泊的烟灰缸，”

休斯的麻烦事只是一十开头，而艾森豪威尔却认为他的担忧结束了。蒙哥马利请求允许他回家休息几天，1月底蒙蒂休假了。艾森豪威尔再一次控制了局势。

1945年2月，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会晤，磋商

瓜分世界。斯大林战胜身抱重病和年迈的两位西方领导人是毫无疑问的。当雅尔塔会议作出了决定后，艾森豪威尔在战略上几乎没有抉择的余地，易北河从北到南将德国一分为二、命中注定易北河以东将由俄国人统治，这将是不可侵犯的分界线。

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在艾森豪威尔缺席的情况下同时在雅尔塔召开，英国人企图通过这次会议使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接受一项坚定的作战计划，事后马歇尔对史汀生谈起如何与英国人意见分歧而发生争执。英方再次企图在排斥艾森豪威尔的情况下把蒙哥马利推出来。史汀生在2月17日道：“马歇尔在跟英国人打交道时一向是宽厚容忍的，最后却在这个问题上大光其火。很明显，他在会场外异常激动，跟对手作了摊牌。蒙哥马利在我们的前线指挥官中间赢得了唯利是图者的名声。他对有助于取得指挥权和为这一愿望作准备的一切事情千方百计地去干，然后在前进中又过份谨小慎微，畏首畏尾。”

“这一次，”史汀生继续写道，“我发现甚至连马歇尔也觉得艾森豪威尔在同英国人打交道时过份迁就了。我很为此事担心。”

艾森豪威尔把他在欧洲西北部的作战计划呈报给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他计划先摧毁莱茵河以西的敌人的力量，攻占莱茵河北面和南面的桥头堡。然后用十五个师的强大兵力向鲁尔以北推进。这一行动将攻占整个鲁尔工业区。

英国人一直担心艾森豪威尔会延缓他强渡莱茵河的计划，直到他进抵全部莱茵河岸，英国人对此提出了异议。2月10日，联合参谋长会议向罗斯福和邱吉尔报告了他们的结论：“我们注意到……最高统帅确信只要在作战行动上办得到的，他就夺取莱茵河北岸诸渡口，而不必等待清除莱茵河岸的敌人后才采取行动，而且，一俟南部的形势能够允许他调集必要的兵力而不致冒过度的危险，他就以最大的兵力和无比的决心在北部强渡莱茵河。”

决议重申，把重兵投入攻势的“左肩”——由蒙哥马利所部承担主要任务。这对巴顿和霍奇斯是一个打击。他们的部队都在右侧，计划中对“西墙”进行穿插攻势。不过巴顿决定自行其是。他是懂得怎样不经许可就自行进攻的。巴顿问布雷德利，“至少，我能继续采取一次侦察行动吗？”布雷德利明知巴顿是要发动一次全力以赴的强攻，仍然同意了。这几乎是他们之间的密码式的语言。

这种花招使蒙哥马利非常不痛快，他的确算计着从南侧得到额外几师美国兵的增援来加强他的莱茵河出击行动。如果这几师美军陷进战斗中，他就无法指望把他们搞到自己的行动中来。在蒙哥马利看来，最坏莫过于在他发动攻势之前，巴顿和霍奇斯先发起了他们自己的攻势。1月24日，英国发动了攻势，巴顿认为英国的行动用心不良，是企图阉割由美国第一和第三军在南侧发动的突击，以此使蒙哥马利的权威不致受到漠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1月24日，霍奇斯和巴顿午餐后一同到巴顿的司令部研究作战计划，布雷德利也参加进来，他们都同意第一军和第三军之间

的新的作战边界。巴顿后来写道：“在一切都安排妥贴之后，霍奇斯说他可以在星期天发起进攻。此时，电话铃声响起来。惠特利将军（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英国军官）要同布雷德利通话，要求再撤出几个师……去支援德弗斯。”德弗斯的第六集团军在扫荡科尔马的纳粹袋形阵地时一直遇到困难。

布雷德利异常愤怒。他吼叫道：“为了一次十分次要的行动，不惜要我们放弃一次稳操胜券的战斗。”这是巴顿第一次看到布雷德利发火，他的瘦骨嶙峋的手紧握着话筒，怒气冲冲地警告惠特利。如果他要破坏整个战斗，那就这么做，他诅咒道：“放手干吧，你把所有的军团和师团都带走！”

巴顿站在布雷德利的背后，抬高了嗓门，有意让惠特利在电话里听到：“告诉他们，见鬼去吧！我们三个人都辞职。我第一个！”

布雷德利继续说道，激动得音都颤抖了：“还有比抽调军队更危险的事……那就使美国士兵、军队和他们的指挥官们的声誉和才干将毁于一旦！你若觉得非要调动部队不可，我认为，你可以调动第十二集团军中的那些该死的任何一个师和军团，你们同他们一起想怎样干就怎样干，至于我们，你们不要管，我们的屁股将稳稳坐定直到结成冰块。”

“希望你不要认为我在发脾气，”布雷德利最后说，“我确是恼人得要死——我要让你知道这一点！”

当他砰地一声丢下话筒时，周围在场的美国军官们都站起来，热烈地鼓掌。

几天后，布雷德利打电话给巴顿并严肃地告诫他：不要轻举妄动，听候进一步的命令，巴顿怀疑是蒙哥马利在背后捣鬼。“该死，真该死！”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又放弃了一次正在进行的进攻。只是为了发动一次没有成功希望的战斗，那不过是为了抬高蒙蒂的身价，他自从离开非洲以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在那里也只有在阿拉曼胜过一次，那还是靠了我为他拿下了马雷特。”

尽管有这种反对意见，战斗重点北移的重大变化已经开始进行。后来，布雷德利告诉巴顿，他不得不将第九十五师调拨给辛普森的第九军，而且有五六个炮兵营也要调给他。“看来，这不是艾克的打算，”布雷德利解释说，“这是联合参谋长会议强加于他的。”

巴顿唯恐战争将在大部分美军处在防守状态中结束。而这时蒙哥马利却取得新的、大肆张扬的胜利，而巴顿知道。横扫千军决非蒙哥马利的风格。他断言；蒙蒂的行动是这样的缓慢而胆小，甚至当他发现在他面前有德军集结，他也会停足不前的。”

巴顿有一阵子有一个宏大的梦想，“第一个出现在莱茵河上的必定是我。”他在日记中颇为自负地这样写道。但是积雪在消融，冰封的道路在他的部队践踏下变成一片泥淖。他知道自己的是为世所瞩目的战斗将暂时停顿。他临时决定去巴黎看望休斯。这是从1942年以来他第一次离开战场。休斯力他在乔治五世饭店预订好了一套房间。

突出部战斗以后形成的恶劣感情一直未能得到缓解。1月31日布雷德利会晤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告诉他，不得不停止向阿登地区推进，而要在北面发动一场夺取鲁尔大坝的攻势。布雷德利甚为失望，正如凯·萨默斯比所评述的，“‘真正的’（向莱茵河挺进的代号）……必须进行下去，”她写道，“当然由蒙蒂来指挥，布雷德利向艾强调指出有六十一个美军师在这里，……可是蒙蒂不停地在报刊上大出风头，美国公众对此是十分痛心的。”在回溯了因美国第九军拨归英国集团军指挥引起的危机之后，她继续写道，“布雷德利竭尽全力要想把第九军调回来。为此，艾令惠特利打电话给蒙哥马利（他在伦敦），告诉他如果第二十一集团军内有任何一个人向报界透露什么情况，那么就将由布雷德利来指挥‘真正的’作战行动……在那时这是一次相当激烈的会谈。”

第二天，布雷德利仍是满腔愤懑。在上午的会议上，他口中仍然不停地抱怨着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命令他工作班子里的英国准将惠特利打电话给在伦敦的蒙哥马利，告诉他“真正的”作战行动必须按照既定计划于2月8日执行。凯·萨默斯比后来写道：“布雷德利急于想推翻艾把第九军置于蒙蒂指挥下的决走，他知道艾的决定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真正的麻烦要回溯到12月和1月，蒙蒂在报纸上大出头露面风光十足了。在艾手下的所有指挥官中。给他造成最多的头疼事的人就是蒙蒂，他仅因开会来过凡尔塞两次，每次都是艾亲自给他下命令，否则他就派他的参谋长（德吉冈将军）来。”

在龙德施泰特发动攻势以前，蒙哥马利就一直在筹划“真正的”作战计划。在前进基地贮存了大量的军人弹药。1月底，冰化雪消，默兹河的水位一天中就上升六英尺，致使洪水泛滥。尽管如此，2月8日早晨五时，“真正的”作战行动准时发动。上千门大炮持续不断地轰击了十个小时。在先头部队前面的莱茵河兰城堡，像克利夫斯一样遭到九百架轰炸机猛烈轰炸。进攻开始，由加拿大第二师的各步兵营开路，担任攻击的各师向前进攻。

2月13日，蒙哥马利写信给格里格：“在帝国森林进行的战斗打得很漂亮。我军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洪水和泥浆而不是敌人的顽抗。德国士兵抵抗微弱，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自动投降。昨天一个伞兵、剩下的六名军官和二百余名上兵走到克利夫斯南面我们的阵地，一枪未放，集体投降。”

美国第一军进展较慢。2月9日，即发动进攻的前一天，敌人打开了鲁尔大坝的水闸，使河水泛滥，因而进攻部队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不能渡河。柯林斯在占据了一个薄弱的渡河立足点之后，不顾猛烈的炮火，他的工兵架起了几座浮桥，从桂林附近的这个桥头堡，柯林斯派出了他主要的装甲部队第三装甲师直趋科隆。他决定从西北前进夺取德国这个第四大城市。

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显得毫无生气。美军暂时被鲁尔的洪水阻隔，无所作为。艾森豪威尔也是无所事事。他非常需要活动活动身体，可是他不能外出。保安人员不让他走得太远，事实上，他只能呆在岗哨林立的一个狭小范围内，活像艾卡特拉兹监狱小块放风场上的一个囚徒。苏联的攻势正横跨

东欧，这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俄国人在他获得了早期的惊人战绩之后，仍继续取得很大的进展，”他在2月11日这样写道，“天知道他们怎么会进展得这么快，打得这么好啊。他们真了不起。”还有另一件使他高兴的事，那就是他的儿子约翰就驻扎在附近。他给了约翰一件遮挡风雨的镶毛皮的大衣、供他在吉普车上时穿。他常常和约翰谈得很晚。“我当然很高兴有他在这儿。”艾森豪威尔在2月11日给玛米的信中这样说。每次约翰晚上来同他爸爸一起时，艾森豪威尔总为他的忘性大而犯愁。一次，艾森豪威尔发现约翰竟把自己的手套和一件名贵的大衣给忘下了。或许将来他会改正的，他只能用这种想法来宽慰自己。艾森豪威尔写道：“他头脑里是这样漫不经心，我简直想不出是怎么回事。”

巴顿在巴黎休假。休斯写道：“喧闹不堪。把（中校查尔斯）科德曼和玉（戈登）……带到旅馆进餐。我猜想巴顿对这场战争倒胃口了，现在他眼睛盯着中国和第四颗将星……”

关于这个问题，他们有好多话题要谈。休斯告诉他法国如何对盟国大发雷霆，因为雅尔塔会议商量邀请戴高乐将军出席。“戴高乐打算在巴黎会见罗斯福，而罗斯福要在地狱里接见他”……这句话成了在巴黎流传的警句。休斯和巴顿这两位朋友推测着战争何时结束，谁将统帅太平洋战区。乔治侃侃而谈，毫无睡意，直到凌晨一时方才告辞。因此，第二天休斯什么事也没有干成。他悲叹：“乔治受到伤害，但少不了他。”

巴顿在巴黎过得很舒畅，到哪里人们都能认出他来，他在为此沾沾自喜。比德尔·史密斯已不再是目空一切趾高气扬，两位将军一起外出打猎。第二天晚上，2月16日，休斯在里兹设宴招待巴顿和他的副官科德曼，琼·戈登以及J.P.。这家饭店的烹饪技术在巴黎是首屈一指的。休斯对巴顿谈及艾森豪威尔征用的“黑家伙兵”，他怀疑这些黑人能打好仗，巴顿却无此偏见。他表示如可能，他也愿在他的部队里增补一些。

宴毕，他们一行驱车到佛里斯·柏格里斯夜总会。但是休斯将军每次去都发现这里夜总会表演越来越糟糕，休斯并不是偶尔涉足其间。休斯写道：“一个男人如果看裸体女人看得多了，那么也就习以为常了。但是乔治则另有所思，他时刻挂念的事是在太平洋搞点什么名堂。除了这个问题之外，他对一切都不愿谈论。他必定是得了阳萎症。”巴顿自己在日记中写道，夜总会的表演过于赤裸裸，没有人感兴趣。这个夜总会的经理给了他们一个包厢，他们在后台同这位经理及其妻子一起饮香槟。

“我亲爱的将军”，这个女老板动情地说：“无论你何时光临巴黎，你尽可把佛里斯当作你的家。在这儿，你将得到充分的休息。”

“我想，在佛里斯是最不能得到休息的地方了，有差不多一百个脱得精光的女人。”巴顿回答道。

回到司令部，巴顿觉得一切依然故我。道路仍是像可口可乐颜色的烂泥浆，也没有让他去夺取像波恩、科布伦茨或特里尔这类垂手可得的——

因为，正如布雷德利所说，“更高的当局”已决定致力于攻打别的地方了。布雷德利亲自来把那些来自上级的命令告诉巴顿。在巴顿看来，布雷德利显得非常憔悴，疲惫不堪，似乎丧失了以往的自信。“我问他，”巴顿后来写道，“如果我向科布伦茨奔袭，或者机会突然来到时去拿下科隆，会不会有人反对。他说没有人反对。”2月末，巴顿被派去包围特里尔。但时间正在流逝，巴顿曾答应布雷德利战斗将于2月27日黄昏结束。巴顿在黄昏时分给布雷德利打电话，布雷德利告诉他继续打下去，只要更高的当局不加以干涉，“我不想再听你的这种电话了。”这是指挥战争的一种古怪方式。

3月1日，巴顿占领了特里尔。消息传来，布雷德利从第九军司令部打电话向巴顿祝贺，十分高兴。巴顿从话筒里听到站在布雷利身后的艾森豪威尔的声音，但艾森豪威尔没有给他通话。巴顿多么想从那个不领情的人那儿听到几句称赞的话啊！遗憾之至，艾森豪威尔离开了。真是威风凛凛，他是巴顿的“命运主宰”！

第九军在3月初首先进抵莱茵河。“我们到达那儿不久，”辛普森后来回忆说，“我发现德国鲁尔工业区南部边缘有一个很好的横渡莱茵河的地方。如果我在布雷德利麾下，我会派一个师去那里，而且一定会那样干，可是当前我听令于蒙哥马利（我就不能）。从一开始蒙哥马利就毫不隐晦地表明，他计划从辛普森驻地的这一边没有桥梁但有一条流往莱茵河的运河，通过运河运载人员物资，可以不被德军发现。这些进攻的船只可以在运河中航行，渡过莱茵河。”这个主意被蒙哥马利所否定。他指出，“就算你们渡过去了，在这以后你们能干些什么呢？当然，蒙哥马利计划他自己的渡河方案有一个月了。他不愿让别人占了他的上风。

3月5日，柯林斯站在科隆西面的一个低山坡上，正用望远镜观察敌人阵地。他的视线扫过地平线，并注意到，尽管成千上万颗炸弹在市内到处爆炸，但工厂的烟囱依然冒烟，哥特式大教堂的巨大双塔依然矗立。不过，霍亨索伦桥的两截桥墩却被炸毁掉进莱茵河里。两天之后，整个科隆直到河岸都落入美军之手。艾森豪威尔访问了驻在城西的柯林斯，向他表示祝贺。艾森豪威尔把柯林斯叫到一边，对这位将军说，一旦有机会，他将推荐柯林斯指挥一个军。柯林斯表示很喜欢他现在的职务：自从盟军登陆之日起，他率领第七军团从犹他海滩开始，转战六百英里，抓获十四万俘虏，比巴顿的整个第三军抓到的还要多。他希望率领他这个精锐的军团一直打到柏林。同样的，他也十分感谢艾森豪威尔表示的好意。

3月7日，艾森豪威尔的部队除去巴顿所部外都抵达了莱茵河，那天晚上，布雷德利打电话向艾森豪威尔报告：在第一军作战区，第九装甲师获得了一次惊人的成功——威廉·霍格部到达雷马根时，发现了一座完整无损的横跨莱茵河的铁路桥梁。德军军官笨拙地企图把这匹桥炸毁，霍格的部队猛冲猛打，冲过桥梁，在莱茵河彼岸夺取了一个桥头堡。在头二十四小时内，第九装甲师和第七十八步兵师的八千多人通过了桥头堡。

但是早已存在的争吵又已开始。雷马根决非选择用来供蒙哥马利进行主攻的据点。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哈罗德·布尔将军认识到此举可能分散蒙哥马利精心制定的横渡莱茵河的北上计划，这个行动预计在3月23日开始，最高统帅部不顾布雷德利和霍奇斯的强烈抗议，对美国军队在雷马根扩大战果的行动进行了抑制。部队向着科隆法兰克福高速公路只不过推进了六英里，他们要在那里休息待命，直到蒙哥马利也开始发起攻击。

3月16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罗斯福说他真的愿意在雷马根桥头堡进行指挥。“我要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指示蒙哥马利将军出发作战。”

那一天，艾森豪威尔去看望布雷德利，飞机在卢森堡着陆后，便马上被巴顿请到司令部，设宴洗尘，为讨得艾森豪威尔的欢心，巴顿从红十字会俱乐部汽车队的二十位姑娘中挑选出四位姿容佳丽者充任招待。她们的本职工作是驾驶战斗部队送咖啡的卡车。这几位姑娘穿军礼服，系白领带，戴白手套，皮鞋擦得闪闪亮，身上洒了昂贵的香水。她们的队长贝蒂·索斯，毫不掩饰自己对巴顿的“魁伟的身躯和堂堂的仪表”倾慕之情。她在事后曾向人这样描述，“甚至在他的上级长官盟军最高统帅敬酒时，也表现出毫不卑躬屈膝的高傲神情。”实际上，巴顿是知道怎样对他曲意奉迎的。一些部队由于没有看见他而感到失望，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惊讶。

“见鬼，乔治，”艾森豪威尔对巴顿说：“我就不相信，连上帝亲临检阅时，美国大兵们也会被骂的。”

姑娘们被他这种任性的回答惊得面面相觑。“我并不总能成功地控制自己的感情，”贝蒂·索斯承认，“当我观察将军莫测高深的神情时，我发现当他高兴的时候，他的目光明亮，柔和，充满动人的幽默；当他发怒时，双眼圆睁，目光冷峻锋利，咄咄逼人；有时他粗犷豪放，简直近于粗野；很快又是真诚、正直、诚实感人。他这种忽而粗俗、丑恶的渎神意识，忽而变得有教养、翩翩风度的谈吐，真是变化莫测，令我惊讶不异。当他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虔诚地跟我谈起上帝和祈祷时，他忐忑万分，不知自己该怎么说又该怎样去做。”傍晚时，艾森豪威尔与巴顿的工作人员愉快地在一起，第二天早晨，他盛赞巴顿。“艾森豪威尔将军，”巴顿这样写道：“称赞我不但是一位有才能的将军，而且是位幸运的将军——而就拿拿破仑而言，其幸运更甚于伟大。我告诉他，这是我们共事两年多来第一次听到他的称赞。”艾森豪威尔第二天给玛米写信，谈及巴顿，“他总是那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他又谈到自己，“我刚从一次匆忙的旅行之中回来，刚下飞机。这时快是商店关门停止营业的时分了……我们已取得另一次战斗的进展，形势大好，但我不会对德国人放松警惕，直到他们被关进我们的监牢或者把他们消灭在战场上。目前我们正在一鼓作气，乘胜前进。”

蒙哥马利在为大规模强渡莱茵河准备过程中，一如“霸王”行动时那样，谨慎细致。现在就要竭尽全力向着近在眼前的韦塞尔发动一次猛攻。在3月

16日他写信给格里格：“下周末，首相即要到这里来。我不想让他来，但他坚决要来，我只好邀请以保持和平！一旦我们开始横渡莱茵河，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四天以后，他告诉格里格：“我正期待着首相在23日到来。看来，他是疲惫不堪而且满腹牢骚。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到危险地方去。也许他这个人就是喜欢跳来跳去。毕竟这是他自己的事情，我将明确地告诉他，他要去这些地方是与我的忠告相违背的，然后我还会向他讲述我的忠告。我确实是太忙了，没有充分时间照顾他。”

3月中旬，休斯飞往里维埃拉，艾森豪威尔随即也去了。比德尔·史密斯邀请了十多位朋友一起在这里欢度五天的假日。这些将军们追随他们的最高统帅，步步高升，官运亨通。备受艾森豪威尔宠幸的约翰·里特尔约翰乘特别快车前往，每到一站都能及时看到当天的《晨报》，J.C.H.李将军乘飞机来，但他的专用小汽车用火车随后运来。

之后不久，有九位美国将领和一位空军将领被擢升为四星上将，其中有布雷德利、德弗斯、马克·克拉克和斯巴茨，但没有巴顿。巴顿深知其中奥妙，在给比阿特丽斯写信时说，如果他和霍奇斯列在同一提升名章上，情况将会更糟，“我想我会拒绝的！”艾森豪威尔对此深感歉疚，但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需要照顾将军等级序列。

几天以后，巴顿又一次犯了自大狂。他曾对休斯吹嘘过，说由于他攻墨西哥抢了蒙哥马利的头功，现在，他决计抢在蒙哥马利在韦塞尔开始他宏伟的军事行动之前，再发动一次水陆两方面的横渡莱茵河的两栖行动，他通知第七军团的曼顿·艾迪在3月22日准备在奥本海姆渡河——这里离1806年拿破仑渡河处不远。巴顿是一位历史学的学生，他喜欢这种与拿破仑之间的联系。战斗出乎意料的轻易。第五师在晚十时渡河成功并立即建起桥头堡，在与德军第十五装甲师作战时，仅死伤二十八人。第二天，巴顿打来电话时，布雷德利还正在进早餐。

“布雷德利，”话筒里传来熟悉的话音，“让大家都知道我已经渡过去了。”

“渡过什么？”

“莱茵河，布雷德利。看在上帝的面上，请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渡过了莱茵河。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在蒙蒂开始行动之前美国第三军渡过了莱茵河。”

在海岸远处，巴顿目击盟军的行动造成的后果，深感不安大群悲惨的难民惊惶失措地川流不息而过。“我见一个妇女，”他在给比阿特丽斯的信中这样描述，“在小山上坐在一架摇篮车旁恸哭，车里堆放着她的财产。一位老人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有三个小孩子抓着他的手哭叫不止。一位妇女领着五个小孩，端着一个饭盒在大声哭叫。在上面的村庄中，什么活的东西也没有了，即使一只鸡也没有剩下……是我心软吗？这大都是由我造成的。”

第四节 巴顿说：我要第一个辞职

1945年3月底，艾森豪威尔将军签署了一个结束欧洲战争的新计划。计划中没有提到柏林，这是引人注目的。六个月前，即1944年9月15日，他在给蒙哥马利的信中，还认为希特勒的首都作为德国残余力量的象征，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是很重要的，曾明确地指出：“柏林显然是我们的首要目标。”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艾森豪威尔对这个目标业已失却了兴趣。不过从那时直到3月31日为止，艾森豪威尔无论对谁都没有像对蒙哥马利说过事情真相的。早在2月5日，美国第一军日志中就记载了一件很蹊跷的事：最高统帅预言苏联人将在3月31日即可攻占柏林，并以此打赌，赌注是十美元对三十美元，甚至规定如到期柏林未被攻克，他就必须立即将赌金一次付清。可是，到了这一天，不知是有意还是出于偶然，他在跟蒙哥马利甚至是邱吉尔的交谈中，还一直坚持说盟军应集中全力向柏林发动强攻——毫无疑问这无异于为蒙哥马利在地图上标出的一条最容易走错又最容易出乱子的道路。时至今日方透露自己真正的意图，而且这计划又是没有什么可改变的了。

也许战争加给艾森豪威尔身上的负担太重了，使他感到精疲力尽，以致不能再按照正常的步骤行事了。诚然，艾森豪威尔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是巨大的，可是他未被压倒。他没有向英国三军参谋长，他们的总司令，乃至他们的首相阐述他的观点。他们在横渡莱茵河之际见面时，情绪是激昂的，3月25日艾森豪威尔、邱吉尔、布雷德利和辛普森在莱茵贝格的第十六军团司令部再次会面。凯·萨默斯比这样写道：“首相已从俄国人那里收到一封谴责美英两国没有言行一致地同他们共同采取军事行动的很长的照会。首相说他正要亲自给斯大林去一封信，而且将把复信副本送给艾森豪威尔。这就是说明盟国之间应该相互协商和最充分地交换情况。”

大举横渡莱茵河取得的成功，使蒙哥马利踌躇满志。3月27日，他宣布了下一步的军事计划，命令他的部队使用大量的装甲武器，大胆挺进，直指易北河。在给艾伦·布鲁克的电报中他作了进一步说明：“我的目标是向易北河挺进……我的战术司令部移动的路线将是韦塞尔——明斯特——赫尔福德——汉诺威，从那里经过高速公路直捣柏林，我希望如此。”

那一天，他的在莱茵河对面的桥头堡已发展深二十五英里宽三十五里，他已投入二十个师和一千五百辆坦克。霍奇斯和巴顿的部队已与辛普森的部队汇合，形成对鲁尔的全面包围，这样他们就能进行期待已久的对适于坦克作战的连续不断和对萨克森平原地区突破，把战线径直推向易北河和柏林。

同一天的上午，艾森豪威尔和凯·萨默斯比飞抵巴黎。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的几位私人参谋和他在一起，”她这样写道，“开了个很成功的记者招待会。艾告诉记者们，战争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在莱茵河西岸大败德军。他还说德国在西线已被击败。德国人可能要退据山区坚守，但目前情况尚难断言。当天艾在巴黎的拉斐尔旅馆下榻。”她没有说明为什么艾森豪

威尔在拉斐尔留宿而没有回他在特里亚农寓所的原因。

他们——凯·萨默斯比和艾森豪威尔在第二天上午八点乘汽车离开巴黎。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前进司令部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收到蒙哥马利写的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的计划；第二是奥马尔·布雷德利来吃午饭。在午餐时，布雷德利对艾森豪威尔说，他个人另有一个计划。第一，他要求把美国第九军调回来这支部队是在龙德施泰特反攻时调拨给蒙哥马利指挥的。第二，他不愿向柏林进军。此外，红军向奥得河挺进，在柏林以东只有四十英里，而盟军仍然处在柏林以西二百余里的地方，苏军很可能先于盟军进入柏林。当时按协议东德已划归苏联势力范围。艾森豪威尔让布雷德利谈自己的想法，布雷德利想起了亚琛的经验教训说道：“我认为攻占柏林将会使我们付出十万伤亡的代价。”他接着强调一点。“仅只为了西方盟国的威望和影响而不惜大量流血，代价确实太高了。何况盟军进入柏林，仍会退出，而让别人去接管呢！”（这就类似屠夫的算帐方法：宁愿在三个月后劝说美国向日本扔原子弹，也不冒入侵的危险。）艾森豪威尔停止执行由联合参谋部下发的指示，他们不提攻占柏林的事了，无论如何他对这场战争已经失掉了兴趣。

“艾森豪威尔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凯·萨默斯比写道：“几乎天天下午，他的参谋们都聚集在他的办公室里。比德尔身体不适，最近几天不得不躺在床上。收到马歇尔将军拍来的一封长长的电报，谈到关于德国突然崩溃的可能……当蒙蒂的军队和布雷德利的鲁尔区的军队共同作战时，统帅作战处给蒙蒂发出一电，通知他第九军回归布雷德利指挥。”然后她又写道：此事在几个月内在英美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吵。“艾已致电斯大林，此电是由统帅作战处起草的，内容是关于协调盟军与红军之间的军事行动的。这一天艾觉得时间过得非常之慢。”

由艾森豪威尔的作战处长霍特·布尔为他起草的致斯大林的个人电报编号为 SCAF252。信中暗示但使苏联人确信在包围鲁尔区后，他将在德国中部集结兵力向着莱比锡和易北河上游挺进，他的部队将在那条线上等待跟苏联人会师。他说目的是要把德国切成两半，然后他将把主要兵力转向“堡垒”——据传闻，这是为希特勒和狂热分子在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建立的要塞。他的这一行动显得是反常的，因为既没有得到伦敦也没有得到华盛顿在政治上的授权，竟然向苏联人作出了这样大的让步，但是这位堪萨斯山州的平原人并不是害怕苏联人——后来，他曾这样解释说：普通的苏联人，都是性格豁达开朗，对平凡生活的看法是明朗和坦率的，与普通的美国人没有什么两样。

斯大林很高兴。他拍了加急电报对艾森豪威尔的计划表示赞同，他让艾森豪威尔放心，说：“柏林已经失去了它以前的战略的重要性，”所以他准备在5月中旬只把次等的兵力作用在柏林的那个方向。

然而，邱吉尔对此则是清楚的。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的私人电报宛如一

颗 V—2 火箭在英国战时内阁的官员中间炸开，英国三军参谋长们看到艾森豪威尔如此无视他们以及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深感震惊。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阿瑟·布赖安特爵士以后写的那样：“英国人被迫目睹他们的一个盟国发号施令”，毫无必要地整个东欧屈从于他国的暴政，因为这正是在易北河停止进军这一点上所暗示的含义。布鲁克 3 月 29 日在三军参谋长会议上怒气冲冲地指出，“首先，他无权直接与斯大林联系，他的通讯应当通过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其次，他制造的一份愚不可及的电报，最后，电报中所隐含的意见显然是完全背离和改变已一致同意的全部协议。”

下午五点十五分邱吉尔让他的三军参谋长讨论这份电报并阐述他们的意见。情况不妙，事情搞糟了。

一个半小时后，艾森豪威尔办公室的不会被窃听的专用电话铃声响了——打电话的是邱吉尔。凯·萨默斯比就她听到的简述道：“他不同意艾森豪威尔未来的作战计划……他要求在蒙蒂手下要保持强大的兵力。”

在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中，蒙哥马利充当的角色是适中的。他在布雷德利左翼展开进攻，向北切断丹麦。北上至波罗的海的一潭死水中，蒙哥马利没有什么风头可出。对此他深感忧虑。他在 3 月 29 日晚八时致电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谈到艾森豪威尔打算让美军第九军脱离他的指挥一事，“如果你觉得这样做是必要的，那么我请求要等到我们到达了易北河再这样做。因为把第九军调走，对目前开展的重大军事行动非常不利。”

由于英国反应意外的激烈，艾森豪威尔在第二天上午八时前就匆忙赶到他的办公室（比他的所有人员到得早得多）、起草了给马歇尔将军的一份电报。在电报上说邱吉尔首相昨晚用电话向他提出了抗议，特别是对他的采取直接与斯大林通讯的行动。他用一种无辜的口吻提醒马歇尔：“我是奉命直接与俄国人处理有关军事协调问题。”他否认在基本战略上有任何改变。“我只是遵循布鲁克元帅经常向我强调的原则，”他补充说，“我决定把兵力集中在一次主要的攻击上。我的全部计划所要做的只是把第九军置于布雷德利的指挥下，以进行包括卡塞尔到莱比锡地区的中路进攻在内的此次攻势……请允许我指出，柏林本身不再是一个特殊重要的目标。”他说，柏林已遭严重破坏，政府各部也正溜之大吉。这是艾森豪威尔在 3 月 30 日所写的内容。在 3 月 31 日，他又写信给蒙哥马利解释他的划。信的最后一段尖锐地写道：“你应注意到我在那封电报中没有提及柏林，在我看来，那个地方只不过是地理上的概念，而且对这些是从不感兴趣的。”

一切都正常，凯·萨默斯比这样结束日记：“艾花了差不多整整一天的时间和他的参谋们一起讨论问题。讨论的问题中，有一件是比德尔·史密斯最近告诉他的，即一列车德国俘虏被活活闷死的事件。这种事情过去也曾发生过。”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自己的英国同事表现了不以为然的態度，提到了蒙哥马利在诺曼底缓慢的前进以及近来韦塞尔以北的表现——鲁尔大坝的洪

水使部队停滞不前达十三天之久。邱吉尔暴怒了：从2月9日“真正的”作战行动开始以来，英军伤达二万人，那种暗示英军的损失过于轻微的指责，是对他的指挥官们极端的藐视。4月1日，他召集了参谋长们到契克斯针对艾森豪威尔的高压行动起草了一封给罗斯福的措词冷淡的抗议电报。他申明“英国参谋长会议对于那种毫不征求英国当局的意见而显然就决定英国陆军（它的人数虽然只有你们的三分之一，毕竟也达到一百万人以上）的命运的作法，自然感到担心。”他又说，“柏林的陷落，对于德国一切抵抗力量所产生的一种绝望的心理影响，是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比得上的。对于德国人来说这将是战败的最高信号。”他特别强调不能让苏联人“解放”维也纳和柏林这两个城市。

蒙哥马利即使把美国第九军的指挥权交还布雷德利，这样要在北线完成既定的战斗任务力量就显得太弱了。德军的抵抗变得越来越坚决。同时，艾森豪威尔不是让他的军队挺进柏林。而是攻打距柏林一百英里以南的莱比锡。蒙哥马利给布鲁克发出了连珠炮似的电报，这些电报的调子都是一样的：“我认为我们即将犯可怕的错误，”他说，“现在的关键是进军的速度，以便我们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结束德国战争。”

尽管邱吉尔还是抱怒不休，但他还是跟罗斯福和解了。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我跟艾森豪威尔的个人关系是最友好不过的。我认为事情已经了结。”布鲁克在他的日记中评论道：“遗憾之至，各盟国的民族主义观点使长期的战略受到阻碍。”但正如邱吉尔对他说的：“在盟国共同战斗中非要不得的只有一件——那就是没有进行共同战斗。”

有迹象表明艾森豪威尔可能开始对自己的作战计划产生动摇。在4月7日他致电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提出他或许应当进军柏林。“我首先得承认，战争是用来追求政治目标的，如果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认为，在这个战区，盟军尽力拿下柏林要比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更为重要的话，我将乐意调整我的计划和我的想法，以便完成此项运动。”但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对此未作答复。

因此盟军的进军速度开始减慢了。1945年3月末，布雷德利打电话给巴顿，令他率部队向韦拉河和威悉河挺进，然后转向易北河，这时行进的速度可以放慢。这命令使巴顿颇为作难，他警告布雷德利，任何放慢进军速度都是危险的：“敌人在溃逃，我们应该让他得不到喘息。”巴顿悻悻地嚷着，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碰在一块，巴顿认为，他们就变得谨小慎微了。“我们曾经贯穿于这场战争中的那种大胆进攻的策略早就成为过去的事了。”几天后他的第三军一直控制进军的速度，为的是等待第一军和第九军追上来。巴顿给比阿特丽斯写信说：“现在我正等待柯特尼和查利他们，因为我们要并肩结束这场战争。如果再加以约束，我在一个星期内就能和俄国人会师。讨厌的等待！如果再这样，我将第一个辞职！”

布雷德利命令霍奇斯的部队向东沿着卡塞尔—莱比锡轴线径直前进，直

接和苏联人会师为止。装备精良的第一军于4月5日开始行动，其间因等待修复被敌人炸毁的横跨威悉河的桥梁，进军暂时有所停顿。几天后，他们和作战经验丰富的第三装甲师再度汇合组成先锋队。美国人现在进入哈茨山脉。他们对这个山脉的情况还一无所知，可是希特勒已把他的最重要的秘密工厂搬迁进这些山中，这里整个的山区成百上千的石坑已形成了蜂窝状的隧道。在诺尔豪森附近，成千的奴隶劳工在不怕轰炸的地下生产线上装配V—1、V—2火箭和为喷气飞机安装引擎。在行进中的美国士兵偶然发现设在石头下的火箭试验用具，地下燃料库以及在地下提炼汽油的各项准备设施，他们还发现集中营里备受摧残的俘虏。

4月5日，艾森豪威尔在达姆施塔特的第七军司令部就餐时，向哈普·阿诺德吐露了他对战争的反感。阿诺德后来写道：“战争耗去了他的一切，但他还是强迫自己继续干下去，直到把胜利的全部障碍扫除干净。”

就餐后，阿诺德驱车经高速公路到法兰克福去探望巴顿。巴顿的司令部设在那里的一座老营房里。他还是老样子。“我面前没有任何障碍，”他告诉阿诺德，“我能够深入，明天就能和俄国人会师，但是，上级司令部让我停在这儿，直到我右边的部队跟上来，方能继续向前。”

巴顿知道他前面是他要去的道路。他告诉阿诺德，前一天，有一个纳粹兵朝他所住的这座建筑里的一个军官开枪，他用自夸的口吻说：“昨天在我面前一个小镇里的游击队拒绝投降于是我把小镇烧掉了。”

不久，4月11日晚，巴顿这里来了更多的贵客，他们是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他们到来之前，视察了第十二军团夺取的埋藏着纳粹的大量黄金的一个矿区后，又视察了奥尔德鲁夫诺德的一个集中营，这里的工人被迫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到附近的军火工厂干活。艾森豪威尔对巴顿口述了拟议的“停止前进线”，并说明了原因。巴顿认为最好不要把这些内容载入他的日记里，但是他的参谋长盖伊还是记录下来：“从战术角度来看，美军进攻柏林是很不妥当的，他希望政治上的考虑不致作为攻占柏林和理由。那样做无论在战略或是在战术上都没有价值。而且又要给美军肩上增加一个沉重的包袱，要照顾成千成万的德国居民，转移老百姓和盟军俘虏，等等。”

巴顿将军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艾克，我不知道你是怎样考虑的。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攻占柏林，而且要快！要进军奥德河。”

4月3日辛普森的第九军终于从蒙哥马利手中调出来，重归布雷德利指挥。此时，苏联人在柏林东面的奥德河受阻，停顿了几个星期。辛普森后来回忆此事说：“那时，如果允许我继续前进，我一定能攻进柏林。”

那时，他的先头部队距离柏林大约六十英里。4月15日早晨，辛普森收到在海尔堡的布雷德利将军的命令，他直接乘飞机到他那儿去，辛普森抵达后，布雷德利告诉他：“你必须在北河停下来。你不能进入柏林。”

“命令是谁下的？”辛普森问布雷德利。布雷德利简短地回答：“艾森豪威尔将军。”

4月17日，巴顿打电话给在巴黎的埃弗雷特·休斯说他将于晚间抵达。当巴顿的飞机着陆后，休斯会见了他的这位老朋友。“他顺道探望了沃特斯，”休斯写道，“然后他去进餐，和我一起度过夜晚……我们饮酒至深夜一两点。乔治很伤感，因为艾克责备他妄图夺取在苏联人的势力范围的一个金矿。他对琼也很不高兴，因为她对美国广播说她在这儿。比阿特丽斯比巴顿先听到这个消息并立即写信告诉了他。真是报应！第二天，休斯起床很迟。《星条旗》报宣布巴顿被晋升为四星上将的消息。但巴顿淡然处之，甚至休斯要他读这条消息都很难。”他为这一姗姗来迟的提升感到伤心，”休斯说，“我体谅他。”

几天后，美军在易北河停下来。同时红军从奥德河发起了向柏林的猛攻。艾森豪威尔在改变主意之前就估计到，这个最大的战利品将落入苏联人之手。在海霍尔德，亨利·史汀生在他的乡间住宅中正准备就寝。电话铃响了。这是一位副官威廉·凯尔上校打来的，他告诉他，据刚刚收到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拍来的极密海底电报称：“盟军的使命于当地时间，1945年5月7日午夜两点四十一分完成了。”

“包括挪威吗？”史汀生问。

“包括所有的地方。”

5月7日，埃弗雷特·休斯乘车急匆匆地从巴黎赶到兰斯。艾森豪威尔也跟他约好在十二点三十共进午餐。休斯提前一小时抵达，凯·萨默斯比立刻带他去会见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兴高采烈地同他握手。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一个，”休斯浮动地大声说，“热烈视贺！”这使艾森豪威尔回忆起他第一次把“霸王”计划告诉给休斯的那一天的情景。而现在……现在怎样呢？艾森豪威尔告诉休斯，昨夜他通宵不眠，跟比德尔·史密斯商议签署和平条约。休斯问他，如今欧战打赢了，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下一步做何打算，艾森豪威尔搔搔头顶说，他一无所知。

整个下午邱吉尔一直跟艾森豪威尔保持电话联系。他想在那天晚间宣布德军投降，但是他没有同哈里·杜鲁门联系上，在罗斯福逝世后，杜鲁门接任总统还不到一个月。第二天，当法国报刊登出这个胜利消息时，它的大字标题让美国人读起来就好像是法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一样。休斯和J·P·为他们的朋友举办了一个小型晚会，大家都在收听邱吉尔的广播讲话。休斯说：“他的讲话中流露出一种忧郁。”

当德军向盟国无条件投降时，乔治·巴顿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一带仍然进行着战斗。第三军中的他的几位亲密朋友深深为之担心，因为他的脾气更加古怪了，变得伤感甚至喜怒无常。他们秘密地写信告诉休斯，他们可以直接派飞机去接他。5月11日休斯和J·P·飞抵德国雷根斯堡第三军的司令部。巴顿住在这座古堡里，像博物馆一样，里面净是各式各样的古董。休斯猜测，巴顿和琼·戈登可能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他认为也许是红十字会姑娘为他们准备了一大瓶香槟，使他们得以开怀畅饮。会后，巴顿告诉休斯还

不知羞耻讲了他为伦敦之行准备了九个避孕套。休斯也极力怂恿他去休假，以便尽兴地游乐一番，松驰松驰。动身之前，巴顿对苏联共产主义者赢得了一次“胜利”；在林茨他跟一位苏联将军对饮，把对方灌得烂醉如泥，而他却精神抖擞一步步走出酒吧间。

16日，巴顿飞抵伦敦。他发现这座城市远逊于德国城市遭受的战争摧残。他在克莱里治旅馆登记之后，打电话给艾尔弗雷德·伦特和林恩·方坦要了两张他们演出的票，他对这个演出感到“津津有味”。新闻记者来到剧院，围着他拍照。“我想，他们或许把我认作蒙哥马利了。”巴顿风趣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直到我起身走出剧院，他们这才发现我的身材比蒙哥马利高大。”回寓所的途中，他高兴地发现在大道上至少有三个街区站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在等待着看他一眼。

第二天，他接受了一次访问。“简单地说，找在英国过得非常愉快，我总觉得像在家中一样。英国人很温和，待人彬彬有礼。”他在克莱里治旅馆同阿斯特夫人一起共进午餐，她是“一位非常有风度的老夫人。”

午餐刚毕，艾森豪威尔的参谋哈罗德·布尔打电话来，通知巴顿立即返回驻地，似乎是由于铁托提出了把意大利北部的领土划归南斯拉夫版图，让巴顿去对付这一新的事态。5月18日休斯用戏谑的笔调这样写道：“乔从联合王国被召集了回去，他不需要那九个玩意儿了。”

铁托很快被制止住了。5月底巴顿去伦敦重新进行他的努力。那天晚上，巴顿邀请了八位友人在里兹欢宴——为此他掏了一百八十余美元的腰包。席间，他对休斯说，伤心备至，休斯和J·P·一起把他带回他的寓所，以便让他能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7月4日，巴顿回到巴黎，他在休斯家里吃着三明治、痛饮苏格兰美酒，他对休斯说：“比阿特丽真使我受不了，我倒是乐意留在欧洲！”他还说，如果麦克阿瑟不在太平洋，他是不乐意到那里去的。跟休斯分手前，他说：“坚守在这里，我和你或许管理这个区域。”

艾森豪威尔开始计划他回国事宜。玛米将会在华盛顿等他。他定做的两套新装将在华盛顿交给他。6月10日，在法兰克福经过大规模整编的部队欢呼着为他们凯旋的总司令送别。他将取道巴黎和伦敦进行胜利访问，然后飞往美国。在华盛顿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宣称美国的安全要靠军事实力支持下的盟国间的友好才能得到保证。在纽约，有六百万人为他举行了一次该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欢迎仪式。在堪萨斯城也有一次盛大的欢迎集会，他的母亲也在看台上。一位记者问她：“你不为自己的儿子而自豪吗？”老人回答：“哪一个？”艾森豪威尔作了即席演讲，有位他童年的朋友看到他用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大拇指的动作，发觉他童年的习惯一直保留下来。去阿比勒尼的途中，他显得兴高采烈。途经托帕卡时，他下火车去欢迎一队凯旋的劳鹰“紫心勋章”的士兵。火车没等他上车就开动了，当他试图上车时，不料失足碰伤了他曾受伤的膝盖。艾森豪威尔6月21日回到家乡阿比勒尼，一家报纸的大字标题称：“阿比勒尼的六千居民为艾森豪威

尔夫人的儿子而倾倒。”另一条消息写：“艾克推开汹涌的人群让母亲走过。”火车站，一列满载士兵的军车朝太平洋方向在突突排气，缓慢移动，他同能够握到的士兵们的热烈握手致意。一个士兵紧紧握着他的手，兴奋地高声说道：“在我抓到东条之前，我绝不洗手！”

战后，将军们之间的斗争的内幕流传出来了。早在1944年夏季，这次联合作战的伙伴们各自开始把自己的底牌隐藏起来。据9月4日的一份英国绝密备忘录透露：英国陆军部对文件进行了新的分级，或决不可让美国知情的有争执的事务。”这类电报通讯用一次性密码传送，美国人是破译不了的。这样的文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交予或让任何一个美国人看见。

需要保密的突然要求也同样折磨着乔治·马歇尔。在8月18日他写信给汉迪将军，令他少写报告、记录之类，某些应予保存的文件必须严加锁藏。他写道：“假如一再发生的关于作战计划、物资分配等等的激烈争论，特别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上的意见，以及他们的顾问谈到的与英国和其他盟国有关的各种意见，历史著作中引证这类材料，对将来是非常不妥当的。如果不加防范，一旦透露出去必定播下苦难的种子，其后果将是夸大和持续地使用对英美间的一切可能的协调一致极为不利。”

但令人难堪的决录依然存在。1945年，当艾森豪威尔获悉他在陆军部写的一篇日记流传出来以后，他写信给哈里·布彻：“请立即销毁我个人的这些笔记，根本不再提及这些东西。”他还写道：“我个人在作战处写的这些笔记，根本算不上是日记。决不可，再重复说一遍，决不可让任何人看到。”然而布彻并没有销毁它们。这些笔记透露了艾森豪威尔对麦克阿瑟将军和金海军上将的苛刻的评论。

之后，艾森豪威尔出版了《欧洲十字》。这是一部骑士风格的著作，但在英国仍激起了愤怒。许多报纸纠纷为蒙哥马利鸣不平。

虽然两个伟大的总司令之间的争论持续了二十多年，但是想要在他们之间评定孰是孰非是徒劳无功的。在联合作战的大规模战争中，两个盟国之间要保持团结一致而不发生摩擦那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当着知己的朋友和信任的军官在日益减少，当听到那些由于指挥失误招致部队溃不成军的恶耗时，从个人方面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尤其困难。盟军面对可怕的军事力量而最后赢得的辉煌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功于高级指挥官们的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战争中那些不称职的都先后被淘汰了。最后保留下的当然只是坚持到战争结束的像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这些在战火中造就出来的佼佼者，他们是不相上下的人物。

